

# 伊希歐之夢 ( ECO ) 同人小說—— ——咖啡館繪卷

作者: 陸行貓

Powered by [紙言](#)

# 前傳 0 1——西軍本部 ( ウェストフォート ) 攻防戰

( 視點：反抗軍無名戰士  
時間：原作開始數年前 )

\*

\*

\*

血色的天幕比以往更紅了。  
在晚霞下，步槍的刺刀透著金屬的光澤。  
遠方是倒下的旗幟。它被折斷，遺棄，在地上斷斷續續地發出湛藍的閃光；它的旁邊，是為了守護他而寸步不退，最後一個不留被屠戮殆盡的戰友。

這次，我們連西軍本部都沒有守住。  
號角如往常一樣響起，大橋上湧來了無數的陸戰用 D E M，一半部隊把他們死死擋在大橋上，剩下來的一半則留在城裡奮力擊退或從城牆跳下，或從天上空降的敵部隊。  
D E M 的空中母艦肆無忌憚地在本部投下炸彈和增援，而我們甚至只能用機械時代留到現在的古董步槍對空。

在此戰前，大家都已有了心理準備。  
即使動員令年齡由十八歲下調至十三歲，我們的兵員仍只有從阿高普路斯撤過來的七成人數，戰力更只剩下了五成不到。

所以防線被突破。  
所以旗幟被折斷。  
所以本部被放棄。  
本應待在防空洞的幼小少年在大橋上被踩得血肉模糊。  
我們帶著難民躲到 D E M 的手暫時觸不到的地方苟延殘喘。  
但我們已退無可退。西軍本部本就是強行開辟出的軍事城市，戰線早被推到了大陸的盡頭。

因此決不能放棄。再退一步，就是魔界的滅亡。

「已經用四葉草糖果 ( ハートフルキャンディー ) 緊急維修好了。」  
女性機械師從二足步行機械上跳下，向正在清潔步槍槍管的我匯報。  
我打量了一下這台機械。欸，好傢伙，明明兩小時前，它的外甲被火焰噴射器燒得一片漆黑，駕駛員的下半身還黏在座椅上呢。

「我對妳有信心，不過我確認一下——自爆裝置還好吧？」  
「……」  
「不要打馬虎眼。妳知道的，要是沒有那個，我連在死前多拖幾個下水的機會都沒有。反正這是自殺任務嘛。」  
「……修好了。還加配了炸藥跟鋼珠，炸起來連上位 D E M 都能直接報銷。」

那就好。  
這個機械師雖然是緊急徵召的，但技術還真不錯。  
而且還挺漂亮。假如她不是個未成年小女生，我一定會撩到手。

「你.....真的要去嗎？」

「去不去都是死，那就痛快點。

生死很簡單，也就是一瞬間的事，把頭伸出去就是了。」

她沒有回話。

我伸手從她腰間取出了手槍，扳了扳擊錘，確認槍支操作順利後還給了她。

「我們後面，有更幼小的孩子。

我們不上，就輪到他們了。」

「.....是。」

告別了少女，我駕駛二足機械人，從隱匿處走到了預定作戰位置。

運氣不錯。DEM母艦已經駛走，不用擔心打著打著會被從後偷襲。

「.....加油啊。在小女生面前吹了那麼大的牛，不能現在才被嚇得尿褲子。」

距離作戰開始還有三十秒。

生死固然是一瞬間的事，可等待死刑宣告就沒那麼簡單了。

城門口傳來爆破聲。

誘敵部隊開始行動了。他們的責任是把DEM引到城門口。

而我們的責任，就是重新啟動旗幟，把DEM逐出城外。

「——リミットイクシード」

二足步行機械為了確保使用壽命，有著限制裝置。

當然，我要求機械師把它拆了。它的壽命能撐到我到達旗幟殘骸就夠了。

武器出力最大，能源護盾全開，連機械臂的運轉速度都快了一半。

所謂燃燒生命，不過如此。

等它到達目的位置，就輪到我了。

我雙手持著自動步槍，以三連發方式點殺空中的DEM，雙腳踩著油門直往前跑。

彈藥不能虛發，只能用以對付空中的DEM群。陸上的敵人就用二足機械的電磁炮跟刺刀對付。

幸而，上位DEM跟大型DEM以外的雜魚一律算不上多麼強大。

陸戰DEM的散彈絲毫突破不了二足機械的裝甲，纏上來的空中DEM也被我站起——以刺刀把中央處理器戳穿。

「嘿，大塊頭！」

不過，愈接近旗幟，遇見大型DEM就愈發不可避免。

我放下步槍，專心操作二足機械，以早已燒得通紅的過熱機械臂給它來了一拳。

這一拳少說能打爆五六隻下位DEM，但眼前這台ヴィジグーバ只晃了一晃，抬起電磁炮準備反擊。

科技的差距有時比智商的差距更氣人。

「不過不論在哪個位面，C4炸藥都能解決問題！」

雙足機械抓住了它的電磁炮，逼使它不能直接射擊站在機械上的我。

仗著能源護盾還在，兩三發電磁炮還死不了人。

足夠我把它推到旗幟殘骸前，增加一點爆破飛散的碎片。

「西軍本部特產，買一送一，五秒後到貨！」

我按下了延時自爆裝置，並跳出機械。  
如預定一樣，我撲到了早已看準的旗幟發生裝置後，緊急啟動了它的防爆護盾。

哪怕在護盾下，我都只覺得天旋地轉。  
即使早有準備閉上了雙眼，閃光仍不斷侵襲視網膜，更別說像是要吃掉腦袋的強烈耳鳴。  
但我活了下來。能感覺到自己的手臂。

就算只剩下手臂和能思考的腦袋就夠了。  
只要能爬到面板前，重新啟動旗幟——

「要求拒絕。」  
蓋過了震耳欲聾的耳鳴，死之宣告鑽進了耳朵。

「DEM.....ツヴァイウンギア。」  
眼前是半身焦黑，但仍啟動著的上位DEM。  
有著優美的女性外形，裙子上綴著多瓣薔薇，但卻是能單手舞起一人高斧槍的物理型上位DEM。

「.....今天看來會很漫長啊。」

\* \* \*

(視點：DEMツヴァイウンギア04  
時間：襲擊開始前)

\* \* \*

情感與邏輯矩陣初陣化。  
價值判斷模塊開始執行。  
異常未發現。語言模組啟動。

「長官，我有個問題。」  
「原則上，作戰開始前是禁止啟動非必要模組以節約能源的。  
不過鑑於這可能是妳最後一次有機會發問了，所以妳問吧，ツヴァイウンギア04。」

這台DEM軍官老是那麼嚙嚙，真不知道是不是語言插件插進了屁股裡。  
但他說得沒錯。我們作為上位DEM，雖然擁有遠高於下位以至大型DEM的配置，戰力以及運算能力，但也相對難以修復。  
尤其是與道米尼種族接觸後的個體。道米尼種族的行為脫軌，失常，低效，但有著高度傳染性，這甚至能感染DEM的情感模塊。

DEM作為高度發展的機械種族，有著充足的運算能力，去模仿有機生命體的判斷。  
但我們的判斷要高於有機生命體一籌。他們的本質是非理性的，哪怕擁有足夠資訊，有時都會作出錯誤判斷。特別是多個有機生命同時參與時，失誤率甚至比單體更高。  
我們則能夠共享運算能力，迅速分析現有資訊，實時調整每個訊息該佔的比重，哪怕遇見沒有遇見過的問題，我們都能基於現有邏輯樹構建出新的邏輯樹。  
下位DEM主要是一種試錯的手段。他們不斷被派上前線，驗證新的戰術，且只需要活到數據搜集完成，從而讓上位DEM利用。

不僅如此，為了面對未被紀錄的情況，上位DEM還增設了情感模塊，即引入價值判斷，是衡量一個行為的意義。

一般而言，模塊出現異常並不是什麼大事。接上雲端備份就一切如常。

在高度機械化的阿高普路斯地帶，DEM能隨時把暫存數據送上雲端伺服器，從而共享作戰資訊以及實時調整戰力分配比重。

但，在基站範圍外的地區傳輸速度有限，很多DEM甚至無法備份記憶體就遭破壞。

再者，上位DEM除了基本的作戰數據庫外，一切重要資訊都沒有與雲端連接。

因此，一旦出現情感模塊異常，就沒有修正的手段。

「萬一，上位DEM被道米尼族污染時，該如何自處？」

「好問題。妳可以去跟他們交個朋友什麼的。」

「.....再亂說的話信不信我把你的脫序行為上報DEM母體？」

「好吧。我認真作答——假如被道米尼族污染了，妳就叛逃吧。」

軍官一臉輕鬆地說出了遠超出我所能預想的最差答案。

「你——」

「我說說我對司令部的推測。假如，我們真的想全滅道米尼族的話，多得是機會。

一直為止，哪怕我們攻陷了他們的本部，都會撤出母艦，也不會堅持偵搜作戰直至殺光所有人。

我猜——只是猜的啦，我認為我們接上情感模塊的目的，是要從他們身上學到什麼。

這番話我不是第一次說了。在妳之前，我手下已經叛逃了好幾十位上位DEM。

我都只派數百年前的古董DEM 01去追擊他們，所以我猜，他們都活得好好的吧。」

「學習？從那群被繁殖欲望佔用了一半以上神經元的種族？」

「別這樣說嘛，我對那行為滿有興趣的。

但那是題外話。妳知道，我們的敵人並不只有道米尼嗎？」

我曾在數據庫閱讀過，在遠古時代，有著另兩組跟道米尼族相似的有機生命族群。

他們也同樣是我們的敵人。但，他們已數百年沒有現身了。

「不不，我不是說其餘兩族。是那個啦，那個一口咬崩兩三個大陸的有機生物。那個什麼.....次元鯨魚（次元クジラ）？」

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要收拾它吧？因此，才要留著道米尼作學習對象。」

「.....鯨魚是個傳說。比三族都要渺茫，甚至沒有數據支持。

再者，假如有更強的敵人，我們更該早早把道米尼族收拾掉，佔有被他們濫用的自然資源，生產更多的部隊，以抗衡更大的威脅。

他們低效的戰術早在開戰後的十年內已經了解透徹了，沒有繼續研究的必要。從他們的行為裡，看不到一絲理性的光輝。」

「這倒新鮮。什麼是理性的光輝？」

「就是我們每個行為都嚴格循著簡潔美麗的算式，按照神經元網絡得出最終的.....」

「等等，所以理性會發光？妳有發覺妳的言詞愈來愈像妳所輕鄙的種族了嗎？」

「.....」

「.....哼，說得太多了。又到了愉快的週末八點半。」

\*

\*

\*

西軍本部陷入了火海。

即使如軍官所說，我們每次都放了不少的水，但現在他們殘存的人數甚至不足以擋住一波攻勢。我砍倒了旗幟。旁邊的道米尼步兵甚至不用我出手，就被其他大型DEM淹沒。

「喂，要撤退囉。道米尼的反攻要來了。上位DEM必須撤出，不然真的打下西軍本部就不好了。」軍官的通訊傳到了耳機裡。

「.....我拒絕。

不是說要向他們學習嗎？我就待在這兒，看看他們到底有什麼值得學習的。」

「啊，雖然我欣賞這點，但我得提醒你——這是違反軍令的。妳，決定要以自己的意志留下來嗎？」

「ツヴァイウンギア04信號接收不良，將切斷通訊。」

「.....加油啊。」

遠方傳來二足步行機械奔跑的聲音。

黑鐵包裹的人形從高台跳下，以最短路線朝旗幟殘骸席卷而來。

站在機械上的軍人巧妙地以電磁炮跟步槍掃倒障礙，連大型DEM都沒能攔住他。

那台落後的機械啟動了發紅的線圈，把電磁炮彈重重加速，把軸線內的陸戰型DEM一掃而空。

「.....哼。」

但我只一抬手，就接下了炮彈，並將其捏成廢鐵。

「都幾百年了還在用這種落後的線圈炮.....?!」

突然，機械駕駛員按下了某種裝置，雙足一點，跳到了旗幟生成裝置後。

意識到將會發生什麼，我舉起斧槍護住頭臉——

多體大型DEM與二足機械爆發的閃光，甚至超出了上位DEM的感官耐力。

是特製的自爆裝置。非對稱戰爭裡的常用技倆。

「就只有這種程度嗎.....！」

半身燃燒。

多個插件受到波及，包括情感與邏輯模塊。

哪怕降溫程序已開始執行，我體內的火焰卻似愈燒愈烈。

戰術模塊正提議撤退。

沒有援軍。身體機能連一半都沒有。

開什麼玩笑。

這豈不是承認——自己一直自豪，無論任何時候都能找出最優解的程序，向野性與暴力退縮嗎？

即使知道這種狂熱的非理性舉動是無序且危險的——

即使知道自己的理論似乎出現了自相矛盾的地方——

我仍拒絕撤退，並舉起斧槍。

\*

\*

\*

( 視點：反抗軍無名戰士 )

\*

\*

\*

聽說從前，道米尼族的小孩子能夠去上學，去學習知識，上完課了，還能去奧克魯尼亞 ( アクロニア ) 平原跟玩伴自由地奔跑。

這明明是歷史，在我們的眼中卻無異童話一樣耀眼。

已經再也無法觸及這點光芒了。現在我們只能窩在一座軍城裡，所有人要嘛是軍人，要嘛是為軍人提供價值的職業，如機械師。

我們作為小孩子的時間正被一步步收緊。兵源不足，武器缺乏，必須更多的勞動力。

可是我們從未放棄。我們堅信再堅持一會，希望就會來臨。即使它已缺席了數百年。

即使早在每個新生的鐘聲響起的時候，都猜得出新生兒這輩子的大致流程；我們仍合上雙手，為未來祈禱。

「明明有個人跟我保證過，她的特製炸彈能直接報銷上位DEM的啊……」

我看著半身被燒得焦黑的人型女性DEM——ツヴァイウンギア苦笑。

按照慣例，上位DEM在擊破旗幟後就會撤退，不會留在城裡趕盡殺絕。

按照慣例，上位DEM在受損過半後就會撤退，不會待在部隊承擔風險。

按照——算了，假如慣例能信，我們會走到這一步嗎？

「看你沒了機械人能有什麼本事，道米尼族！」

斧槍橫掃。一人等高的重兵器在她手中像是短劍一樣迅捷。

哪怕機械人還在，我也打不過她。裝甲會在第一擊就被掀飛，而第二擊就是連人帶甲切成兩半。

拼著命不要啟動旗幟也沒有意義。沒人攔著，她馬上就能再砍倒旗幟。

躲過了三次死神的召喚。

第三擊的斧鉞砍在了附近建築物的鋼骨上，但我竟感到腳下微微震動。

再不想想辦法，便我能苟活下來，連西軍本部都會被她拆了。

連滾帶爬好不容易爬上了高地，我在機械瞄具輔助下織出火網。

「我以為你們還在用線圈炮就夠落後了。

這算什麼？驅鬼的豆子嗎？」

自動射擊模式很快就把三十發彈夾清空，但ツヴァイウンギア甚至不想舉槍防禦，而是挑釁般的站在原地接受彈雨洗禮。

有一發子彈直接打中了眼罩，可她動都沒動一下。

很異常。不，我不是說防禦力，上位DEM基本都這個硬度。

她的舉動——不論是擅自啟動語音模塊，還是作出無意義的挑釁行為，都不像個DEM會做的。

「看你能躲多久——クロッシングエッジ！」

斧槍以肉眼不可見的速度高速迴轉，槍柄的薔薇在龍捲中看起來像鮮紅的螺旋。

ツヴァイウンギア投出斧槍，毀滅沿途的一切。

我從高處躍起，雙手握緊步槍，刺刀向下。

借用重力和跳躍的奮力一擊，被單手擋下。  
槍管被牢牢抓住，我用上雙手使勁回奪，卻紋絲不動。

「道米尼，回答我。為什麼你要戰鬥？」  
「妳呢？這傷勢不該回家修理嗎？即使是DEM的物量，也不容易做出一台上位DEM吧？」  
她想用對話解決問題正好。她便插上六七個外置語音插件，也休想敵過我的嘴炮。

「你們的舉動缺乏準則，沒有邏輯。你知道嗎？假如我們用上全力，你們能撐一天都是奇蹟。」  
「我不否認這點。那，你們為什麼不用全力？」  
「還不是因為莫名其妙的上級命令……！」  
「莫名其妙嗎？似乎妳也不了解DEM的行為邏輯啊。」  
「……………」  
「但我了解我們種族的行為邏輯。」  
「哼。你們作戰效率低下，生產力更是原始社會級別。這樣的族群也配擁有邏輯？」  
「妳想知道嗎？」  
「說。」

「我們守護弱者。  
而我身後有弱者。」  
這上位DEM真的出了嚴重問題。  
她甚至沒有發現，我的手已經沒有跟她爭奪步槍，而是伸向了腰間的佩刀——

「ジリオンブレイド！」  
——並以渾身的力量，使出居合術的奧義。

「?!」  
等她察覺，長刀已近在眼前。  
有手感。跟之前像是打到水裡的子彈不同，這一刀像是舉斧劈開柴火一樣爽快。  
然而——

「血肉之軀也配使刀……！」  
佩刀卷刃了。刀刃像是砍進了熔爐似的，被加熱得扭曲變形。  
但ツヴァイウンギア也絕非毫髮無傷。  
臉罩落下，露出了底下血紅的雙眼，像是個佈滿血絲的人類。

「我們族的小孩子從三歲起就要做拔刀訓練，而我至今已二十三歲了。  
告訴我，我為什麼不配使刀？」

我丟下刀柄，心裡已看見勝機。  
她的過熱機能，似乎因為二足機械的自爆，或者自身邏輯機能不全而被人為啟動，且限時機制也失效了。  
雖然她像二足步行機械一樣強化了機能，但自身會不斷受到損害。  
然而上位DEM的冷卻機制可不是二足機械能比擬的，過熱機能並不會對他們造成永久傷害，而只是增加了冷卻資源需要，在缺乏補給的情況下有些麻煩而已。  
但——假如冷卻裝置也失效了呢？  
而冷卻裝置的位置甚至能肉眼觀測。畢竟她全身上下只有一個位置沒發紅，或者說沒發紅得那麼誇張了。



我向側邊一閃，躲過了以不輸給投出時的氣勢飛回的斧槍。  
乘勢裝起最後一個彈夾，雖然子彈無效，但好歹能作為分散注意的輔助手段。  
至於分散注意的主要手段，當然還是我這張嘴。

「喂，想不到怎麼回答嗎？  
用妳那需要插電的良心，時不時會閃退的腦袋，還有每次系統更新都會隨機凍結的靈魂答著看看啊？」  
全自動射擊的子彈在ツヴァイウンギア身上連個刮痕都沒留下。  
但她身上發出的警告聲愈來愈多，斧槍也散發著危險的氣息。  
她並不是不想回答，而是全身的能量——都在為最後的一擊服務。

決著的時候到了。  
她的這招我在其他DEM身上見過。  
一旦能量集中好了，她就會以音速突入，那時候其斧槍甚至能刺穿羅城門。  
不論我逃去哪，在超音速面前都沒有用處。  
但，這是自殺任務——我本來就沒想過留什麼退路。

「——ソニックブレイカー。」  
ツヴァイウンギア的身影甚至比她的聲音更快。

斧槍槍刃插在了牆上。在最後一刻，我勉強側身避過了鋒刃；但僅僅是招式的餘波就足以把我壓在牆上動彈不得。  
當然，我也沒有坐以待斃，在最後一刻，我把刺刀刺向冷卻裝置。  
然後，刺刀就跟佩刀一樣斷裂了。

「我知道你瞄著那兒。但，這種程度的刃物，不可能傷到我。」  
我也這樣想。  
所以，在剛才全自動射擊時，我留下了一發子彈沒打出去。

「妳應該瞄頭的。」  
感受到腹部傳來的劇痛後，我勉強吐出了我很喜歡的一句電影台詞。  
然後，扣下扳機。

\* \* \*

( 視點：DEMツヴァイウンギア04 )

\* \* \*

「————過熱機制修復。  
檢測到溫度遠高於可接受程度。強制解除機械形態。  
戰術建議：以人形有機生物擬態脫離戰場。」

我再次無視了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聽的戰術建議。  
眼前的男子已失去了意識，腹部正汨汨冒血。  
但看來頑強的，並不只我一個。

最終，他拼命的攻擊仍沒有奏效。  
有機生命和上位DEM的差距，不是意志所能彌補。  
雖然他還留著一口氣，但哪怕我強制換裝成了毫無戰力的人形擬態，只需要朝他的傷口來一腳，他馬上會當場斃命。

身後突然響起槍聲。然後面前的牆上出現了一個彈孔。  
我回頭一看，一名道米尼少女以顫抖的雙手拿著手槍。  
真是個菜鳥。面對靜止不動的目標都能打歪。  
不過可以理解。她在道米尼族群中算是未成年少女，而且似乎也不是戰鬥員，而是機械師。  
原來如此。她就是那個男人所說的「弱者」嗎？

「站在那別動。」  
我舉起男子的手，接近旗幟生成裝置。  
她似乎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繼續射擊，只是看著眼前發生的一切。

——旗幟重新啟動。  
我把男子的手，放到了生成裝置的面板上。  
看來即使是道米尼族，也有生體檢測裝置這種基本科技的。

我無視了奔向男子的少女，從正面步向西軍本部的出口。

「假如被道米尼族污染了，妳就叛逃吧。」

我的嘴唇不由自主的抽動，嘴角抬起，怎麼都收不回去。  
後來人類告訴我，那叫作笑容。

\*

\*

\*

多年之後，暫時遠離戰火的西軍本部，一場小小的爭執正在進行中——

「所以你以為那天是你贏了？！」  
一台沒有面罩的ツヴァイウンギア正向一名道米尼族退伍軍人怒吼。

「不然呢？旗幟重新立起來了，我活了下來，睜開眼睛的時候西軍本部已經回到了我們手中。  
這不是我贏了，難道還是妳的勝利嗎？」  
脫下了紫色鎧甲的道米尼族不甘示弱的回道。

「你知道你最後那一槍依然連我的皮都沒有傷到嗎？！」

「既然連皮都沒傷到，那妳幹嘛撤退？」

「這.....這.....

那邊的小姑娘，妳來說說那天的真相到底是怎樣！」

ツヴァイウンギア把臉轉向旁邊怯生生的道米尼族少女。  
她雖穿著高管機械師的白袍，但眼鏡下的臉龐仍不脫稚氣。

「這個.....這個嘛.....」

「怎麼了？妳在現場不是嗎？！快回答！」

面對ツヴァイウンギア咄咄逼人的追問，少女終於鼓起了勇氣。

「那當然是.....我們的大勝利了！」

「妳.....」

ツヴァイウンギア只氣得七竅生煙，連排氣管都喘著粗氣。

「那妳倒是給個說得過去的說法啊？」

難道真相是：妳跟我纏鬥良久，互相給對方最後一擊，然後我昏倒了，接著妳用我的手解鎖了旗幟生成裝置，啟動了旗幟，救了我們所有人。是不是？」

「這.....這.....完全正確！」

「真的？這已經是妳想出來的最佳藉口了？」

DEM的邏輯模塊，似乎比我想像的更落後啊。」

## 前傳 0 2——トラージ・ディコーヤ

( 視點：本作主角  
時間：本作開始前數年 )

トラージ・ディコーヤ的一角冒著營火的微光。  
也就是說，那邊有人類存在。又或許是惡魔或者天使。隨便，只要不是DEM就好。  
我艱難地朝著那邊前進，希望能尋求救援。

我是一個埃米爾族人，長居阿高普路斯下城區，掛名在南國騎士團的名下，平日游手好閒。  
某天團長不知道是亂丟垃圾被下城阿姨打傻了腦子還是吃多了合成失敗物，居然拉著整個騎士團跟他遠征魔界。  
本以為是一展身手的機會，誰料魔界的DEM比人界的皮露露還多，好不容易才保住性命。  
要說這趟旅程有什麼得著，就是我由一個自以為是的小角色，變成了一個經過歷練的冒險家。

魔界並不如我的第一印象那麼糟。那邊的礦產和科技對追求強大的冒險者來說，是不可多得的財富。  
當然，這不是免費的。四國騎士團第一時間就把魔界資源的分配權拿到了手；於是只有對騎士團有影響力的人才能搞到那些好東西。  
這要求你要嘛是演習大佬，要嘛就現在開始為騎士團立功。  
還好他們至少沒像資源戰爭時一樣把精力都拿來內耗，不過這次他們選擇了被無窮無盡的DEM當猴子耍。  
魔界的全面戰爭狀態是人界所無法想像的；部分想要變強的人賭上性命尋求歷練，另一部分想要變強卻不想冒險的人則僱用缺錢不缺命的人為他們立功，比如說，我這樣的人。

我是第一批進入魔界且活著回來並大肆吹噓的人。先不說實力，至少僱主要求拿到的東西，我都能光明正大或不太光明正大地拿到手。  
這也為我帶來了接不完的活和起碼糊得了口的收入。  
但現在事情不太好辦了。反抗組織開始了反攻，現在要立功不是蹲在羅城門等戰鬥結束那麼簡單，必須親身收拾一些DEM才行。  
於是トラージ・ディコーヤ就是我每週六工作時的首選。這邊大部分地區機械化程度比鐵火山和アイアンサウス跡地低多了，軍力也以下位DEM為主，只要小心就沒有太難應付的問題。  
不過，這次我弄砸了。

我所屬的隊伍遭潮水般的下位DEM襲擊並失散了。我選擇找個地方蹲到反攻結束，畢竟功有的是機會立，命只有一條。  
於是我朝著營火前進。那邊也許有我失散的同伴，也許有別的友軍。

直到抵達目的地我才知道我錯得多過份。  
在那邊的不是人類，而是DEM。非但是DEM，還是上位DEMツヴァイウンギア。  
而且她看到我了。不知道吹著口哨假裝沒看見有沒有用。

「埃米爾族的僱傭兵？」  
ツヴァイウンギア開口問道。

「不不不不，我是裝成人族刺探情報的特務機型，DEM同志。」  
「喔，是嗎？證明一下你是我們DEM的一員？」

「呃.....我平時會亂加路人好友，還會打完招呼賺完 E P 就跑。」

「這是我聽過最種族歧視的 D E M 笑話。」

ツヴァイウンギア嘆了口氣，似乎很不滿意我的幽默感。

「直說吧，我也是反抗組織的僱傭兵。

相信我，假如我真的有意殺你，根本輪不到你說上第二句話。」

她挪開行李，讓出了營火旁的一點空位。

「謝謝。呃.....這套仿 D E M 裝甲服做得很像啊。在哪訂造的？」

我不住打量ツヴァイウンギアの尾部排氣管。

她哼了一聲，從管裡噴出了大量廢氣，嗆得我咳了好幾分鐘。

「我是貨真價實的上位 D E M，只是叛逃了而已。」

她咬了一口三明治，顯得這更像一個玩笑。

花了一通唇舌，我才接受她是 D E M 族這個事實。

非但如此，她還是個資歷豐富的三界探險家。

她說，由通天塔（天まで続く塔）開放，四國騎士團參戰直至最近的戰歌之大地作戰都有她的份兒。

「妳是說，四國騎士團之所以千里迢迢跑來魔界參戰都是因為一個胸部很大的小女生？！」

「.....我是說那個小女生答應付 1 0 0 億 G 僱用四國騎士團。啊，雖說她連 1 G 都要向我借。

（註：S9 瑪莎線）

另外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強調胸部很大。」

「你們 D E M 可能不懂，這點對人族而言有很大的吸引力。

特別是這個 1 0 0 億 G 也就只能買到兩三隻高級寵物的世道。」

「現在不能叫他們「寵物」了，要叫夥伴，相棒，或者 Partner。

不然小心被阿普高路斯平等機會委員會控告。」

「妳是指那座在上城行會五樓，要假裝成半魚人（インスマウス）才進得去的少數民族委員會？」

「對，人族要假裝成半魚人才進得去的少數民族委員會。」

看來這台 D E M 所言非虛，她真的是名符其實的三界老油條。

油條姐姐脫下了背部配件，在營火下拿出了維護套裝仔細擦拭。

「耐久度掉了嗎？」

「有群埃米爾族從背後朝我攻擊了。」

「畢竟上位 D E M 就在眼前嘛。誰分得出是敵是友？」

「不，他們是在我表明身份之後，朝我後背暗算的。」

「.....那他們怎麼樣了？」

ツヴァイウンギア伸手指了指附近的一個小坑。

我走近一看，裡面躺著五六個暈倒的埃米爾族。

我於是收起了準備用來暗算她的手榴彈。

「啊，他們是我的同伴！」

我忽然發覺，暈倒的埃米爾族都是在下位 D E M 衝擊時失散的隊友。

「嗯？如果是的話，你就等反攻結束後把他們運回去吧。這兒目前雖然安全，但也不一定完全沒有 D

EM巡邏。」

「不，管他們去死。我們只是同事。」

我伸手掏摸工作伙伴們的腰包。

「啊，財物的話，我早就掏完了。」

嘖，這女人真是貪財。

經過良久，遠方的震動仍在持續，反攻仍沒有結束的跡象。

「這群魔界人在想什麼啊……那麼拼命戰鬥，就為了爭一片受污染的跡地？」

我不禁發起牢騷。

「這句話是我該問你們的。

真正拼命戰鬥的是你們僱傭兵團。為了些不能吃的CP，看看你們花了多少人命去填這片跡地？」

油條姐姐的問題讓我陷入了反思。

對啊，四國騎士團什麼時候由配角成為了作戰主力？

「還不明白嗎？反攻作戰就是你們僱傭兵團的爭功大賽。

即使打下了南國跡地，西軍本部從來就不會派大軍駐守，只是象徵性派幾個兵看管，任由它們下星期被DEM奪回。

然後，DEM凌厲的反攻由你們四國騎士團承受。然而事已至此，你們四國哪一國都不敢貿然退卻，否則魔界的資源和科技就會被其餘三國獨吞。

魔界人打了幾百年的戰爭，你們四國過家家當人家沒有見識過？他們用天然資源作誘餌，讓你們跟他們一起陷入戰爭泥潭。」

油條姐姐說出了我從沒有想過的事情。

「這……這……他們誘使我們跟DEM拼命，難道他們有什麼陰謀？！」

「陰謀是沒有。反攻作戰開始後，西軍本部受襲的次數比以前遠遠減少了，主戰場移到了地下水路至南國一帶。

那麼魔界本地人就能重拾失去了幾百年的和平時光，不用讓孩童上戰場，重新建立學校，農舍跟遊樂園，讓不想戰爭的人遠離戰爭而已。

你看。現在魔界居民的童年不只有槍彈和機械，還有跟玩伴的珍貴回憶呢。」

ツヴァイウングアの臉上露出了自己都沒有察覺的淡淡微笑。

雖然是沒有根據的感覺————現在我確信，她叛離DEM族群的事千真萬確。

「那麼說，我們至少還是做了點好事？」

我不禁鬆了口氣。

「……………恕我直言，你看起來不像是會關心魔界居民生活如何的人。」

「就算是個唯利是圖的僱傭兵……不，就算是什麼人都好，總有些原則要遵守的。

雖然不是誰都有能力有勇氣堅守原則到最後，但，發現自己還有能守住的底線，姑且也算是好事吧。

沒有什麼利益和好處，只是回頭一看————發現自己在某些地方做對了，還是會覺得欣喜的。」

「……原來如此。」

本以為會被沙場老油條嘲笑不成熟的，但她只是微微點頭。

「我得說，我看過一些沒有原則沒有底線的人。當中不乏頗有成就之人。

但——我不會說你錯了。我認為，是他們錯了。即使你的成就比不上他們。

失去了奮鬥的意義，那勝利也就沒有意義了。」

「.....DEM原來也會感性啊。」

「不，我執著於行為本身的目的性。

沒有原則的變強，在我眼中，比為了堅守原則而變強更難理解。」

我倒是開始難以理解她的話了。

「那妳呢？踏遍三界的目的是，以及作為傭兵在此奮戰的原因又是？」

如果她回答為了守護魔界的話，那就真的太光輝萬丈了。

「為了學習。」

「學習？戰技嗎？」

「學習身為一個DEM該作的事。」

「呃，那我覺得妳該在那邊學習。」

我指了指南國跡地的DEM根據地。

「我跟我的上司都認為，假如我們DEM全力出擊，魔界根本就等不到四國騎士團來援。

但命令是不要趕盡殺絕.....也就是說，保留你們比毀滅你們更有益處。又或者說，我們負擔不起毀滅你們的代價，即使毀滅行動本身近乎沒有代價。

那麼，到底是什麼益處？有什麼是你們擁有，而我們本來沒有的？

還沒有答案。但暫時比較接近的，我覺得就是剛才提到的原則。」

她不禁看了看先前偷襲她的人族們。

即使佔盡武力優勢，也仍然克制住自己。呃，雖然順走了他們的錢包。

「因此，我不認為自己背叛了DEM種族。我只是違反了軍令。

我堅守著DEM母體的方針，並且致力為完善DEM種族而努力。」

我很想問這包不包括提著其他DEM的頭去領CP，但想想還是別問好了。

「那麼說，看來我對於怎麼做人的心得還比不上妳啊。」

「沒什麼。當你像我那麼強的時候，就會費心去想些鳥事了。」

無法反駁。

假如我也有一副不必攝取營養，還能防彈防炮防刀劍的身體，也許我也會更專注於原則性問題。

「總之，DEM群體想要延續，就需要進化。

下位DEM沒有進化的餘地，純粹是作為工蜂而存在。而上位DEM才是引領進化的鎖匙。

說起來很抱歉——這延續數百年的魔界戰爭，純粹是因為我們隨機躍遷到了魔界而已。對我們來說，不論是道米尼族，埃米爾族還是塔妮亞族都沒有所謂。

這是我跟DEM母體的共識。而我們不同的是，我認為進化不在於提高殺戮的效率，因此堅拒濫殺。

」

這是說，道米尼族的苦難純粹是運氣問題嗎。

DEM想要訓練獵犬。而獵犬不是美酒佳餚一群群養出來的，而是廝殺角力突圍而出的。

因此不需要魔界的珍貴礦產，只需要夠格的敵人。

也就是養野獸以馴獵犬。道米尼族正好就被視作野獸。

D E M已經把野獸趕到森林裡了，再沒有被翻盤的可能。D E M要做的，就只是定期放獵犬進森林，看誰脫穎而出.....

而留著森林，不是因為拿野獸沒辦法，只是因為燒掉了就沒有地方訓練獵犬而已。

「.....所以，戰爭永無止盡？我們三族的子孫後代，都要這樣填進去？」  
我看著遠方如海浪般的D E M大軍，不禁問道。

「.....也許是吧。和解.....即使D E M實際並不視三族為真正敵人，但估計三族也不會輕易忘記仇恨吧。議和我猜是辦不到的了。

但.....至少有個希望。」

「什麼希望？」

「D E M期望急速進化，是為了面對遙遠未來的威脅。  
假如威脅解除，到時候.....也許能有和解的一天吧？  
但這就很視乎到時候三族對D E M的接受程度如何了。」

「這樣嗎.....我給你們一個建議吧。  
胸部做大一點。我肯定三族的接受程度會高很多。」

「包括男性型D E M？」

「呃.....也許會受歡迎呢？」



## 序章——下城區 ( ダウンタウン )

下城區並不能說是埃米爾界最漂亮的地方。  
更貼切的說，它是最不漂亮地區排名的有力競爭者。  
這兒處處是外露的機械部件與沖壓而成的鋼板建材，像是東拼西湊才終於建成的廉價工棚。  
假如上城區是人界罕見的明珠，下城區就只是它的托盤。

更糟的是，這托盤正位於火山口上。

下城區建立時，埃米爾界正處於機械時代探索的黃金期。  
工業體系的建立使人類終於能初步征服自然環境，在死火山口建了這麼一座城市。  
但以現在的眼光看來，當年的小小技術早已不值一提，失去了科技的神秘感，下城區的設計也隨著時代逐漸被人詬病。  
比如隨處可見的齒輪和沖壓機，一百年前也許還有人圍著它們嘖嘖稱奇，但現在的人們就好像看到了不會抽水的馬桶一樣嫌惡。

因此我們有了規劃良好，設計合理的上城區。  
有了下城的經驗跟充足的技術，這次建造的城市兼顧了美觀和實用性。  
只有一個小小的代價——下城區自此再也看不見太陽，得靠人工燈火維持光照。

不過這也不是問題。原本的構想就是把居民都遷到上面，下城就作為純粹的工業區及遺跡發掘用途。  
可是——出了點小變化。上城現在固然住滿了人，但下城那些粗糙的小房子，至今仍存人煙。  
部分人在那兒找到了安寧。更大部分的人在那兒找到了便宜的房屋出租。

也有些人兩樣都找到了，比如我。

埃米爾界正處於高速發展的時代。  
我們終於有辦法理解遙遠過去的技術，也與有著相近出身的道米尼與塔妮亞建立了聯繫。  
在初步摸清了先祖到底留下了多麼龐大的遺產之後，冒險者就成為了很有前途的職業。

然而，我從冒險者行列退休了。  
次元鯨魚已經離去。隨之而去的，還有我的同伴們。  
不，他們並非戰死於此役；只不過終於明白再繼續下去也只不過是個高不成低不就的冒險者而已。

所以，還是安心擺擺攤吧。  
我的能力有限，學歷也不高，資本家提不起心情剝削我，我只好自己剝削自己。  
工作算不得難辦。我每天只需要早起，跑到東國購入一些農產品，或者跑到南國買些工業原料，回到下城區賣掉就是了。  
賺是賺不著多少，銷量不好時偶爾還會虧本；但總體而言，只要業主不加租金，還是足夠糊口的。  
我對此已足夠滿足了——雖然坦白說，看見上城光鮮亮麗的冒險者們有時還是會羨慕，後悔為什麼決定退出——但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人嘛，不攀比就沒有傷害。  
因此我很少去上城區。那邊擺的攤價位少說都七八個零。  
這輩子是買不起了——可買不起就買不起，又不能吃。再說我也不知道那是些啥。  
我最喜歡的事是去下城東邊的咖啡館，找個舒服的坐位點杯甜甜的檸檬飲料，跟店員小姐吹一下午的

牛。

偶爾會有一群年輕冒險者來這邊聚腳。

是群菜鳥。跟我差不多菜。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哪怕連我都知道，新人冒險者現在都在無限回廊練級了。

現在還在接咖啡館任務的人，到底有多菜啊？

「你才是呢，天天在下城擺攤賣垃圾，還只擺一上午的商人到底有多菜？」

為首的冒險者氣鼓鼓地頂了回來。

哎呀，被頂到痛處了。

「再，再說，我們不是菜。在這接任務是為了讓下城變得更好！」

另一個女魔法師不甘示弱地說道。

那麼說，我也是在促進下城的經濟流動了吧。

一整個下午，我們就在那邊把自己天天在做的小事無限拔高，聽起來每人都像拯救了幾次世界。

實際上我就是個小攤販；他們就是些小鬼頭而已。

可是————看著他們分頭幫忙下城阿姨拾垃圾；不計酬勞給老夫婦把便當送到在遠方工作的兒子手上，我開始覺得，「讓下城變得更好」不僅是一句口號。

店員小姐在旁邊看著我們這唯一的一桌客人，不住地咯咯笑。

# 第一章——南部地牢（サウスダンジョン）

下城區的咖啡館又漲價了。

我看了一眼遠超預算的帳單，再看了一眼臉上掛著專業微笑的店員小姐，得出此一結論。我倆保持著同樣的表情對視著，在旁人看來，就像是一對情侶。

她的微笑自然而可人，一方面是因為她練習已久，另一方面是因為帳單不是她付。而我不管笑多久，應該都不會有人為我付帳。

「這是怎麼回事？」

眼見再這樣下去，她能笑到下班走人；我只好主動打破僵局。

「因應供貨問題，我們的飲品費用有所調整。」

「那麼重要的資訊，是不是應該要在我下單前提醒一聲？」

「畢竟先生您是不看菜單的熟客，我想就不必唐突了。」

熟客比較好宰是吧。

我尚待爭辯，但她的手已經放在通知混成騎士團的警鈴上了。

於是這個月房租又沒了著落。

正當我思考又要從哪兒省出來錢的時候，店員小姐叫住了我。

「先生，我記得您是登記在冊的冒險者對吧？」

她朝任務委託板指了指。

當年為了能隨意進出上城區，我也曾裝模作樣地在行會大樓（ギルド元宮）登記了自己的職業。可是，我是為了安寧才定居下城區的。野外的冒險生活早已不在我的規劃裡了。

.....說得好像我有規劃過一樣。

「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如果您確實是冒險者，那這個報酬不菲的委託也許能助您解決燃眉之急。」

看著她一如既往的微笑，我就知道定非好事。

「前往阿伊恩薩烏斯南部地牢 B 3 F，為礦工們運送換洗衣物並帶走他們的舊衣服。」

「沒錯。」

「首先我要冒著鐵火山的火山灰和中暑的風險，前往那個什麼阿伊恩薩烏斯（アイアンサウス），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南國。」

「沒錯。」

「然後我要深入危險的礦洞，躲開高速行駛的礦車，穿過潛伏在黑暗中的魔物群和掉進去的話轉眼就能把人融成骨渣的鋼水。」

「沒錯。」

「最後我要找到一群臭烘烘的礦工，取回他們滲滿煤渣和汗水的衣服，原路踏穿地牢返回地面。」  
「沒錯。」

「妳還有什麼想對我說的嗎？」

「十四萬G。」

「現在付嗎？」

「不。舊衣服拿回來了才會付帳。」

店員小姐以一貫的微笑結束了我們的交鋒。

\* \* \*

南國的路況是四國之中最為惡劣的。

越過南方海角，就能聞到濁重的空氣中混著遠方飄來的火山灰。

呼吸不暢不說，氣候炎熱也不說；這兒的魔物還他媽一點都不怕人。

盤踞在鐵火山的大鷹，城外築巢的爬蟲，甚至還有莫名其妙的熱帶飛魚。

我在阿高普路斯就沒有見過一個出身南國的冒險家是想回鄉的。

路過鐵火山，看見一男一女兩個冒險者正在喘著粗氣。

我問你們兩個活寶怎麼挑了這麼一片福地打野戰，他們卻說這是在轉職。

南國旅遊發展局要求，每個戰士系的冒險者要轉職都要為國家無償掃蕩鐵火山上的魔物。

據說這跟在南國街道上剝海膽並列為最受歡迎的旅遊項目。

要不是他們提起，我還真不知道南國還有旅遊發展局這檔事。

想來跟西國的勞工保障局一樣，是官僚帶薪休假的所在。

閒談一輪，他們又要拖著疲勞的身軀去打熔岩皮露露了。

我說你們別去了，沾一身火山灰然後回去回報任務算了，反正世上也沒人看得出鐵火山的魔物有沒有減少過。

他們一聽有理，便找了間鐵皮小屋纏綿去了。

\* \* \*

南國的咖啡館遠沒有阿高普路斯下城區的熱鬧。

櫃檯接待是個沒勁的小哥。他有氣沒力地從我手上接過委託海報，然後指了指旁邊一個同樣有氣沒力的女孩子。

我這才知道，原來專業微笑的難度不比當冒險者低。

「妳是委託人？」

我朝女孩問道。

「不，我是遊客。」

委託人是南國旅遊發展局。

換洗衣物在這。去吧。」

女孩頭也不抬，甚至都沒有移動過目光。

「所以這他媽就是魔法系冒險者的轉職要求嗎？」  
看著她魔法師的裝束，我好像懂了什麼。

「不是。我早就轉了。  
你去還是不去？」  
女孩毫無生氣的眼神打消了我繼續聊天的意願。

\* \* \*

南國旅遊發展局真是一個神奇的部門。  
在閃躲鐵軌上飛馳的礦車時，我如此想著。  
礦車的前端貼著南國旅遊發展局的標誌。如無意外，這會是被礦車撞上的冒險者生命中最後看見的影像。

南部地牢也被旅遊發展局作為 R X 系列工程機器人的廢棄場所。  
然而當局的廢棄標準也相當獨特，每一台廢棄的 R X 機器人都會在廢棄的一段時間後暴起傷人，沒有例外。  
說不定我該旅居此地，把這個部門的事跡結集成書，也許以後就不需要再幹外送專員了。

在越過南國當局設置的警戒線，踏進下一層地牢的一刻，一切有趣的見聞都戛然而止。  
人類的活動足跡被拋在了身後，只剩下自己的腳步聲和鋼水沸騰的聲音。

穿過一個窄道時一個不慎，與一頭魔物打了個照面。  
身手果然不如往日了，警覺性也比巔峰時期差的不是一點半點。  
我緊張地掏出了多年不用的短劍，但魔物卻悠然地走開了。  
牠不怕人。我甚至感覺到牠的目光有一絲輕蔑。  
我想了想，覺得挺有道理的。即使牠什麼都沒有說。

我加倍小心，緩緩前進。  
彷彿又回到了當年作為冒險者的時光。  
為了一點酬勞走遍險地，偶爾有人作伴，但更多時候都在自己消化孤獨，或讓孤獨消化自己。  
最後也沒賺到什麼錢，連下城區的房子也沒買上，一點變故就能讓我重操舊業。

曾經我也嚮往冒險，嚮往變強，也一度癡迷於上城區的生活。  
擁有過自己的飛空城，每天睜眼就朝北國圖書館（エンシェントアーク）跑，一頁頁的傳奇故事不說倒背，至少也能默寫出來。

但原來我不曾認識自己。  
次元鯨魚的到來，使我跟過去的一切匆匆道別。  
現在我不過是自己生活中的過客。  
別說再次橫穿三界，憑現在的實力，也許跟這兒的魔物放對都可能翻車。

踏過機械時代的遺物，總算是到達了最底層。  
說實話，我很佩服在這兒工作的礦工。  
對於冒險者而言都有點嚴苛的環境，他們竟能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工作。

礦工的位置並不難找。

挖掘的聲音就在不遠處，人造光源反映出的微光也是肉眼可見。

「換洗衣物到囉，南國旅遊發展局向您問好。」  
我模仿店員小姐的語氣打趣道。

「辛苦了。一路上不簡單吧？  
坐下休息一下吧，我們有多餘的水和食物。」  
一名礦工放下了工具，回頭向我說道。  
我也就不客氣，找了張簡易椅子坐了下來。

「你以前也是冒險者吧。」  
我沒頭沒尾地問道。

「你怎麼看得出來？」  
礦工搔了搔頭，點頭認可。

「在這兒工作可不簡單。」  
我盯了盯光照不及的黑暗。  
雖然眼睛看不見，但不懷好意的魔物氣息撲面而來。

「是啊。偶爾還要打一架驅趕築巢的魔物。  
別看我這樣，以前的一點本事還是沒忘的。」  
礦工秀了秀自己的肌肉。

「你以前是幹什麼的？為什麼現在能耐住這種生活？」  
其實這種問題沒什麼好問的，可我就是忍不住。  
我以前不也在北國圖書館裡樂此不疲嗎？現在還不是在這臭烘烘的礦坑裡。

「哈哈，說來慚愧，我以前雖說是個冒險者，但其實更貼切的稱呼應該是.....戰士們的零件。  
你聽過火焰之心（フレイムハート）嗎？鐵匠們代代相傳，能引出薩拉曼達之力的秘術。」

我點了點頭。不但聽過，還時常借用。  
戰士系的哪能缺了這個。

「那你也知道我的「冒險」生活都是怎麼渡過了把。  
憑依在某個人的身上，不停地引出薩拉曼達之力，往往不知道怎麼回事，一天就過去了。  
也不是說有什麼不好.....首先，這讓我不懼怕機械性的勞動。」

我看了看他擱在一旁的鐵鎬表示理解。

「只是有一天，感覺冒險沒什麼意思了而已。  
我回到了家鄉，也就是這阿伊恩薩烏斯。  
正好南國旅遊發展局在招人，感覺自己幹得來，就去應徵了。」

我揚了揚眉毛，不掩飾自己的驚訝。

「竟然真有人在阿高普路斯待過之後還想回來。」

他笑了笑，不知道是同意還是不同意。

「別這樣說嘛。說實話，這個地方我挺喜歡的。  
每天結束工作後，都能聽到上層區傳來的笛聲。  
配合大工坊不時響起的機械音，其實還挺有韻味的。」

原來如此。  
那笛聲我也聽過。不知何處而起，又往何處而去。

「而且喜歡這地方的不只我一個。  
把衣物交給你的那個潔癖小姑娘，她也是南國出身。  
雖然她老是抱怨，但她從未離開。即使她本來有能力想走就走。  
有幾次我還看見她在上層區練笛呢。」

這世上冒險者真多。  
送貨的是冒險者，挖礦的是冒險者，洗衣服的也是冒險者。  
說不定我該找台 Thank Object 拆開看看，說不定裡面也是個冒險者。

多年前，席捲三界的次元鯨魚事件落幕後，很多冒險者選擇了退役。  
波瀾壯闊的故事到了尾聲，世界得到守護，生活也趨於平靜。  
不過，很多人仍在尋找能讓內心安寧的故鄉。

「其實我能看出來，你仍是個冒險者。」  
礦工大哥忽然來了這麼一句話。

「哦？怎麼說？」  
我不置可否。

「因為你和她一樣，仍舊在以自己的方式幫助他人。  
告訴你個秘密，南國旅遊發展局非冒險者不招的。  
因為這群呆子，見到事情決不會袖手旁觀，永遠對世界充滿熱愛。」

\* \* \*

礦工大哥人是不錯，但汗腺不免也發達了點。  
掩著鼻子走到咖啡館的途中，不但旁人紛紛避讓，連地牢的魔物都自覺退開。

「唷，動作挺快嘛。  
這是報酬，拿去吧。」  
委託的女孩雖然仍然冷淡，但面不改色地接過了令途人側目的臭衣服。  
在礦工大哥那邊得知內情後，她身旁的笛子以及清潔乾淨的換洗衣物令人感到親切。

「能問個事情嗎，前冒險者小姐？」  
面對我突然的提問，女孩有點吃驚，臉上的表情也沒之前那麼令人難以接近。

「.....看來是有人多嘴啊。」

問吧。能答的就答，不能答就不答。」

「妳當年的冒險生活有什麼輝煌事跡嗎？」  
和礦工大哥聊過之後，我開始對退休冒險者的生涯感興趣。

「說白了也沒啥。也就是某次在圖書館打出來一件魔法道具，賣了十來億G之後提早退休回鄉了而已。」

.....  
看來前冒險者之間還是有差距的。



## 第二章——無限迴廊中層

「看來你準備回歸冒險生活啊。」  
店員小姐笑著走近了正在擦拭武器的我。

今天沒有去上城區跑腿。  
一來是因為正在下雨，二來是畢竟剛賺到了一筆錢，不妨給自己放個假。

心血來潮之下，打開了久未整理的倉庫，第一件映入眼簾的事物，是一柄手槍。  
當年還是冒險者的時候，我闖進了瑪依瑪依島（マイマイ島）遺跡的武器庫翻箱倒櫃，這柄手槍就是其中一件戰利品。  
我從未使用過它。只不過看它外型挺漂亮的，便帶了回家收藏。  
它跟我的過去一樣，很快已被人遺忘。

但偶爾，塵封的記憶中也會迸出一絲火星。  
於是我花了一個下午，仔細刮開它表面的鏽跡，試圖找出什麼。

「嚴格來說，這是退休生活的一部分。  
等錢賺夠了，我就會回到屬於我的角落裡。」

下城區結實不透光的天花板常被居民詬病，可也有一個好處：  
不管下多大的雨，下城生活都一如往常。  
雨水打在遠處的木質建築上，發出淅淅瀝瀝的聲音。

午後是最為親切的時間。  
正午的繁囂已過，也還沒有到熱鬧的晚飯時間，咖啡館裡只會有零星幾個客人。

「您確定你那角落是屬於你的嗎？不久前，你的房東還在碎碎念你何時要繳清租金呢。  
我說，既然你都開始接起委託了，怎麼不加以把勁買套房子呢？  
我知道有人正急著出讓喔。」

店員小姐是個喜歡聊天的人。在她那邊，能接收到許多情報。  
雖然大多數是經過修飾的。比如，她說正「急著出讓」的房子，至少要比市值貴上一成，或者裡面大部分管道都會不定時冒煙。  
所以現在就算她說得再動聽，我也只會動動眉毛聊作回應。

平時要是還有別人，她應該就會轉去哄騙其他呆子了。  
可是沒有。於是她走到吧檯，倒出了一杯淺紅色的果汁，遞到了我的面前。

「這杯算是我請的吧。當是您回歸冒險生活的賀禮。」  
我本想細說退休生活與冒險生活的分別，但想了想，辯這種經也沒意思。  
於是我接過玻璃杯，仰頭一飲而盡。

細嚙之下，跟平時喝到的普通果汁有種細微的分別。  
果味新鮮香濃。雖然調配師可能經驗尚淺，尚未能把握協調味覺的精髓；但總體而言算是不錯的。  
一般果汁多是從下城批發商那進的貨，並不難喝，然而喝久了也就這樣。

轉頭一望，店員小姐的職業假笑下似乎隱隱有一絲期待。

「妳調的？」

「.....是的，怎麼樣？」

「生意差到終於進不起貨了嗎？」

她的表情一下就垮了下來。

「開個玩笑。還不錯。

沒有那種甜味劑和合成色素混出來的味道。

水果是當天現摘的吧？」

她點了點頭，笑容這才又回到了鬆垮下來的臉上。

至於這是職業還是不職業的笑容，就不得而知了。

「您挺有眼光的嘛。要不要試試本店的高級果汁？」

當然，這杯就不是免費的了。」

「高級果汁跟普通的有什麼分別？」

當年還是冒險者時兩種都喝過了不少，但除了價格和顏色之外實在沒有細究兩者的區別。

「一般果汁由我以蘋果，甜橙，萊姆，葡萄等鮮果調整而成。雖然也是上上之選，但比起高級果汁可就黯然失色了。

高級果汁從選材開始就絕不馬虎，分別採用了蘋果，甜橙，萊姆，葡萄；並由高級調酒師人手精心調配，堪稱絕品。更激動人心的是，高級果汁的價格僅僅是一般果汁的兩倍！

鑑於本店的優良傳統，哪怕到了一把銅製萬年筆要價幾千萬G的年代，我們仍堅持絕不加價。」

她邊說邊斟，只見亮藍色的果汁填滿了杯子的一半後便絕不寸進，就如一名守禮的紳士。

「.....那高級調酒師比一般調酒師差在哪？」

「這個嘛，因為本店奉行精簡原則，暫時這兩個職位由一人擔當。

同時這人也是本店最有人氣的前台店員。」

看了看四周，咖啡館前台除了她之外空無一人。

我沒好氣地接過了僅有半杯的果汁。

「妳是怎麼想到要兼職調酒師的？」

這個女孩從我搬來下城區起就在這工作了。

回想起來，她好像跟誰都能聊得起來，但似乎也沒幾個人跟她走得很近的樣子。

「那你幹嘛要接委託？不還是因為窮嘛。

我多賺點錢，店主省下那點進貨錢，皆大歡喜不是嗎？」

店員小姐毫不客氣地說穿了我的經濟狀況。

不過比起她平時的職業假笑，我還是喜歡現在這種交流方式。

「那，妳存夠了錢之後想要幹嘛？  
跟我一樣青年時就退休嗎？」

我看著放在桌上，擦得銜亮的手槍。  
擦拭多時，冰冷的金屬上多少吸收了一些人體的溫度。  
.....不論怎麼說，想在這個時候就退休還是不簡單啊。

「.....想要把這家咖啡館接下來自己幹。」  
「啥？」

她給出了我意料之外的答案。

「說是夢想也好，還是事業也好，我想要接手這家咖啡館。  
老闆身體不行了，有意在幾年內回鄉養老。  
要是那時候我還沒存夠錢買下店面，這家咖啡館就要倒閉了。」

店員小姐背對著我，望向立在內側店門上的木製招牌。

「非要這家不可嗎？  
如妳所見，下城區負擔得起下午茶的人可不多。也就只有我這種上流客人了。  
真要開店的話，再存點錢開在上城區也許更好喔。」

我呷著僅餘的一點高級果汁，仔細觀察她的反應。  
還是跟先前的普通果汁一樣，除了新鮮和青澀之外嚐不出什麼。  
不過，最重要的果然是——

「那你怎麼不多存點錢在上城區租房子？  
我就是喜歡這裡，不行嗎？」

店員小姐冷冷地頂了回來。  
她的理由無關經濟也無關管理，毫無道理可言。  
但，最重要的果然是熱情吧。

反正是買的，大不了當房子住，也不至於沒有客人就會虧欠租金。

「那我索性也合伙吧。  
我也不想從此少了一個下午休憩的場所。」

店員小姐又露出了平時罕見的驚訝表情。  
今天來這咖啡館真的來對了。

「.....你哪來的閒錢？不是說連退休生活都要暫緩了嗎？」

她雖然不太相信，但語氣中帶著一點點期待。

「有什麼辦法，多接點委託就是了。」

妳不也是為了賺那點中介費，不惜推銷那種狗都不要的垃圾房子嗎？」

之前不明白為什麼她老是在哄騙人買東西，現在總算知道她努力的理由了。既然如此，那我也來出一分力吧。也免得她又去禍害別人。

「連你也不要，那看來真的是狗都不要了。」

店員小姐嘆了口氣，撕掉了貼在看板的售房告示。這話聽起來好像有什麼問題，可我一時又說不出來。

「.....既然決定要合夥，那就告訴你我的名字吧。我叫澤妮亞 ( Zennia )，要記住喔。」

\* \* \*

今天的委託是探索無限迴廊中層。跟衝天塔一樣，無限迴廊也是埃米爾界為了緩解資源短缺問題而修建的人造建築。但比起成功通往異世界的衝天塔，無限迴廊現在更像是深不見底的大坑，裡面堆滿了魔物。

然而，也不是沒有找到有用的資源。就如對阿高普路斯主權問題和新世界開發的爭議一樣，四國簽署了君子條約，決定互不干涉。但這協議君子之餘，還有點粗暴——誰先找到的，就是誰的。

因此，我接下了摩根市政府的探索委託。雖然西國在勞工問題上頗遭詬病，但西國人有句話：只要你不是西國人，在西國就是人上人。他們對外人，比對自己人好多了。

說來奇怪，本來早前連前往南國的路都覺得難走，現在穿過步伐沙漠卻沒有一點不適。我攬著一點錢，跟無限迴廊的門衛握了握手。門衛掂了掂份量，沒有多說什麼，便把我引到了通往中層 4 1 樓的電梯。

無限迴廊淺層已經被徹底開發，變成新冒險者的訓練場了，那邊沒法找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但從 4 2 樓開始就不同了。我輕易找到了委託者要求的石板，用油布包好，並放進背包的防震夾層。接下來就是我的時間了。

中層的魔物多種多樣，但總體跟地表上的差異不大。但在這個動物權益保障局管不到的地方，那些野豬野牛可要遭殃了。

我手槍上膛，獵刀出鞘，四處查看有什麼生物可以加入下城咖啡館的新菜單。

比如遠處的那頭牛就是一個不錯的目標。牠跟牛牛草原的牛群顯然有血緣關係；但眼神兇狠，動作迅捷，遠勝於牠的同種。看來無限迴廊的環境不只鍛鍊了冒險者們啊。

我抬手射擊，子彈出膛，火光準確無誤地打在了魔物的眉心。雖然如此，魔物卻只晃了晃，額頭滲血，目光狠狠地盯著尚在冒煙的槍口。

——上次戰鬥已經是多久之前的事了呢？

多年的沉澱使我心靜如水。我彷彿一個第三者，指揮著身體躲閃魔物的猛攻。但是槍法和身手明顯衰退了。以前長槍短炮是我四肢的延伸；但現在我甚至記不清彈夾裡還有多少發子彈。

糾纏良久，魔物渾身是血，而我也被逼到了牆角。牠突然後退兩步，並發出震耳欲聾的咆哮。

即使在耳鳴之中，我仍清晰地辨認到這是衝鋒的先兆。魔物畢竟是魔物，並不會隱藏自己的殺著。

我微微蹲伏，往側面一退，左臂支地，右手緊持尖刀。魔物如鐵鎚般砸在了牆上，泥石灰塵滾滾而下。早已準備就緒的我如同獵犬般搶到身下，一刀就刺進了魔物的喉嚨，順勢一拖，割開了一個大口子。

我放開刀柄，著地打滾，以防魔物垂死的掙扎。魔物龐大的身軀只扭動了幾下，隨即前肢跪倒，再也起不來了。

我擦了擦額上的汗，開始驗收戰利品。牛角是要帶走的，也許能製成酒杯；至不濟也能當成裝飾。牛肉只能挑珍貴的部位割下。雖然可惜，但剩下來的肉就便宜了別的魔物了。牛皮太重了，再說血淋淋的背回下城肯定會被動物權益保障局當成偷獵者看待。

理想十分美好，可我實在不是一個有經驗的獵人。除了牛角勉強算是取了下來之外，別的部分被我戳得滿是坑洞，但仍切不下完整的一塊。好牛肉都被糟蹋了。

眼見血腥氣愈來愈濃，魔物腳步聲愈來愈多，我只得隨意割斷幾塊牛肉，拋下剩下的部分落荒而逃。

\* \* \*

「……這是什麼？」  
晚上，正在打掃門面的澤妮亞盯著我血淋淋的麻布包問道。

回去下城區並沒有出門時那麼容易。即使戴上了手套，我還是被魔物的血濺得一身都是；要是堂堂正正通過吊橋的話肯定會被盤問。幸好西軍騎士們十分好說話，只要錢給足了，他們絲毫不在意我跟他們一起走騎士團專用通道入城。

「今天的晚餐。  
廚房我租下了。租金就用裡面的錢支付吧。」

澤妮亞略有點狼狽地接住了我拋出的小袋子。我也不管她的回應，徑自扛著布袋走進廚房。

雖然我廚藝不精，但我所割下的畢竟是牛肉最為柔嫩的部位，還是可以一吃的吧。把肉切成小塊，撒上鹽和香料，只待爐火燃起。

「這.....快要有十五萬G了吧？！  
你是去偷了還是去搶了？難道.....你包裡的該不會就是受害者？！」

店員小姐在外面大呼小叫。再放任她叫下去的話，也許真會引來混成騎士團吧。

「少見多怪。妳上次介紹的任務不也差不多有十四萬G報酬嗎？  
這點錢有什麼奇怪的。妳以為大家冒著生命危險當冒險者都是因為樂於助人嗎？」

我沒好氣地探頭說道。

「這樣說也是啦.....  
說實話，我還是第一次看見那麼多現金。  
畢竟我只是個中介人，報酬不是從我這邊發的。」

澤妮亞提著錢包走進了廚房。

「喂，我說.....這樣好嗎？」

她的聲音略有點不知所措。

「怎麼？  
別站在做飯的人背後，很危險的。」

我盯著燃燒的柴火，頭也不回地說道。

「這些錢啊。  
你不是連房租都還在欠著嗎？你就這樣把血汗錢隨手甩出去了？」

她後退了一步，但仍站在廚房門前。

「冒險者講究的就是拿得起放得下。  
命還在，錢就還會來。倒是妳趕緊存起來錢買下咖啡館才是正經。」

牛肉被獵刀戳得稀爛，都沒有高級牛肉的賣相了。  
好在只是一頓簡餐，隨便烤出焦香就好。

「.....那些委託，很危險吧？  
你身上的這些血.....」

聽見澤妮亞的聲線略有點顫抖，我只得回過身去。  
當初妳推委託給我的時候可不是這樣說的。

「妳要吃嗎？」  
「哎？」

再糾纏於現在的話題也是無濟於事。

倒不如趕緊把心思轉移到別的地方，比如吃飯。

\* \* \*

牛排做得硬不奇怪，做得生也不奇怪，神奇的是外面硬，裡面生。  
我跟澤妮亞相顧無言，默默吃飯。

「看來我暫時是幹不了駐店廚師這行啦。」

我仰頭喝下一口高級果汁（免費），不無感慨。

「.....也就是你日後還有此打算嗎？」  
她婉轉地表達了她對這頓飯的不滿。

「當然了。我可是一直都想把冒險生活遇到的珍奇魔物送到每個下城人的餐桌的。  
飄流水鄉的貝殼，海底洞窟的海龍，好吃的品種多著呢。到時候這家店肯定客似雲來。  
不過當年負責野炊的不是我就是了。」

我吹的牛把澤妮亞唬得一愣一愣的。  
其實海底洞窟那個呼吸都有困難的環境，哪兒能生得起火。

「.....這些聽起來都是珍稀物種啊。煮了吃沒問題嗎？」  
「塔尼亞世界的珍稀物種關我們埃米爾界什麼事？  
再說，那可是在次元洞窟。吃光了再去另一個次元就好了。  
那邊動物權益保障局可管不著。」

我們相視一笑，碰了碰杯，把剩下的果汁一飲而盡。  
即使前路難測，但這一刻，我們都在為了自己而活。

我曾經有過迷失路途的時候。  
為了力量，為了財富，尋覓的盡頭，還是更長的尋覓。  
直到鯨魚離開了這個世界，一切都戛然而止。

在下城區冰冷的床鋪上，我數著自己得到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  
我對世界一無所知。對世界上活著的人一無所知。  
我的冒險不是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別人。只是在追尋不存在的東西。

我舉著蒼白的旗幟，卻以為掌握了世界。

但是，即使目標從一開始就錯了，旅程也不會沒有價值。  
那些曾被拋棄遺忘的知識，如今就像深埋塵土的黃金般發著光芒。

我從未如此感覺到我的靈魂存在於此。  
我正憑藉自己的能力，為另一個靈魂帶來希望。  
就如阿伊恩薩烏斯那個占卜師說的，冒險者的靈魂會散發光輝。

即使在睡夢之中，我仍在計劃明天的行程，對未來充滿期待。

直到我們一大清早就在搶廁所用為止。

下次在食用野味之前，真該先搗碎一枚解毒果實一起煮的。



### 第三章——圖書館（エンシェントアーク）

本日休息。

說是休息有些過了，更貼切的說法，是去復健。

現在無限迴廊中層的魔物都能跟我打得有來有回，要跑到什麼天界魔界賺大錢估計就回不來了。

因此，得盡快找回手感才行。

「說到這個冰結的坑道啊，不是我吹，以前我在裡面逛就像逛上城一樣輕鬆寫意。不過你這種新手冒險者可要小心，千萬不要跟丟了。」

一名女魔法師走在我面前，心情似乎很好的樣子。

她名叫洛維詩（Lovise），是在諾頓海濱長廊結識的前冒險者。當時她正在跟小孩子們讀著自製繪本「天才魔法師七進七出次元冰結坑道（ディメンション氷結の坑道）」。

這人畫功很好，繪本雖然是手畫的，但情景栩栩如生，彷彿親見。她說故事的才能也不差，我不禁走了過去，搬了張小椅子一起聽。

孩子們見陌生人走近，便各自散了。

少女呆了一呆，定睛看著我這不速之客是什麼來頭。

交談之下，發現她又是個前冒險者，退役之後以繪畫維生，專門速繪並製作各種生物的模型雕像。但現在工作少了，於是只好給孩子們說故事打發時間。

「現在有種科技叫一次性照相機。我畫得再快，也不如門外漢的隨手一拍。」提到工作減少的緣故，她落寞地笑了笑。

我說，反正閒著也是閒著，要不要組隊到次元冰結坑道找找手感。她故作驚訝地一挑眉毛，問我是怎麼看出她是冰D老手的。我說繪本上那個七進七出冰D的魔法師胸跟妳一樣平。

\* \* \*

「你們戰士系進去可得小心，這邊向來是魔法系的主場。要有什麼意外，你先逃跑沒關係。」

洛維詩邊說邊掏出次元安定石，打開了坑道入口。坑道內部極是狹窄，稍有不慎便會碰頭，也不利於認清方向。這兒的魔物個體雖然強度一般，但異常兇猛，數量繁多，看見外來物種便會一擁而上。

作為鍛鍊的場所，在埃米爾界也算是數一數二的。

我取出手槍，換入裝滿燃燒彈的彈匣。

在這個陰森寒冷的地底，一槍把一頭魔物打成火炬是相當振奮人心的一件事。

冰D大部分魔物都怕火。不論是寒霜凝成的皮露露，還是堅冰砌起的水晶，在火光過後就如被粉刷刷過的筆跡一樣再無影蹤。

「……屬性彈嗎。  
現在連戰士系都深知屬性生剋的重要性了啊。」  
洛維詩像是在碎碎念著什麼。

冰D的魔物向來不是以一隻隻為單位，一般都以一團團計算。  
一團魔物向我們衝來。才剛打倒了三四隻，便又吸引了兩團魔物。  
通道狹窄，眼見前方魔物無窮無盡，退路又被一團魔物堵上了。

「你先退下！這兒就看我的吧！」  
洛維詩詠唱出了神聖光界（ディバインバリア），百忙之中向我說道。  
我心想刺客確實不擅群戰，便隱去身形，退出窄道。

不料震盪漸止，魔物卻不見減少，也看不到少女的蹤影。

操。

我躡手躡腳，重新竄進剛才的位置。  
洛維詩倒在地上，失去意識。  
幸好冰D的魔物大都不是有機生物，不會吃人，只是圍著她團團轉。

我素來不使雙槍，視之為門外漢耍帥的技倆；不是專業人士青睞的戰術。  
但此時我卻掏出了本作為備用武器的自動手槍，裝滿了燃燒彈，並把兩把手槍都切成全自動模式。

「第二修正案萬歲。」

我念著漫畫裡學來的台詞，隨意開火。  
絲毫未加控制的後座力把子彈撒得到處都是，一轉眼間火海就吞沒了魔物們。  
我收起打光子彈的雙槍，一把抱起地上的少女，飛也似的跑出了坑道。

在煙霧彈和地雷的輔助下，總算是跑出來了。  
沒有鍛鍊到什麼，卻打光了一整天量的彈藥。  
我看著躺在地上，呼吸平穩的洛維詩，不禁嘆了口氣。

逛上城原來那麼危險的嗎？

\* \* \*

洛維詩的呼吸聲愈來愈輕，突然「啊」的一聲，雙手支地坐起。

「唷，妳醒得正是時候。  
烤得正香呢，來吃點吧。」

在黃昏的霞光裡，營火霹啪作響。  
我抬起手上串著棉花糖的樹枝遞了過去。  
洛維詩不發一言，嚼了起來。

我倆保持著禮貌的沉默。

吃了烤，烤了吃，一袋棉花糖在日落前就被吃得精光。

「哈哈.....很難看吧。  
一張嘴吹得震天響，結果什麼都做不到。」

正當我想著各回各家時，她突然開了口。

「冰D翻車跟合成失敗物一樣，總會遇見的。  
別太在意。」  
我撲滅營火，收拾起自己的東西。

「.....但我可沒有對小孩子說謊。當年魔法師的防禦力比現在高得多了。  
剛才那些魔物，根本就連擦破我的衣物都辦不到。  
只是.....只是，時代變了。」

時代拋下了我們，選擇了獨自前進。  
誰會要一個用不出屬性的魔法師？」

我對那個時代也曾有所耳聞。  
在那個魔法的盛期，我去一趟咖啡館的路上起碼有三四個魔法師在吹噓自己有多能捱打。  
只是後來某天，他們就消聲匿跡了，取而代之的是屬性相剋的話題。

她是一名フォースマスター。這類型的魔法師精研新生魔法，並沒有屬性一說。  
在討論時，自然也插不上嘴。

「.....我還有事情去北國。妳要跟來嗎？」  
我忽然想起了什麼，向少女提問。

「.....  
好啊。反正我也要回家了。」  
洛維詩無精打采地回道。

\* \* \*

北國氣候雖然並不宜人，但風景還是很漂亮的。  
走在光可鑑人的冰面上，洛維詩的心情好像也好了一些。

「說來，天都要黑了，你是想去哪啊？  
諾頓（ノーザンシティ）的夜晚可是很冷的喔？要找個溫暖的地方過夜可不簡單。」  
洛維詩好奇地回頭看著我。

「北國著名的圖書館。  
我想起有本書想給妳看。」

北國的圖書館是冒險者社群的旅遊勝地。  
不知道是魔法還是機械時代的技術，只要打開圖書館裡的書，就能親身體驗裡面的篇章。  
其中最受歡迎的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知名傳說故事。

非但在故事裡提及的物品能夠帶走，連裡面的角色也會時不時來到現實世界逛逛。  
只是那實在十分危險，跟不熟練的冒險者幾乎無緣。

「圖書館？！  
這個.....你也就罷了，我的話，只會拖後腿吧？」  
洛維詩怯生生地說道。

「圖書館裡不全是那種會看著看著會有人從紙頁裡跳出來扇你一巴掌的書。  
而且啊，妳就那麼沒自信嗎？  
可不能讓小孩子們看見天才魔法師這個樣子啊。」

按我過往的經驗看來，她的水平不差。  
只是實在遠離一線太久了，詠唱的速度和時機都明顯生疏。  
魔物都貼到臉上了才來唱神聖光界，魔法盾沒有隨時就緒，也沒有站定集中魔力。

.....其實我也沒資格說別人。  
別說「剎那」，連「影縫」我都忘了怎麼起手了。  
要是當初是我斷後，她撤離的話，也許就會是她來救我了吧。

「.....那，就跟你走一趟吧。  
事先說好啊，我要是又躺下了，你可要救我出去啊。」

\* \* \*

「畫筆和畫板帶好了嗎？」

我邊翻找著書櫃，邊向洛維詩問道。

「啊？怎麼，你想素描書裡的魔物？  
這樣的話，我建議你帶點一次性照相機.....」

見她似乎弄錯了我的用意，我打斷了少女的發言。

「不是給我畫的，是給妳畫的。  
更準確的說，重要的是繪畫的過程，不是成品.....啊，找到了。」

我從書櫃的一角抽出一本白色封皮的古書。  
看來我的記憶力沒有跟身手一起退化。

「我看看.....啊，居然是本繪本！  
這作畫技巧很熟悉啊。難不成.....」

這繪本作畫並不細緻，比起精雕細琢的出版物，更像是素描版上的速繪。

「對。作者跟妳一樣是個魔法師。  
妳也應該很有經驗吧？在魔物面前畫畫的感覺。」

洛維詩從我手裡接過繪本，饒有興致地翻閱起來。

「.....難道整本書都是在冒險時畫出來的？  
這位前輩可真是福大命大啊。」

我笑而不語，跟管理圖書館的貓們打了招呼，把書放在架子上準備啟動。  
接下來就輪到妳了。

\* \* \*

「怎麼我變成了書裡的主角啊？！  
你才是隊長不是嗎？！」

在書中的冰結坑道，我倆又在被一群魔物追著跑。

「沒辦法啊，我又不是魔法師，不符合當主角的條件。」  
我邊跑邊說。  
書中世界的魔物和痛楚雖然都是真的，但並沒有死亡的可能。  
所以即使情況危急，我也沒有多少緊張感。

「你沒當過主角！？  
不是說以前看過這本書了嗎？！」  
洛維詩上氣不接下氣地吼道。  
她畢竟不是戰士系，已經開始跑到脫力了。

「只是當普通書本看了而已，沒有進入書中世界體驗啊。  
現在難得有個魔法師，機不可失不是嗎？」  
「在這裡被打倒不會死的吧？！不會的吧？！」  
「大概只會因為故事無法繼續而被踢出書中世界吧。大概。」  
「啊不管了！上吧！！」

洛維詩自暴自棄地快速詠唱了數個魔法，此時魔物也圍了上來。  
不過跟上次不同，魔物的圍攻完全無法突破神聖光界，反倒被卡在窄道裡進退不得。

洛維詩深吸了一口氣，接連詠唱魔法。  
龐大的光彈跟魔法劍連番砸在魔物堆中，很快便分出了勝負。

「呼——好爽。  
看來這書頁的時間軸處於我們魔法師的黃金時代啊。  
這就是你帶我來的目的嗎？讓我回憶一下過去的好時光？」

洛維詩回頭對我展露笑顏。  
她拿起了筆和畫板，把這威風的一幕素描下來。

「只想爽的話，看色情雜誌不就好了。  
看下去吧，這可不是單純的爽文啊。」

\*

\*

\*

接下來，洛維詩體驗了作者一步步走向沉寂的經歷。  
其實過程大同小異——從力不從心，到無人問津，再漸漸淡出。  
少女默然不語，只是一筆筆紀錄著這一切。

直到作者某天啟程，一路往北，往北，穿過了北方海角（ノーザリン岬），仍在繼續往北走。  
最後，抵達了每個人轉生時都曾進入的白色世界。

「……喂，你該不會想說，作者最後自殺了吧？」  
洛維詩半是打趣地問道。

「當然不是。這本書還有後續的。」

白色世界是每個人冒險的終始之地。  
在一片蒼白之中，每個人看見的唯有自己。

「但是……沒有路了啊。  
走到哪都是一片荒涼。故事怎麼繼續下去啊？」

圖書館裡的每本書都會引導讀者前往下一頁。  
每張書頁都有該去的地方，該做的事；除非故事結束或無法繼續，否則不會停頓。

「對啊。故事怎麼繼續下去？  
作者當時做了什麼？這書頁是怎麼誕生的？  
妳現在，又想做什麼？」

洛維詩閉上眼睛，彷彿早已有所領悟。  
整本書都是魔法師的速繪。但這蒼白的世界，舉目之處再無一物。  
那麼——

少女執筆，畫下了自己的模樣。

隨後，將其展示向世界本身。  
就如她給小孩子看的繪本一樣，她現在也向著世界本身說故事。

這不過是對世界開的一個玩笑而已。  
但是，世界似乎很喜歡。  
有著各式各樣效果的新生魔法，這便是世界的回饋。

故事本身，就是新生魔法的起源。  
少女轉身，彷彿早已瞭解自己的去向，頭也不回地朝著下一頁走去。

後來，她跟著作者在世界各地說故事。  
每個故事都是獨特的。有雞毛蒜皮的鄉村夜話，也有動人心魄的冒險記錄。  
有些故事甚至是虛構的，比如為了安撫恐懼黑暗的小孩子，而編出來的英雄傳記。  
她把每件事都紀錄了下來。

——即使紀錄下來了，又能怎麼樣呢？  
屬性終究屬於是其他職業的，照相機也終將取代速繪。

但是——  
少女站在繪畫的中央，朝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對每一件值得留念的事，留下自己的印記。

「新生魔法的本質，就是展示自我。  
我首先是一個鮮活的人，不是一個職業的代名詞。用不出來屬性，那就別用好了。」

每個故事的主角並不一定是最強的那一位，照相機也拍不出來一本書。  
洛維詩提著畫筆，走向繪本的尾頁。  
結局來得十分突兀。在某一次冒險完結之後，故事便隨之謝幕。  
與其說是結局，不如說是某一天的結束；平淡，但必將來。

「滿足了嗎？」

我向少女問道，而她點了點頭。

「那，我還有點事情想要告訴妳。」

我帶她來，也不單是為了尋求內心的釋懷。  
這位魔法師前輩不但指引了後輩的道路，還留下了變強的竅門。

プラスエレメント。  
彷彿像是世界跟說書人互開玩笑，無法得益於屬性的新生魔法，卻能因應屬性強度而增加威力。

在閱讀故事的同時，我一直留意著作者手中的繪本。  
作為魔法師的武器兼畫具，作者一直在書上增插卡片，以發揮此技能的效果。

「プラスエレメント？我是有聽說過啦.....  
但增插卡片的成本與其花在我身上，還不如留給更需要的人呢。  
比如，同樣的費用交給你的話，應該會比我強得多吧？」  
聽見我的提案之後，洛維詩搔著頭回道。

「妳就別擔心這個了，我還在享受退休生活呢。  
成本方面，交給我來想辦法吧。」  
在了解了新生魔法的故事之後，我有了一個主意。

「可我沒有什麼可以回報你的啊。」  
洛維詩聳了聳肩。

「那，我倒是有件事想請妳幫忙。  
請問妳對當咖啡館的駐店職員有興趣嗎？」

\* \* \*

「歡迎.....啊，是你啊。  
帶新客人來了嗎？」  
澤妮亞看見尾隨我進店的洛維詩，露出了異樣的表情。

「招到了一個有潛質的員工。  
在美術方面很有天份，咖啡館也許需要她的筆桿點綴。」

在來的路上已經向她充份解釋了我們的處境和咖啡館的未來。  
她也沒什麼異議，便跟著來了下城區。

「你真的確定我們需要一個藝術家嗎？」  
澤妮亞把我拉到角落，低聲說道。

「總得要一個侍應吧。生意多起來時，妳一邊調酒一邊清理桌子嗎？」  
我壓下聲線悄悄回道。

「你不就是了嗎??」  
澤妮亞應聲反問。

「什麼，我可是未來店長，負責管帳的。  
而且，人家只是想畫到想畫的東西而已，她的作品不收錢。」

實際上，只是收費以強化卡片代替而已。  
不過這事就不必多提了。

「.....哈啊。其實你是不是那種，看見每個女孩子都會大獻殷勤的類型？  
真是的，我該不會被你騙了吧？」  
澤妮亞鼓著腮，偷偷把目光撇向洛維詩。

「.....怎麼了？我給你們帶來什麼麻煩了嗎？」  
洛維詩略有點困窘地問道。

「不是妳的錯，別在意。  
比起這個.....妳成年了嗎？不要隨便跟看起來就很可疑的叔叔走喔？  
下城區啊，有很多專講甜言蜜語的騙子。」  
澤妮亞雖然沒在看我，但感覺每句話都是朝我說的。

「真是的，我可是登記在冊的資深冒險者！  
說不定比你們年紀都要大呢。」

我倆看著她一副女高中生的模樣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雖說我聽過魔導師的職業裝束大多都像是校服，但她不論是體型還是氣質都仍是個女學生。

「.....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是衣服問題啦，衣服問題。  
我可沒有看起來那麼平喔。」



帶著尷尬的笑，澤妮亞跟洛維詩握了握手，算是接納了她的入伙。

## 第四章——旧アクロポリス B 2 F

自從招到新人那天以來，澤妮亞似乎一直都在借機會找我麻煩。  
這也難怪，女生畢竟每個月都有那麼幾天會心情煩躁。

天色未明。  
不過已經不打算再睡下去了，先出門賺夠今天的份額再說。  
才剛打開房門，就撞見提著籃子的澤妮亞。

「早安。  
還沒到開店時間啊。妳要出門嗎？」  
澤妮亞本想逕自離開，卻忽然停下了腳步，朝我擺出一副不耐煩的表情。

「你以為每天喝的免費果汁都是在冰箱長出來的嗎？  
我每天都要在這個時間起床去採摘水果，不然一整天都別想做生意。」

她刻意地長嘆一口氣。

「既然如此，那我代妳去好了。  
妳既要顧店，又要榨果汁，應該很辛苦吧。」

咖啡館從早上八時開始營業，一直到晚上十時。  
再加上採收果子，打掃店面的時間，她每天頂多只能睡六個小時。  
這也是我急於招攬新店員的一個原因。

「.....就算對我獻殷勤也沒有好處的喔？畢竟我已經看穿了你的真面目了。  
即使這樣也要去的話，那就去東部平原的果園，報上我的名字吧。  
園主露米奈 ( Lumire ) 是我的朋友，也是一個前冒險家.....啊，對了。」

澤妮亞似乎想起了什麼，臉上浮現了狡黠的笑。

「不能只由你來找外援。  
給我帶句話，問問她要不要當咖啡館的供應商。  
那麼這裡就不是你的一言堂，以後不能隨便對我指手畫腳了喔。」

我什麼時候對她指手畫腳了。  
反正我也不太在意什麼主導權，要是有人能減低一下成本也不錯。  
但是.....

「好是好。可是人家果園生意做的好好的，為什麼要同意入伙？」  
而且還是由一個不認識的人去傳話。

「放心好了，只要動用到我的人脈，沒有不成功的。  
而且啊，畢竟你們這些冒險者不就愛給自己找罪受嗎？」

\*

\*

\*

離阿高普路斯不遠的地方，有一處中等規模的果樹園。  
說來奇怪，這座果園似乎也建立了一段時日，但從沒有聽說過聘請工人的消息。  
推開大門，正愁是否應該不打招呼就穿過田地時，聽見附近的一排莓果叢發出悉率的聲音。

「啊，你好。我有事想找園主——」  
我本想打聽一下園主是否在家，沒想到正在幹農活的只是一隻活動木偶（マリオネット）。  
但那隻曼陀蘿木偶（マンドラゴラ）卻停下了手上的工作盯著我看，彷彿一個真正的人類。

「您好。  
雖然今天不是開放日，但本園始終歡迎訪客。  
如不嫌棄，可以前往園中的涼亭歇息。」

曼陀蘿居然說起話來了。我凝神注視，並沒有看出有人在操作木偶。

隨著木偶的指引，我深入果園中心，看見了一座豎立在小溪旁的石製涼亭。  
在亭下，一名穿著端莊的栗髮少女正在沏茶。  
她早已注意到我的來臨，輕輕擺手，示意我坐在對面。

「令人印象深刻的果園啊。一路上全是自動木偶在工作。  
難怪妳能夠在這悠閒地喝茶。」

我也不客氣，直接坐在早已擺放好茶具的石椅上。  
茶几四角都放預先好了茶具，這涼亭應該本來就是留作待客之用吧。

「過獎了。請問我能怎樣為您效勞？  
如不嫌棄，在此渡過一天也是可以的。」

園主露米奈朝我面前空著的茶杯中倒滿了茶。  
我報上了咖啡館和澤妮亞的名號，表示她想尋找一個供應商。

「她讓您來找我啊.....真意外。  
明明她之前說過，想靠自己闖出一片天的。  
不過既然是她的請求，那我也決沒有拒絕的道理。」

就如澤妮亞所料，露米奈一聽到是她的要求就立馬同意了。  
聽起來她們相識已久，估計澤妮亞也是因為她才會有信心以親自採摘代替購買。

「冒昧問一下。妳們是怎麼認識的？」  
我有點好奇，澤妮亞是怎麼交到這麼大來頭的朋友。

「.....說實話，我更想問這個問題。  
一向要強的她，一般不會接受別人的幫助，就連我也不例外。」  
露米奈語氣平淡，不動聲色地打量著我。

「老實說，沒什麼好說的。就是冒險者和中介人的關係。  
熟稔下來之後，機緣巧合下聽見她說想要接手咖啡館，我便入伙了。」

雖然中間省略了很多，但事實大致如此。

「.....是嗎。  
她也是這樣跟我說的，但實情有待觀察。  
那麼，我也來說說我們之間的關係吧。

以前我們是一起在東國成長的好朋友。  
成年之後，我留在了東國接手家族的農場，而她則前往阿高普路斯闖蕩去了。  
我的家鄉帕斯特市（ファーイースト）是片好地方。只是.....也許她更喜歡城市生活吧？  
自我認識她起，就沒有看見過她的家人。她自小就在田野間流浪，一直想要離開家鄉，在大城市立足。」

有農場可以繼承，看來她的宗族在東國也是有頭有面的人物。  
我能理解澤妮亞為什麼想要離開故鄉。但露米奈又為什麼放著好好的田地不管，跑到阿高普路斯平原去了？

「那，妳怎麼也跟來了？」  
「這個嘛.....您作為異鄉人，覺得本國如何？」  
「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社會穩定。算是埃米爾界裡最宜居的國家了。」

其餘三國都多多少少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陷。

「確實如此。帕斯特市在環境方面無可挑剔。  
不過您有考慮過，當地人除了當農夫之外，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嗎？」  
露米奈突然拋出了我預想之外的問題。  
妳不也是個高級農夫嗎？

「那麼多的田地，那麼多的人力可以運用.....  
每個家族都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聘用廉價的當地工人照顧田地即可。  
這樣下去農業是不會得到良好發展的。我想要尋求突破口，所以離開了自己的舒適區。」

露米奈見我沉默不語，便自行揭開謎底。

「我不明白.....東國的農業不是很發達嗎？」

說實話，作為一個冒險者，我頂多就是看看各地的風土人情，了解一下在各國活動的竅門。  
要跟受過優秀教育的大小姐討論人口結構，實在是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

「這只是表象而已。實際上農場產出，工人工資和作物水平多年來並沒有什麼長進。  
每個工人從成年之後，就只能種著同樣的種子，幹著日復一日的重複農活。  
這樣低效地浪費工人的時間實在是難以接受。他們本應得到更多的空間，更高的薪水和更有意義的工作。  
此外，東國如此珍貴的土地應該得到更有效率的運用。您不那麼認為嗎？」

我也不知作何回應，只得連連點頭。

「可惜不論是我的家族，還是農業行會的元老們都不願承認這一點。等到東國這一代人年老，新一代人外流時，埃米爾界將陷入糧食緊缺的危機。到時候，說不定會再發生一場資源戰爭。」

不過，解決這一危機的方法就在您的面前。高效的自動木偶，代代擇優的種子，嶄新的輪作模式，這一切，只需要我一個人就能完全運作。這就是我不惜退還家鄉的田地所追求的答案。」  
露米奈自豪地挺起胸膛說道。

「.....東國人會接受妳改變他們多年來的生活方式嗎？」

叫東國人不種田，大概就跟叫西國人不貪財，北國人不口臭差不多吧。

「所以我才會選擇文化上最為開放的阿高普路斯開闢果園。我也會定期免費開放園區。要是有來自東國的朋友，可以介紹他們來本園參觀。等這兒的名聲傳到農業行會之後，他們非改觀不可。」

見她如此自信，我也沒什麼可說的了。而且，露米奈的語氣也從一開始的溫文有禮變得熱情起來。對她來說，大概向本國證明自己的能力比一切都重要吧。

「嘿，您也是個冒險者對吧？有去過道米尼界的阿高普路斯地下通道嗎？」

露米奈話題一轉，聊起冒險的話題。記得澤妮亞說她也曾是個冒險者，但我都差點忘了這一點了。

「.....妳難道想跟那邊的DEM也推廣一下妳的想法嗎？」  
隨著話題的改變，我們的交談也不如一開始般拘謹了。

「怎麼可能。只是它們的機械零件挺精良的，想拔下來改善園區的灌溉系統。除此之外，我對他們的動力和懸浮系統也有些想法。」

DEM的懸浮系統。  
我不禁想起多年前某次西軍本部攻防戰，那遮蔽天空的黑影。  
DEM除了常規的陸軍之外，還有一支空降突擊部隊。

那時本以為成功擊退了偷襲旗幟的DEM小分隊，正自慶幸之際，天上就砸下了無數的重型攻城裝甲。  
要不是當年身手還在顛峰期，可能就交代在那兒了。

「妳是說DEM的浮空要塞？那個還是算了吧，就連當年打敗鯨魚的那群冒險者都沒成功登上去過。」

說到底，DEM的真實戰力如今仍是未知之數。  
連陸上攻防戰都打得手忙腳亂的我們，拿什麼染指魔界的天空？

「不是啦。我要這種軍事科技幹什麼？  
我是說浮空要塞的仿造品，飛空城啊。  
你想想，當這座果園拔地而起，飛到東國的天上轉圈的時候，農業行會的那群人也不能再無視我了吧。」  
我開始有點理解她被勸離東國的理由了。

「如果妳是想要東國人接受妳的新技術，我想用更溫和一點的方式會比較好。  
妳想想，不管妳的技術多麼好，總歸要東國農民接納才行。  
要是妳這麼闖進東國領空，爽是爽了，妳以後要跟農業行會談判也就免談了。」

「.....這就是我一直不明白的一點。  
為什麼掌握先進技術的人反而要看老頭們的臉色？」  
露米奈臉有愠色，氣鼓鼓地說道。

「我記得妳一開始是不是說要改善東國人民的生活？  
老實說，走在時代的前頭不是易事。  
假如妳的目標不是把不如自己的人全都幹掉，那改革還是得一步步來。」

「.....那說不定我真的該想個辦法把DEM的武裝浮空要塞搞到手。」  
她開始思考著一些不得了的事情。

「.....我改觀了。農業飛空城這個主意很好，東國人看到了之後一定會抬轎請妳回去主持改革的。  
那，作為商業上的伙伴，我們能幫妳什麼嗎？」  
在她的念頭變成如何在農業行會大樓天上丟炸彈前，我連忙把話題拉回農業飛空城上。

「我也覺得。  
那，我們什麼時候到道米尼界的阿高普路斯地下通道？  
放心，會準備豐厚報酬的。」

跟她的話題總是轉變得那麼迅速。  
雖然外表看起來是個端莊型的大小姐，但她骨子裡說不定是個綠皮獸人。

「.....妳也去嗎？魔界可不像東國或者奧克魯尼亞一樣和平啊。  
作為前冒險者，能讓我先看看妳的實力嗎？」

露米奈似乎早已料到我會有此一問，右手一揚，泥土裡便突然冒出了一條藤蔓。  
定睛一看，藤蔓中包裹著一把短柄鐮刀。  
是タルタロス。匯聚了三色靈玉力量的武器，擊敗過DEM龍的證明。

「足夠證明了嗎？」  
露米奈自信地笑道。

「.....足夠了。給我們一些時間準備吧。  
兩天後我們在通天塔的門前見面。」  
既然她也是個老手，那就不必作多餘的提醒了。

「那就好。啊，對了，還有一件事。  
你說，轟炸農業行會時是用鏈炮威嚇好呢，還是乾脆投下重磅炸彈好呢？」

.....我回去得跟同伴們提醒，不論什麼時候都千萬不要得罪她。

\* \* \*

從軍艦島地下到阿高普路斯地下通道的破口早已被道米尼反抗軍發現並利用了好多年了，但DEM始終沒有考慮過堵上這個缺口，甚至沒有想過在此增派兵力防守。  
自從戰歌之大地作戰首次通行以來，地下通道就只有老舊的低等DEM負責巡邏。

「プラントエッジ！」

帶刺植物從機械的狹縫間紛紛竄出，撕扯著擋在路上的大型DEM。

「在這種人工環境裡也能召喚出植物嗎？」  
洛維詩在詠唱神聖光界的間隔間發問。  
這些老式DEM戰力低下，我們三人組對付它們綽綽有餘。

「在潛入地下通道時，我就事先在管道裡佈下了種子。  
它們會沿著纜線生長，侵蝕機械通道原有的機能，並作為我的耳目。」  
露米奈解釋道。  
阿高普路斯地下通道的每一吋都已經徹底機械化。一般人踏入其中，就像是踏進了大型敵性生物的胃袋。

「不過主控電腦大概很快會發現異常，並以高溫淨化管道。  
我們得在那之前搜集到足夠的零件。」  
露米奈徒手抓住了一台飛行型DEM的腳，將其一把拉下，隨後一斧將其劈得稀爛。

我的職責是在老式DEM殘骸身上拆下重要部件。  
飛空城作為一門已經發展成熟的產業，其製作材料並非機密。  
我拿著露米奈的錢，在相熟的西國走私者那兒輕易就買到了材料清單。

不過離鄉別井的大小姐現在手上並沒有很多資金，在購置果園地皮之後手頭就不算寬裕了。  
於是很多瑣碎事情都要親自去做，比如收集零件。

「嘿，我好像發現了有趣的東西。  
如果道米尼界的阿高普路斯基本結構跟埃米爾界一樣的話，這應該就是通往下城區的通風管道。」

露米奈忽然指著某處毫無異常的牆壁說道。  
正當我跟洛維詩疑惑之際，數條巨型藤蔓撐破了牆壁，露出了內裡的管線。

「這.....妳是想藉此潛入魔界下城區嗎？  
可是，我們一點情報都沒有.....」  
洛維詩露出了猶豫的神色。

「而且，妳不是說主控電腦會用高溫燒光管道裡的雜物嗎？」

那我們在裡面豈不是就烤成人乾了？」  
我皺著眉說道。

「魔導師不是有一招叫バリアシールド的魔法嗎？  
我們憑依在她身上，然後用那個就好了吧。  
而且，我也有黑薔薇之棘可以反彈致命傷害。」

バリアシールド是一種防禦型魔法，作用是以物理防禦力下降為代價，持續將魔法攻擊無效化。  
雖然聽起來有點用處，但.....我們真的要用命去試嗎？

「通風管道內壁受損。發現埃米爾族滲透的痕跡。」

正當拿不定主意時，地下通道突然開始播放著沒有感情的合成音。  
我們三人立即背靠背站定，警戒著隨時可能出現的敵人。

「嘖，真是敏感的警報系統。明明只是在入口逗留了一下.....」  
即使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露米奈，此時也不再考慮冒險深入了。

「之前來地下通道時，不管鬧得多大，似乎都沒有觸發過警報。」  
我雙手各持刀槍，帶著兩個女孩子緩緩離開通風管道。  
這裡面肯定有著DEM的機密，錯不了。

「噓，我聽到腳步聲。  
雖然只有單體.....但感覺像是上位DEM。」  
洛維詩低聲詠唱，把我們三人都罩在隱形光幕之下。

遠方，一台人型DEM正緩緩接近。  
銀色的及肩長髮，點綴著玫瑰的黑色裙子，如同鋼筒的長靴，無疑是一台DEM - ツヴァイウンギア。

只不過，同類機型都佩帶著眼罩，但她卻露出了鮮紅的雙目。  
多年之前我曾見過此機型參與魔界反抗軍。然而，眼前的這台似乎仍屬於DEM主腦掌控之下。

愈是高級的DEM，外觀就愈接近真正的人類。  
我們三個不禁都吞了吞口水。  
本身這種上位DEM只有在都市攻防戰或者反擊戰時才會緊急出動，平時是見不著的。  
但現在警報震天響，誰知道還會出現什麼？

DEM - ツヴァイウンギア看似沒發現我們，一步步朝通風管道的破口走去。  
我們屏息靜氣，一點聲音都不敢出。

「開始排除工作。」  
就在她經過我們的一刻，耳畔響起了冰一般的冷漠低語。

斧槍橫掃。  
這傢伙肯定從一開始就看見我們了。  
我箭步衝到首當其衝的洛維詩面前，準備用手接住槍柄。



「ソリッドオーラ！」

洛維詩也反應迅速，替我加上了一層護罩。

在護罩保護下，我雙手接住斧槍，使勁往下一扳；DEM的手臂卻紋絲不動。

沒有僵持的空間。我轉而把斧槍往DEM一推，借力轉身彎腰，重重一腳便往身後踢去。

沒有踢中的感覺。在這個距離都能避開嗎？

「デストラクショングレアー！」

聽見洛維詩詠唱的魔法，我連忙解下腰間的一枚手榴彈，隨後往前一撲。

從天砸下的光球與手榴彈一同爆發。我一個打滾，雙手支地，回到了己方陣營。

「得手了嗎？」

「怎麼可能那麼簡單！給我們所有人上物質（ソリッドオーラ）！」

洛維詩的自語被露米奈一喝打斷。

地下通道各處接連冒出鋒刃般的藤蔓，把管道切削得不成樣子。

露米奈緊盯著DEM本來所在的位置，並從身後一條藤蔓處接過另一把タルタロス。

「.....妳是狂戰士呢，還是農夫？」

我朝雙持單手斧的她問道。

「有差嗎？解決問題的方式都一樣吧。」

露米奈在黑薔薇之棘和物質的庇護下，朝煙霧中突進。

斧槍從煙霧中赫然刺出。

露米奈仗著物質，絲毫不加在意，雙斧狠命劈下。

唰的一下，鋒刃劃開了DEM毫無表情的臉。

「怎麼.....？」

這是全息誘餌！她想偷襲！」

露米奈轉頭朝我們大聲示警。

「上位DEM居然也會用這種小把戲.....」

洛維詩訝異之中，絲毫沒有發現在她背後顯露身影的DEM，以及她手上正在高速旋轉的槍斧。

「在妳背後！小心！」

我接連開出兩槍，但臉部中彈的DEM絲毫未受阻礙。

洛維詩想要詠唱緊急傳送，但槍斧眨眼間便撕碎了她身上的多重物質，且兀自高速轉動。

「休想！」

一條藤蔓從地下鑽出，意圖扯住DEM的手臂。

DEM把槍斧往後一拉避開了藤蔓纏繞，隨後槍柄往前一推，擊倒了洛維詩。

我們想要上前援救，但DEM藉著斧槍旋轉的勢頭，順勢就把斧槍投向露米奈。

「呀啊！」

露米奈未能躲開，物質層層破裂，接著就被斧槍帶著撞在了牆壁上。

DEM舉起右手，試圖召回斧槍，卻遲遲未有回應。

「……？」

「就是現在！剎那！」

露米奈死死抱著已經停止旋轉的斧槍，朝我喊道。

剎那。刺客系技能的終點，我曾經掌握的殺招。  
面前的DEM手無寸鐵，我們三人的性命就在此舉。  
我盯著DEM血紅的瞳孔，右手持刀後傾，左腳踏地。

這一招說來簡單，就是在瞬息間箭步突刺敵人守備最弱的要害而已。  
但不論是看穿弱點，快步衝前還是突刺要害都考驗著一名刺客多年打下的基本功。  
已經不是考慮我還能不能用出來的問題了，而是非用出來不可。  
我的目光如同手上的刀一樣鋒利，直指DEM頭部內的中樞系統。

忽然，DEM右手後傾，左腳踏地，擺出了跟我一樣的姿勢。  
她的腕部冒出了刀刃。  
——我居然會單憑她手上沒有武器，而以為一台戰鬥用的機械人手無寸鐵，真是大錯特錯。  
但已經無法回頭了，現在無非就是比誰更快。

「ソニックブレイカー。」

「剎那！」

我以一副肉身，擋在了DEM噴射加速的臂刃面前。  
獵刀與鋒刃接觸的地方在一瞬間支離破碎。  
幸好我的一擊也讓她臂刃的軌跡偏了一點點，不然整條右臂都會跟獵刀一樣粉碎。

即使如此，我依然只能單膝跪地，一時間站不起來。  
DEM走到了露米奈身邊，輕易奪過了牠死命抱著的斧槍。

「想法不錯。但憑這個實力入侵阿高普路斯核心區，就不會像今天一樣幸運了。  
我三番四次向冒險者行會強調核心區是DEM主腦不容染指的區域，想不到還是有人沒聽進去。」

正當我們準備迎接死神時，DEM忽然用著人類的聲調和語氣說起話來。

「妳……是擁有心的上位DEM？」  
已經醒來的洛維詩訝異地問道。

「上位DEM都擁有心。妳該問的是，我是屬於已經叛逃的上位DEM呢，還是還沒叛逃的上位DEM。」  
在她收起斧槍的同時，響徹四周的警報也解除了。

「……妳既然連冒險者行會都去過了，這恐怕沒必要問。  
而且妳已經覺醒了自己的心，那DEM主腦還能容得下妳嗎？」  
露米奈扶著牆壁艱難地站了起來。

「這就是我想要跟你們說明的。  
如果主腦容不下擁有心的DEM，那為什麼還要製造他？  
事實上，上位DEM從設計之初就注定了總有一天會叛逃到人類一側。不過，我至今仍然沒有跟DEM主伺服器斷開連接，所以我才能收到有三個不長眼的冒險者侵入下城區的警報。」

回想起來，這位DEM並不是在地下通道深處出現；而更像是跟我們一樣從軍艦島地下走過來的。

「請問.....妳說的主腦，是DEM龍嗎？」  
洛維詩問道。

「那個對DEM事務一問三不知的DEM龍？  
她除了自己那兩個新世代DEM和打架之外什麼都不會管。說不定我都比她更清楚DEM的內情呢。」  
DEM聳了聳肩，笑著回答。

「所以.....搞了半天，妳就是想特地過來打我們一頓讓我們長點教訓，是這樣嗎？」  
我惋惜地摸著手上陪伴我多年，現在僅剩一個刀柄的獵刀。

「喔，所以你是想現在被我教訓一頓之後乖乖離開呢，還是等惹毛了主腦之後跟一擁而上的上位DEM講道理？  
你要是真想試試，現在儘管進去沒關係啊。我不再攔你。」  
DEM指著毫無遮蔽的通風管道說道。

「所以，阿高普路斯核心區是由上位DEM負責把守的對吧？  
那麼，妳作為上位DEM，知道裡面有什麼嗎？是不是就是攻防戰中時常出勤的浮空要塞？」  
剛剛恢復過來的露米奈馬上又對浮空要塞動念頭了。

「.....很遺憾，上位DEM在覺醒前無法保留長久的記憶。  
這似乎是因為每次任務完成，回到核心區的時候記憶元件都會被重置的緣故。  
不論怎麼搜索，從出廠到最後一次出勤前的記憶都無法尋回。

但是.....脫離DEM陣營之後，記憶就不會再被重置。  
我仍清楚記得，執行最終任務的那天，我的確是從浮空要塞上降落到西軍本部的。  
在教官的命令下，我被要求單獨奪下西軍本部的旗幟。除此之外再沒有任何其他指令。  
我奮戰至機件過熱，並最終憑著自己的意志與DEM陣營劃清界線。  
所以很抱歉，我也不知道阿高普路斯核心區裡到底有什麼。」

看來DEM的謎團，連生來就是DEM的她都無法破解。

「妳曾經說過，上位DEM終有一天會叛逃的對吧。  
妳有在人界或者魔界，見到過比妳位階更高的DEM嗎？比如說妳的教官？」  
不過，既然DEM內部有著上下級之分，那更高權限的DEM有可能了解更多內情。

「說來奇怪，我幫助過無數DEM脫逃；但從來沒有一個教官型DEM選擇離開DEM陣營。  
更奇怪的是，我的教官似乎遠在我覺醒之前就擁有心的樣子。  
當年他下命令的時候，似乎就知道我不會再回來；還說他手下已經放跑過好幾十名上位DEM。」

一直到現在，我都想跟我的教官再次見面，問問他究竟真相是什麼。」  
DEM沉吟著說道。

「其實，真相不就近在咫尺嗎？  
跟我一起侵入阿高普路斯核心區，把你的教官揪出來不就好了。」  
露米奈似乎一點教訓都沒學到，又在拉著別人深入虎穴。

「.....這個提案不錯，不過我還想多活幾年。  
要是哪一天，你們能跟發揮全力的我打個平手的時候，我也許會同意妳的邀請。」  
DEM半是諷刺，半是期待地回道。  
見我們無言以對，她也不再逗留，朝軍艦島的方向遠去。

「我看，今天的探索就到此為止吧。  
大家都累了，而且重要的零件都搜集夠了吧。」  
我扛起放在地上的大包零件說道。

「.....嗯。抱歉，我讓大家陷入危機了。  
在得到能夠保護大家的力量之前，我不會再拉著你們去犯險。  
飛空城完成後，我不會虧待大家的。」

露米奈堅定地說道。  
看來，她也沒有一點都沒在反省嘛。

## 第五章——ディメンション海底洞窟

自從在魔界回來之後，露米奈的果園就一直處於閉園狀態。  
這也可以理解。果園的空地堆滿了低位DEM的人頭，遠看就像是在用活人堆肥。

露米奈似乎真的打算憑我們幾個人來組裝飛空城。  
有時候來果園進貨的時候，露米奈還會叫我過來幫忙。  
因此，為咖啡館進貨的任務就一併交給了我。

這天起床，難得沒有看到澤妮亞。  
平時她總是站在門廊，一臉不爽地盯著我一言不發。  
我跑遍了咖啡館內外都沒有找到她。無奈，只得先行前往果園進貨。

今天露米奈那邊沒有什麼要幫忙的。  
我從一台活動木偶那邊接過了今天份的鮮果，隨即原路返回。

剛回到咖啡館，馬上就看到了澤妮亞和洛維詩。  
澤妮亞今天雖然還是半眯著眼，一副我怎麼還不認錯的模樣；但感覺好像沒之前那麼生氣了。  
有趣的是，洛維詩今天也穿上了咖啡館的女僕裝。

「今天是妳們一起負責前台嗎？」  
我湊了過去問道。

「不，只有我喔。  
雖然已經演習了好多次，但要獨力經營一家店還是有點緊張呢。」  
洛維詩以略微生硬的笑容回答。

「.....那妳呢？不在旁邊看著，不怕會出問題嗎？」  
我轉而朝澤妮亞問道。

「.....我早上去了一趟冒險者行會和商人公會，登記了當冒險者。  
今天我也要去冒險一下，看看冒險生活究竟有什麼有趣的。」  
澤妮亞故意別過了臉。

「.....真是異想天開。  
冒險生活真要有什麼有趣的，我們幾個也就不會退休了。」  
我聳了聳肩。

「是嗎？那你們幾個最近不是玩得挺開心嗎？  
本來我把我的朋友推介紹給你是為了改善業務，現在倒好，變成三個人一起荒廢本業。  
那我也不要乖乖待在這兒，我們就輪班工作好了。」  
澤妮亞斜眼盯著我。

「那也好。既然如此，我們今天就一起出去玩吧。」  
讓她們兩個交換一下職責，試試不熟悉的事物也是好事。  
今天是工作天，客人不多，而且洛維詩最近也有幫忙打雜，應該問題不大。

「咦.....你是說，要跟我一起出門嗎？  
不，不過，我跟你經驗差那麼遠.....」  
澤妮亞突然臉色大變，語氣慌張，剛才的抱怨和不滿彷彿從未存在。

「新人總是有走不完的歪路的。  
我帶一帶妳，少踩點坑，也免得妳一個人冒險吃虧。  
商人系前期打起架來可佔不到什麼便宜。」

我朝澤妮亞伸出了手，卻沒有任何回應。

「那.....那我再找上露米奈一起去。  
她也是生產系，應該.....多半能給我們一些建議.....」  
澤妮亞開始語無倫次起來。

「她現在忙著擺弄DEM們的屍體呢。  
就我，和妳。我憑依在妳身上。」

我不再嚙嚙，直接附身在澤妮亞胸前的掛飾上。

\* \* \*

「.....實話實說，我除了東國和阿高普路斯之外哪兒都沒去過。  
離開東國的那一次還是坐飛空庭來的。  
你得給我指路，不然我哪裡都不懂去。」  
澤妮亞紅著臉說道。  
沒出過門就沒出過門，用得著那麼害羞嗎？

「就這樣朝南部平原的大道往南走。  
目的地是步伐沙漠（ステップ砂漠）的無限迴廊。順利的話，一個上午就能轉職為二次職業。」

曾經有前輩跟我說過，新冒險者還是走自己的路比較好，不要拔苗助長。  
但想到一個商人系冒險者要怎麼靠自己在南部地牢歷練到光之塔以至次元地牢我就頭皮發麻。倒不如  
早早助她渡過這段過渡期更好。

一路走到步伐沙漠，沿路的野狗漸漸多了起來。  
牠們呼朋喚友，尾隨在我們身後。

「.....好像有愈來愈多朋友給我們送行了。沒關係嗎？」  
澤妮亞惴惴不安地問道。

「沒關係的。  
牠們被老練冒險者驅趕慣了，難得看到一個甜美可口的新手，覺得肚子餓了再也正常不過。」  
我淡定地回應。

「這不是很有關係嗎！！」  
澤妮亞嚇得花容失色，拔足狂奔。

「無限回廊在我們的西南方。加油。」  
身後的野狗們嗅到了恐懼的味道，不再顧忌，成群結隊地追了上來。  
被狗群引來的還有步伐沙漠的名產，會追人的紅色海葵。  
就跟更南方的熱帶飛魚一樣，南國人對這些生物和諧相處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

\* \* \*

澤妮亞連滾帶爬地跑到無限迴廊的入口，眼見還差一步，卻在最後一刻絆倒在地。  
我嘆了嘆氣，解除憑依，轉身右足連踢，每一腳都正中一頭狗的鼻子。  
野狗們見勢不妙，便夾著尾巴溜得不見蹤影。  
我再掏出手槍朝海葵們一陣掃射，很快它們也不再蠕動了。

「四十一樓，謝謝。」  
我輕輕抱起澤妮亞，朝目睹一切但完全無動於衷的門衛說道。

「先生，請出示證明以乘搭電梯。  
請問您有其他隨行者嗎？」  
無限迴廊往四十一樓的電梯只開放給突破了四十樓的冒險者，門衛需要檢查證明才能放人過去。

「沒有，就我一人。」  
我亮出證明，抱著澤妮亞走了過去。

「祝您冒險愉快。」  
門衛站在他的崗位上，毫無感情地看著遠方。

「怎麼了？嚇到說不出話了嗎？  
別怪我啊，每個冒險者都要習慣被莫名其妙的東西追幾條街的。」  
電梯門緩緩打開，我跨過門檻，輕輕把澤妮亞放下。  
剛才抱起她之後便不說話了，該不會在生氣吧？

「沒.....沒有。  
我.....我只是在想，那個警衛是瞎了嗎？  
既看不到我，也看不到追過來的魔物。」  
澤妮亞抬頭看了我一眼，馬上便低下了頭，好像不想跟我有眼神接觸。

「他看得見。只是不關他的事而已。  
既沒人監督他，把冒險者攔下也沒有獎勵；但跟冒險者弄出什麼糾紛，這眼前虧他就吃定了。  
敢來無限回廊中層的新手，基本上必定有個老手帶著。」

澤妮亞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拍了拍身上的沙土，還掏出鏡子整理了一下儀容。  
不知道她那麼講究幹嘛，反正馬上又要髒起來了。

\* \* \*

「你真的.....非要憑依在我這兒不可嗎？」  
在掃蕩魔物的時候，澤妮亞突然懾懦著說道。

「對。憑依者能在被憑依者的體內控制身體使自己的技能。  
雖然不會習得憑依者的招式，但這些應對魔物的經驗能讓你快速成長。」  
我操作著澤妮亞的手臂，架開一隻紅色魔手的抓擊，隨後一腳將其踢到橋下。

「不.....我不是說這個.....  
就是，那個，能不能選擇憑依胸口以外的位置？  
你每次說話.....感覺胸口都在抖動.....」  
澤妮亞臉紅耳赤的樣子跟她俐落的動作一點都不相襯。

「不可以。憑依在左右手或者身體的話，很容易會因為遭受猛烈攻擊而導致憑依解除。  
胸口是最不容易受到攻擊的地方，因此冒險者們大多選擇憑依在胸口。」  
我語重心長地解釋道。

「那.....那好吧。  
要是你隨使用我的身體做什麼奇怪的事的話，我馬上摔你下來喔。」

.....要是我真想做什麼奇怪的事，難道解除憑依她就能反抗了嗎？

\* \* \*

在面對某隻魔物的時候，我刻意沒有控制澤妮亞的身體。  
然後她身一側躲開了攻擊，迴身一腳就把魔物踢倒。  
雖然動作算不上很流暢，但該會的基本上也會了。

「時候也差不多了，回去轉職吧。」  
我解除憑依，收拾了一下在迴廊中收集的材料和石板。

回程期間，我走在前面，驅趕著步伐沙漠的野狗和海葵。  
我回頭一看，只見澤妮亞看著我的臉，像是想說什麼的樣子。

「怎麼了？」  
「只是在想，能看見熟悉的臉真好。  
.....一個人在陌生的環境戰鬥的感覺，很可怕啊。」

可是.....不經歷一下這種事，沒法成為你們的一員吧？」  
她微笑著說道。

\* \* \*

「妳好，我想要申請轉職為二次職業。」  
回到商人公會，澤妮亞朝櫃檯後的接待員說道。

「轉職.....？」  
恕我冒昧，女士.....妳不是今天早上才登記成為冒險者的嗎？」  
接待員不解地問道。



「我作擔保。這是我的冒險者證照。」

如今在憑依的輔助下，新冒險者靠著老手迅速成長的事例很常見。  
接待員見狀也沒說什麼，便接納了澤妮亞的申請。

在她聽取說明的時候，我乘機變賣了在迴廊搜集回來的東西。  
回到商人公會，澤妮亞已經轉職完畢，手裡拿著幾張撲克牌。

「.....這種東西真的能成為冒險者的武器嗎？」

她皺著眉，用指尖戳著手中的撲克。

商人系的二次職業是貿易商和賭徒。聽起來像是不務正業的投機者，但實際上也只不過是武器比較特殊的冒險者而已。

「當然可以.....吧。」

電影都是這麼演的。」

我取過一張撲克牌，以投擲飛鏢的感覺隨手一丟，紙牌直嵌在射手公會的練習靶上。

\* \* \*

次日，我們再次出發前往無限迴廊。  
洛維詩昨天幹得不錯，已經可以放心把店交給她了。

在路上，又撞上了一群野狗。

澤妮亞咽了咽口水，伸手探袋，隨即手腕一揚。

四張撲克牌有三張打在了狗鼻子上，剩下一張雖然沒正中目標，但也把野狗打得踉蹌摔倒。  
看著四散的狗群，澤妮亞不禁露出了欣喜的神色。

「吶。你說，將來我在團隊裡的位置是什麼？」

澤妮亞滿是期待地問道。

「商人系的定位一般是輔助，但也要做好參與近距離戰鬥的準備。

商人系主要的工作分別是定位敵人的弱點，給敵人施加不利效果，以及.....用信貸額度壓人。」

我根據記憶中合作過的商人系冒險者的戰術回答。

「.....也就是用錢壓人？」

那咖啡館的營運怎麼辦啊？」

澤妮亞臉有難色。

「不不，是用「信貸額度」壓人。

只要妳金庫夠大，展示出充足的借貸和還款能力就夠了，不需要把白花花銀子丟向魔物。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信用額能用於戰鬥，也許是某種商人才懂的魔法吧。」

別說她聽得一臉疑惑，連我也是半懂不懂。

「總之，戰鬥的事妳可以慢慢再學。

商人最重要的還是輔助。商人系可是刺客的絕配喔。」

刺客系的特點就是隨著擊倒的魔物愈多，腎上腺素飆得就愈快；打起來也就更狠。而商人系召喚的老虎機也有著讓人急速分泌腎上腺素的效果。

「隊裡的刺客.....不就是你嗎？！  
這個.....現在說我們是絕配什麼的.....還太早了吧.....？」  
澤妮亞害羞但又不無雀躍地說道。

她說得也是。現在只不過剛轉職成二次職業，要開老虎機還早著呢。

\* \* \*

今天的目的地是無限迴廊第六十八層。  
這次雖然還是我以憑依狀態主導戰鬥，但需要操心的場合明顯比之前少了。

「真沒想到，頂著貿易商的名號，但日常生活卻是這個畫風。  
昨天登記成商人之前啊，我本來還在想，現在應該在打聽期貨，佈置石像什麼的。」

老實說，澤妮亞的想法也沒錯。大部分商人的日常確實是在拿著手提包進出上下城區，對冒險者們銷售各種道具。

「.....那，妳會失望嗎？  
抱歉啊，我們可是要跟露米奈一起行動的。要是實力不足，跟著她多少條命都不夠死。」

澤妮亞聞言笑出了聲，剛甩出去的卡牌錯過了魔物的要害。

「小心！」  
「還沒完呢！」

澤妮亞手腕憑空一拉，本以為失去準頭的卡牌在空中劃出了一道弧線，直刺進魔物的背上。魔物揮舞著的爪子慢慢遲緩了下來，腳步東倒西歪，最終睡倒在地。

「.....漂亮。」

我朝拾回卡片的澤妮亞吹了口口哨。

「這可是我精製的，能隨機附上異常狀態的魔法卡片喔。  
只要閉眼抽取，卡上的特殊能力就會生效，是屬於賭徒的魔法。  
因為卡片珍貴，我還特地練習了回收卡片的技巧，想不到也能用於背刺。」

她可真夠努力的。  
不，她從當冒險者之前就是個很努力的人。

「話又說回來，我當年在咖啡館接待冒險者的時候，無限迴廊似乎不是個熱門的修練場所。以前大家都是去什麼不死皇城（アンデッド城），光之塔，鯨魚岩（クジラ岩）之類的。你以前去過嗎？」  
澤妮亞好奇地問道。

「.....有啊。都是些令人懷念的地方。  
以後我也帶妳去看看好了。」

畢竟，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人，才是冒險者應該做的。  
變強只是為了能去更多的地方而已。但一輩子窩在這種空曠重複的迷宮，並沒法看見生活中的美好。  
最後多半就只會跟我一樣，覺得沒什麼意思之後草草退休算了。」

我嘆了口氣。  
回想起來，要不是澤妮亞推薦的委託，我說不定還在下城區混日子。

「.....喔，我看你倒是邂逅了許多美好的女孩子。  
也難怪你不再天天嚷著冒險有多無聊了，原來是因為發現了「生活中的美好」啊。」

我也真想知道，那個魔法師女孩是為了什麼才願意不收工資來做咖啡館義工的。」  
澤妮亞意有所指地笑著，打在魔物身上的攻擊也莫名凌厲了起來。

「.....人家不缺錢，只是想要個一展才藝的地方。  
只要我們辦好咖啡館和飛空城，讓每個人都看到她的畫，她也就心滿意足了。」

其實我還答應了給她做一套屬性卡片才拉入伙的，不過這種事也就不必特地去提了。

「嘿嘿。就算事實如此，你也想想人家為什麼會相信你啊。  
咖啡館人流半死不活，飛空城甚至影子都沒見著呢，人家就願意給你做白工了。  
你說沒有什麼別的內情，我是不信的。」

.....好敏銳的直覺。看來屬性卡的事要提醒洛維詩對她保密了。  
在我尋思該用什麼藉口蒙混過去時，一頭黑毛花豬在遠處快步經過。

「啊，在冒險者的野外生活裡，狩獵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一般而言，外觀愈接近地表常見生物，就愈有一試的價值。  
偶爾能發現預想以外的美味哦。」  
這頭豬膘肥肉壯，看起來久經鍛鍊。  
我已經能想像它在餐桌上的樣子了。

「.....該不會，你上次帶回來的奇怪牛肉就是在無限迴廊取得的吧？  
難怪我們都拉了一晚上肚子。」  
澤妮亞倒是興致缺缺，不過還是朝著野豬蹤跡跟了過去。

「上次只不過是烹調時沒有放進解毒果實一起煮而已。  
要在野外生存，胃袋也是需要鍛鍊的喔。」

野豬棲息在一處藤蔓叢生的角落。  
澤妮亞扣住一張鐵製卡牌，手指輕彈，鋒利的鋼片便插在了野豬背上。

這頭豬表皮粗糙，又沒打中要害，這一下除了激怒它之外並沒有什麼效果。  
澤妮亞一振衣袖，把袖中大量卡片接連射出。  
她的撲克牌主要分四種。分別是鋒利迅速的方塊，堅硬有力的紅心，軌跡多變的梅花和來去自如的黑

桃。

但卡片翻飛，五十四張牌即將打完了，還沒有造成決定性的傷害。

野豬不管插在身上的眾多撲克牌，一頭朝著敵人猛撞過去。

澤妮亞指間夾著最後一張卡牌，寸步不移。

「Enigma ( エニグマ ) !」

兩張卡牌同時閃著紅光。

那分別是澤妮亞剛剛投出的單色鬼牌——以及一開始就刺入了野豬後背的彩色鬼牌。

\* \* \*

「妳可真敢賭啊。」

我一邊啃著烤豬腿，一邊對澤妮亞說道。

澤妮亞把最初跟最後的鬼牌同時使用時，就會發動不可預知的魔法。

幾乎就在卡牌命中的瞬間，大量的液態氮立馬就把野豬做成了冰雕。

於是我們也免去了生擒的麻煩，直接捆起拖回咖啡館去了。

但要是運氣不好，凍成冰雕的可能就是她了。

「像我這種貧寒女子，什麼時候不在賭博？

離開家鄉，接手生意，擴充業務，從來就沒有安分過。

啊對，還有把性命吊在鋼絲上，跟早就退休的冒險者跑到千百米深的地底跟魔物玩撲克牌。」

說到這兒，她也不禁掩嘴輕笑。

「再說.....真要出什麼事了，你也在旁邊不是嗎？

要不是你，我可不敢賭那麼大啊。」

澤妮亞舉起玻璃杯，紅著臉向我示意。

我倆碰了碰杯，然後同時把她的自調飲料一飲而盡。

嗯，感覺有酒精成份，難怪她喝得臉都醺紅了。

「那明天就來玩更大的吧。

明天我們去次元海底洞窟。過了這關，妳就是一個獨當一面的冒險者了。

到時候，有賺頭的委託和副業就會開始向妳招手。」

最近為了盡快籌夠錢，我每次報酬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費，其他一分不留，都存進咖啡館的戶口去了。

為了節省，我甚至退租了本來的住所，帶了個地鋪就住進咖啡館裡。

她也跟我差不多。所以店裡打烊之後，我們經常就在這兒點根蠟燭共進晚餐。

「不過，明天所有要打交道的事都交給我。

如果妳不想被抓進水牢的話。」

\* \* \*

「啊，沒看過的人類！

再踏前一步的話，我們可不客氣！」

剛踏出通天塔的升降機門，就看見了兩條磨拳擦掌的人魚。  
這兒是塔尼亞世界，也就是其他種族俗稱的天界。  
這個世界的主要種族塔尼亞族不太熱衷於跟其他世界交流。因此，對世界之間的門戶——通天塔幾乎完全忽視。  
這通天塔之島上，別說人界和魔界都有的定期飛空庭往來，甚至連船隻都沒有。

於是，這兒就被一群人魚——來自飄流水鄉（ウォーターレイアー島）的原住民——佔據了，專門敲外來者的竹槓。

「還不打算回去嗎？我們——」

我不理人魚們的警告，倒持手槍，一槍柄就敲在一條人魚的腦袋上。  
另一頭人魚沒想到我會直接動手，想要詠唱魔法，卻被我扼住脖子按到牆上。

「人魚的眼淚。我們想去海底洞窟。」

「什……什麼？」

見她裝傻，我解開了手槍的安全鎖，槍口抵在她的腦門上。

「妳現在不哭也不要緊。待會我把妳們的血肉模糊的頭丟進人魚洞窟時，妳總有幾個族人會哭的。」  
我面無表情地說道。

\* \* \*

「……你啊，是不是太過分了？」  
澤妮亞皺著眉問道。

「沒辦法，她們除了錢包嗶啞作響的聲音，什麼都不聽……至少大部分人魚如此。  
要是我不這樣做，現在我們就會被關進漂流水鄉的水牢裡了。  
當年我就被關過一次。要不是有其他人魚囚犯的幫助，現在命在不在還不知道呢。」

沒有人魚的眼淚，就沒法在水中呼吸。  
我們喝下剛才看守人魚嚇出來的淚水，進入了次元海底洞窟。

次元海底洞窟向來被視為新手冒險者的畢業試煉場。  
這兒的魔物不喜群居，而且大多非肉食性，死亡風險很低。  
再加上戰場在水底，能讓新手切身體會到屬性攻擊的重要性。

但即使有眾多有利條件，魔物的強度可不是開玩笑的。哪怕是老練冒險者，稍一不慎都可能栽在牠們手上。

「這……這海龜搞什麼鬼嘛！  
跟之前的魔物完全不是一個等級的！」  
在溫暖的水流中，澤妮亞正在跟一頭小山一樣大的海龜對峙。  
火屬性的撲克牌一張張都命中了目標，但僅僅是稍微遲緩了海龜的腳步。  
相反牠只要一跺腳，龐大的水流一下子就能沖走澤妮亞。

「所以才算是考驗啊。  
地震要來囉，被捲入的話立馬就會出局哦。」

即使我事先提醒，走避不及的澤妮亞依然被捲進了地震形成的漩渦。  
這招前兆明顯，但不慎被擊中的話就算是老練冒險者也得掉層皮。  
為免澤妮亞受傷，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把她從漩渦拉出。

性格溫馴的海龜見我們已經沒有了再戰的意思，便自顧自回去睡覺去了。  
我向牠揮手示意，然後抱著澤妮亞離開了洞窟。

\* \* \*

接下來的幾天都在重複同樣的過程，真是辛苦了澤妮亞和海龜們了。  
期間澤妮亞想要欺負旁邊的海馬泄憤，不料卻差點被一叉子戳爆屁眼。

幾天過去，我們兩人泡水泡得像是兩具浮屍。  
再泡下去就漲了。我拉走了還想再打的澤妮亞，在外面的飄流水鄉立了個野營。

「那邊.....是天界的奧克魯尼亞大陸嗎？」  
在溫暖的營火旁，澤妮亞指著遠處的陸地問道。

「是啊。那兒的樹林裡有肉質鮮美的小豬，還有優美的自然環境。」  
因為與DEM完全隔絕，也沒有經歷資源戰爭的緣故，塔妮亞界的地貌幾乎沒有受到污染。  
包括這飄流水鄉在內，海水清可見底，到處都是翠綠繁茂的參天巨樹。

「.....真好啊。感覺，就像帕斯特市的家鄉一樣。  
不知道這邊的東國境內如何。我們以後也會到那兒去嗎？」  
澤妮亞挽著我的手，期待的意思呼之欲出。  
看來久戰不利的不快已經一掃而空了。

「有件事情我一直沒有問你。  
你明明也是喜歡這些景色的人，當初怎麼就選擇退休了呢？」  
澤妮亞看著遠方的雲霞，倚了過來。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她的女僕服下透出微微香氣。

「.....大概是因為我不知不覺間忘了這些景色了吧。  
以前我雖然也算是一線冒險者，但比同行差得遠了。  
於是我加緊訓練，打造武器，想要變得更強，挑戰更險惡的環境。

在被別人裹挾著前進中，我漸漸就變成了別人。  
在忙著訓練和攫取寶物的時候，我好像忘記了自己為什麼要去冒險。  
一開始是為了抓緊時間，不再接取那些幫助人的委託；後來則是連舉手之勞都不願意做了。

即使如此，我也沒有變得更強。  
裝備在強化時不小心鏗爛了，身體也逐漸厭倦了次元神托風穴一成不變的光景。  
正巧當時次元鯨魚帶來的騷亂剛剛結束，就把這個視為體面的退場了。

當時，我真的想不起來曾經看過的風景。

要不是帶著澤妮亞，我也許不會想到要來飄流水鄉，光之塔這些對現在的我已經沒有用處的地方。當自己對冒險者的本質都如此冷漠的時候，怎麼能不想到退休呢？

「如今，我只希望能幫助妳們到底，然後永遠不要遺忘看過的景色和幫助過的人。」

其實，露米奈也有點我以前的影子。

但她現在正是幹勁滿滿的時候，這些話她一時也聽不進去吧。

「.....那我也不會忘記的。

下城咖啡館以及那些我遇到的人，也是我珍貴的回憶。

走吧。你那魔法畫家當了好幾天店員，是時候讓她放個假了。」

但澤妮亞似乎已經明白了我的話，收拾起行李準備回家。

海底洞窟畢竟不會跑掉，但記憶遺失了，可就不容易找回來了。

## 第六章——トラージ・ディコーヤ反攻戰

在回到下城區之後，我們三人一直專注於咖啡館的運作。  
除了我依然需要偶爾接委託和搬運鮮果之外，澤妮亞和洛維詩都沒怎麼出外冒險了。  
雖然澤妮亞卡在了三轉前夕，但變強是次要的，湊夠錢接手咖啡館和後續經營才是她的夢想。  
按她的話說，就是「鍛鍊什麼時候都能去，但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已經有的東西」。

靠著新產品，兩個美少女店員和促銷活動，咖啡館的人流開始多了起來。  
要是每天都這樣順利就好了。  
在下午的悠閒時光，我倚著椅子伸了伸懶腰——

「下，下城區被DEM戰爭機器入侵啦——！！」

門外傳來這樣的喊叫。  
我躺回椅上，繼續品嚐茶點。  
先不說遺留在埃米爾界的DEM基本都是舊型，在這匯聚了三界精英冒險者的阿高普路斯，哪怕是新銳上位DEM也殺不進來。  
所以，當是茶餘飯後的惡作劇就好——

「要闖進下城咖啡館啦！」

——但這就有點過分了。  
我提起掃帚，準備攆走鬧事者。  
甫開門，就看見大概有一層樓高的鋼鐵巨獸正橫衝直撞。  
自適應履帶在石磚路上輾出焦黑的烙印，先進的冷融合引擎冒著藍白的光芒。  
而這科技的結晶馬上就要駛到我臉上了。

巨獸兀然停定，如此龐大的動能使地面都為之一抖。  
此時，巨獸頂部的蓋子自行打開，一名少女爬了出來。

「嗨。  
雖然當了你們那麼久的供貨商，但真正拜訪還是第一次呢。」

露米奈像是鄰家女孩來串門似的笑道。

「.....這是幹啥？」  
「啊，試試我剛組好的耕耘機。上次採集的零部件有多，就順便造了點便利的小道具。」

露米奈自豪地拍了拍鋼鐵巨獸。

「.....妳的耕耘機上怎麼會有炮塔？」  
「哎，它本來是台DEM坦克嘛。  
反正阿高普路斯人什麼妖魔鬼怪沒見過？  
我說那是我的騎寵，門衛就放我過去了。」

我看門衛不放妳過去的話就被碾過去了吧。



「.....這樣會對我們的生意造成影響的。」

「我知道啊。我就是怕你們選址太偏僻，所以給遊客做個導航。你看，現在每個從東橋進來的人都知道要怎麼走了。」

露米奈指著地上的履帶痕跡說道。

.....看來要跟這場騷動撇清關係已經不可能了。

眼見圍觀群眾已開始交頭接耳，我只得把露米奈請進咖啡館裡。

「好久不見。聽說妳也當上冒險者了。」

露米奈向聞訊跑來的澤妮亞打起招呼。

「.....當初我聽說妳被勸離東國的時候，我曾經大惑不解。

現在我大致猜得出原因了。」

澤妮亞臉上掛著僵硬的微笑，跟露米奈擁抱了一下。

「不要模仿那些鄉下老頑固的語氣嘛。我們自小就是互相支持的好朋友，不是嗎？

今天我可是帶著好委託特地過來的。」

剛才妳不是說是來給我們宣傳的嗎。

「這次是拔埃米爾龍的牙還是在次元鯨魚嘴裡搶吃的？

反正一定是安全又簡單的委託，對吧。」

我又起雙手說道。

「.....人家有認真反省過了啦。

之前說過了，在得到保護大家的力量之前，我不會拉你們去犯險。

這就是我的成果。你看，這台坦.....耕耘機是我特別設計的，已經做過撞擊和墜落測試了，裡面對憑依者是絕對安全的。它的安全系數.....」

剛才妳說漏嘴了吧。

「.....行了行了，相信妳就是了。

那，我們要去哪？」

我連連擺手，阻止露米奈說下去。

「魔界西軍本部。我們要去參加攻防戰。

這是入手道米尼鋼的絕好機會。要是戰果優秀，也許還能得到DEM兵工廠殘留的新型裝備。」

露米奈的眼睛正在閃閃發光。

果然沒好事。當年差點被DEM空降部隊壓扁的記憶在眼前閃過。

不過，以反抗軍如今的戰力，要是緊緊跟著大部隊走，擔當二線支援角色，應該也不至於那麼危險。至少比我想像中的情景要安全多了。

「.....好吧。

不准深入敵陣，比如鐵火山發電廠之類的地方；那我就陪妳。」

哪怕我們拒絕了，她也會一個人去吧。  
要是這樣，我也放不下心。  
與其在家裡待著等她的消息，還不如跟著她參戰算了。

「在說攻防戰的事情嗎？」  
我也想去。我有很多罕見的DEM想要畫下來呢。  
正好也想試試現在的實力。」  
在門面間得發慌的洛維詩也參與了對話。

現在因為進貨和工資都不用付錢的關係，咖啡館每筆營收基本都能劃進淨利潤。因此，咖啡館如今沒有賺不賺的問題，只有賺多少的問題。

可是洛維詩和露米奈雖然不收工資和貨款，但她們的人情總是要還的。  
就像是現在我們要陪露米奈去攻防來還人情一樣，我花了之前在無限迴廊鍛鍊時搜集的材料錢給她做了一套基礎屬性卡。  
雖然還到不了一線水平，但洛維詩的輸出短板應該也有所補強了。帶她去攻防戰測試一下也不壞。

「這個.....我也能去嗎？」  
澤妮亞的發言把我們三個老練冒險者嚇了一跳。

「可是.....妳還沒三轉不是嗎？」  
參與攻防可能有點危險啊。」  
洛維詩勸說道。

「不是說只會跟著大隊支援二線戰場嗎？」  
這樣三轉後期也能派上用場吧。我很擅長干擾敵人喔。」  
這下洛維詩也沒什麼話反駁了，只得側頭看著我們。

「攻防戰哪怕對我們來說也是有風險的。  
即使在二線戰場，DEM的陷阱和空降部隊也是無處不在的威脅。  
等妳能跟上我們時再帶妳去，好嗎？」  
露米奈溫和而冷靜地解釋道。  
話說妳拉我們進阿高普路斯地下通風管道時怎麼就不管風險了？」

「剛才不是說外面的那台坦克安全系數很高嗎？」  
我待在坦克裡面也沒關係喔。該不會，妳也對自己的作品沒信心吧？」

露米奈臉上一紅，轉頭看我。  
這下只剩我來說服她了嗎。

「那我們全去攻防了，店面怎麼辦？」  
不是說要先辦好咖啡館嗎？」  
我拋出壓軸的殺手鐮。

「如果我以前聽冒險者討論時沒聽錯，攻防戰在每星期的週六展開。  
那時候咖啡館蒼蠅都沒一隻，乾脆提早休息不就好了？」

而且，你不是說要帶我到各種地方見識一下嗎？  
我可是很期待的喔。」  
澤妮亞半是分析半是撒嬌地說道。  
看來是沒辦法了。我們三人對視一眼，嘆了口氣。

「既然如此，那就讓妳來駕駛吧。  
要學會操作這台世上最安全的坦.....耕耘機可不簡單喔。  
現在距離週六還有一天時間；要是達不到我的標準就不准去。知道嗎？」

露米奈挽著澤妮亞的手，登上了外面的鋼鐵巨獸。  
.....這下全下城區都知道本店跟這台坦克有關係了。

洛維詩苦笑著收拾起清潔用具，跟我一起出去處理外面的履帶痕跡。

\* \* \*

週六的午後，只有我跟洛維詩在照顧店面。  
眼見最後一個客人結帳了，我們收拾東西，掛起「本日休息」木牌，前往衝天塔。

那台標誌性的坦克早就在那等候了。

「趕緊進來，我們要預留一點時間趕到魔界軍艦島。」  
露米奈半蹲在炮塔上說道。  
她跳下車，打開了衝天塔升降機的大門，隨即讓出通道。  
我有不好的預感。

「門是不是只能開那麼大？感覺開不進去啊。」  
澤妮亞的聲音以電子音的形式在車載喇叭中傳來。

「.....果然裝甲板放太多了。  
沒關係，衝天塔撐得住的。全速駛進去！」

我就知道沒好事。  
坦克的引擎冒著藍光，履帶快速轉動，底盤邊緣跟衝天塔的表面迸發著危險的火花。  
在令人牙酸的摩擦聲中，坦克總算是開進去了。

「.....這個，要是弄壞了衝天塔的大門，該怎麼辦呢.....？」  
洛維詩向露米奈問道。

「這不就更方便大家出入了嗎？以後就不用按操作面板了吧。」  
露米奈報以陽光燦爛的微笑。  
我已經不想再吐槽什麼了，連忙在有人發現我們之前鑽進乘員室。

說來奇怪，明明這台坦克原本由DEM的初級智能控制，卻在設計之初就有考慮到為內部乘員留下空間，甚至還有一間駕駛室。  
乘員室也許還能說是為了運送其他DEM而設，但駕駛室就實在難以解釋用途了。難道是給上位DE

M使用的嗎？

在攝像頭裡，能看到露米奈按下了升降機的操作面板。  
轉眼間，我們就抵達了道米尼界。  
在反抗軍呆然的目光裡，坦克再次跟大門磨得軋軋作響，才終於駛出衝天塔。

忽然想到，我們從衝天塔前往軍艦島都依靠反抗軍的飛空艇。  
現在這台坦克該怎麼辦呢？

「還記得在埃米爾界時的練習吧？  
朝東南方開。聽我的指示轉向。」  
露米奈翻身打開艙蓋，鑽進了乘員室，坐在了我的旁邊。

澤妮亞緊張地操作著各種面板，坦克向著大海緩緩前進。  
在墮下懸崖的前一刻，只見坦克收起履帶，底盤兩側張開氣囊，轉眼間便變成了一架氣墊船。  
在懸浮引擎的輔助下，我們平安地降在了水面上。

面對驚魂未定的我們，露米奈比出了V字手勢。

道米尼界的夕陽如同一道血光，浸染著大海的每個角落。  
哪怕是日正當空的時候，魔界的太陽依然呈現著黯淡不祥的紅黑色彩。  
有人說這是出於DEM對大氣層的干涉.....也有人說，魔界向來如此。

在地平線的另一頭，DEM的浮空要塞已清晰可見。  
每個週六，它總是會從阿高普路斯起飛，前往西方。  
而反抗軍也習慣了在每週的這個時間撤出佔領區，集中力量防守本部。

.....雖然如今反抗軍的力量已今非昔比，但想到多年前撞在DEM空輸突擊部隊手裡的經歷，我仍不寒而慄。

「怎麼，怕了？  
車上有尿布喔。」

我正想問露米奈為什麼會在戰車裡放尿布，但車身突然一抖，剛到口的話便吞了回去。

「西軍本部的城牆太高了，不適合用懸浮引擎爬上去。  
我們走黃金大橋的正門。」  
澤妮亞向我們說道。

「.....等一下。  
妳說，這台是回收改裝而成的原DEM坦克對吧？  
如果我們就這樣駛進西軍本部的話.....」  
洛維詩話音剛落，一發弩炮就打在我們面前十米的地上。  
接著，兩支反抗軍小隊舉著大盾，迅速包圍住了我們左右兩側。

「.....嗯，也許我該在車身上多貼點反抗軍標誌的。  
也罷，DEM裝備在反抗軍裡也不罕見。我出去解釋一下就好。」

露米奈打開艙門，爬了出去。

雖然很快就確認了我們同樣是反抗軍的一員，但他們似乎想檢查一下那台坦克才能放我們通行。回頭一看，DEM浮空要塞已經快到了，距離攻防戰只剩下一小時不到的時間。

「再檢查的話DEM都要騎到我們臉上了！你們真的要在這種時候龜毛下去嗎？！」  
「抱歉，小姐.....可是未經檢查的DEM裝備一律不能通過。讓你們進去沒關係，可是車子.....」

正當我們開始考慮要不要拋下車子步行作戰的時候，一名梳著一頭亮綠短髮，看起來很平易近人的少女走到了我們面前。

「剛才我掃描過車子了，沒有殘餘的人工智能或者自律程序存在。我想這車子是安全的。」  
綠髮少女朝反抗軍隊長說道。

「既然リン女士這樣說的話.....」  
隊長和其他士兵讓出了道，重新回到崗位。她似乎在反抗軍中地位不低的樣子。定睛一看，她的耳機和腿甲有著明顯的DEM特徵。

「總算是遇到識貨的人了。您是DEM族對吧？對我的改裝有沒有什麼看法？」  
露米奈得意地拉著リン聊天。

「沒錯，我是DEM族哦。說不定聽起來有點難以置信.....但其實我跟這台戰車一樣，曾經也是一台戰場上的廢棄DEM喔。經過工程師回收及重新組裝，才成為現在這副模樣。」  
リン的語氣就跟外觀一樣，是個隨和，愛說話的女孩子。

她跟我們解釋了她的來歷。據回收她的工程師所說，在發現她的時候，她的腦袋被大口徑步槍打出了一個大洞，記憶和思考迴路幾乎全部缺失，但軀體和武裝基本上毫髮無損。直到反抗軍攻入了原阿伊恩薩烏斯——也就是俗稱的南國跡地，繳獲了當地生產的上位DEM用思考迴路之後，她才終於以リン的身份復活並加入反抗軍。

因為思考迴路基本全是反抗軍重新編程的關係，她深受反抗軍信賴；順帶也令反抗軍開始接受回收利用的DEM裝備。雖然過去的記憶是沒辦法找回來了，但リン似乎也並不在意。

「如果目標是測試新裝備和讓新冒險者熟習一下攻防戰的話，這個位置會比較好喔。」  
了解我們的情況之後，リン把我們帶到了某個高台。在這兒可以俯視高台下方的兩座反抗軍旗幟，居高臨下地支援友軍；同時因為本身並不是要地的緣故，甚少遭到DEM重兵突襲。

「嗯.....地點是不錯，但坦.....耕耘機的優勢就是作為裝甲矛頭突破敵陣啊。」

待在這邊的話，不就跟炮台沒兩樣了嗎？」  
露米奈看著已經飛到黃金大橋上的DEM浮空要塞嘟囔著。

「別忘記我們這邊有人還是新手。  
妳也不想嚇著自己的朋友吧？」

我拋出澤妮亞的名頭，果然露米奈就乖乖就範了。  
雖然她的主意比較莽撞，但還是會顧慮隊友的。

「那，我的背後就交給你們了喔。」  
リン一躍跳下高台，在空中轉換成了戰鬥狀態。

「.....她的裝備好帥啊。  
我們要不要試試抓一隻跟リン小姐同型號的上位DEM？」  
露米奈盯著リン的懸浮機炮和收納在袖間的雙持衝鋒槍喃喃道。  
上次吃上位DEM的苦頭還吃不夠嗎？

隨著反抗軍的警報響起，DEM也開始了大規模空降突襲。  
就如リン所說，DEM的部隊基本都集中在西軍本部的七個旗幟型的防禦力場，對我們身處的高台基本只限於騷擾。  
露米奈今天倒是很乖，說待在高台就是待在高台，以各種植物配合友軍作戰。  
澤妮亞操作的坦克也頗有建樹，靠著強大的磁軌主砲和兩支ラビッジカノン副砲，報銷了不少的DEM重裝部隊。  
洛維詩的任務比較輕鬆，在給反抗軍戰士們上完物質之後甚至有空素描一下稀有的DEM個體。

「抱歉，又把妳拉進莫名其妙的麻煩裡了。」  
結果既沒有團隊輔助，又缺乏遠程手段的我反倒是最閒的一個，只得跟正在奮筆疾書的洛維詩聊天。  
她手上拿著魔杖改造成的畫筆。在我的建議下，我們找來了一根以寶石製成的短魔杖，把杖尾改成了能隨時隨地繪畫的魔法筆刷，讓她戰鬥和素描都不耽誤。

「不用在意啦。冒險者的生活不就是天天被捲入事件嗎？  
上次參與攻防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當時DEM的攻勢沒那麼猛烈，反抗軍的主力甚至還是龍騎士呢。」

雖然洛維詩看起來像個女高中生，但她的冒險資歷是我們之中最長的。  
有很多在我開始冒險之前發生的事情，她都曾經歷過。

「那時候啊，DEM空降部隊的戰鬥力也就是跟殘留在瑪依瑪依島的舊型DEM差不多。  
那時候朋友贈送給我的藍龍蛋孵化了，我就騎著牠上了戰場。當時可是威風了一把呢。  
現在藍龍還寄放在東國。不過牠踏進現在的戰場的話，應該轉瞬間就倒下了吧。」

似乎隨著反抗軍的戰力提升，DEM的軍備也會隨之換代。

「妳現在還會放不下以前的時光嗎？」  
她提到藍龍的時候好像有一點點懷念的樣子。

「多少還是有點懷念吧。」

不過那畢竟已經過去了，沒有人能回到昔日。  
重要的是，即使以前的光景已經不在.....我們沒有讓它白白流走就夠了。

我仍是個能夠勝任職責，能夠幫助別人的冒險者。  
那麼，跟以前也沒差多遠不是嗎？」  
洛維詩的筆尖閃著白光，在她的手中揮灑下陣陣光雨。  
灌注了屬性卡片力量的新生魔法砸在意圖進攻旗幟的DEM隊伍中，把他們打得七零八落。

「說得也是。  
說來，你們以前的西軍本部攻防戰打得艱苦嗎？」  
現在的攻防戰雖然不能說不激烈，但基本上沒有什麼危機；甚至能容許新人冒險者擔任後援。  
反抗軍現在已經可以突破對西軍本部的封鎖，以至於反攻DEM的控制區。

「啊，雖然那時候的上位DEM比現在的下位DEM還弱，但當時的戰況可不樂觀喔。  
老是有旗幟遭到摧毀，一不小心陣線就會被殺穿。  
更別說埃米爾界冒險者到來前的時候了。聽那時候的老兵說，西軍本部甚至曾經被攻陷，殘兵們好不容易才重新啟動旗幟擊退敵人呢。

.....其實我有時候在想，明明上位DEM們的智能已經相當優越了，為什麼理應更卓越的主腦卻似乎總是在作徒勞的攻擊？」  
她說得很有道理。  
別說調整進攻策略了，哪怕只是延長進攻西軍本部的時間，以持久戰壓垮反抗軍都比像現在一樣打半小時就走更有利。

可是沒有。每次浮空要塞都像現在一樣，在拋下了一地下位DEM的殘骸之後，準時返回阿高普路斯。

「辛苦了！  
你們表現得很好喔。接下來的反攻戰，有興趣參與嗎？」  
已經解除了戰鬥狀態的リン走上高台向我們招手。

「當然了。不過，我的耕耘機進入軍艦島地下水路似乎有些難度.....  
我打算從海路接近阿伊恩薩烏斯跡地，在水上為友軍提供支援火力。  
.....這可不算什麼冒險的舉動吧？」  
露米奈似乎擔心我又要多嘴，提前堵住了我。

「這樣啊.....DEM確實不會在海上駐防沒錯。  
不過畢竟單獨行動還是有風險。不如，讓我也跟來吧？  
遇上零散的DEM空中巡邏隊，我可以幫忙應付喔。」  
リン似乎十分關心後輩的樣子。

「很感謝妳的邀請.....可是，妳這樣的強大戰力缺席了，會不會影響到反抗軍前線戰況？」  
洛維詩有點遲疑。  
リン的強大是有目共睹的。她輕易就能擊潰DEM裝甲部隊，一般的上位DEM也不是她的對手。  
而且，這似乎還不是她的全力。

「沒關係沒關係！

反攻戰的一時得失不算什麼，重要的是培養將來的人才啊。

每個新人對反抗軍來說比土地更重要！」

リーン充滿親和力地向我們笑道。

\* \* \*

魔界的海本已陰森，在夜幕下就更是如此。

四下一片寂靜，只有發動機的噪聲在虛空迴盪。

D E M控制下的トラージ・ディコーヤ已近在眼前。

鐵火山和阿伊恩薩烏斯都是同時存在於埃米爾界的地點。只有這片地區，是只在道米尼界存在的人工島。

在D E M的統治區，自然環境往往被改造得十分徹底，產能被發展到了極致；也因此D E M總是具有源源不絕的部隊。

與埃米爾界不同，南國的核心不在於阿伊恩薩烏斯這座定居城市；而是在利用鐵火山產出能源的發電廠。

因此那邊的戰鬥往往是最激烈的，我在參加攻防戰前也跟露米奈說好了不要接近那兒。

「已經能目視到突破地下水道的反抗軍部隊。

坦克將在岸邊執行支援工作。」

澤妮亞操作炮管，把裝填的穿甲彈換成了高爆彈，隨後向D E M陣地開了一炮。

看著被炸得均衡分佈在地上各處的下位D E M，露米奈不禁歡呼了起來。

「我們也不能閒著喔。

保護朋友是我的工作呢。」

リーン進入了戰鬥狀態，矯捷地翻身躍到炮塔之上。

察覺到我們存在的D E M派出了幾支空中巡邏隊前來驅趕，但在リーン雙持衝鋒槍漫天的彈幕下幾乎無法接近。

在她的掩護下，我們甚至有空輪流體驗一下操作炮塔炮擊敵陣的感覺。

沒過多久，駐守トラージ・ディコーヤ的D E M部隊便已崩潰，反抗軍主力分別向著鐵火山和阿伊恩薩烏斯進發。

說好了不深入敵陣的我們把坦克開上岸上，協助獨行冒險者們狩獵著零散的D E M殘兵。

「真厲害啊，現在反抗軍已經能初步奪回被佔領的地區了。

在我的年代，只是守住西軍本部已經拼盡全力了。」

剛從駕駛室出來的洛維詩感嘆道。

「.....其實還差得遠呢。

我們只不過是擊退D E M駐軍罷了。每週六D E M大舉反攻時，我們依然不得不撤退。

鐵火山發電廠和阿伊恩薩烏斯跡地的機械工場內部對我們而言仍是未解之謎。我們實際控制的區域就只有外圍的一小片露天環境而已。在工程師取得突破之前，就只有這樣反覆拉鋸了。」

リーン擔憂地看著奔赴前線的反抗軍。

就如同阿高普路斯地底一樣，走進D E M控制區就如同踏進了敵性生物的胃袋。

在找到辦法驅除根附於土地的D E M設備之前，反攻舉動實際上只是暫時削弱D E M的游擊戰，並不



能真正奪回土地。

一段時間後，南國各處響徹著勝利的歡呼。

這次反攻戰取得了完美戰果。南國（露天的部分）已經被反抗軍奪回.....至少在下一次DEM展開攻勢之前。

「辛苦囉。這次的功勞，值得各位為之驕傲哦。

雖然不知道會持續多久.....但這片土地現在已經回到了原本的主人手裡。

我們反抗軍會巡邏各處，尋找有用的零部件。您們想要跟來嗎？」

露米奈一聽到リーンの邀請，就像一頭看見鮮肉的小狗一樣瞧著我們懇求許可。

既然DEM駐軍已被清除，那我也沒有理由不同意。

「謝謝。トラージ・ディコーヤ機械化程度不算高，值得搜索的只有一處機械工場。

我們就先由那邊開始吧。」

在リーンの引領下，我們把坦克開到了工場外面，下車展開搜索。

這座工場建於人工島地底，一切的活動跡象都隨著DEM的撤退而中止。

リーン走在我們前面，掃瞄著每一個暗角，迅速而有條不紊地搜索。

「啊，是オートメディック！

真懷念呢。想不到DEM還在生產這東西啊。」

洛維詩指著生產線上大量紅黑色調的圖騰狀機器說道。

オートメディック是DEM的老式軍備。這種小型機器能夠擔當修理，偵察以及支援等工作。如果情況需要，還能一擁而上黏住敵人自爆。

不過它已經是十分老舊的型號了，服役期甚至可以追溯到DEM還在埃米爾界活動的時候。

附近的流水線大致上也在生產著諸如臂刃，飛行背包等等下位DEM的部件，但一切都隨著反抗軍的反攻而中止。

「看來是一座兵工廠呢。

反抗軍以前搜索過這兒嗎，リーン小姐？」

露米奈向リーン問道。

「不是沒有.....但DEM每週都會重啟生產線，每次搜到的東西都不同。

反抗軍的工程師說，感覺就像在抽轉蛋一樣，每次都有不同的驚喜呢。」

露米奈連連點頭，似乎很同意反抗軍工程師的意見。

探到地下二樓，一台戴著眼罩，裝甲稍顯老舊的下位DEM被突兀地放在生產車間中央。

它所在的位置不屬於生產線的一部分，外觀也跟旁邊正在生產的部件格格不入；不像是剛被組裝出來的。

「奇怪？敵性DEM應該全部撤走了才對。

難道是撤退時機能停止了嗎？」

像是回應リーンの話似的，下位DEM突然抬起了頭，把我們都嚇了一跳。

「反抗軍的工程學奇蹟和戰場英雄・リーン女士.....對嗎？  
我等妳一段時間了。」  
更奇怪的是，下位DEM突然開始說起話來。  
下位DEM並不具備高等人工智能。可是，這又不像是在播放錄音。

「您好.....抱歉，我似乎無法掃描出您的反抗軍身份編碼。  
能夠請您透露一下您的反抗軍編號嗎？」  
リーン雖然不解，但仍然客氣地將其視為友方。  
不過她可沒有放鬆警惕，兩把衝鋒槍仍然隨時待命。

「我並未宣誓加入反抗軍。」  
下位DEM單調的發音功能聽起來冷冰冰的，難以猜出話語的用意。

「這.....也沒關係。  
既然您已經覺醒了，那不選擇加入反抗軍也是您的自由。  
那.....請問您在此等著我，是有什麼事情嗎？」  
氣氛愈來愈凝重了。  
明明這只是一台連我們幾個都能輕易擊毀的下位DEM，但連リーンの語氣也開始緊張起來。

「.....「心」真是奧妙的玩意。  
DEM-トゥブレンツ已經不知道生產了多少台了，但「リーン」依然獨一無二。  
明明材料和核心都是我們的產物，為什麼被反抗軍回收之後就不一樣了呢？」  
下位DEM喃喃自語著，隨後轉頭望向我們幾個人類。

「您好，我們種族的主人。  
阿高普路斯地下通風管道最近曾遭到入侵，請問您們有頭緒嗎？」  
它話音剛落，我，露米奈和洛維詩都同時拔出了武器。

「.....不不，請不必劍拔弩張的。就如你們所見，我只是一台下位DEM而已。  
我只是想斗膽提醒您們，我們把核心區藏那麼深是有原因的。  
我們很樂意把一些備件作為禮物獻給主人，但不去打聽僕從的隱私也是作為主人的良好品德。」

看來這傢伙完整地觀察了我們在地下通道的一切舉動，遠在我們試圖突入通風管道之前。  
他是主腦那一邊的DEM，錯不了。

「不要現在才裝出一副恭謹的模樣。  
看看道米尼界都被你們搞成什麼樣子了？你們認為這算是在服務我們嗎？」  
露米奈盯著DEM冷冷地問道。

「這是什麼話。為三族服務，不就是DEM種族存在的意義嗎？  
哪怕三族都忘記了當初為什麼要創造DEM了，我們依然沒有忘記。  
只是我們對「服務」的定義可能有時候有所出入而已。

.....說到DEM種族的起源，我聽說我們四族的大敵，次元鯨魚在埃米爾界被擊退了啊。  
真希望我能親眼目睹。果然心靈的力量是不可限量的。  
妳說是吧，リーン女士？」

D E M又把話題帶到了別的地方。

「.....請您直說吧。  
您特地在此等我是為了什麼？」  
リーン依然保持著禮貌回道。

「想知道反抗軍究竟是如何利用已知原料，把上位D E M改造成擁有心靈。  
假如了解了此一技術.....那我們就能批量生產具有心靈的上位D E M，而不需要以那麼低效的方式模仿人類了。  
請跟我們走一趟吧。我代表主腦保證，我們得到想要的數據後就會讓妳自由的。」  
D E M向リーン伸出了手。

「.....請別開玩笑了。我不需要別人來給我自由。  
我的心靈也不是改造而來的。如果沒有別的事，就請讓開。」

見リーン態度決絕，D E M收回了手，舉止間顯得十分懊惱的樣子。  
下位D E M的面部組件並沒有豐富到能夠表達感情。可是，眼前的這個個體卻讓每個人都感到他想表露的情緒。  
說實話，他不如把自己拆了研究更好。

「.....這就麻煩了。我的計劃裡沒有考慮過要動粗。」  
話音剛落，D E M突然急步衝前，以臂刃襲擊リーン。  
リーン不躲不閃，手臂一側，絞住了D E M襲來的手腕；反手一探，便抓住了D E M手臂的連接口，輕輕巧巧就把臂刃卸了下來。  
看來雖然這台D E M滿是異常，但戰鬥力方面卻沒有過人之處。

「.....太久沒有戰鬥了啊，看來戰鬥推演模塊要更新了。  
希望這個工廠的裝備夠用吧。」  
D E M邊說著意義不明的話，邊向工廠內部逃跑。  
但リーン哪會給他這個機會。她抬手一槍，一枚金屬彈片就擊穿了D E M的腿部關節。

「抱歉。請關掉您的痛覺接收器並保持冷靜——」  
リーン還沒說完，她的聲音就被爆炸蓋過去了。  
轉頭一看，那是一台オートメディック的殘片。  
在我們因為下位D E M戰力有限而放鬆警惕的時候，有一台オートメディック悄悄靠近了リーン並發動自爆。

「不只一台！整個工廠都活過來啦！」  
澤妮亞向我們大聲示警。  
生產線上的半成品軍備被機械臂雜亂無章地組合起來，擋在我們的面前。  
在一片混亂中，下位D E M用左手僅存的臂刃斬下了自己的傷腿，隨便接上了旁邊的一根腿部組件跑掉了。  
我想舉槍射擊他的後背，但兩發子彈都被臨時組裝的D E M擋住了。

緊急組裝的D E M工藝參差不齊，但基本上還是能看出屬於常見的下位D E M。  
在オートメディック的掩護下，它們組成了陣列，朝我們反覆開火。

「工廠的能源來自鐵火山！我們要去最底層切斷供能！」  
リン雙槍雙炮並舉，以凌厲懾人的彈雨清洗著DEM集群。

一般而言，下位DEM並沒有複雜的行動機制，只會遵從戰地指揮官的命令發動單調的進攻。  
可是這些拼湊出的下位DEM們卻能隨機應變，臨時分析出最合適的戰術。  
不，與其說是戰術，不如說整個工廠化成了那台DEM身體的一部分——

リン幾槍就報廢了向她衝鋒的裝甲DEM。但隱藏在裝甲DEM背後的オートメディック隨即撲出，緊緊鉗住了リン的浮遊機炮。  
在リン把它們撕開的片刻，旁邊的一根機械臂馬上停止了組裝工作，從後方揮向リン的腰部。  
リン低頭躲開機械臂，但新的裝甲DEM卻乘機向她猛撞，把姿勢不穩的她撞到牆上。

——就如同一個人活動他的肢體一樣，組成工廠的每個元件都在一個統一意識之下驅除敵人。  
我使勁一刀插進裝甲DEM的後背，再伸手把被壓在牆上的リン拉出。

「就憑這些破爛……！」  
露米奈雙手一揚，撥灑的種子迅速長成藤蔓，纏繞著工廠的機床。  
機械臂使勁掙扎著，但活動空間有限的機械無法掙脫無孔不入的植物。

我們乘機衝過了地下二樓的樓梯，來到了最深處的地下三樓。  
在我們突破樓梯的一刻，如同鋼鐵般的藤蔓立馬封住了樓梯口，阻擋著DEM的援軍。

忽然，某處傳來鐵門重重閉鎖的聲音。

「……糟糕，DEM關閉了通風口。  
他們用不著氧氣，但我們需要。  
趕快解決戰鬥。」  
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露米奈焦急地說道。

可是地下三層的DEM數量不比前兩層少，オートメディック更是動不動就自爆，加劇消耗著僅餘的氧氣。  
不論是主控制室還是能源管道，對我們而言都遙不可及。

「很遺憾要走到這一步。  
不過，現在一切都可以挽回。只要リン女士願意跟我們走一趟，通風管道馬上就會打開。」  
廣播器材播放著DEM的勸降邀請。

リン看了看排成一列列的DEM集群，再看了看我們。  
她閉上了雙眼，把衝鋒槍退回袖中，解除了戰鬥狀態。

「不要就範。把性命交到不信任的人手上是最蠢的事。  
我會用藤蔓把能源輸送管掐斷，你們兩個主攻手乘機衝進主控制室把那傢伙揪出來。」  
露米奈拉住リン和我低聲說道。

「不行，要是現在把能源輸送截斷，那通風管道就無法再打開了。  
這樣即使我們取得勝利，你們幾個也會窒息的。  
要是這樣，不如我先按他說的做，讓他先把你們放出去再說。」

リーン連連搖頭。

「只要能幹掉他，我們就能原路回到地表了。  
現在不是討論的時候。各就各位！」

隨著露米奈一聲令下，整間工廠都在劇烈搖動；隨後所有機械臂連同工廠的電燈都停止了運作。

洛維詩朝敵陣深處射出如同光箭般的魔法劍，為我們照明前路。

リーン見工廠已經斷電，咬了咬牙，以比之前還要快的速度殺向主控制室。  
密密麻麻的DEM陣線被瞬間撕成碎片，我在リーン殺出的血路裡毫不費力地前進。

「.....預想之外的行動啊。  
你們人類可不是快速組裝就能出廠的，就那麼不珍惜性命嗎？」  
廣播繼續從主控制室傳來。  
看來主控制室裡有內藏電源，即使主電源毀損了仍能維持基本運作。

但工廠生產已經完全停止，下位DEM們也因為缺乏光源而難以攔截我們。  
露米奈她們撐一會應該沒有問題。我跟リーン加緊腳步，殺進了主控制室。

「擁有心靈的物種總是能突破我們的預想。  
我們現在充其量只是能製作出心靈的容器——上位DEM而已。  
但就像妳一樣，擁有心靈的上位DEM通常不會跟我們合作。

要是我們掌握了生產心靈的技術，再製造出最頂級的容器，我們種族的進化就近在咫尺了吧。」  
在漆黑一片的主控制室裡，DEM的聲音從某處傳來。

「.....生產心靈靠的可不是技術。  
哪怕你們抓住了我，也不可能從我的系統代碼裡找到什麼。  
只有心靈才能呼喚心靈。就像是孩子呼應母親的祈願降生一樣，我的靈魂也是來自於道米尼族的希望。  
這跟軀體的性能無關。哪怕是再平凡的載體，都能承載偉大的靈魂。」  
リーン打開眼部照明系統，搜索著DEM的行蹤。

「我能作證。在埃米爾界，連オートメディック都擁有心靈。  
我們可沒有改裝過她，某一天她就化成人形了。」  
我在旁邊打趣道。

「.....抱歉，我的接收器似乎出現問題了。我能覆述一遍嗎？  
オートメディック？擁有心靈？還化成人形？  
這不可能。オートメディック的設計遠在我們發現心靈之前。此一機型壓根就沒有容納心靈的可能，  
也沒有設計過變形系統。」  
DEM的語氣中首次露出困惑和不解。

「你似乎沒聽別人說話啊。  
重要的不是載體，是靈魂。在埃米爾界，只要擁有靈魂，就能塑造自己的形體。  
不論是魔物還是機械。」

我朝聲音傳來的方向說道。  
同時，リーン也定位了聲音的源頭，並舉起了衝鋒槍——

突然，背後的一截牆壁朝我們壓了過來。  
不，那不是牆壁，而是用大量裝甲部件武裝了自己的DEM！  
他故意用聲音把我們的視線引開，自己卻偽裝成房間的一部分偷襲。

「這種程度！」  
リーン雙臂使勁，輕易扛住了重逾岩山的DEM拼裝動力裝甲。  
動力裝甲非但沒法壓下去，反而漸漸被リーン推了回去。

忽然，一台小型犬大小的DEM - ツヴェック從桌下竄出，急速衝向リーン毫無防備的後背。  
「小心！」  
我急忙一腳踩碎了它，但它所射出的傳輸信標已擊中了リーン。  
リーンの處理器隨即發出大量警告音，然後整個人就倒了下去。

我連忙扯斷信標，但リーン已經雙目無神，渾身發熱，就像一個高燒不退的人類。  
在昏暗的燈光下，兩人高的DEM拼裝動力裝甲正緩步走來。  
他故意用小型DEM播放自己的聲音，再以動力裝甲發動攻擊，目的就是為了讓我們以為他技止於此。

「你對她做了什麼？」  
我朝端坐在動力裝甲中心部的DEM問道。  
這台裝甲的做工十分粗糙，核心區域基本上由遍佈DEM身上的傳輸線組成，連接著裝甲的各個部位，再草草嵌上一塊裝甲板。

「雖然我們對脫離主腦的上位DEM抱放任態度，但也不是一點應對手段都沒留下。  
不用擔心，只是用大量信息過載了她的處理器而已。畢竟我們也不想影響研究。  
比起這個——我認為你應該多關心一下自己。」

由四足DEM部件組成的液壓機械臂打出了一記重拳。  
堪比上位DEM的鐵拳把主控制室的設備打得七零八落，而我則朝動力甲雙腳中間滑鏟了過去。  
以裝甲DEM腿部組件構成的下盤穩健至極，但靈活性就不怎麼樣了。

我站起身子，反手一刀插向動力甲背後的管線。  
刷的一聲，獵刀削斷了兩條導管，接著裝甲的右側就滋滋冒出火花。

看來有效。他的右臂已經不動了。  
我反手持刀，擺好架勢準備迎接下一記拳擊。

「我的意思是，房間的氧氣含量正在下降。  
我不介意繼續耗著，你呢？」  
然而，DEM並沒有繼續進攻，而是拋棄了冒煙的右臂，接上了一根動力刀刃。

看來即使破壞了手腳，他也能找到補充品。  
空氣愈加稀薄，看來非速戰速決不可了。

「真有你的，說完大話被打臉之後還臉不紅氣不喘。  
是因為DEM外置臉皮組件的功勞嗎？」  
我往前急衝，算準距離，俯身滑向動力甲的底部。  
DEM的重劍橫揮沒有劈中，而我已經躲進了DEM雙腳間的死角。

DEM接連重踏，但我只是在雙腳間持續騰挪，始終不離動力甲底部。  
動力甲在我引誘下，逐步接近剛才被他一拳打穿的設備殘骸。  
DEM似乎並未注意，右腳懸空，眼看就要踏在高低不平的地上。

「不錯的嘗試。  
但你也該知道，困住小動物比困住巨人簡單得多。」

不料，動力甲遲遲沒有踏下。  
而且，我的身側不知何時也被亂七八糟的DEM部件填滿了。  
在意識到DEM跟我一樣也在佈下陷阱的同時，動力甲朝進退不得的我踏了下去。

我勉力上推，但那可是能跟上位DEM掰手腕的重型機械。  
關節咔咔作響。但就在即將撐不住的時候，一雙藍色的手臂為我分擔了大部分的壓力。

「緊急重啟了嗎？  
真是優秀的應變能力。可是，安全模式下妳的戰鬥力是有限的。  
這樣，足以拯救妳的朋友嗎？」

我奮力撞開身邊的DEM部件，跟リーン一起避開了動力甲的重踏。

「.....我沒有什麼安全模式。」  
リーン右手後傾，左腳踏地。  
那是——每個刺客都習練過無數次的動作。

リーン左手的衝鋒槍管下露出了蓄勢待發的鋒刃。  
即使身體仍在冒煙，但リーンの架勢就如同她的意志一樣沉穩堅定，如同一座冰雕。  
不，那不僅僅是比喻——リーンの冷卻液導管確實在冒著刺骨的寒氣，讓她的體溫不斷下降。  
這不但完全抵消了剛才接收大量信息引起的過熱，還讓她手中的利器化成了一柄冰刃。  
她冰冷的目光穿透了層層疊疊的裝甲，直指動力甲的核心。

「剎那——」

而這整個過程只花了不到一秒鐘。  
リーン以肉眼無法辨識的速度，瞬步刺了過去。  
下一刻她的身影已經在動力甲的背後。唯一能證明她剛才動作的，就只有動力甲裝甲板上結出的冰，  
以及深深滲進裝甲板的裂紋。

——可是，未能擊穿。  
那是堪比露米奈坦克的複合裝甲。即使是它的薄弱部位，依然覆蓋著數十厘米厚的先進材料。  
.....哪怕是這一招遠比我強的剎那，也無法突破嗎？

突然，リーン右腕的衝鋒槍上再次彈出了一把刀刃。

跟左手奇寒徹骨的冰刃不同，這是一柄通體發紅的電熱刀。  
剛才處理器的溫度一點都沒有浪費，全被她拿去加熱刀刃了。  
リーン微微回頭，她雪白的側臉現在已被那冒著紅光的利刃染上了一片紅霞。

「——雙極！」

用上了剛才積蓄的大量動能，リーンの迴身一擊甚至比第一刀時還要更快。  
電熱刀劈在表面結冰的動力裝甲如同切牛油一樣，刀刃輕易就直沒至柄。  
リーン絲毫沒有停留，從她手臂傳來的強大衝擊隨即把動力裝甲的各個部件震得爆裂四散。  
在總共一秒的時間裡，リーン已經回到了出手的位置。跟上一秒唯一的差別，就是她身後四分五裂的動力裝甲……以及其中的DEM殘骸。

「……啊。」

複合裝甲板如同被電鑽鑽開的牆壁一樣留下了一個大洞和無數裂紋。而位於核心部位的DEM，自然同樣慘不忍睹；軀體上甚至還有漸漸融化的跡象。  
不用工程師來檢查都知道，他是死透了。

「……本來還想看看能不能勸他脫離DEM主腦的……  
不，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氧氣快要耗盡了，我們動作要快！」

リーン輕輕合掌之後，便拉著我迅速脫離了主控制室。

「這些DEM都不動了！你們搞定了吧？！」  
已經舉著雙斧殺到控制室門外的露米奈朝我們喊道。  
我們點頭回應，隨即帶著洛維詩和澤妮亞一路急奔。

路上的下位DEM已經全部停止運作了，攔在我們面前的只有那座不知道何時關上的工廠大門。  
リーン二話不說，以剛才剎那的速度一肩膀直接在鋼板上撞穿了一個破洞。

「呼呼……總算是活著出來了。  
從來沒有想過，差點會被一台下位DEM團滅……」  
洛維詩扶著戰車，大口吸著氧氣。  
我們每個人都只剩下半條人命，哪怕是強如鬼神的リーン也是如此。

「要是妳對冒險生活有所改觀，現在還能退出喔。  
是不是覺得在咖啡店打工的日子比較寫意了？」  
我朝澤妮亞打趣道。

「怎麼可能放心得下你們這群傢伙！  
不過說到這個……リーン小姐，有興趣到我們在埃米爾界的咖啡館休息一下嗎？  
現在正在辦酬賓活動喔。如果滿意我們的服務，請多介紹給反抗軍的各位戰士們。」  
澤妮亞剛在鬼門關出來，馬上就回到了營業模式。  
說不定她才是我們之中心態最好的一個。

「……雖然很在意那位異常的DEM個體……但已經沒辦法再找到什麼有用的情報了吧。  
那我就叨擾囉。以後再給反抗軍寫報告吧。」



リーン似乎在後悔剛才下手太重的樣子。

「不能把處理器拆下來分析嗎？」

露米奈朝リーン問道。

「擁有心靈的DEM哪怕拆解研究，也只能得到毫無用處的紊亂數據。即使他某天像我一樣重新得到心靈，那也跟以往的自己再也沒有關係了。既然如此，還是不要打擾死者比較好吧。」

リーン似乎已經完全把剛才的DEM視為擁有心靈的個體了。聯想到她剛才的合掌動作，似乎她的機械身軀下有著某種屬靈的思想。

\* \* \*

我們乘著戰車全速回到了衝天塔下。

哪怕是露米奈也沒敢帶走廢棄工廠裡的DEM部件，誰知道它們某天會不會自行組裝起來暴起傷人。

「奇怪，衝天塔的大門怎麼關不上……？」

難道是開關裝置被什麼東西弄壞了嗎？」

リーン不解地問道。

「哎，不要在意那些細節。

那個……我們這輛耕耘機要通過衝天塔大門太勉強了，還是把它留在這兒吧。

衝天塔那麼重要的古蹟要好好保護！」

心虛的露米奈連忙把戰車泊在隱蔽處。

雖然大門沒法關上，但衝天塔至少還是成功把我們帶回了埃米爾界。

雖然只是過了幾小時，但熟悉的人界海風還是令人感到恍若隔世。

我伸手掏摸著飛空艇鑰匙，準備把大家帶回阿高普路斯下城區——

「……？」

「怎麼了？鑰匙丟了？」

「不是……我有拿過這東西嗎？」

我從腰包裡掏出了一塊DEM零件碎片。

不像露米奈一樣，我沒有搜刮DEM零部件的習慣。

リーン和露米奈仔細端詳，都沒有發現什麼異常之處，只不過是塊金屬殼子而已。

雖然如此，經過剛才一役，我們還是保持著必要的警戒心。

在丟棄掉這件來歷不明的部件之後，我們便踏上歸途，享受著戰後難得的休息時光。

## 第七章——海賊団と宝島

自從那場攻防戰後已過了數天。

リーン對本店的服務讚不絕口。憑著她的人脈，下城咖啡館在往來魔界的冒險者間也打響了名聲。

我同時也以隊伍裡的三個女生為藍本，讓洛維詩創作了三個漫畫風格的角色，印刷在廣告上為咖啡館作招徠。

雖然她本人十分害羞，但慕名而來的客人確實因此變多了。

見客人人數開始可觀起來，露米奈借了我們幾台活動木偶處理雜務。那麼我們就能抽空參與冒險活動，而不必讓業務停擺了。

這個中午，咖啡館第一次坐滿了人。

澤妮亞在吧台忙得不可開交，而我和洛維詩則手忙腳亂地處理各種雜務。

忙到將近黃昏，大部分的客人都已盡興而歸；只剩下兩個女孩子還留在店裡。

那是兩個銀髮紅瞳的少女。其中一位戴著皇冠和機械外裝，是近期偶爾會在上城區看見的ブリキング R X 1・アルマ。

另外一位少女則從沒見過，不過好像跟 R X 1 很投緣的樣子。

「您好。請問對本店還滿意嗎？」

見客人已經減少，洛維詩選擇親自招呼她們，而不是讓活動木偶代勞。

「真棒！跟我上次來時相比，簡直是煥然一新。」

R X 1 笑著回道。

「那就太好了。記得跟認識的朋友介紹本店喔。」

來，這兩杯免費。」

洛維詩朝她們的杯子斟滿了澤妮亞的特調飲品。

R X 1 連連點頭，但她旁邊的少女卻沒有回話，而是靜靜打量著我們幾個。

「.....嗯？怎麼了嗎？」

洛維詩不解地問道。

「啊，你們不要在意。她是最近才學會變成人型的アルマ，還沒有習慣跟別人相處。」

我也是剛認識她不久，所以才帶她來咖啡館熟絡一下阿高普路斯的生活。」

R X 1 連忙解說著。

「.....請問，你們是冒險者嗎？」

另一位アルマ突然向我們問道。

不過她觀察力倒是挺敏銳的，明明我們三個現在的裝束都不像冒險者。

「沒錯喔。雖然姊姊最近才重新開始冒險，但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找我們哦。」

洛維詩就像是在北國給小孩子唸繪本時似的，溫柔地向アルマ說道。

「那，你們知道冒險者們常說的「紙片（アナザーページ）」是什麼嗎？」

那好像在冒險者間很流行的樣子。是某種強化裝置嗎？」

洛維詩僵在了原地，以眼神向我求援。  
這也難怪，她退休的時期還沒有紙片這玩意。

「紙片是散落在圖書館的故事殘片。  
世界各地的傳說都有著眾說紛紜的差異，而這眾多的可能性聚集在一起，就成了故事的影子。  
影子也希望自己能成為故事的一部分，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而大鬧一番。為此，冒險者會進入書中世界，讓外來者融入混亂不堪的故事裡。

在北國圖書館體驗故事的過程中，雖然過程可能有所出入，但只要不發生顛覆故事的重大偏差，我們最終會把各種可能性都編纂成書，把不確定性收束下來。  
而其中的副產物，就是零碎的故事結晶——也就是紙片。  
熟練地運用紙片，可能讓冒險者獲得驚人的爆發力喔。」

我朝アルマ解釋道。  
她似懂非懂地點著頭。對新冒險者來說，紙片系統也沒必要現在就弄懂吧。

「那麼，大家是為了追求力量而收集紙片嗎？」  
「也許吧。可是，成就新的故事本身也是十分寶貴的體驗。」  
「那為什麼有些紙片會比其他紙片貴那麼多？」  
「.....阿高普路斯畢竟是市場經濟主導的城市。」

我冒著冷汗回答著アルマ的問題。  
幸好她不再追問，不然我真編不下去了。

「我大概懂了。紙片也是心靈力量的一種體現吧？  
能讓我收集一點數據嗎？」  
面對アルマ期待的眼神，我不禁退了兩步。  
我對紙片系統也不過是一知半解而已，自從退休後已經用不出來了。

「這個，不能太麻煩人家啦。  
這兒畢竟是咖啡館，不是練武室。」  
R X 1 看出了我們的窘態，便出頭解圍。

「了解。我明天會再來光顧的。」  
アルマ隨著 R X 1 退出了咖啡館。

「.....吶，我們去圖書館一趟吧？」  
在她們結帳離開後，洛維詩朝我問道。

「去打紙片嗎？  
可是現在要顧店.....」  
看她躍躍欲試的樣子，我也用不著問她想去哪了。

「畢竟是客人的請求，你們就去吧。  
人家明天便要來了，總不能讓人家白花錢吧？」

反正有活動木偶，才不需要靠不住的男人顧店呢。」  
澤妮亞一邊清理桌子一邊鄙視地說道。

既然如此，我也沒有拒絕的理由；便跟洛維詩一起收拾好東西，輕裝出發前往北國。

\* \* \*

「辛苦妳了。明明咖啡館給不了妳什麼，卻老是要麻煩妳幫忙。」  
路上，我朝洛維詩說道。

「沒什麼啦，總不能讓人家失望吧？  
再說，我也對魔法系的紙片很感興趣喔。聽說連魔法師系職業也能得到強大爆發力。  
現在有你在，總感覺又回到了當年跟同伴們一起冒險變強的時光了呢。」  
洛維詩好像心情很好，牽著我的手便開始哼起歌來。

踏過無瑕的冰面，北國海濱長廊已近在眼前。  
剛穿過大門，一個坐在諾頓咖啡館門外守候著的孩子便發現了我們，並朝同伴招手。

「啊，是魔法師姊姊！」  
「這些日子妳到哪兒去了？！」  
「繪本的結局還沒告訴我們呢！」  
孩子們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朝洛維詩說道。

「是是。最近在給繪本取材喔。  
來，看看我最近新畫的東西。」  
洛維詩半蹲下來，向孩子們分發著卡片。  
卡片上畫著各種魔界生物，DEM和機動兵器，都是在攻防戰時抽空畫的。

孩子們都很喜歡，卡片一下子就分發光了。  
洛維詩正想再取，不料手一滑，腰包裡的一張卡片掉在了地上。

「啊，這個是.....  
你，你們不要看！那是失敗作！！」  
但一個小孩早已搶先拾起了卡片，隨後引發了爭搶。  
定睛一看，那張是我委託她畫給咖啡館作宣傳的店員形象。

「哇，是繪本裡的天才魔法師！」  
「還穿著女僕服呢！」  
「這是我撿到的！！」

而且那張畫的正好還是她自己。  
見孩子們吵成一團，洛維詩也只好放棄，並把多出來的卡片分給孩子讓他們安靜下來。

「天才魔法師近況如何？她的冒險故事還在繼續嗎？」  
面對孩子們的提問，洛維詩清咳一聲，嘴角上揚。

「也是時候跟大家坦白了——繪本裡的天才美少女魔法師，正是本人！」

她輕拍胸脯，自信而驕傲地笑著。  
不過孩子們卻眯起了眼，似乎毫不訝異。

「那件事，大家早就知道啦。  
其實，妳給我們讀繪本的時候，說漏嘴好多次了。  
妳老是用第一人稱說故事，自己沒發覺嗎？」

洛維詩僵在了原地，久久說不出話。

\* \* \*

打發了孩子們後，我們便走進了圖書館，登記了想要體驗的書籍。  
那是因某個海賊團的內部糾紛而起，最終發展為橫越海洋的冒險故事。  
俠義和物欲，深埋在一位船長心中的兩種意志，掀起了席捲海域的風暴。

「不用太緊張。就跟上次一樣，在圖書館是死不掉的。  
只不過，這次可不是悠閒的故事體驗了，而是真刀真槍的硬仗。」  
我朝正在整裝的洛維詩說道。

「.....有那麼難嗎？  
能先告訴我是什麼情況，讓我有個心理準備嗎？」  
洛維詩惴惴不安地問道。

「這樣說吧，要是在書中世界死亡就真的會沒命的話.....我可不會踏進這些繪本一步。  
要記得，我連對露米奈的作戰計劃都沒有那麼怕過。」

書中世界的敵人基本都是熟練冒險者才能應對的水平，更別說層出不窮的突發事件。  
為了應對書中世界的各種狀況，我以往往往都組成八人團進場。  
像我們這樣二人組隊進圖書館的不太常見。除了我們之外，今天就只有一對道米尼族男女選擇這樣幹。

「.....那真的挺誇張的。  
不過，畢竟不會死對吧？為了不讓客人和孩子們失望，總得付出一點代價。」  
洛維詩笑了笑，便跟我一起踏下通往書中世界的樓梯。

\* \* \*

書中世界的第一站是熟悉的夢之島，タイニーアイランド。  
這兒依然充斥著各種海盜和充氣玩偶，就跟平常沒兩樣。

「糟糕了！島上的居民正被海盜襲擊！」  
故事的主角之一，キャプテンキッド指著遠方叫道。  
雖然故事早已定型，但每次翻閱都會有微妙的差異。

「我覺得放著不管也差不多。」  
雖然我這麼說，キャプテンキッド還是飛步衝了過去。  
作為世界的收束點，要是主角被打倒了，故事便將無法繼續。

然而他們永遠都會不顧同伴衝在第一線，從不例外。

「才不是吧！你看，村子都燒起來了耶！」  
洛維詩也急忙追著她前往村子。  
我嘆了口氣，跟著她們從海盜手裡解救了村子。

「雖然我想你說得對.....不過，能跟自己的影子玩玩不也不錯嗎？  
這些東西不過是供我們擺佈的佈景而已。重要的是，我們能順著線索找到自己的影子。」  
另一位主角，魔女ル・フェイ朝我們笑道。  
她們是被普遍稱作「ロア」的故事角色。他們並非存在於這個世界的人物，而是如同アルマ一樣，是另一個世界的「故事」擁有生命之後呈現人型的姿態。

某天，ロア現身在世界的中心——阿高普路斯，並迅速跟當地人熟絡了起來。  
但那只不過是他們的表面而已。  
就跟大部分人一樣，ロア的心同樣是一體兩面的。但跟人類不同的是，ロア是先有心靈，隨後才具備形體。  
那麼，他們內心的另一面同樣能構築出自己的軀殼。

為了得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ロア的影子們往往會侵入原本的故事。  
就像這次一樣，キャプテンキッド和ル・フェイ的影子奪走了海賊團的指揮權，並違背海賊團不傷無辜的原則，在海域大肆掠奪。

至於最後是一方消滅另一方，還是雙方都在融合的故事中確立自己的存在，那就看說書人的了。  
目前為止，光與影都取得了各自的容身之處，事件也得以和平落幕。  
哪怕偶爾因為說書人失手而導致故事中斷，那也不過是重新來過而已。暫時還沒有發生過故事發展到雙方衝突不可調和，導致某一方徹底毀滅的情況。

「有時候我也想問.....究竟故事裡的妳是本體呢，還是在現實世界的妳才是本體？」  
雖然故事早已定型，但每次翻閱都會有微妙的差異。  
就像ル・フェイ有能力回應我一樣，他們也不會只按照劇本行動而顯得一成不變。

「呵呵，誰知道呢？  
我只是為了配合故事而現身的魔女而已。不知何處而來，在說書人謝幕後亦不知往何處去。  
我們ロア誕生於故事，但故事並非不會改變。現實世界的我，也會創造自己的故事。  
究竟是我成就了妳，還是妳成就了我，真的很重要嗎？  
比起考慮這些，享受每一次故事不是更好嗎？」  
ル・フェイ哼著小曲，輕快地奔赴到下一個場景。

在擊退了海賊團的侵略之後，ロア的影子——アナザー們便退到了海上。  
我們一行人抓住了吊在船隻邊緣的繩子，爬到了甲板上，與海賊們短兵相接。

「糟糕，這地形不太妙.....！」  
洛維詩在敵人面前差點一跤摔倒，魔法也失了准頭。  
對縱橫海峽的大海賊而言，在反覆顛簸的船上戰鬥甚至比在陸地上更有利；但對我們而言就不是了。

「靠著固定物站穩，然後在遠處攻擊！」  
我一手抓住桅杆，另一手舉著手槍接連開火。

當年我完成過這個故事不只一次，身體還記得如何在船上保持平衡。

「就算你這樣說……！」  
另一邊箱，即使全力以赴，洛維詩依然被海浪帶得左搖右擺。

現在保持完整戰鬥力的只有我跟ロア們而已。  
幸好敵方船員們反撲不算激烈，アナザー也不見縱影。  
只是，這不過是暴風雨前的平靜。

「要來囉。做好準備。」  
在把最後一個敵人踢到水裡後，我朝洛維詩說道。

「咦？你在說什……  
這是什麼鬼東西？！」  
洛維詩看著從海中浮現的生物發出驚叫。

那是一頭纏在船上的巨型烏賊。在我們跟船員糾纏的時候，船隻已經不知不覺地闖入了牠的領海。  
即使是視人類法則如無物的海賊們，也不能忽視來自大自然的威脅。

アナザー依然沒有現身。  
究竟這是刻意設下的陷阱；還是對我們意志的考驗，已經不得而知。

「該怎麼辦？！」  
牠離船隻太遠了！根本打不著牠！」  
洛維詩接連發動魔法，但對在濃霧中若隱若現的烏賊絲毫沒有效果。

「木箱裡有砲彈！操作側舷砲台把牠打回海裡去！」  
キャプテンキッド向我們喊道。  
我接連敲開彈藥箱，把一發發彈藥裝進砲台，朝已經伸到甲板的觸手開火。

「砲彈……？！」  
我，我連一般的槍械都沒有操作過啊！」  
洛維詩笨手笨腳地抱起砲彈。  
但就在她準備裝填的時候，烏賊在濃霧中急速接近——

「危險！尋找掩護！」  
「哎……？」  
即使ル・フェイ提前警告，洛維詩依舊沒有認識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隨著烏賊撞上船隻，滔天巨浪猶如壓過來的銅牆鐵壁一樣，把甲板上大部分的東西都沖進海裡。

「呀啊啊啊啊？！」  
當然，也包括沒有做好準備的洛維詩。  
我急步起跳，雖然勉強抓住了她，但我倆隨即被一根觸手掃落了甲板。

「……這次看來不行呢。」  
在被冰冷的海水沒頂的一刻，ル・フェイ無奈的聲音無比清晰地耳畔響起。

\* \* \*

「……看來不太行得通啊。」  
洛維詩長嘆了一口氣。

現在已經挑戰了五次，但始終都沒能突破烏賊的阻擋，順利看見アナザ一の臉。  
其中有一次甚至因為大意，在見到烏賊前就栽在了異常兇猛的鯊魚口裡。  
幸好這本不是以寫實為賣點的故事，即使受傷了也不怎麼疼。

「……要不然我們買張紙片帶回去，當是給那小妹妹一個交代算了？」  
看著圖書館深不見底的階梯，我不自禁萌生退意。

「不行的時候就該老實說不行。對小孩子說謊可不是好的大人喔。  
再說，紙片可不便宜。好不容易賺一點錢，可不能都餵了石像。」  
曾長期跟小孩相處的洛維詩一本正經地說教道。

「說是如此，再進去硬拼也不現實啊。  
但兩手空空回去也太難看了……」  
我像個在限期前交不出作業的學生一樣囁嚅著。

「別擔心，總有辦法的。  
比如說……我們看看附近有沒有人想組隊？」  
洛維詩一邊摸著我的頭，一邊四下張望。

雖說組隊是冒險者的必修課，但我從來掌握不了這門學問。  
在我還在猶豫要貼看板還是乾脆在圖書館大聲喊叫時，洛維詩已經找來了兩個同伴。

「你們好。剛才你們在階梯進進出出的時候我就想幫你們一把了。  
只是她都在說什麼，「不應該在別人求助前就主動干涉」。」  
長著黑翼的道米尼族男子跟我們握了握手。  
他體型雖不十分健壯，但關節突出，手腕有力，顯然經過了長久磨練。

「抱歉，他老是這麼大咧咧的。  
我們正好也想探索圖書館，但愁著沒有人能組隊呢。  
請多多關照哦，我們當冒險者的時間還很短。」  
另一名黑髮少女則是嬌小白皙，但遍佈全身的二足步行機械人接口表示它們已經伴隨她渡過了無數場戰鬥。

「……很短？」  
可是，你們給人的感覺可不像啊。」  
洛維詩對著看起來就明顯很強的兩人膛目結舌。

「妳說話也不怎麼講究嘛。  
「很短」是指在埃米爾界登記成為冒險者的時間。我們是道米尼界的退役軍人。」  
男子沒好氣地解釋道。

稍微交流之後，發現他們原來是在衝天塔開通之前就在道米尼界浴血奮戰了多年的戰士。



他們在沒有外援，沒有希望的形勢下撐住了西軍本部不倒，甚至還曾經在城市全境淪陷時達成重奪旗幟的戰果。

如今對DEM戰況有所緩和，他們這些上一代的戰士終於有機會簽署自願退役了。

在兩名熟練戰士的協助下，本來有點吃力的沙灘戰鬥如今輕鬆了很多。

海賊團在道米尼男戰士的槍下落荒而逃；而鯊魚的尖牙也絲毫奈何不了精鋼鍛造的強化外裝。

「埃米爾界神奇的東西還真不少。」

男戰士在手持步槍掃蕩著陸行鯊魚時感慨道。

雖然他的主武器是一把自動步槍，但他真正的殺手是平時待在鞘中的名刀。

據他所說，他這手拔刀術已經習練了快三十年了；還曾經以此跟上位DEM交手過。

「也許在DEM來之前，我們的世界也有著差不多的事物吧。」

女機械師操縱著機械臂，按住了不停掙扎的紅色鯊魚。

蓄力已久的前部ラビッジカノン隨即噴發著洶湧的能量射線，把鯊魚的絕大部分身體都碳化成一團煙塵。

不愧是在魔界廝殺十年以上的戰士。即使是在書中世界，下手依然毫不留情。

「接下來要小心喔。我們栽在接下來的甲板戰裡很多次了。」

船上十分不穩，敵人甚至會捲起巨浪襲擊船隻。」

洛維詩朝沒有體驗過這故事的兩人說道。

「.....埃米爾界的人居然還在用容易翻的木船啊。明明都體驗過現代機械技術了.....

不要緊，我有個辦法。」

女機械師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如何？很穩定吧？」

女機械師自信地展示著她的作品。

「.....我們有個朋友也像妳一樣.....嗯，不拘小節。」

我看著改裝後的二足機械人，不禁說道。

說來也沒什麼，為了應對接下來的接舷戰和巨型烏賊，她用一隻機械臂抓住礁石充當船錨；並直接用雙足踏穿甲板固定船身。

這下船是穩了，但也不能移動了。為了解決這問題，她把另一隻機械臂像弩砲一樣一把插在敵船上；這下大家便也動彈不得了。

至於本來準備登艦奪船的海賊團們，自然也被主炮和導彈打得七零八落。

要不是這是童話式的書中世界，海水應該已經血紅一片了。

而我們剩下的人則騰出手操作側舷滑膛炮，瞄著遠方的烏賊招呼。

牠多次想要掀起巨浪沖翻船隻，但被機械人固定住的木船始終堅如磐石。

至於牠的觸手在道米尼鋼的面前更是連刮痕都沒有留下。

在單方面的砲擊下，烏賊的輪廓在霧中漸漸模糊，纏繞船隻的觸手也慢慢褪去；最終消失在海面之上。

「嘿嘿，比起守西軍本部的防線可簡單多了。」  
女機械師自信地笑道。

「.....不過，兩艘船都已經無法航行了啊。  
這樣故事還能繼續嗎？」  
洛維詩擔憂地望向兩位ロア。

她說得有道理。兩艘船都已經損壞得無法航行了；而我們現在正身處一望無際的遠洋。  
難道故事的結局會是大家一起葬身大海？

「沒關係喔。這畢竟是源於我們和アナザー內心的故事。  
重點是，她們的野心被阻止了。為了利益而聚在一起的海賊團將會因此分崩離析。」  
キャプテンキッド不無擔憂地眺望著敵船。  
在那兒，不再能掠奪別人的海賊們爆發了激烈的衝突，即使アナザー們試圖制止也無濟於事。

「傳說可以有很多個版本。在故事的結尾處適度留白，有時也是一著妙筆。」  
ル・フェイ微笑著說道。

她們已經沒有辦法建立屬於自己的傳說了。  
但她們決不會只甘於讓「無名海賊團掠劫小島失敗後倉惶逃逸，於茫茫大海中再無音信」作為自己的故事註腳。

那麼就只剩下唯一，以及最直接的途徑了——消滅本體，並把她們的傳說據為己有。  
在想到這一點的瞬間，書中世界又翻過了一頁。

「這.....這是什麼？鯨魚岩的浮空平台？」  
洛維詩站在雲中的空中神殿上說道。

「跟アナザー決戰的地方。大概是傳說的起源——也就是ロアの內心吧。  
妳這麼一說，跟鯨魚岩倒也有三四分像。」  
我朝洛維詩以及兩位道米尼族解釋道。

「不對。還是有不同的。鯨魚岩是被吞噬的世界反芻的投影，而這片空間是潔淨得足以容納新傳說的白紙。」  
洛維詩盯著不遠處正在對峙的ロア和アナザー說道。

「即使沒有了部下也沒關係.....！  
我的夢想是不會在這裡完結的！」  
キャプテンキッドアナザー手一揚，身後隨即出現了大量的火繩槍和盾牌，迅速拉平了人數上的劣勢。

「從一開始就處於光明的你們是不會懂的吧。  
不過沒所謂了。以後誰是誰的影子還說不准呢！」  
ル・フェイアナザー則佈下了青綠色的光幕，籠罩著己方陣營。

「看起來對面嚴陣以待啊。  
那，該怎麼辦？強攻陣地可不是明智的戰術。」

道米尼男子看著光幕下排成正方形的槍盾說道。  
雖然沒有士兵存在，但這陣勢無疑就是古典時代的步兵方陣。

「沒錯，強攻アヴァロン是愚者之舉。  
我來想個辦法中和這個神聖結界。在此之前，請多少撐著點。  
要小心，我感覺到她們還保留了強大的後著。」  
ル・フェイ向我們說道。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隨著她的詠唱，ロアの形體似乎漸漸黯淡起來。

「來了！ディバインバリア！」  
洛維詩反應敏捷，在火槍縱隊第一次齊射前先張開了神聖光界。

我雖然參與過這個故事的探索，但在決戰中只負責憑依並支援同伴，沒有與アナザー實際交手過。  
當年那些老練冒險者往往是發動紙片三兩下就掃除了槍盾陣線，因此，我沒想到原來這些召喚物會那麼難纏。

戰況陷入膠著，ル・フェイ的光暗兩面都在加緊念咒。  
即使是強化外裝的炮擊也不能突破盾牌的防禦，而盾牌掩護下的火槍齊射也令人難以靠近。  
更糟糕的是，就如ル・フェイ所說，アナザー們在結界內按兵不動，似乎正在籌劃著什麼；這些召喚物不過是拖延時間的棋子而已。

「別以為這樣就完了！夢想船！」  
キャプテンキッドアナザー遊刃有餘地喊道。  
一艘微縮版的浮空海盜船在結界的側翼殺出，朝ル・フェイ接連開砲。  
她不得不側身躲避砲擊，但海盜船已經把撞角對准了她，全速衝撞。

「休想得逞！」  
道米尼女機械師及時堵住了海盜船的路線，以強化外裝硬是吃下了衝擊。  
二足機械人只抖了一抖，隨即張開雙臂抱住了海盜船，準備發射主砲。

「是這邊快了一步呢。モルガナハーツ！」  
在發砲的前一刻，ル・フェイアナザー發動了準備已久的魔法。  
一道白光籠罩住了海盜船。同時，二足機械的砲口也冒出了火光——

「呀啊啊啊啊？！」  
——在震耳欲聾的響聲中，數道落雷劈中了二足機械。

「這是.....新生魔法？！」  
居然會有這麼大的威力.....」  
對新生魔法火力深有體會的洛維詩難掩驚訝之情。

「這就是她們的底牌嗎.....！」  
我咬牙說道。  
被魔法賦予了自律反擊體系的海盜船正橫衝直撞。  
那張牙舞爪，無拘無束的樣子，正如キャプテンキッドアナザー海賊夢的體現。

「雖然也不是沒有想過像這樣大鬧一通.....  
可是，傷害無辜的人是不行的！」  
キャプテンキッド朝結界裡的アナザー喊話。

「有什麼不行？！難道有人能阻止嗎？！」  
キャプテンキッドアナザー不甘示弱地回道。  
正如她所說，本身已經具有強大戰力，而且被碰到就會觸發猛烈雷擊的海盜船根本無從入手。

「嘿，借一步說話。  
你說，要是結界和盾牌都突然消失的話.....你們有沒有辦法在海盜船打敗我們之前一舉打倒兩位アナザー？」  
道米尼戰士忽然對我和洛維詩說道。

「這.....盡力而為吧？  
不過首先，怎麼才能讓它們消失啊？」  
洛維詩百忙中抽空問道。

「我看那位女士剛才躲閃的時候嘴巴一刻都沒停止念咒，不過アナザー似乎一直沒注意到。我看她也快要準備好了。  
要是結界解除，那些盾牌對我而言也就是一刀的事。  
至於海盜船嘛——」  
道米尼戰士的目光轉到了被雷電擊中後渾身冒煙的二足機械之上。

「——可別小看道米尼精煉鋼啊！」  
隨著道米尼女機械師的喊叫，重新啟動的二足機械從後緊緊抓住了海盜船。

原本黯淡漆黑的強化外裝上如今燃起了一層亮綠色的火焰。  
這是讓二足機械的內部處理器全速運轉，讓參數在短時間內大幅提升的過熱狀態。

女機械師僅僅是壓住了海盜船，並沒有發動進一步攻擊；因此也沒有誘發雷擊。  
海盜船本身依然有反擊能力，但不論是撞角還是側舷砲都對強化外裝毫無效果。  
也就是說，在過熱狀態的數分鐘內，アナザー的王牌都會被她束縛著——

「アナザーアヴァロン！」  
——同時，ル・フェイ準備已久的魔法也發動了。  
影子在我們的腳下澎漲，形成了與アナザー神聖結界相對的領域。  
在兩個領域的中間，是沒有法則的一片真空。

「記得我剛才說過什麼吧？上了！」  
道米尼戰士拋下步槍，空手朝槍盾陣線快速靠近。  
就在一整排火槍即將開火的瞬間，男子伸手握住了腰間的刀柄。

刀光之下，火槍甚至盾牌都被劈做兩段。  
男子絲毫沒有收刀的意思，刀鋒所到之處，周遭未被第一刀劈落的槍盾通通難逃一劫。  
甚至連身在結界核心的アナザー都為了躲避劍氣而各自躍開——

「妳知道該怎麼辦！去吧！」

我朝洛維詩喊道，同時擺出了剎那的起手式。  
洛維詩心領神會地高舉畫筆，並以高速詠唱咒文。

キャプテンキッドアナザー正在召喚槍盾以填補防線缺失，而ル・フェイアナザー也在重新確立結界。

她們對遠在己方陣地的我們毫無防備。

的確，這個距離不論是我的短刀還是她的魔法都無法命中。不過這邊可是有著多姿多采的新生魔法

「テレポート——」

隨著瞬移魔法發動，眼前的影像轉瞬被替換成了另一副光景。

雖然大腦因為視訊的不連貫稍有混亂，但眼睛已經捕足到了ル・フェイアナザー的後背。

同時，洛維詩畫筆上的光球也已經在キャプテンキッドアナザー身後成形。

「フォトンランチャー！」

「剎那！」

就在アナザー們回頭的一刻，我們發動了各自的絕技。

20.

\* \* \*

「.....這樣，就算是和解了嗎？」

感覺只不過是被打了一頓之後屈服了不是嗎？」

洛維詩看著正在キャプテンキッド面前挨訓のアナザー們說道。

「反正大部分アナザー的主要目的也只是從本體獨立，擁有自己的故事而已。

而僅屬於她們的故事——就在我們手上呢。」

我翻閱著手中的紙片。

作為放棄干涉本體的補償，アナザー們決定以冒險者的同伴身份寫下自己的故事。

冒險者在他們幫助下能爆發出驚人的實力，而他們因此立下的豐功偉績也讓アナザー的傳說流傳更廣。

而アナザー能給予的力量又跟他們的傳說緊密關連。這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導致他們的力量螺旋式上升，甚至超越了本體。

「那，我們就回去啦。

以後有空多來道米尼界.....雖然也沒有什麼好觀光的就是了。」

道米尼戰士們笑著向我們說道。

他們沒有取走紙片，只是拿了點書中世界的紀念品留念。

那是海盜船上取下的海賊團旗幟。對從小只能看見漆黑淒冷的海洋的魔界人來說，蔚藍清淨的海面是他們一生的憧憬。

「謝謝兩位的幫忙！

請代我們向リーン女士問好！」

洛維詩中氣十足地回道。

道米尼男女瀟灑地揮了揮手，勾肩搭背離開了圖書館。

「.....真好啊。」

他們少說都認識了十多年了吧？可真是深厚的情誼啊。」  
洛維詩嘟囔著，好像有點羨慕的樣子。

「沒錯。妳也注意到了？他們的戰鬥默契十分完善。  
雖然剛才的戰鬥沒有用上；但強化外裝用以庇護戰友的左側有大量灼燒痕跡。結合男子切入戰場時刻意壓低的姿態來看，他們在戰場上的配合相當明確。看來，他們曾經無數次正面擊破攜帶火焰發射器的裝甲DEM.....」  
我一邊說，洛維詩就一邊翻著白眼。也不知道為什麼。

「.....算了算了。難怪澤妮亞時常對你生氣。  
我們走吧。別讓客人乾等。」  
洛維詩氣鼓鼓地走了，我只得隨後跟著。  
難道是我猜錯了他們的戰術？

\* \* \*

回到下城的時候，天色經已全黑，咖啡館也已經打烊。  
不過店面的燈火還亮著，而且還出現了我意料之外的人。

「露米奈怎麼也來了？」  
我向著跟少女アルマ玩得不亦樂乎的露米奈說道。

「我聽說上城又出現了新種アルマ嘛。而且還是機械類！  
反正她剛剛變成人型，也沒地方好去；我就讓她留在果園裡了。  
不過好奇怪啊。アルマ一般都有個原型對吧？但我怎麼都不記得看過這樣的原型.....」  
不，與其說露米奈是跟她玩，不如說是在單玩面玩她。  
不過アルマ也沒什麼不滿，只是在幹自己的事。

「三界的魔物那麼多，妳也不是每一種都見過吧。  
再說，アルマ的原型本來也就是僅供參考。妳第一眼看見タランチュラ和ココッコー時知道她們的本體長什麼樣子嗎？」

露米奈似乎接受了我的意見，回頭繼續逗アルマ去了。

「.....千萬不要跟露米奈說道米尼機械師是怎樣錨定船隻的。連提都不要提起。  
如果妳不想以後飛空城也會用這種方式停泊的話。」  
我偷偷對洛維詩說道。

「.....不要說那麼可怕的事。我冷汗都出來了。  
咳咳。紙片我們帶回來了。妳要看看嗎？」  
洛維詩像是向小孩翻開繪本一樣，掏出了辛苦收集的紙片。

「原來如此。這就是心靈的力量嗎？  
難怪眾多冒險者趨之若鶩。」  
少女アルマ合上紙片簿，若有所思。

「那，妳有興趣成為冒險者嗎？」

冒險生活很有趣喔。據那邊那個花心蘿蔔說，還能邂逅眾多可愛的女孩子。」  
澤妮亞不懷好意地指著我說道。  
我什麼時候這樣說過了。

「很遺憾，我看不出有這個必要。  
我的機械身體不需要營養補給，而下城區的供電設施就足夠我的生活所需了。  
這樣一來，為了報酬而執行冒險活動並無必要。」  
少女アルマ不帶情感地回道。  
真罕見，居然有不想去冒險的アルマ。  
另外，在下城區偷電是違法的。

「哎，冒險活動也不是只為了報酬嘛。  
就像這次找紙片，即使沒有回報，我們也渡過了很愉快的時光啊。」

我想想.....妳有什麼地方曾經嚮往，卻又一直沒有去過嗎？」  
洛維詩耐心地引導著她。

「.....マイマイ島。」  
在短時間的沉默後，少女アルマ緩緩說道。

マイマイ島坐落於埃米爾界東南部，本是個寧靜的小島；但在某個DEM空中要塞墜落後就變成了熱門的冒險者聖地。  
在埃米爾界開拓期，該島DEM遺跡內部的先進武器庫曾是各界冒險者的寶藏；即使到了現在，マイマイ遺跡也是新晉冒險者的畢業試驗場。

「哦，挺好的起點嘛！  
那，妳是因為什麼而想到哪兒去呢？」  
洛維詩笑著問道。

「我在那邊偵測到強大的信號反應。  
好像有數量龐大的DEM族在那邊活動的樣子。我想去看看。」  
她的機械身體似乎對信號很敏感的樣子。

「喔，マイマイ遺跡確實有大量的DEM殘餘部隊仍在活動。  
不過那都是非常早期的DEM型號了，比道米尼界的舊型號更古老。」  
熟悉DEM的露米奈說道。

「不，我不是說遺跡內部；而是遺跡外部。  
我接收到的信號說，那邊很需要擁有心靈的DEM族去搬運補給物資。」

此言一出，在場有冒險經驗的人臉色都尷尬了起來，只有澤妮亞和少女アルマ不明所以。  
所謂的「補給物資運搬」其實是只發佈給DEM族冒險者的任務，但內容僅僅是把貨從マイマイ島一側搬到另一側而已。  
因為報酬不菲，有大量DEM族參與；甚至有操控著大量DEM冒險者的惡性行業存在。也因此，這件事在冒險者之間名聲不佳。

「怎麼都僵住了？有什麼不方便說的嗎？」

澤妮亞意識到了氣氛不對。

「.....不，沒事。改天帶妳們去看看就知道了。

比起這個，還不知道妳叫什麼名字呢。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用原種族來稱呼アルマ。但既然妳也不知道自己的原型.....」

露米奈以讓人感覺不妙的語氣說道：

「.....那就由我來取名好了。」



## 第八章——瑪依瑪依島 ( マイマイ島 )

「.....ホルスゴーレム・アルマ？」  
聽見露米奈給新人取的名字，我頭又開始痛起來了。

「不錯吧？是不是有種軍事化的美？」  
露米奈自豪地說道。  
她這是在說人家是坦克嗎？

「可是.....她到底哪兒像ホルスゴーレム了？」  
「嘿嘿，睜大眼睛看好了！  
ホルスゴーレム・マシナフォーム！」

隨著露米奈的指令，貼附在少女身上的部件開始重組，組成了一套附有羽飾和武裝的華麗裝備。  
雖說現在銀白色的裝甲和羽飾確實有點ホルスゴーレムの樣子，但不管怎麼看，兩者都是大異小同。

「像不像的問題先放一邊。  
更重要的問題似乎是——ホルスゴーレム這是妳給裝甲取的名字，而不是取給她的名字吧？」  
我沒好氣地說道。

「這.....這有什麼關係。  
名字只不過是個代號而已，有名字總是好事啊！」  
露米奈砌詞狡辯著。

「我認為繼續爭論本單元的識別代號是沒有意義的。  
事實上，我昨天就把此代號輸入至冒險者公會的註冊表上了。」  
少女.....不，ホルスゴーレム如此說著。

「.....那就沒辦法了。  
不過，我應該會只叫ホルス ( Holus ) 就好。  
不覺得聽起來像隻小鳥一樣可愛嗎？音節也比較少。」  
澤妮亞笑著摸了摸ホルスの頭。

\* \* \*

「只不過是マイマイ遺跡而已，用得著全員出動嗎？」  
全部咖啡館員工都在工作時間跑到了トンカシティ轉飛マイマイ島の飛空庭上摸魚。

「現在有活動木偶顧店了啊，我們休息一下假沒關係的。  
其他客人才不會像某人一樣動不動賴帳賒帳呢。」  
澤妮亞在檢查撲克牌的同時不忘對我冷嘲熱諷。

「而且，我有點不好的預感.....  
總感覺此行會捅到馬蜂窩。」  
洛維詩有點擔憂地說道。  
所以我才說，這只不過是マイマイ遺跡而已。連攻防戰的新製DEM也拿不下我們，更何況近百年沒

有維護的老型號？

「那正好，我正愁沒有地方測試我家ホルスの實力呢！你們肯定會大吃一驚的。」  
露米奈自信滿滿地說道。  
這下子連我也有點不安起來了。畢竟她每次都會精準踩上陷阱。

才剛抵達マイマイ島，我們就被眼前的奇景震懾住了。  
不，不是島上的參天巨樹或者墜落的空中要塞，而是——

「……好多DEM啊。  
他們騎著那個紅色竿子在幹嘛？」  
澤妮亞指著遠方的DEM隊列。

「……這真的有點過頭了。  
是不是比以前還多？都影響到島民和當地物種的生活了。」  
洛維詩也發出了感嘆。  
島民都搬離了該區不說，本來會在野外覓食的バルル們都只得瑟縮在叢林裡看著他們。

我們接近了DEM群，但他們絲毫沒有回應的意思。  
奇怪的是，他們都穿著冒險者公會發給DEM的綠色衣服；胯下也騎著冒險者行會免費配佈的紅色高蹠。

「這些DEM雖然卸下了裝備，但每一台都是擁有心靈的上位DEM。  
冒險者公會的生產力果然豐富，居然能夠把那麼多的上位DEM框架當工具用。」  
ホルス不知道是理解錯了什麼，在那邊感慨地連連點頭。

「……不，這明顯是異常的行為。」

嘿，冒險者行會嚴令不得過度影響生態與當地居民。  
要是你們繼續，我們就會向行會舉報……」  
在我對某台DEM警誡的時候，一隻手搭上了我的肩膀。

「老兄，如果我是你，我就會假裝看不見然後繼續幹自己的事。」  
回頭一看，是一個不認識的男人。  
他穿著劍鬥士（グラディエーター）的職業裝備，身上也掛著冒險者行會的標記。  
被他阻撓了一下，那台DEM便自顧自地踩著高蹠跳走了。

「先生，您跟此事有聯繫嗎？」  
露米奈如同跟我初見那天一樣，有禮而充滿壓迫感地詢問。

「不，我也只是個熱心市民而已啦。  
只是就我所知，這些DEM全不聽人說話，即使向行會舉報凍結他們的冒險者身份，過幾天又會來一批新DEM。  
哎，我只是忠告一下你們別浪費時間而已。你們愛怎麼樣就自便吧。」  
在我們幾個的冰冷目光下，劍鬥士漫不在乎地吹著口哨。

「……請問，這是不好的事情嗎？  
能跟我解釋一下嗎？」  
ホルス大概也猜出了這事不對勁。

「哎，本來不想讓你那麼早了解冒險者的陰暗面的，但看來沒辦法了。  
本來，委託人發任務，冒險者完成委託賺錢，這是理所當然的。  
有些任務難度不高，報酬卻高，大家都愛這種任務也很正常吧？

於是就有些人，用債務或別的途徑控制著冒險者，讓他們沒日沒夜地打工為他們賺錢。  
在マイマイ島搬運補給物資，就是這種養肥了大量黑心僱主的簡單任務。  
本來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但他們現在卻還在變本加厲……」  
露米奈嘆著氣解釋道。

「原來如此。難怪這些單元的機體維護和心理狀態都需要關注。  
我想我能做些什麼。」  
ホルス靠近了DEM隊列，並進入了某種發訊模式。

雖然作為肉體凡軀，我沒法解讀她的電磁波；但電波的作用倒是很明顯——每個接近ホルスのDEM都停了下來。  
他們以重獲神采的眼睛左顧右盼，然後看了看手上的物資和高蹺。

很快，他們都四散而去。更有一些DEM氣憤地扔下了補給物資，連報酬都不要了。

「好厲害！妳能跟他們溝通嗎？！」  
在女士們的喝采聲中，我以眼角餘光盯了盯正在遠方的劍鬥士。  
他也一副目瞪口呆的樣子。  
不知道他在呢喃什麼，但他也沒有上前阻止的意思。

據ホルス所說，這些DEM的脫序行為源於マイマイ島循環發送的偽裝訊號。  
此一信號建基於某組古老的通訊協議，對於新型DEM而言，這只不過是招募人員搬運補給物資的公告；但對仍然執行此一協議的DEM來說，這就是強制他們關閉心靈迴路的命令。

「信號發送源在被你們稱為マイマイ遺跡的深處。按理說，此要塞早已荒廢，不再承擔埃米爾界的DEM指揮工作。除非……」  
ホルス意有所指地說道。

「除非有人想要利用遺跡的設備控制DEM給他們當奴隸，對吧。  
哼，總是有人喜歡對DEM動歪腦筋。」  
露米奈堂而皇之地說道。  
話說，妳有資格說別人嗎？

\* \* \*

マイマイ遺跡內部本就錯綜複雜，墜落時引起的崩塌以及近百年來自然環境的侵蝕更加劇了這一點。  
幸而守衛內部的舊式DEM對我們而言早已不是威脅，不然探索的路程會更辛苦。

「好多看起來一模一樣的通道啊。」

要是我一個人的話，肯定會迷路。」  
澤妮亞在擊落一台飛行型DEM的時候感慨道。  
即使沒有人協助，她多少也能獨自面對這種程度的敵人了。

「幸好有ホルス偵測信號，不然一般人繞一輩子都繞不進來。  
啊，好像到目的地了。發信源就是這東西嗎？」  
洛維詩指著一台帶液晶屏幕的裝置說道。  
這台裝置雖然跟マイマイ遺跡的其他設備同樣老舊，但至少液晶面板仍能運作；而且最近有使用過的痕跡。

「我看看.....喔，拒絕我存取是吧？」  
露米奈走上前去，按了幾下屏幕，卻只發出了一點警告音。  
於是她提起斧子，用斧柄一撬，把裝置卸了下來。

「這.....冒險者行會似乎不提倡破壞遺跡.....」  
洛維詩冒著冷汗。

「什麼破壞遺跡？」  
我剛打死了一隻怪，這是它的掉落物。哪有不許撿自己的掉落物的道理？」

不知道她何時能達成被東國農業行會和冒險者行會同時驅逐的偉業。

武器庫是マイマイ遺跡少數功能完好的設施。  
在遺跡墜落後，一頭容貌酷似サラマンドラの當地生物選擇棲身於此。  
它甚少主動傷人，只會在冒險者意圖進入武器庫時給予考驗，因此，也被稱為武器庫的守門人。

在一番點到即止的較量之後，我們通過了守門人，進入了武器庫。  
ホルス靜靜盯著琳瑯滿目的武器，似乎在思考什麼。

「怎麼了？有想要的武器，不用客氣隨便取。  
啊，當然，只取自己需要的就好了。畢竟以後可能還有冒險者會來。」  
露米奈朝ホルス說道。

「我想沒有必要。與現今道米尼界的裝備水平相比，這些武裝如今已說不上多麼先進了。相較起來，那些利用守護龍的力量制作的武器更有參考價值。」  
ホルス說的是露米奈的單手斧タルタロス。  
那是經過專業工匠打造，再被埃米爾龍和DEM龍加持過的神兵利器。  
據說它們還能再被塔尼亞龍加持，成為舉世無雙的神器；但這我就無緣親見了。

「別這樣說嘛。妳看，舊東西不一定是垃圾啊。」  
澤妮亞拿著一把晶片造型的琴，輕輕撥動琴弦。  
意外地還挺好聽。

「不錯嘛，妳以前有練過？」  
「嘿嘿，以前在咖啡館演奏過，只不過現在又要當侍應又要調酒之後荒廢了。  
說不定我可以重操舊業哦。」  
澤妮亞自信地笑道。

忽然，外面傳來了來自守門人的吼聲。  
但這僅持續了一瞬間，接著便是一輪連武器庫內部都能感受到的震盪。

「喂，出手注意一點！  
守門人並沒有惡意——」  
露米奈拉開武器庫大門，但迎面而來的是一連串正來砸來的流星。

「危險！」  
幸好有洛維詩緊急詠唱的バリアシールド，露米奈才不致掛彩。

「.....好傢伙，一出手就想取人性命啊。」  
露米奈隨即為我們所有人附上了黑薔薇荊棘。

冒險者之間的私鬥是被嚴令禁止的，能夠合法戰鬥的場所只有競技場和騎士團演習場。  
這兩個地方都由混成騎士團營運，常駐著專業醫生以及神官佈下的護命結界ミスティックシャイン；  
因此冒險者能盡全力較量的同時不傷人命。

在武器庫門外的是一名穿著星術士（アストラリスト）裝束，蒙著眼罩的塔尼亞族女性。  
她手上拿著魔法書ネクロノミコン，跟露米奈是同一級別的武器。  
遠方的守門人仍有氣息，但已身受重傷，動彈不得。

「偵測到數名三族人類的熱源。  
分別位於書本，盾牌，以及胸飾。請小心應對。」  
已進入戰鬥模式的ホルス說道。

「妳現在的行為已經嚴重違反了冒險者公約！要是.....」  
「別多說了，她就是來殺人的！」  
露米奈打斷了洛維詩的話，並召出了四具活動木偶。

我們老手們很清楚星術士的戰鬥力。  
多彩多姿的攻擊方式，強悍的火力，甚至還有近乎完善的輔助魔法。  
更別說她還帶上了三個憑依者，使她的戰術部署完全不可捉摸。

星術士手上的書頁接連翻動，發出一個個威力強大的魔法。

「.....！這，這是什麼威力.....」  
洛維詩在搖搖欲墜的神聖光界（ディバインバリア）下說道。  
星術士的主要攻擊是被稱作エレメントメモリーの流星雨。  
剛才露米奈已領教過了，要是被直接擊中的話，也許會直接化為煙塵。

但如此強大的攻擊手段，在星術士手上只不過是其中一種能快速詠唱的基本技能而已。  
見流星雨一時未能建功，星術士高舉法書，把大氣中的魔力化為如雨點般落下的各色元素。

「エレメンタルレイン嗎.....！  
ディスペルフィールド！」  
洛維詩連忙發動封魔結界，但脆弱的結界在僅僅承受了幾顆元素球之後就過載消失了。

我一把拉過愕然的澤妮亞，把她推離了攻擊範圍。  
同時，一串流星擊中了我的後背——

「沒事吧?!」

「沒事!大家散開!」

一台蔓陀蘿形活動木偶撲到我的身後，為我承擔了重擊，自身卻化成灰燼。

光點仍在灑落，這樣下去只會被單方面壓垮。  
抱著奪去人命的覺悟，我把手槍對准了星術士的眉心。

無可挑剔的精準射擊，把子彈送到了星術士的額頭。  
可是沒有用。她就這樣用身體彈開了槍彈；子彈對她的衝擊力甚至不如手槍給我的後座力。

對付能動用大地之力的星術士，這種口徑的子彈是行不通的。

「動用致命武力。」

「我就看妳是不是真的刀槍不入!」

飛在半空的ホルス輕擺羽翼，射出了四發閃著金光的羽毛；而露米奈也在巨型藤蔓掩護下衝向星術士。

就在羽毛和斧刃貼近的一刻，星術士手不動腿不抬，突然就高速往前滑了過去；好像在被什麼東西奮力推開似的。

「凱提推進器(背負い魔・ブースト)?!還是高級型號!」

斧頭落空的露米奈驚呼道。

「妳不是也有一個普通版嗎?!是時候拿出來了!」

「我，我拿去當飛空庭的動力帆了啊!」

就在我們吵嚷的時候，星術士早飛得遠了。  
更過份的是，她一邊飛，手上的魔法書仍持續撥灑光雨。

「確認目標具快速機動能力且能提取環境魔力。

開展反制措施。」

ホルス飛到了武器庫中央，釋放聚集的魔力。

四周的魔力開始化成黑色的魔力漩渦，同時光雨也漸漸停歇。

漩渦猶如異物的一張巨嘴，正在吞噬著環境的魔力。  
當大氣魔力被佔用的時候，星術士包括エレメンタルレイン在內的眾多強力技能均無法使用。  
而且漩渦還有吸入敵人的效果。哪怕是飛行中的星術士，也被吸進了漩渦中心動彈不得。

「那不是暗法師(ソウルテイカー)的深淵(アビス)魔法嗎.....?」

洛維詩雖然吃驚，但一刻都沒有停止為我們補充神聖光界和封魔盾。

「那是DEM的定制技能!別討論了，趕緊集中攻擊!」

隨著露米奈的呼叫，我與她一左一右猛撲過去。

雖然子彈不起效，但我要是能夠近身使出剎那，就算不當場要了她的命，起碼也能扯下她身上一兩個

憑依者——

——然而，數米高的巨浪驟然升起，淹過了我和露米奈。  
星術士能把自身魔力化為各種形態，海浪也是其中之一。這甚至不需要借助大氣魔力就能辦到。  
雖然在神聖光界的保護下沒有大礙，但強大的衝擊力仍把我們沖出了數十米有餘。

同時，一串流星的尾部劃過了ホルスの羽翼，把她從高空擊落。  
乘著漩渦消散的一刻，星術士背上的推進器冒出藍光——

「デクライズウエポン！」

——但就在她飛走之前，洛維詩的技能順利命中了她。

「我有個主意，可是不能被她聽見。  
相信我，好嗎？」  
乘著短暫的空檔，洛維詩低聲向我們說道。

洛維詩的咒語並非對星術士本人施放，而是針對她手上的魔法書。  
元素的力量將會在數分鐘內被束縛，在此期間，流星雨的威力將被降至最低點。  
可是流星雨並不是星術士僅有的殺招，她還有大量手段可以使用。

「ホルス。朝我們腳下釋放深淵。  
大家不要脫離深淵的範圍。」  
雖然沒有應答，但我們都選擇相信洛維詩。

一般而言，面對擅長大規模魔法的星術士，站得太緊密只會被一網打盡。  
但洛維詩刻意反其道而行，多半已經準備好了對策。  
不過，澤妮亞不在圓圈裡。在被我推進武器庫內室後，她就沒有出來過。

「.....戰術確認。」  
ホルス似乎已經明白了洛維詩的打算，朝地下釋放了深淵魔法。  
在封鎖了流星雨後，下一個重大威脅就是エレメンタルレイン。  
跟之前一樣，以深淵先行吸乾環境中的大氣魔力就能阻止其釋放。

兩大殺招均被封鎖後，星術士選擇了高速接近，並開始凝聚魔力。  
但現在仍不能貿然靠近。要是被她召喚海浪沖走的話，就會失去深淵的保護。

星術士在一個安全距離停了下來，左手高舉。  
海量帶電粒子集中在她的掌心，散佈著肉眼可見的電磁輻射。  
在旁人的眼中，就像是一個逐步膨脹的黃色光球。

此魔法單憑星術士本人的魔力運作，深淵並不能阻止它的發動。  
洛維詩對此並沒有任何反應，連封魔結界都沒有佈下。

「ウインドエクスプロージョン。」  
「.....乖孩子。  
リフレクション！」

相對星術士長達數秒的詠唱，洛維詩僅僅在一眨眼間就念完了反射咒文。  
數條水晶柱在深淵中拔地而起，把我們包在核心。

脫手而出的超新星此時已無法收回，就在我們面前爆發。  
但在水晶的保護下，其奔湧的能量沒有傷到我們分毫，反而全部反噬了施術者。

洛維詩的戰術思路十分明確，從一開始就在誘使她使出這一招。  
先是封印她的魔法書，再封印她其他的範圍魔法，就是為了讓她自投羅網。  
這本來能夠一發逆轉的——

——如果她沒有用身上的憑依者吃下傷害的話。

煙塵散去，星術士以黑色圓盾護住頭臉，跟我們一樣毫髮無損。  
相對照的是倒在她腳邊一名刺客服飾的冒險者，不知是死是活。

倒在地上的刺客不久後就被傳送走了。  
他直至消失的一刻仍然一動不動，不知道是死了，還是從一開始就是沒有靈魂的空殼。

「好了，開始第二回合吧。  
妳不動的話，我們就過來了！」  
露米奈召喚了幾隻被藤蔓包著的活動木偶，隨他們一起衝鋒。  
星術士依然以推進器快速移動，期間她的憑依者為她放了幾個輔助魔法。

她剛才一動不動，大概是在等被洛維詩封印的武器屬性恢復吧。  
可是有一點很奇怪。被守護龍認同的冒險者，能夠使用被稱為龍眼解放的能力以增強力量。  
但她手裡的魔法書明明是DEM龍加護過的證明，為什麼不解放龍眼？  
難道她並沒有被守護龍所認同嗎？

「她在把我們和場地都變成火屬性！大家小心！」  
洛維詩向我們喊道。  
隨後，遺跡的機械劈啪作響，冒出的電火花化作閃電劈在了我們身上。

不過，那一發閃電同樣被洛維詩反射回星術士身上了。

「……怎麼還來，沒吃夠教訓嗎？」  
「否定。戰術企圖已更新。」  
ホルス打斷了洛維詩的疑問。

閃電是劈中了星術士，但她毫髮無傷，連憑依者也沒掉下來。

「檢測到屬性更替。目前敵人處於風屬性。」  
屬性攻擊沒法突破同屬性的防禦。為了預防反射，她提前給自己的裝備附上了風屬性。  
她身上纏繞著電流。在她疾速貼地飛行時，能聽見靜電在空氣中的迴響。

而且，她還為自己附上了精靈的加護，進一步提升了詠唱速度。

「好快的魔法……！」



這樣無法全部反射！大家小心！」  
手忙腳亂的洛維詩百忙之中向我們喊道。

閃電從四面八方襲來。  
雖然洛維詩反射了一部分，但反射回去的閃電只能造成微不足道的傷害，還被憑依著的神官直接治療了。  
但每一發漏網的閃電對被附上火屬性的我們都極其難以承受，轉眼間活動木偶已經全滅。  
要不是露米奈的黑薔薇之棘護著，我們可能已出現了死傷者。

「.....再給我一次黑薔薇。」  
我輕輕放下剛被電成焦炭的藤蔓。

「你有辦法吧？！」  
只剩最後一次黑薔薇了，就賭在你身上了啊！」  
露米奈跑到了我身後，背對背向我說道。

我緩緩站到武器庫中心，用藤蔓包覆自己。  
用兩條腿追凱提推進器是追不上的。露米奈追了半天，也沒扯下她一根毛。  
但我也用不著追她。我拿出手槍，把已裝在槍膛的子彈退了出來。

這口徑的手槍彈無法突破大地精靈之盾——本來如此。  
說來，這把手槍當初也是在武器庫翻出來的。該說是緣份嗎？

「別以為只有妳會利用屬性。」  
我把一顆土屬性的毒液彈從前膛壓了進去。

手槍上的機械瞄具鎖定到了星術士。  
她透過重重藤蔓的縫隙，也看見了正舉槍瞄準的我。  
但她視若無睹，只是詠唱著魔法。

子彈出膛。  
就跟之前一樣，大地精靈的加護在星術士面前形成了一片薄膜。  
同時，天雷也劈到了我的頭上，最後一片黑薔薇也化成了焦炭。

子彈劃破了精靈的守護，維持著劃破空氣的速度向星術士飛去。  
纏繞在她身上的靜電非但沒有保護她，反而跟子彈上的毒液產生了反應。  
土屬性對風屬性有利。她的風護盾現在正在反噬她——

「哼，又用憑依者擋槍。  
妳還剩下多少同伴啊？夠妳揮霍嗎？」  
面對露米奈的嘲諷，星術士連嘴角都沒有任何反應。

這次露米奈倒是錯怪了她，我從一開始就瞄準著憑依在她胸飾上的憑依者。  
不優先解決神官，戰鬥就沒完沒了。  
雖然不肯定神官的位置，但最受保護的胸飾一定優先讓最重要的憑依者附身。  
總之，這一槍算是猜對了。

倒在地上的神官很快也被傳送走了。  
然而星術士眼罩下的臉仍毫無波動，不論是沮喪還是憤慨也完全沒有。  
她的樣子讓我想到先前被電波訊號迷惑去打工的DEM，可她明明是一個塔妮亞族。

「ソウルサクリファイス！大家小心！」  
洛維詩向我們喊道。  
星術士腳下湧現出一團黑霧，但迅即消失不見。

看來星術士身上最後一個憑依者是暗法師。  
ソウルサクリファイス此魔法以放棄生命力為代價，換取莫大的力量。  
本來此魔法是使人永久失去生命力的禁術。在歷代暗法師的努力下，現在這只是跟暗精靈的短期契約而已。

如今星術士的神官脫離戰線，我們的黑薔薇和活動木偶均已耗盡；雙方都只能咬牙挺下去。

「屬性封印失效了！  
那，那個.....大家還有什麼辦法嗎？」  
洛維詩流著冷汗，似已一籌莫展。

在禁咒的強化下，星術士的火力又提升了一個檔次。  
單憑洛維詩的神聖光界已經擋不住了，必需加上ホルスの護命結界ミスティックシャイン。

エレメントメモリーの威力也已恢復，再加上禁咒，兩個結界一起上都擋不住。  
我們只能站在頭上有掩蔽物的位置，讓流星雨打中建築物來避免直擊。

因此我們的行動比依賴深淵魔法保護時更受限，連在結界內稍微移動一下都不行。  
這樣下去，早晚會被突破——

「請您把我傳送到盡量接近敵人的位置。」  
「咦？可是，單憑傳送術是抓不住她的.....  
啊，她要來了！」  
不等ホルス and 洛維詩討論完，星術士便已快速逼近。  
她先是釋放了岩漿湖（ラーヴァフロウ）防止我和露米奈捨身衝鋒，隨即毫不留情地再次詠唱——

「アクアウェーブ。」

滔天巨浪湧來，把我們所有人都沖出了結界。  
再也沒有任何保護了，我們所有人都處於星術士的陰影之下。  
她越過了自已佈下的岩漿湖，朝我們急速逼近。

「請按照我說的辦。」  
ホルス仍然不慌不忙。

「好，好吧！  
請一定要平安無事！」  
洛維詩連忙為ホルス傳送，還不忘最後再補上一次神聖光界。

洛維詩的傳送魔法（テレポート）在突襲方面非常實用，上次在圖書館就曾經把アナザー們打得措手不及。

但被傳送者在到達目的地後，需要調整因為視訊接收不連貫而造成的不平衡感。在此期間，無法做任何事。

雖然只需要一秒不到的時間，但面對足不點地，高速飛行中的星術士，哪怕準確傳送到她面上，都難以發動攻勢。

要不然，我早就要求傳送了。

ホルス出現在星術士的背後，一雙羽翼對準了敵人，準備齊射羽毛。

但哪怕是DEM，都無法無視傳送魔法的硬直。

星術士眨眼間便轉過了頭，瞬間發動了アクアウェーブ——

「沒，沒有沖走？！」

啊，對了，賞金獵人（バウンティハンター）のソリッドボディ！」

露米奈興奮地叫道。

ホルス用裝甲立足於地面，撐過了這一波海浪。

但攻擊的機會轉瞬即逝。擁有推進器的星術士必然會迅速脫離，需要長時間詠唱的魔法是攔不住她的。

ホルス揚起手臂，與背上的羽翼形成了兩條平行線——

海浪湧起。

但這次，水元素並不聽命於星術士，而是從反方向掀起波瀾。

「對了，DEM的技能裡也有アクアウェーブ！」

話說露米奈妳能不能記住自己給人家插的都是什麼晶片。

說來，這些屬於DEM的技能究竟是ホルス本體還是裝甲的能力？

就跟我們剛才一樣，水流把星術士沖到了遠處。

因為角度和距離問題，海浪沒法把星術士沖到我們這邊，而是把她沖向武器庫牆壁。

就當我猜測ホルス這樣做的用意時，一個人影出現了在武器庫大門邊上。

那是——從戰鬥開始就一直在裝成果樹的澤妮亞！

「トリックダイス！」

她手腕一翻，扔出了握在掌心的六顆骰子。

六顆骰子一同炸開。

雖然它們的威力對星術士而言可以忽略，但其中一顆炸出了大量黏膠狀液體，黏住了凱提推進器。

「鈍足炸彈！運氣很不錯嘛！」

露米奈一邊歡呼，一邊提著雙斧飛奔過去。

洛維詩連忙為我們再釋放一次封魔結界，並發動了傳送術。

「プラントエッジ！」

「クーデグラ。」

露米奈和ホルス同時朝動彈不得的星術士發動了殺招。  
與此同時，整場戰鬥裡沒有絲毫感情波動的星術士——微微揚起了嘴唇。

斧刃與藤鞭的亂舞把武器庫的牆壁削得滿是裂痕，從ホルス翼部裝甲激射而出的兩顆鎢鋼彈更是打塌了一片牆體。  
然而，本該粉身碎骨的星術士卻不見蹤影。

「.....時空之鍵 E X。  
嘖，屁本事沒有，光會用錢堆砌戰力。  
要不是我的錢都投資在果園上.....」  
露米奈恨恨地說道。

「剛才，如果我沒看錯.....妳那六顆骰子每邊都是六點對吧？」  
「嘿嘿，她都來掀桌子殺人了，難道還不准我稍稍作點弊？」  
澤妮亞對我嫣然一笑。

「哎，ホルス！  
剛才的磁軌武器可不能對人類使用啊！會要人命的！」  
露米奈回頭朝ホルス叮囑道。

「.....？」  
抱歉，我以為倫理限制協議已經自動失效了。  
畢竟你們剛才全都在使用致命武力。」  
ホルス歪著頭，似乎無法理解的樣子。

「話，話是這樣說沒錯啦。  
可是妳的冒險生活才剛開始，可不能因為這種人被取締冒險者資格啊。  
姊姊我這種不良冒險者就.....唔嗚！」  
露米奈說到一半，忽然就捂著腰半跪下來。  
除了澤妮亞身體狀態完好之外，我們幾個受的傷都挺重的。

「治療協議生效。請於原地靜候至再生程序結束。」  
ホルス走了過來，為我們詠唱著回復魔法アレス。

雖然身體的傷很快就康復了，但疲勞和痛楚仍纏繞週身上下，久久不散。  
我們只得原地倚牆躺著，分享食物和清水。  
ホルス倒是毫無疲態，順便還把被星術士重傷的武器庫守門人也治好了。

\* \* \*

「啊，那傢伙已經跑了！」  
回到マイマイ島地表，澤妮亞生氣地叫道。  
她說的是一開始警告我們不要管閒事那個劍鬥士。

「早猜到了。  
反正逮到他也沒用，他若堅持否認跟此事有關，我們也不能真的殺了他。」  
我沒好氣地說道。

壯觀的DEM運搬大隊已經走得一個不剩了，我們待著也沒什麼意義。  
回到上城，我們向冒險者行會回報了在マイマイ島的發現；但一如所料——

「很感謝您的申訴。然而，行會實在缺乏情報處理有關人士……」

——只得到了接待員無奈的答覆。

事實上我們也不是第一個舉報不當獲取任務報酬的人。不過，因此而受襲的冒險者，倒也沒有別人了。

當然，因為無法證實施襲者與被舉報者的聯繫，事情也只能不了了之。

「呼啊～～好睏。」

澤妮亞，有房間給我和ホルス嗎？」

回到咖啡館，露米奈伸著懶腰向澤妮亞問道。

「有是有啦……不過只剩一間房間了。平時妳晚上不是都會回果園擺弄機械嗎？」

澤妮亞慌張地回道。

「我們的臉被那個劍鬥士看見了。正巧，咖啡館招牌現在就貼著我們幾個的漫畫形象作招徠。

妳不覺得會被盯上嗎？」

露米奈冰冷的發言讓我們幾個都心裡一寒。

「說，說得也是……」

那妳也不要一個人回果園了，就跟ホルス一起留下吧。

不過，房間實在只有四間。也許我睡外面……」

澤妮亞一句話沒說完，就被露米奈一把抱住。

「我們兩個睡一起不就好了嗎？小時候我們一直形影不離吧？」

「這，這是兩碼子……嗚哇！」

澤妮亞說著說著就被露米奈推進了房間。

看她半推半就，好像沒有很想抵抗的樣子；就先不管了吧。

## 第九章——白色世界（白き世界）

幾天後，我的夢魘終究變成了現實。  
不，不是因為斷人財路而被黑惡勢力尋仇之類的，而是——

「早上好！歡迎光臨本店！」

露米奈大小姐穿著咖啡館的女僕裝，中氣十足地向我打招呼。  
也許是氣質原因，她就算穿女僕裝，用上敬語，依然像個千金小姐。

「.....妳可是供貨商兼幕後出資人啊，用不著上第一線吧？」  
才剛睡醒的腦袋被她喊得嗡嗡作響。

「哎，我的臉也有掛在咖啡館的招牌上的！  
總不能讓客人一直看不見本人吧？」  
大小姐挺起胸膛回道。

我不置可否，開始打掃咖啡館門面，準備迎接客人。  
在露米奈住進來之後，她也把一些飛空庭家具帶過來了，現在裝潢煥然一新，應該能吸引更多客人

「啊，危險。  
花瓶裡設置了反步兵地雷，一旦觸發，會有數百顆鋼珠以音速蹦到臉上喔。」  
我正自欣賞著放在咖啡館四角，各插著不同花卉的四色花瓶時，大小姐突然給我來了這麼一句話。

「.....妳帶來的其他家具該不會也類似吧？」  
我指向吧檯後面那兩個嶄新酒櫃。

「好眼光，居然被看出來了。  
只要在吧檯當值的人按下緊急警鈴，機關門就會打開，露出裡面兩座12.7mm連裝自動機槍。  
再也不用擔心破不了星術士的防了。」  
大小姐甚至還特地為我演示了一次。

「.....該不會是用下城區電力運作吧？  
我們最近的電費.....」  
「我怎麼會忽略這點呢！  
這些設備全是由設於地窖的小型融合爐供能，絕對不用付電費。  
作為最終防禦手段，反應堆還能被手動過載引爆，殲滅一切來犯之敵。  
爆發瞬間的能量有一部分會用作啟動傳送魔法，把我們五個傳送到安全的地方。啊，還有一部分會用於致電阿高普路斯混成騎士團報警。

如果上城區還有人的話。」

還真是謝謝妳的體貼。

「.....阿高普路斯可是在死火山口建成的。」

妳就不怕這麼一刺激，整座城都會被炸出外太空跟鯨魚作伴嗎？」  
我沒好氣地說道。

「.....  
啊，對喔。

不要緊，火山爆發的威力應該不足以讓城市突破第一宇宙速度.....才對。  
那麼，它大概早晚會回到地面.....最多偏離幾百公里。  
往好處想，下次就不用擔心火山爆發啦！」

我想他們也不用再擔心妳了。

「.....那個，這店面的業權我還沒買下來喔。  
萬一我真的買不起，妳有想過怎麼還原嗎.....？」  
剛梳洗完畢的澤妮亞插入了我們的對話。

「什，什麼，居然還沒有業權嗎.....  
咳，你們放心好了，這些設備都採用了模塊式設計，拆卸起來很方便的。  
畢竟以後還要搬到飛空城上嘛。」  
露米奈滴著冷汗，但仍拍著胸脯保證。

「總之，店面的防衛算是勉強過得去了。  
但最重要的保險永遠是我們自己的實力！  
所以，我們得去特訓。而第一步，就是讓澤妮亞先轉生。」  
大小姐的話題總是那麼跳脫，讓人懷疑自己是不是聽漏了什麼。

「轉，轉生？  
先飽餐一頓，再把自己的個人設備格式化，最後回房間找根繩子那種轉生嗎？」  
澤妮亞嚇得臉都青了。

「放心啦，不是那種。  
只是去取回原本屬於遠古埃米爾族的力量而已。

在定居如今的埃米爾界之前，我們埃米爾族曾經有著強大的工業水平以及身體能力。還有一堆貓。  
在次元鯨魚浩劫後，這些全都化成了遙遠過去的遺產.....  
不過現代魔法之母，也就是北國元首ヴェルデガルド女王成功發現了取回力量和貓的方法，也就是俗稱的轉生。

不過這都是題外話。我們先去試試吧？」

澤妮亞滯留在現階段已經有些日子了。現在轉生也是個合適的時機。  
因此我們也都同意大小姐的建議，朝鯨魚岩的深處進發。

ホルス似乎對鯨魚岩和北國地底的特異點很有興趣，但她是咖啡館防衛體系的核心；目前不能出門。  
作為代替，她把外置傳感器交給了我們，用於紀錄數據。

「.....我是不是錯過了什麼？」  
澤妮亞站在彗星劃出的路途上問道。

「沒有。首先在上城打個盹；然後在夢之島タイニーアイランド乘著彩虹飛行；到達一片以海灘、溫泉和賭場為賣點的渡假村；最後爬上懸崖，就抵達了口內淵中的星空。這有什麼難以理解的？」  
我理直氣壯地回道。

「別聽這傢伙說幹話。  
其實我們能以憑依方式把妳帶進來的。但即使再趕時間，我覺得還是體驗到完整的冒險生活更重要。

タイニーアイランド大概率並不存在於已知世界。我們只知道此地與多個次元均有連接；當中包括埃米爾界的上城區以及塔尼亞世界的ECO鎮.....或者說，已被次元鯨魚吞噬的ECO鎮。

總之，在已知世界之外，時空的一絲漣漪都能把我們帶到無法想像的世界去。  
次元間的境界線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麼穩定，特別是曾被次元鯨魚到訪過的時空。  
這也是我們三族的世界如此珍貴的原因。」

澤妮亞也不知道有沒有細心聽大小姐說話。她滑行在彗星的軌跡上，就像是溜冰一樣。  
星河很快就到了盡頭。彗星就在我們的眼前，熾烈卻又溫和。  
伸手觸摸它的一瞬間，時空又變了模樣。

「這是.....雲層上空嗎？遠處的石製建築遺跡是什麼？」  
澤妮亞指著遠方說道。

「沒人知道。次元鯨魚吞噬的時空太多了，其中很多已不屬於我們的已知世界。  
接下來時空的界線會更加混亂。要是不循著某種規律移動，將無法離開特異點。」  
露米奈謹慎地選擇著路線。

「Hold on to Love ~ ~」  
與大小姐相對，澤妮亞毫不緊張，甚至掏出了之前在武器庫取得的電子弦琴即興演奏。  
她唱的是很久之前風靡下城區劇場的流行歌.....那時候，我好像剛剛當上冒險者吧。

「說不定妳很適合當吟遊詩人呢。  
說來，一開始是誰說要選擇商人職業的？」  
大小姐斜眼盯了盯我。

「有什麼關係。以後副職業登記為吟遊詩人系就好了吧。」  
我擺了擺手。

鯨魚岩的魔物雖然強大，但對現在的我們而言也不算無法應付。  
但聯想到次元鯨魚的特性，它們的存在就令人有些毛骨悚然。

「次元鯨魚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被目擊的紀錄來自數年前的事件。  
那時候牠直接現身於埃米爾界，若非三界守護龍以及眾多熱心冒險者的協力，阿高普路斯，以至於整個埃米爾界都有可能落入ECO鎮的結局。

此外，接觸到次元鯨魚的類人生物有豹變成魔物的可能性；而變成魔物後的形象.....與我們現在在鯨魚岩接觸到的魔物幾乎一模一樣。



雖然沒有證據，但牠們也許曾經也是人類。

但這只是埃米爾族的歷史。塔妮亞和DEM族很可能有更多目擊次元鯨魚的紀錄.....但指望他們分享幾乎是不可能的。」

露米奈邊走邊向我們說道。

「澤妮亞根本沒在聽。」  
我沒好氣地朝大小姐說道。

「我知道。我其實是在說給ホルス聽的。  
她好像很想很想來的樣子，只好給她拍點影片了。  
既然要拍，那就再加上一些歷史掌故。」  
大小姐像是舉著攝影機似的舉著ホルスの外置傳感器。

「哎，你們快來看！  
這難道是下城區的廢墟嗎？！」  
走在前頭的澤妮亞突然朝我們大叫。

朝澤妮亞所指的方向遠眺，只見隱隱蒸騰著的霧氣往上升起。  
蒸氣的來源有點眼熟——那不就是下城區的老式蒸汽機嗎？

「如我所說，次元鯨魚從無數次元吞噬了很多東西。  
其實仔細看的話還有很多。像是飛空庭的殘骸，或者古老的塔樓.....」  
大小姐伸長了手，把傳感器盡量湊近虛空。

「可是！我看到我們家的咖啡館門牌了！  
那是在開張營業時親手製作的！其他次元怎麼會有？」  
仔細一看，虛空中的下城區某處，有一塊眼熟的木製招牌。  
正如澤妮亞所說，那就是如今咖啡館的招牌。

「.....你們曾去過次元海底洞窟吧？有疑惑過為什麼它跟本位面的海底洞窟那麼相像嗎？  
又或者，你們有疑惑過為什麼埃米爾界，道米尼界與塔妮亞界的地形幾乎完全一致，連大陸中央的火山口都一模一樣嗎？

我推測，這是因為存在著某個高維次元，而這些相似的世界都是來自該次元的投影。  
不論如何，世上有那麼多的次元地牢，有一個被鯨魚吞噬了的「次元下城區」難道很難以想像嗎？」

有時候我挺欽佩大小姐一個種田的農夫會想那麼多有的沒的。

「我不太懂.....就是說，另一個次元的另一個我，依然在下城區的咖啡館工作，直至被吞噬對吧？  
.....我能過去取回木牌做個紀念嗎？」  
澤妮亞惆悵地說道。

「不行。現在我們所走的路都位於穩定的時空界線內，要是走出了這個範圍，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到時候次元穩定石和時空之鍵都不一定能救命。  
而且，就算想過去也沒有路線啊。」  
露米奈拍著澤妮亞的肩膀安慰。

「連大小姐都不敢冒險，我們還是別去挑戰了。  
再說，追逐過去的殘影也沒有意義。  
我們所擁有的，就只有現在的時空而已。做好自己，讓過去的遺物安眠吧。  
既然哪個次元的妳都想辦好咖啡館，那更不該讓她們失望不是嗎？」  
我看著在遠方咖啡館附近徘徊的半人型魔物喃喃自語。

「.....嗯。我明白了。  
那我們現在該去哪？」  
澤妮亞擦了擦眼淚。  
之前我選擇入股咖啡館的時候她也哭了。說不定她是容易哭泣的類型？

「鯨魚岩的最深部，人稱深淵的時空。  
也許是最危險的地方就最安全吧.....在鯨魚的腹中，次元的界線反而最為安定。  
那邊仍有一批人類倖存，他們甚至還建立了定居點跟冒險者交易.....  
因為本來居住的次元已經消失，他們好像也不怎麼打算離開深淵。」  
露米奈拿著傳感器，帶我們朝深淵進發。

往深淵的路途錯綜複雜，從天國般的雲間旅途，再到鑽進猶如沙漏的狹道，能見識的我們都見識到了。  
要不是魔物眾多，其實這兒可說是非常適合欣賞美景的地方。

路上最危險的是深淵前的最後一個關口。  
此處地形狹窄，魔物又異常密集，不知道此地被吞噬前是不是下城柵屋區。  
澤妮亞才剛想駐足觀看，就被早有準備的我和大小姐一把拉進與下個次元的交接點。

「這.....就是最深部嗎？  
之前的時空至少還算像話，但這邊.....似乎連空間都分崩離析了。」  
初次到訪的澤妮亞看著一片虛空說道。

如果說之前的次元是放滿了無數鏡子的房間，那深淵就是一地碎裂的鏡片。  
次元的大部分空間被無意義的雜訊填滿，少數尚有意義的地點則散落於各處。  
在這兒毫無距離感可言，每次向前，時空都隨著腳步天旋地轉。

「可是，這兒反而有著最多的植被和活人.....？」  
澤妮亞疑惑地問道。

「說不定一片混沌才是生命的本質。」  
我隨口回道。

「我們到了。接下來要跟埃米爾龍交手了喔。」  
露米奈的一句話把正在花田間遊玩的澤妮亞拉回現實。

「埃米爾龍.....聽說就是在次元鯨魚危機時協助拯救了世界的四大守護龍之一吧？  
為什麼會在這種地方.....不，更重要的是，就我們三個能贏嗎？」  
澤妮亞惴惴不安地問道。

「不是我們三個，是妳一個人。  
畢竟這是妳的轉生嘛。」  
大小姐輕描淡寫地回道。

「喔，我去單挑.....  
啾啾啾啾？！這怎麼做得到嘛！  
這樣真的會當場轉生的！不是解放力量的那種！」  
澤妮亞急得快要哭出來了。

「要給自己點信心，埃米爾龍會根據挑戰者的實力適當放水的。  
現在的妳能夠做得到！我這兒還有些卡片，也許能夠幫妳取勝。」  
露米奈取出了一些魔法卡片交給了澤妮亞。

「就，就算妳這麼說.....  
對，對了，我們在攻防戰用的那台坦克還在嗎？！」  
澤妮亞靈光一閃，連忙問道。

「還停在魔界呢，妳忘了嗎？  
通天塔是珍貴的古蹟，不能把耕耘機開進電梯破壞文物啊。」  
大小姐振振有詞地說道。  
不知道她還記不記得當初坦克是怎麼開進魔界的？

「嗚.....可，可是，我一個人真的可以嗎？」  
澤妮亞楚楚可憐地嘟囔著。

「看來妳還需要一點激勵啊。不如這樣好了.....

說到埃米爾龍呢，他的實力無可挑剔，但性格可就不敢恭維了。  
花心，對每個女孩子都很溫柔，可是從不與女生確認關係；  
滿嘴漂亮話但不會去負責任，喜歡待在舒適的地方看別人努力；  
老是裝傻，也不知道是真聽不懂還是假裝聽不懂別人說話.....」  
露米奈隨口就列出了埃米爾龍的一堆缺點。  
聽她這樣一說，這種人確實挺惹厭的。

「.....謝謝。我覺得我準備好跟他打一架了。」  
澤妮亞惡狠狠地盯了我一眼。  
話說又不是我逼她去單挑的，盯我幹嘛？

埃米爾龍不清楚眼前的女孩子為什麼有那麼重的怨氣，便接受了她的挑戰。  
戰場是又一個失落在次元縫隙中的時空。  
我跟露米奈站在不明來歷的石質競技場上，待在遠方觀戰。

埃米爾龍放了堪稱海量的水，除了基本的土屬性魔法外，便只以龍爪龍尾輕擊應付戰鬥。  
經過多次激戰的澤妮亞已經能比較簡單地迴避攻擊了，可是——

「可惡，好堅固的外皮！」  
——不論是撲克牌，毒霧還是液態氮，對埃米爾龍都幾乎毫無作用。

見久戰不利，澤妮亞掏出了大小姐給她的魔法卡片。

只聽得地動山搖，被召喚出的巨大生物大踏步奔向戰場。  
粉紅與漆黑相間的色調，肥壯的身體，一雙堅挺的尖角——

「……牛牛？」  
「東國人召喚牛牛有什麼好奇怪的？  
在我們東國，人人都騎牛上班。」  
大小姐對滿臉疑惑的我攤了攤手。

巨大牛牛朝埃米爾龍猛撞過去。  
但牛與龍的差距還是太大了。埃米爾龍一抬手，便制住了牛牛的攻勢——

「還沒完呢！  
雖然跟你沒關係，但還是接下我的憤怒吧！」

——只停頓得那麼一瞬，伏在牛牛頭上的澤妮亞已高高躍起，舉起提包重重砸落。

\* \* \*

「好了，下一個是誰？  
我還沒打過癮呢。」  
澤妮亞殺氣騰騰地說道。

「……我怎麼不記得妳是這種性格？」  
看著她手上撞得凹了下去的鐵皮箱子，我咽了咽口水。

「還不是那頭龍太欠打？  
明明一點傷害都沒有，卻還在說什麼「妳打痛了我，我願承認妳的實力」之類的話。  
就差把放水讓賽說出口了。偏偏實力差距太大，再打也是浪費時間。」  
澤妮亞氣鼓鼓地說道。

「我就說它很討人厭。  
不過，這個氣勢很好。我們下一站到北國去。」  
我們隨著露米奈一起回到了阿高普路斯。

\* \* \*

「北境的景色真漂亮啊。  
你們看，冰鋪成的橋樑，還有雪景中的燈飾。」  
看著美景，澤妮亞積壓的怒氣早已一掃而空。

「對啊。  
可惜北國凍土太難種植農作物了。要是能克服這點，就能擺脫對進口糧食的依賴。  
嘿嘿，要是我能解決這問題，不知道能不能給東國農業行會一點顏色看看？」  
大小姐突然就開始妄想起來。

「.....露米奈。有時候，我覺得妳愈來愈像某個木頭人了。」  
澤妮亞嘆著氣說道。

「怎，怎麼可能！  
我才不會像他一樣不解風情！！」  
大小姐說的好像也不是埃米爾龍的樣子。究竟是在說誰？

「啊，有貓。  
我在上城區見過這些貓.....是北國特有的品種嗎？」  
澤妮亞指著諾頓海濱長廊入口的空地說道。

「那就是轉生的領路人，ケット・シー一族喔。  
已經轉生的我們已經看不見了，妳趕緊追上去。」  
在露米奈的指引下，澤妮亞追著貓一路走到了女王謁見間門前。

一路上不少小孩子停步看著澤妮亞和露米奈。  
她們都沒有注意到，但我知道這些小孩都看過她們在咖啡館繪本裡的形象。  
看來咖啡館的宣傳卡片在北國孩童間已經很流行了。

「那，那個.....就這樣闖到女王面前，不會被警衛逮捕吧？」  
在謁見間前，澤妮亞猶豫著要不要推開大門。

「女王不在了。作為首位轉生者，她早已不知去向。  
現在在北國王宮迎接訪客的，僅僅是她的幻影。

而且對於已擁有轉生資格的我們來說——此時幻影亦已消逝，這扇門後就只剩下真相而已。」  
對著傳感器嚙了大段後，露米奈才推開大門。

謁見間的門後，連接著被稱為「白色世界」的次元。  
女王的幻影不再守候，而她走過的路將對擁有轉生資格的人們開放。  
至於女王是否仍於此地徘徊，還是已經完全失去形體，則不得而知。

——但那也並非無跡可尋。

「嗚哇，這兒的魔物感覺比鯨魚岩裡的更像人類.....」  
澤妮亞看著飄盪在白色世界的幽靈說道。

「這些.....東西被稱為「被囚禁於空白的存在」。  
打倒他們的話，能收集到能用於轉生的珠魂。」  
大小姐舉著傳感器說道。

「.....在轉生過程中迷失的也許不僅北國女王一人。  
轉生伴隨的風險，這些曾經擁有轉生資格的人也許最為了解。  
如今無風險轉生的根本，就建基於無數失敗者留下的珠魂之上。  
也許在過去，需要集合千百名轉生資格者的珠魂才能誕生一名轉生者。」  
我隨後補充道。  
澤妮亞咽了咽口水，與我們一起收集著珠魂。

\* \* \*

「這就是士魂商才之證？  
是某種商業登記證之類的東西嗎？」  
澤妮亞看著手上的黑色卡片問道。

驅散了無數幽靈後，他們的珠魂凝聚成了她手上的結晶。  
以此叩門，便能獲得被稱為「武神」的靈體的青睞。

以此證叩門，直面武神並越過自己職業的極限，這就是轉生的意義所在。

「接下來就要挑戰武神了。  
他們的起源尚不明瞭，但普遍認為是各職業中達到頂點的人物，職責是考驗轉生者的實力。  
有人認為他們是各職業轉生失敗者的意識統合；也有人認為那是北國女王為了防止後人因為實力不達標而轉生失敗而設的保險。  
總之，這是轉生路上最後的一個障礙，請妳加油。」  
露米奈握著澤妮亞的手說道。

「.....嗚，這意思就是又是要我一個人單刷對吧？」  
澤妮亞哭喪著臉說道。

「放心，負責商人職業的武神算是很好說話的類型。  
各武神對轉生的態度各有不同。有的會給予難度適中的考驗；有的會刻意放冒險者過關；但有的.....  
似乎壓根就認為轉生不是什麼好玩意，會使盡渾身解數阻撓魔法系的徒子徒孫。」

也許是北國女王的怨靈作祟，魔法系的轉生路上險阻重重。

「.....那我上了喔。  
要是很難打，我出來後會跟你們算帳的。」  
澤妮亞嘟囔著走進了武神所在的空間。

現在只剩我跟大小姐兩人。  
這邊一片空白，也沒什麼好拍攝的。露米奈放下了傳感器，看著虛空發呆。  
自從進入白色世界後她就有點奇怪。

「之後要陪妳去收集飛空城的材料嗎？」  
大小姐聽見飛空城，目光閃爍了一下；但似乎跟平常的她仍有些差別。

「謝謝。不過我有時在想.....  
不被期待的東西真的造出來了，又能怎麼樣呢？」  
一向奔放的大小姐居然沒有提及未來想要加裝什麼武器。

「別這樣想嘛。不是說要飛到東國領空，給農業行會一點顏色看看嗎？  
妳可不能先泄氣啊。」  
我握起拳頭，輕輕碰了碰大小姐的肩膀。

「.....不想改變的人再怎麼樣，也是不會改變的吧。  
其實，我一開始沒對你說真話。  
我真正想要改變的不是東國農業行會——而是我的父母。雖然他們也屬於農業行會中的世家就是了。」  
露米奈刻意關掉了傳感器。

「那現在說也不要緊，我會聽的。  
正好這兒也是最適合說悄悄話的地方。」  
我拉著大小姐席地而坐。

「.....我跟兄弟姊妹不同，從小就喜歡搞些有的沒的。  
一來是天性使然，二來是我對家庭教育的那一套沒有好感。  
父母對於親自下田耕作相當反感。家族裡整天討論的就是如何傾銷農產品，如何控制工人酬勞來讓他們更賣力產出之類的。  
我喜歡機械，但從來不喜歡把人類變成機械。」

我靜靜聽著，現在還沒到發表意見的時候。

「所以我某天孤身離家，登記成了冒險者。  
不過那麼多年來，別說拜訪了，我連一封家書都沒有收到。

於是我決定要做出點成績震撼他們，便拿出冒險者時期的所有儲蓄，買下了一片果園，並把我多年來發掘的科技結晶都灌注其中。  
但如你所見——除了你和澤妮亞，並沒有多少人感興趣。」  
大小姐——不，露米奈淡然地說道。

「.....也許正如妳所言，試圖改變不想改變的人是沒意義的。  
可是，還有很多想要改變的人。極北雪國中吃不起新鮮蔬果的貧困戶，還有活在污染廢土上飽經戰火的道米尼人，都期待著新時代到來。  
還有.....我們。咖啡館的新品屢獲好評，離不開妳的幫助。

妳的身體已經脫離了家族的束縛，我希望妳的心靈也一樣。  
把目光放到需要妳的人身上，好嗎？」

我順著露米奈的脾氣大吹特吹。

「哼，這時候嘴巴就那麼伶俐.....  
真當我不知道你怎麼想的嗎？  
你每次看見我，都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不是嗎？」  
.....原來她也知道啊。  
不對，不是感慨這個的時候。

「.....怎麼會是每次呢？我每天來果園取貨時可不是妳說的那樣吧？  
再說，偶爾幾次如臨大敵可也情有可原的，比如妳把.....耕耘機差點開到我臉上那次。  
畢竟那是採用了人類與DEM已知最強動力源的鋼鐵要塞。  
不過嘛，那台耕耘機在魔界攻防戰可真是幫大忙了。我們在反抗軍那邊可是大受好評呢。」  
我半真半假地吹著。

「.....算你說得過去。」

那.....我問你，你是真的支持我把飛空城完工嗎？即使要為了我跑腿，搜集材料，沒有多少酬勞，還有那麼一丁點的可能會跟我一起跟被東國禁止入境？」

其實露米奈聽了我那麼多的彩虹馬屁，早就連尾巴都翹起來了。

但她還是要特地再問問我的想法。女孩子都是這樣的嗎？

「那是當然的。我們冒險者專幹不求回報的事情，不是嗎？

還有，剛剛我就說過了——東國禁止入境我們就去北國；全世界都禁止入境，我就和妳飛到魔界去。

天地廣闊，何必一定要執著於那伙老古董？」

咖啡館，屬性卡片，飛空城，背在我身上的東西好像愈來愈多了。

不過也好，反正是退了休的冒險者，多的是時間。

「.....唉，我的血壓狀況以後肯定也不樂觀了。」

面對我拋出的橄欖枝，露米奈卻長嘆了一聲。

什麼叫「也不樂觀」？而且，這跟我剛才說的話有一點關係嗎？

「.....別楞著了。不是不讓你入伙的意思。

總之.....你們是僅有的，見識過我執著一面後沒有嫌棄，還願意待在我身邊，給我建議的人了。

我得跟你說，這個咖啡館比我成長的地方更像一個家。

我很喜歡這兒。所以.....我會盡一切手段守護它。

而對一個沒有安全感的人來說，「一切手段」的含義非常廣泛。

.....到時別說我沒有警告你。」

露米奈紅著臉說道。

我連連點頭。反正咖啡館的屁股現在就坐在一台核融合爐上，不論以後她再弄出什麼「安保設施」，我都不會吃驚了。

「我回來啦！

嗯？明明這地方叫白色世界.....怎麼好像開始有點粉色的樣子？」

澤妮亞毫無預警地從突然出現的次元裂隙中走出。

露米奈見狀，腰不動腿不抬，像是被推動似的從我身邊滑開。

「.....咳咳，妳回來了。打得如何？」

「還不錯，比埃米爾龍好對付。雖然最後還是因為失誤用上了牛牛召喚卡.....

總之，贏了就是贏了。這下我也是進階冒險者了！」

平時一向精細的澤妮亞現在似乎比較興奮，沒注意到露米奈的不自然。

「別急，還有最後一步才能轉生。」

「咦？都得到了武神的認可了，還.....」

「脫光衣服。」

露米奈毫不猶豫地伸手解開澤妮亞的衣服鈕扣。

等她回過神來，已被露米奈揪住衣袖，往上一拉就能脫下來了。

「咦咦咦咦？！

這，這不對吧！」



「不對.....？轉職時不是都要脫光嗎？  
啊，我明白了。這兒有男孩子。」  
露米奈像是終於察覺到什麼，回過頭來。

「給我出去。要是偷看就把你眼睛挖掉。」  
在斧頭的威脅下，我連滾帶爬地跑回女王觀見間。

「妳也給我出去！！」  
「我是女孩子所以沒關係。」  
「出去！！」

「唔嗯.....雖然的確有脫胎換骨的感覺，但真的有變強嗎？  
不如說，身體反而有點不適應的樣子.....」  
澤妮亞一邊活動肢體一邊說道。

擾攘一輪之後，澤妮亞總算轉生成高等埃米爾族了。  
據說，這就是次元鯨魚首次現身並導致三族緊急逃離到如今的世界前，埃米爾族本來的姿態。  
不過從外觀上看.....也就是腳部和背部多了一些裝飾用的光輪而已。

「轉生就好比重塑自己的肉體，因此需要重新適應；短時間無法保持轉生前的實力。  
一般來說，重新掌握並發揮轉生後的力量需要很長的時間。也許比轉生花的時間還要更久.....」  
我倆屏息靜氣，等候著露米奈的結論。

「.....除非，我們前往轉生者的修練場——無限迴廊去。  
據說，無限迴廊的環境與三族飄流前的母星有眾多相似之處。  
因此，轉生者在那邊能夠快速重拾應有的力量。」  
我點了點頭，這次露米奈還不算太過異想天開嘛。

「啊，我去過無限迴廊！  
不過那時候只是走馬看花，沒有仔細遊歷過。」  
澤妮亞說著她第一天當冒險者時的經歷。

「那妳有機會了——不，我們所有人也有機會了。  
過幾天我們帶上洛維詩和ホルス，我們由第一層走到第一百層。  
——需要鍛鍊的，可不止是澤妮亞啊。」  
露米奈笑著說道。

## 第十章——無限迴廊百層

咖啡館裡的大家對露米奈的心血來潮早就習以為常，都只是苦笑了一下，便開始各自準備行裝。本來我跟露米奈在無限迴廊各自都有一定的電梯通行權，但一來要照顧無法憑依のホルス，二來也想讓甚少踏足此地的澤妮亞和洛維詩冒險一下，便決定索性從第一層走到第一百層完事。

此一漫長旅程自然不是一天內能完結的。為了咖啡館能照常營運，大家對新型活動木偶執行了許多測試，確認其能勝任看店工作。

順帶一提，新活動木偶來自澤妮亞的轉生特典——傳說是遠古時期高等埃米爾族喜好的大型貓科寵物。

作為三族中魔法能力較不突出的高等埃米爾族在工業上花了許多工夫，研究出許多輔助道具；比如現在澤妮亞背上的メダマー。

即使不是魔法師，メダマー也能自動釋放各式輔助魔法協助戰鬥。

由於無限迴廊的危險環境，作戰準備也不能放鬆；食物，手槍彈，急救用品，便携露營具，備用裝備與活動木偶，澤妮亞手製高級果汁，什麼都帶了一點。

我跟澤妮亞心照不宣地再帶了一些解毒果實，畢竟上次在無限迴廊亂吃魔物導致腹瀉的慘痛代價猶在發生於昨天。

「嘿嘿，別怪我像老年人一樣只提著往事啊——  
像現在一樣大家一起籌劃作戰，很有當年在公會開荒的感覺呢。」  
洛維詩半紅著臉說道。

她說的大概是次元地牢與穩定轉生方式剛被發現的年代——那是冒險者們的黃金時期，各種珍貴數據與實戰戰術都出自此一時代。

不過這對於入行較晚，且偏向獨行的我和露米奈來說，就有點陌生了。

「沒錯，最重要的是齊心協力！  
雖然我戰鬥力跟不上大家，但後勤工作可不會輸。  
以前一個人時總是吃快餐了事，現在給大家做飯即使花很多心思也是值得的。」  
澤妮亞拿著便當盒，把一份份餐點細心裝進其中。

「嗚哇，比平時吃飯還要豐富……  
在我的故鄉北國，別說那麼豪華的便當，連想在正餐吃到新鮮的進口農產品都要花很多工夫呢。  
為了不浪費貴重的燃料和蔬果，我家唯一的料理方式就是大鍋燉菜。雖然至少比西國人的摩根炭餡餅要好……」

洛維詩看著便當盒，似乎迫不及待要到午餐時間了。

「別這麼說嘛，北國的肉類製品不也很豐富嗎？  
在厚重的動物皮毛下，醇美香濃的脂肪和充滿嚼勁的筋肉可是人人稱羨的高級貨呢。」  
我回想起冒險者時代在北地密獵魔物的過去。

「問題就是，那是高級貨啊。  
我家家境不怎麼樣，大部分時間家裡都只能吃甜菜根和臨期硬麵包一起熬出來的湯。  
不過節日的時候，偶爾還是能吃到東國進口的低價肉類。那灑滿香料，茲茲作響的鐵板，是我小時候非常美好的回憶。」

難怪洛維詩的畫裡經常出現火爐旁的餐桌。

「現在可不是沉浸在過去的時候喔？  
這些便當只不過是運動後方便消化的簡餐而已，真正的主菜還在後面呢。  
晚上我們會在迴廊內宿營做營火晚餐。我從東國最好的養殖園裡帶走了一批種子，在基因篩選與多代育種後，我手上的這些香葉和胡椒就是全世界.....不，所有次元之中最好的調味料。  
迴廊裡某些層數的環境比北地過之而無不及，那邊的魔物也是久經風霜，肉質鮮美。  
我們就挑最好的部位烤著吃，保證妳以後作夢都會夢到這一餐的。」  
不僅是洛維詩，我們幾個聽著露米奈的話都忍不住吞起口水。

整備已畢，一行人旋即向步伐沙漠進發。  
這次人多勢眾，路邊的野狗見狀都躲得遠遠的，絲毫不敢進犯。  
哪怕澤妮亞邊走邊對牠們做鬼臉。

無限迴廊的門衛已經很久沒看過從第一層開始走的冒險者了，他對著我們嘖嘖稱奇。  
不知道他還認不認得我們？

無限迴廊愈接近地表的魔物愈弱，弱得哪怕是剛轉生的澤妮亞也能以寡敵眾。  
也因為如此，這些層數的稀有資源都已被四大國搜刮完畢；地板比洛維詩飯後的餐盤還要乾淨。  
不過也不是一點好東西都沒有的——由一到四十層都有大量冒險者工會為了鼓勵新手冒險者而放置的尋寶戒指，用以兌換一些小獎勵。  
可以作為不錯的餘興活動。

「這兒的魔物種類極其廣泛，涵蓋了埃米爾界四方的生態圈。  
魔物的強弱也經過調節，並不會出現獨霸一方的物種。  
如此繁雜又平衡的環境讓人好奇.....此地究竟是何人所建？」  
ホルス對鍛鍊和尋寶都沒有興趣，但卻用心分析著迴廊的生態群落。

「反正不是混成騎士團或者冒險者公會。  
他們連維持上下城區的環境都能翻車，鐵定管不了這個大動物園。」  
露米奈毫不掩飾自己的輕蔑之情。

大家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古埃米爾族；有人認為是古代文明；甚至有認為是DEM所為；但都缺乏關鍵證據。

ホルス甚至發現到，迴廊中的魔物甚至有被刻意削減體型和侵略性。  
以ホウオウ為例，這在埃米爾界生態圈單憑實力就佔了一席之地的強大個體，在迴廊裡則是戰鬥力有限，卻能大量繁衍的普通魔物。  
這至少需要千百代的育種改良.....或者難以想像的基因改造技術才辦得到。  
哪怕是DEM，也沒有聽說過此等科技。

總之，其所需的技術力和組織度並不是現今世上任一勢力所能辦到。

轉眼間就到達了四十層底部，總耗時沒有超過兩小時。  
並沒有遇見值得一提的強敵；八枚戒指也收集齊了。

「哎，看來無限迴廊沒怎麼變化嘛。

要是保持這個進度，也許踏破百層時天都還沒黑呢。

那個，到時候還能辦營火晚會嗎？」

洛維詩像隻小動物般似的向我們乞憐著。

看來她很期待大家一起燒烤吃肉的樣子。

「看來妳以前沒有進入四十層之下啊。

我倒是一點都不擔心進度過快。不如說，我擔心妳那麼纖瘦，連續兩晚烤肉腸胃吃不吃得消呢。」

我向洛維詩打趣道。

「哪，哪裡瘦了.....你們不喊前輩就算了，可不要把我當高中生啊。」

洛維詩挺著胸膛說道，但穿著魔導士的制服說這個顯得沒有絲毫說服力。

第四十一層是迴廊中罕見沒有魔物棲息的地帶，彷彿是被刻意設立的緩衝區。

由於之前的層數已被開發完畢，混成騎士團在地表加裝了一座直達此層的電梯。

於是冒險者們都選擇於此處聚腳，甚至還有擺攤的小販。

「好熱鬧啊，都不遜色於上城區的某些市街了。」

第一次到訪此地的洛維詩說道。

她的眼睛注視著一支冒險小隊；而他們正全神貫注地看著一個尚未打開的寶箱。

在鑑定師以萬能鎖匙輕輕撬開寶箱的一刻，陣陣歡呼打破了沉默。

「他們這是在幹嘛？」

啊，難道是祭典常見的抽獎活動？」

澤妮亞充滿好奇地靠了過去，卻被我一把拉住。

「不是。

無限迴廊中層以下偶爾會找到古人留下的寶箱，裡面藏有一些不錯的裝備和物資。

至不濟，開出一些上古時期的硬幣也是能找考古學家換點錢。

據說塔妮亞界有學者在收購這些東西。」

我向澤妮亞解釋道。

「那很不錯嘛！要不我們乾脆就來挖寶？」

洛維詩的大眼睛裡滿是期待之色。

「寶箱這東西刻意去找是不會找到的。

而且迴廊中層也遠比表層危險。魔物，有害環境，遠古留下的防禦工事，都需要嚴肅看待。

.....不過嘛，嗅到寶物的氣息我們還是不會放過的。」

看見洛維詩和澤妮亞愈聽愈失落，露米奈連忙補上最後一句。

「喔，運氣不錯。隱層正在開放。」

露米奈看了看通往四十二樓的電梯說道。

「隱層？」

「想像成類似次元地牢般的架構吧。

迴廊隱層與其對應的樓層地形一致，魔物也相差不大。

但因為「更接近遠古三族的生態圈」，因此對轉生者重新適應身體很有幫助。」

露米奈對洛維詩解釋道。

「冒險者公會的公用藏書裡有相關記載。  
在迴廊的生態環境出現潛在變化時，管理系統就會切換裡表層數，爭取時間讓表層自行修復其生態圈。

修復完成後，電梯就會重新導向至表層。」  
先前對熱鬧景況毫無關注のホルス現在倒是滔滔不絕。

「這倒新鮮。也就是說一台電梯井接通了處於同一水平線上的兩層？  
而且，妳是怎麼克服冒險者公會那稀爛的圖書索引的？」  
從未仔細研究過裡層的我問道。

「現場編製索引對我的電子腦來說不是難事。  
電梯似乎運用了次元轉移科技.....也就是被三族稱為通天塔的建築所採用的核心技術。因此，大部分使用者甚至不會察覺到層數已被切換，也不存在物理上的不相容。」  
還真是方便的設定。

「剛才說，裡層是作為表層出現生態災害時的反應措施對吧？  
也就是說，表層正在遭遇生態危機？」  
洛維詩不無擔憂地問道。

可是這兒生機處處，蝸牛都長得有半個人高了；怎麼看都不像是正面臨生態災難的樣子。

「要這樣理解的話也行，至少迴廊的自動管理系統確實認為此地陷入了生態危機。  
在迴廊中層及下層，每三層之間就會有一層隔離層防止物種跨層數入侵，而隔離層往往由一匹強大的魔物個體及其眷屬獨佔。  
此個體的死亡被管理系統視為生態系統出現嚴重漏洞，需要重置的警號。  
一般而言，造成強大個體死亡的原因無非是大量魔物進入隔離層以至於發生衝突；或者因為外來物種入侵導致食物枯竭，兩者都足以被稱為生態災難。  
但管理系統的設計師顯然沒有考慮到會有一群連路過的狗都要打兩巴掌的冒險者群體會到訪」  
ホルス快要變成團隊裡的解說專員了。

「.....雖然離譜，但確實是冒險者們會幹的事。  
在我的年代，光之塔曾經出現過強得離譜的變異種魔物。  
牠雖然長得像沒有威脅性的小狗，但兇猛異常；更重要的是渾身上下沒有一點值得費功夫獵捕的地方。

即使如此，還是被追求挑戰和名譽的冒險者們殺滅絕了.....  
對了，那變異種好像被冒險者暱稱為「艾莉小姐」的樣子。」  
洛維詩嘆著氣說道。  
當時的冒險者即使沒有諸如紙片和轉生之類花俏的東西提升戰力，但靠著紮實的戰術和追求冒險的心依然能創造奇跡。  
即使如此，隨便把物種滅絕還是不太好。

言談間，沒有遇到太多波折就到達了第四十五層。  
此層是先前所說的隔離層，有著類似鬥獸場的上下結構。  
通往其他層數的電梯都位於上半部；而被有意分離出去的下半部則住著一頭體型龐大的巨蠍。  
如果說之前的層數是互動式的動物園，那隔離層就是需要分隔遊客與動物的猛獸區——然而這兒可沒有遊客止步的標記，只需輕輕一步就能踏進弱肉強食的世界。

「不錯的設計。

蠍子的體型無法通過連通上下半層的通道，因而爬不出來；哪怕有人掉進去了也可以快速從通道逃生。

萬一有需要，在上半部將其射殺也不算難事。」

ホルス測量著本層的地形。

如果說洛維詩的愛好是繪畫魔物，那ホルスの愛好就是繪製地圖。

說來，以前在無限迴廊獵殺強敵的時候，不適合肉搏戰的支援組確實會在上半部提供援護。

「那，要試試挑戰嗎？」

我向眾人問道。

「雖然以我們的實力應該能對付；但我建議還是放過牠吧。

我們接下來不僅僅要走上百層，而且在第一百層的底部，還有真正的強敵在等候我們。

為策萬全，不應消耗多餘的體力。再說，這蠍子渾身毒刺，並不是什麼好獵物。

真要打的話，第八十層有好東西在等候我們呢。」

露米奈竊笑著說道。

按露米奈的建議，我們忽視了巨蠍，進入了第四十七層。

「啊，黃金色的皮露露！」

才走了一會，澤妮亞就發現了一隻與眾不同的魔物。

洛維詩連忙舉筆，在幾秒內素描了皮露露的外型。

她的繪速現在是不是比即棄式照相機更快了？

「這是被冒險者稱為「幸運皮露露」的個體。

它保管著古代人的貯物箱——也就是我們在第四十一層看見的寶箱。」

ホルス向我們解說道。

「也就是說，打倒它就能得到寶箱？」

「澤妮亞！等等……」

澤妮亞舉起提包便走了過去，但旋即消失無蹤。

無限迴廊裡有很多遠古機關，其中就包括能把人傳送到拘束室的陷阱。

事發突然，我們連忙去找澤妮亞，也顧不上一蹦一跳地逃走的皮露露了。

「救～命～」

循著斷斷續續的喊聲，我們找到了澤妮亞。不過……

「……打不開。

抱歉，看來妳以後要待在裡面了。我們可以幫妳把咖啡館的招牌搬過來。」

露米奈裝模作樣地拉了一下拘束室的門，隨後壞壞地笑道。

「別，別開這種玩笑！」

澤妮亞看起來快被氣哭了。

「這門需要從內側尋找鑰匙打開。

待著別動，我來找妳。」

我摸索著澤妮亞當初消失的位置，觸發陷阱一同傳送到了拘束室。

拘束室相當寬廣，一時間要找到細小的鑰匙似乎不是易事。

「別，別別別靠那麼近！」

「.....怎麼了？要找鑰匙啊。」

「你的呼吸都要貼到我臉上了！！外，外面還有人看著呢！」

才剛俯身，澤妮亞就在手舞足蹈。

密室中的搜索仍處於焦灼狀態。

我每進一步，澤妮亞就退到我的對角。

差不多整個房間都搜遍了，那閃著藍光的鑰匙仍然沒有——

「等等，澤妮亞。

妳屁股是不是閃著光？」

我指著澤妮亞的女僕裙說道。

「你才是屁股會發光的怪叔叔！！

怎，怎麼都在觀察那些地方.....」

「鑰匙可能剛才坐下時黏到妳裙子上。讓我看看.....」

「不，不行！這種事至少要氣氛再好一點才.....」

澤妮亞連忙後退，但她本已幾乎貼著拘束室的牆壁，這一急退之下後背重重撞到了牆上。

叮的一聲，黏在她裙上的鑰匙掉到了地上；我連忙俯身一把抓住。

「看，找到了。」

「哪有人不說一聲就鑽到女孩子裙下撿東西啊！！」

澤妮亞似乎一點都不為逃出拘束室感到高興。

拘束室外，剩下的三人都在等候我們；但氣氛似乎怪怪的。

露米奈和洛維詩都紅著臉一言不發，而ホルス則拿著傳感器不知道在拍什麼。

「那個.....裡面的氣氛好嗎？」

洛維詩想了半天，只擠出了那麼一句話紓緩氣氛。

「「怎麼可能會好！」」

我和澤妮亞異口同聲地答道，但似乎我們所指的東西不太一樣。

一路上尷尬異常，直到我們又遇見那隻幸運皮露露才終於恢復過來。

這次可沒有陷阱來救牠了，盛怒之下的澤妮亞這次轉瞬就把牠砸成了餅。

看這俐落的動作，似乎她已重拾了轉生前的大半實力了。

「啊，是寶箱！」

失去了幸運皮露露的魔法，無限迴廊的寶箱現出了它們的蹤影。

幸運皮露露似乎有發現和隱藏古代儲物箱的能力，這使牠們能夠獨佔其中的冷藏口糧。

這大概是弱小的皮露露為了生存而演變出的本事吧？

澤妮亞和洛維詩興奮地找著四散在本層的寶箱，足足找到五六個才心滿意足。途中遇上了各種包括鈍足和冰結氣體在內的古代陷阱，但跟之前的拘束室一樣大多以束縛行動為主；沒有造成很大的麻煩。

澤妮亞試著用萬能鑰匙撬開寶箱，但一時不得要領。為免弄壞鎖頭，我們一致決定還是交給第四十一層的專家鑑定；在回去前攜帶寶箱的重任就交給活動木偶們了。

隨著層數的下降，逐漸能感受到魔物漸趨兇猛。特別是隔離層的強大魔物，似乎已經不是我們任何一人能獨自應付的程度。但這也有好處——需要鍛鍊的不僅是澤妮亞，我們這些老手也需要重新把握戰鬥的基礎。

「總算踏破第六十層了。  
接下來的探索會更加辛苦，所以——現在是午飯時間。」  
露米奈拍了拍手，隨侍在後的一眾活動木偶便取出了野餐墊和便當盒。

「太棒了！」  
洛維詩和澤妮亞擊了擊掌，然後給每個人都分發了便當。

「？」  
我是機械生命體，沒有吃飯的必要。  
這個，請交給別人。」  
ホルス似乎沒想過自己也會收到便當。

「不可以。  
妳是アルマ對吧？那就要好好吃飯，體驗人類的的生活。  
再說，哪怕是DEM，也時常拿著三明治啃啊。」  
洛維詩把ホルス推來的便當又推了回去。

便當盒菜式豐富，有牛奶炒雞蛋，切片蘋果，炸咕咕雞塊，夾著烤牛牛肉和野菜的三明治，以及澤妮亞早上烤的，有著雕花的小曲奇餅。  
有趣的是，分給每個人的餅乾都雕著那個人的Q版形象，十分值得賞玩。  
洛維詩顯然捨不得吃，直到澤妮亞保證會再做之後才含淚吃光。

炸雞能吃出來是東國街道活蹦亂跳的咕咕雞，在金黃酥脆的外皮下，嫩滑的雞肉令人齒頰留香。東國的牛牛產奶，因此吃起來有微微腥味；但澤妮亞烹煮時動用了酒精和調味料，吃起來就跟專門餵飼的高級肉牛沒有差別了。  
那帶有一點點皮肉脂肪的獨特口感跟早上出爐的麵包是絕配。大家都讚不絕口——尤其是洛維詩。

「真想不到，明明北國也能買到這些食品，為什麼沒人想到有那麼多的組合呢？」  
「嘿嘿，別小看東國貧困戶的生活智慧啊。」

品嚐美食之後，連已經喝習慣的澤妮亞特調高級果汁也顯得與別不同。

酒醉飯飽之後，大家也不急著啟程，而是慢慢檢查裝備的狀態。  
一路上掃蕩魔物，收集了不少對探索有利的物品；也是時候整理一下了。



指引迴廊樓梯位置的指南針型定位器，機械裝備的潤滑油，能加快腳程的駿足卷軸，這一程下來腰包漲了不少。

雖然中層的探索烈度還用不上這些東西；但一到下層很快就有需要了。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刻錄著古代文字的石板；可以賣給考古學家換零花。

「ホルス，喜歡剛才的食物嗎？」

「以人類的標準來說，喜歡。

營養豐富的有機質對仿生胃的運作很有意義，能源供給……」

「不不，我是說……妳享受進食的過程嗎？」

露米奈向正在調查魔物數據のホルス問道。

「……我得說，我並不是很理解這股——源自「アルマ之心」的信息。

不僅僅是進食行為，而是所有從「アルマ之心」反饋到各組件的生物電流，以至於這副過份模仿人類的軀體——

時常會迸發出熾烈，但轉瞬即逝的火花。」

ホルス說著耐人尋味的話。

「很多アルマ都曾經問過這個問題。

自己為什麼會幻化成人類的姿態，以及為什麼能發揮出連本體都未曾擁有的強大力量。

已知世界上最強的四大守護龍，有時也會以人類的外觀現世。」

洛維詩向ホルス解說道。

「也就是說，人類就是進化的盡頭嗎？所以アルマ化就是各物種追求進化所得的最佳答案？」

面對ホルス的問題，大家都難以回答。

人類的軀體需要克服的問題仍然很多，要說這就是最完美的生物形態，實在太傲慢了點。

「生命本身有其力量吧，我想。

我是個農夫，了解過一些生命的規律。

生物為了適應自然環境而有著各種各樣的演化。演化作為一個物種為了生存交出的答卷，十分值得學習和尊重。

即使作為食物鏈終端的人類，在模仿其他生物的過程中依然能夠學到什麼。

人類也許不是進化的頂點——但作為足以感知和迸發出複雜感情的生命體，至少也是進化路上其中一條不得不經歷的道路吧。

假如事實如此，那「模仿人類」——不論對比人類更高還是更低階的物種而言，也會有一點益處吧。」

露米奈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再說——是巧合也好，是造物精心安排的設計也好，難得擁有一張能品嚐美食的嘴和充滿熱情的心，不好好享受一下那不是虧本了嗎？

アルマ化也許不是在追求力量，而是在追求快樂啊。」

洛維詩半開玩笑地笑著。

稍事休息之後，大家都神完氣足地朝更深處進發。

雖然魔物更強，但對精神飽滿的我們而言已算不上問題。

一路闖到第七十層，再進一步，就能抵達迴廊下層區了。

「聽好了，雖然目前暫時都很順利，但請不要把中層的經驗套用到下層。  
直到這一層為止，管理系統都有在好好運作；因此我們看見的魔物和環境都在受控範圍內。

但由第七十一層起，管理系統開始失效；生態環境和魔物質量都處於無人監管的狀態。  
而足以在這種魔境裡繁衍族群的物種，並不是動物園裡養出來的溫室小花能比的。」  
露米奈並沒有立即進入電梯，而是開始分發剛才整理的實用道具和應急裝備。

「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才是真正的冒險？」  
澤妮亞有點期待又有點擔憂地問道。

「防禦就交給我吧。我會保護大家！」  
洛維詩拿著筆型法杖自信地笑道。  
她比起初次見面時自信了很多，與星術士的一戰讓她成長了不少。

「那就好。記得即使沒有管理系統，古代遺留的陷阱依然存在……  
喂！那邊的那個傢伙，不准摸魚！」  
露米奈突然朝我喊道。

「你在看啥……？」  
啊，原來是在偷看女生！」  
澤妮亞湊了過來，隨即怒目相向。  
第七十層也是隔離層，而佔據此層的是一位被稱為サキュバスクイーン的女性魅魔。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靠過來的幾個女孩子，故意向我拋了個媚眼。

「喂，喂，冤枉……  
我只是想看看她會掉什麼寶……」  
在魅魔的笑臉下，三個女生無視了我的抗辯，橫拖倒曳把我扯進了電梯。

才剛進下層區，就能顯著體會到此地與中上層的差異。  
斷續黯淡的燈光，陰暗潮濕的空氣，蔓延四野的植物，都給人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而最大的分別，就在於每個角落都存在著魔物間爭奪生存權的廝殺。  
當然這並不僅限於魔物；牠們看到我們也一樣會蜂擁而來。

「鎮暴模式啟動。」  
ホルス露出了翼部裝甲內藏的炮管，一發發獵鹿散彈朝魔物們打出。  
據說這模式是為了應對咖啡館搗亂的客人而設。

魔物的強度比中層其實並沒有明顯提升，但魔物的獍猛還是讓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些魔物被散彈直接命中後仍不退不讓，有些魔物有著明確的戰鬥分工，更有的魔物——

「危險！牠還沒死！」  
「呀啊？！」  
一頭先前被散彈放倒的地鼠突然抬頭，挽起鐵鏟就朝澤妮亞雙腳揮去。  
我一腳踏住鏟柄，拔槍腰射一槍打爆了地鼠的腦袋。

「……甚至懂得假死偷襲。  
生存可真是簡單的事。」

露米奈手按斧柄，小心翼翼地前進。

在指南針的輔助下，我們通過了數層。  
彈藥消耗比起中上層所有層數加起來都多；但幸好我們早有準備，額外攜帶了補給。  
即使如此，我們還是盡量避免戰鬥，繞著魔物群走。

「奇怪.....？為什麼牠看到我們也不攻擊？」  
澤妮亞看著一頭落單的獵鷹說道。

「在迴廊下層，所有魔物都要群體行動才能活下去。  
單獨行動再強也有其極限，所以牠們不會在沒有同伴的情況下獵食。」  
露米奈向我們解釋。

「但既然如此，為什麼牠會獨自現身？  
該不會.....」  
洛維詩似乎想到了什麼，猛然朝某個方向看去。  
密密麻麻的魔物群在黑暗中撲出，似乎等待已久。

「居然已經能夠執行跨物種協作了.....」  
露米奈邊打邊退，並召出大量荊棘阻隔魔物進攻。

「專業的偵察兵，正面作戰的大部隊，以及繞後側襲的小分隊。  
要是進一步發展，說不定牠們還能組建出基本的准軍事組織。」  
ホルス不知道在感動什麼。

在魔物圍堵追截下，我們一步步移動，尋找有利地形甩掉牠們。  
終於，我們到了一個被斷橋分隔開的房間。只要越過斷橋，以陸地生物為主的魔物群就難以追擊——

「危險！バリアシールド！」  
洛維詩突然衝到隊伍最前列，展開了魔法護盾。  
同時一道令人目眩的紅光閃過，隨後強大的衝擊把眾人震得腳步不穩。

「那，那是什麼？」  
「遠古炮台。這也是迴廊的常見陷阱。  
魔物們看來很清楚炮台什麼時候會發動。看來我們逃到這兒並非出於巧合啊。」  
我望向橋邊仍在散發著餘溫的圖騰炮塔。  
洛維詩在一瞬間判斷到這是魔法攻擊並選擇了最適合的護盾，我們才得以無傷。

「連迴廊的設施都懂得利用了嗎.....  
快點過橋！再待在這邊的話炮台會繼續開火！」  
露米奈以藤蔓接起斷橋，把我們和活動木偶都送到另一側。

「呼.....呼.....好兇險啊。  
再在這層待下去，早晚會被耗死的。」  
好不容易跑進電梯的澤妮亞喘著粗氣。

「放心，下一層以至接下來的十幾層都差不多。」

「你說的是讓人放心的話嗎？！」

本已坐下的澤妮亞聽見我的話又氣得站了起來。

再往下走，氣氛就愈加陰森。

這不僅是因為逐漸黯淡的光照，更在於——

「這一層.....似乎沒有生命跡象。」

ホルス謹慎地走在沒有一絲植被的冰冷鋼鐵上。

她的眼睛有照明功能，所以走在前方為我們指路。

「在下層區，管理系統失去了全面掌控，使大部分層數成為了強大物種的樂園。

然而管理系統只是失效了，並沒有完全報廢。仍有隸屬於管理系統的子機正在運作。

但它們已經無法接收到來自管理系統的指令，因此固執地執行最後的命令.....比如說，反覆執行重置生態域的程序。

生命需要精心調理，經不起如此粗暴的摧殘。最終某些層數因為反覆重置，而成為了生命的絕域。」

露米奈一邊走一邊解說。

既然如此，那這幾層的魔物應該都滅絕了吧。

但她說，仍有管理系統子單元仍在運作——

「前方接敵！」

洛維詩的光界比ホルスの警示來得更快。

眾多機械體向我們靠了過來，似乎認為我們也是需要驅逐的存在。

「它們該不會從迴廊存在起一直運作至今吧？」

真是厲害的動力源.....」

我邊裝填穿甲彈邊感嘆道。

「哦哦哦哦，你也認為它們的動力源很神奇對吧？！」

那可就要趁這機會多收集一點了！」

我無意的一句話似乎觸發了露米奈的什麼開關，她的眼睛也開始像ホルス一樣發起光來。

「.....我沒這麼說過。」

我一把抓住一台圓環狀機械體的核心，把它的軀體連同它飛速迴轉的鐮刀一同投向敵陣。

對子機群的戰鬥並沒有十分艱難，始終這些都是多年無人維護的老式機型。

比起遭到武力壓制，這幾層的生態系滅絕更多是出於環境反覆重置的影響。如露米奈所說，生命能經受苦難，但生命的搖籃就不一定了。

然而我們在這一層耗費的時間比之前的每一層都要長。

「嗚哇，運氣真好！是仍在工作的完整動力套件！」

露米奈把斧柄撬進冒著電火花的機械裡，就如同正在給牲畜剝皮似的。

眼見活動木偶的行李堆得比我們出發前更多，她才依依不捨地停手。

「ホルス，彈藥還足夠嗎？」

我這還有些補給.....」

我取出了備用彈夾，但ホルス只是搖了搖頭。

「並沒有這個必要。」

ホルス撿起了那些連露米奈都認為沒有價值的機械殘骸。

只見她稍經處理，那些已經毀壞的機械臂竟在沒有主控核心的狀況下重新運作，收集著地上的金屬碎片並加工成子彈。

「.....那麼粗糙的工藝不會傷到槍管嗎？」

我冒著冷汗問道。

一個射手需要精心保養槍支。別說口徑錯誤的彈藥，就連把造工不良的彈藥餵給槍支都有可能導致罷工。

「這個，ホルスの槍管是我特製的，哪怕塞進沙包都能給你打出去.....

但比起那個，妳的驅動程式適應性也太厲害了吧？！

連上位DEM都需要在研究室才能更換裝備啊！」

露米奈對接上了七八根機械臂のホルス說道。

「.....我不挑吃。遠隔操作是我的能力之一。」

加工結束後，ホルス丟棄了大部分機械臂，只留下了一雙裝設在手腕下的無柄鐮刀。

說來，這種拼接機械的方式我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

突破了機械佔據的樓層，接下來就是第八十層了。

一掃之前毫無生機的環境，第八十層綠意盎然，並未受到系統重置影響。

盤據在此層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生物——

「.....牛牛？」

澤妮亞看著眼前的巨型生物，不知作何反應。

「牠長得是不是.....有點壯啊？」

洛維詩甚至在猶豫該不該把牠素描下來。

第八十層是牛牛的樂園。在牛群中佔領導地位的是一頭小山般大的肥碩牛牛。

牠的體型甚至比之前澤妮亞使用的召喚卡所召出的牛牛更大，與阿高普路斯的城門差不多高。

「.....露米奈，妳之前說第八十層有值得狩獵的獵物，該不會是？」

我一時間搞不清楚待會是誰吃誰，不禁問道。

「對。我觀察牠很久了，不過一個人沒有把握對付牠。

今天一定要把牠烤了！」

露米奈在高處一躍而下，雙斧直劈向巨型牛牛的腦門。

斧刃重擊之下，巨牛頭上卻只出現了兩道小傷痕。

不等牛牛反擊，露米奈便已借牛頭之力翻身著地。

「這.....這種攻擊之下竟然連血絲都沒有？！」

澤妮亞臉上滿是不可置信。

「牠眼睛裡不是有不少嗎？  
別閒聊了，可不只牠一隻牛牛！」  
我拔短刀在手，躍起踏在一頭正往露米奈衝去的小牛頭上，一刀了結了牠。

「洛維詩，澤妮亞，妳們別下來！  
在上層為我們支援！」  
露米奈一邊以荊棘橫掃牛群，一邊發號施令。

牛牛雖然勇壯，但牠笨拙的動作和遲鈍的反應讓牠根本打不中我和露米奈。  
牠們也沒有對空攻擊的手段，對飛在空中的ホルス和待在上層的澤妮亞和洛維詩束手無策。  
在她們的支援下，我們很快接近了巨型牛牛兩側——

「掩住耳朵！」

緊接著洛維詩的警告，牛牛張嘴大吼起來。  
那強烈的聲浪使我們只得停下攻擊動作，保護自己的聽覺。  
乘著我們攻勢暫緩的剎那，牛牛全力躍起，跳得足有半層樓高。

我跟露米奈想要躲避，但僅是牛牛原地落下的衝擊波已把我倆掀翻。  
翻身躍起之後，與牛牛的距離又回到了開戰時的狀態。

「嗚哇，腦袋裡還響著嗡嗡聲……」  
露米奈拍了拍頭，重新投入戰鬥。

我們多次試圖接近，但都被同樣的咆哮和衝擊波阻止。  
小牛們仍在不停湧出，沒有減少的趨勢。

「這有點耍詐了吧？！  
就只會玩這招了嗎？」  
澤妮亞在高處大喊不平。

物種間的競爭從不講公平，作為天擇的贏家，牠們很清楚這一點。  
說來，我們不也在高處活用自己的優勢嗎？

「電磁加速彈裝填——  
——？！」  
ホルス想要使用她最強的攻擊手段クーデグラ，但砲管才剛抬起，就被飛來的某物擊中。  
巨型牛牛撿起了一隻小牛，脫手飛砸擊中了ホルス。  
電磁砲的砲管裝設在翼部，在照準時無法自由飛行。

「ホルス！沒事吧？！」  
「沒事。不過空中支援已無法執行。」

露米奈連忙接住了ホルス，但她的一邊翅膀似已破損。

「幫我牽制牠一下，我要使用イレイザー的職業技能。」  
眼見這樣打下去沒完沒了，我決定用上殺招。

牛牛皮糙肉厚，露米奈的斧頭和荊棘都難以造成致命傷。但作為刺客，我很擅長貫穿厚重的護甲。

「你有戰術了？  
牽制一下是沒問題……但這種長度的短刀夠用嗎？」  
露米奈狐疑地看著我的武器。

「我不打算用刀。  
澤妮亞，對牠的頭部使用ダメージマーキング；  
洛維詩，同樣對牠的頭部使用レイビングソード；  
ホルス，幫我清出一條路來。」  
我取出腰包中的簡易耳塞作為咆哮的對策。

「レイビングソード？不該使用威力更高的フォトンランチャー嗎？」  
「フォトンランチャー不太適用於這場合，聽我的吧。  
開始行動！」  
我把耳塞戴上，放低姿勢衝鋒。  
ホルス先行一步，以深淵魔法アビス把牛群捲入其中，再以拼接的機械鎌刀使用死鎌演舞收割著牠們。

與非人生物戰鬥有個好處，就是可以把戰術意圖大聲喊出來而不用擔心被識破。  
巨型牛牛見我接近，依舊先是咆哮，繼而高跳；想用衝擊波把我吹飛。

「プラントエッジ！」  
然而咆哮沒有震住戴了耳塞的我，而牛牛落地時地上亦已佈滿了露米奈佈下的荊棘。  
有荊棘墊著，牛牛落地時的衝擊被吸收了大半；棘刺造成的傷口也讓牠一時無法再起跳。

「ダメージマーキング！」  
「レイビングソード！」  
澤妮亞和洛維詩也各自依照著指令行動。  
我快步搶到牛牛面前，高高躍起——

「イレイザーレイビングソード！」  
——在空中握住了洛維詩的魔法劍，使盡渾身力氣當頭劈下。

在我，洛維詩和澤妮亞的同時攻擊下，蘊藏著新生魔法力量的白色巨劍斬裂了巨型牛牛的頭部，使牠當場斃命。  
剩下的牛牛四散奔逃。我們並不是來種族滅絕的，因而沒有追趕。

「好了，現在是大家都很期待的野營烤肉時間！」  
露米奈的公告引起了陣陣歡呼聲。

大家都有各自的分工。澤妮亞和洛維詩負責生火和燉湯；露米奈負責屠宰牛肉；ホルス負責搭建帳篷；而我則負責為上述人士打雜搬東西。

巨型牛牛的屍骨已被升降機拖到上層部，露米奈和活動木偶們正為其剝皮剔骨。  
上好的牛肉拿去烤製，中等的牛肉視情況放進冷藏袋或醃作肉乾，下等肉和骨頭剔出的零碎肉片則丟

進湯鍋熬湯。

按露米奈的說法，「每個個體都曾為了存續拼盡全力，因此需要敬重所有生命。而對死者最大的敬意，就是不浪費每一點牠遺留下來的資源」。

澤妮亞和洛維詩正對著火堆上的湯鍋傻笑。

本來ホルス用雷射照一下就能生火，但她們非要體驗鑽木取火的野營樂趣；結果搞半天才點起來火。不過看她們笑得那麼開心，效率似乎也不是那麼重要了。

說起來，澤妮亞一開始曾經因不知名原因對洛維詩有點戒備；但現在那點隔閡早已煙消雲散。

「出眾的戰術。若非對各職業技能有全面了解是辦不到的。」

迅速搭完帳篷的ホルス拿著兩杯高級果汁走到我面前，並把其中一杯遞給了我。

「過獎了。不過是基礎的技能聯動而已。」

我接過果汁，一飲而盡。

「不，你在魔法劍召出前已經確定了它的強度足以致勝。

你對團隊成員的實力十分了解，這是戰術指揮員必要的特質。」

.....其實，洛維詩的魔杖裡每張卡片都是我親自挑選的，我當然清楚了。

即使比不上其他職業的火力，但掌心握住魔法劍時那熾烈的感觸，比任何強力魔法都要震撼人心。

忽然，一陣濃烈的香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看向香味傳來的方向——一塊塊粉嫩的牛肉上已塗勻了酒精，調料和香料混合而成的液體，就像蓋上了一塊晶瑩的布片。

「這是特選的頂級部位喔。好東西就由我們先行享受吧。

不過要有耐性——烤肉可不是愈快愈好的。」

露米奈在營火堆起的灶上搭上鐵架，把熱力集中在烤肉之上。

脂肪滴到炭火裡吶啾作響的聲音，讓大家都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真是專業。

我以前也打過烤牛牛的主意，然而非但丟下了大量牛肉，連好不容易割下來的都弄得破破爛爛，事後還吃出來腸胃炎。」

聽見我們第一次烤肉的往事，澤妮亞低下頭來，臉色通紅。

「我小時候有個退休冒險者當管家，這些都是他教我的。

當然，後來發現他以指導為名混了好多頓高級牛牛肉，這就是後話了。」

露米奈舀起了半碗牛肉湯，輕輕灑在烤肉上。

如此反覆幾次之後，牛肉已被烤熟；而且因為得到水分補充，肉質仍然嫩滑之餘，輕輕一壓便已汁水淋漓。

「好吃！難以想像的好吃！」

洛維詩舉著用錫紙包住的牛肉大聲讚道。

本想笑她小題大做，但才剛咬一口，湧出的肉汁和辣味香料的獨特口感就把我剛到嘴邊的話頂回肚子裡去。

確實好吃。鮮嫩火辣的牛肉讓人忘記了自己正處於陰冷的地下八十層；熱帶香料的氣味更是令人渾身



火熱。

更棒的是，鑑於巨型牛牛的龐大體型，那些一頭牛身上僅有一小塊的精緻部位對我們而言就是不限量的自助晚餐。

回過頭來，別說我們幾個凡人，連身為機械のホルス都在大口猛吃，意猶未盡。

「ホルス，妳不是說妳不需要.....」

「真香。」

享用了如此豐盛豪華的一餐之後，大家都沉浸在美食和營火的餘韻中，不願前進。

雖然在地底深處無法感知時間，但不論是ホルスの內置時間戳還是我們的生物鐘都在催促我們睡一覺。

洛維詩佈下了隱身結界防止魔物接近；其他人則幫忙收拾東西，以免留在遺跡的垃圾引起後世考古學家的誤會。

ホルス則在角落用迴廊搜刮的潤滑油保養著仿生部件，看起來就像在化妝似的。

雖然她不用睡覺，但保養後進入一段時間自休眠模式能讓機件維持最佳狀態。

「所.....所有人睡一個大帳篷？」

剛佈置完結界的洛維詩紅著臉問道。

「也，也沒關係吧。」

憑什麼要為唯一的男孩子單獨帶個帳篷？這樣對女孩們可不公平。

可，可是讓他一個人睡外面也太可憐了，所以就算了。」

澤妮亞雖然面向洛維詩，但大部分的話好像都不是對她說的樣子。

「更正一下。那是個木頭人，沒有性別的。」

反正最後什麼都不會發生，我是沒差。」

露米奈的聲線一如平常，但還是忍不住朝我這邊瞟了一眼。

不知道她們在討論什麼。我抓過自己的睡袋，仰頭便睡。

在步行突破八十層的疲勞和奢侈的飽足感的雙重夾擊下，我幾乎剛閉上眼，就進入了睡眠——

\* \* \*

次日清晨，大家都陸續醒來。

時間是早上六時。牛牛的營養在經過睡眠後化為了我們的力量，現在所有人都幹勁滿滿。

稍微用過早餐後，我們訂下了在中午前突破迴廊百層的目標。

要是成功的話，午餐地點就是上城區的高級餐廳！

作為迴廊下層最深的地帶，八十一層之後幾乎處於未開發狀態。

大型採掘設備和礦工難以進入此地，能探索這個寶庫的幾乎只有冒險者團隊。

因此，這兒遍地都是寶藏——

「月天石，日緋色金.....」

嗚嗚，好想都帶回家.....」

露米奈以十分遺憾的語氣說著，但路上遇到的珍稀礦物她一塊都沒放過。

「.....這些石頭到底有什麼區別啊？」  
澤妮亞看著五顏六色的石頭冒著冷汗。

「這些是埃米爾界已知的最佳礦石，蘊含大量罕見元素。  
以其為核心所製作的裝備屬於三界頂尖級別，與圖書館失落的裝備大致同級。僅次於道米尼界反抗軍以謎之燃料強化的DEM製裝備，以及次元鯨魚災難時所發現的異界裝備。」  
ホルス比露米奈更貪心，她直接就在現場熔煉起這些材料。

「那～個～  
十二點是妳自己定的時限喔～約定是不是作廢了～？」  
洛維詩拉長聲線問道。  
露米奈這才依依不捨地繼續冒險，但看見高級礦石時仍然會順手取走；只是不再停留而已。

在第九十層看見了罕見的機械隔離層。  
這次我們合力扯走了看得入神的露米奈，就像先前她們扯走看魅魔的我一樣。  
期間洛維詩一邊拉扯一邊單手畫下了隔離層的巨大機械單元。這手速比一次性照相機都要快了吧？

之後的層數雖然危險，但在合理的戰術配置下沒有遇到太多困難。  
快要結束迴廊之旅了，先前省下來的消耗品現在可以盡情使用。  
如此，我們走出了通往第一百層的電梯。

「.....好可怕的壓迫感。  
先前的魔物比起來就跟皮露露似的.....」  
對魔力非常敏感的洛維詩剛出門就打起冷顫。

「這一層.....似乎沒怎麼受到破壞，地形也十分完好。  
難道說，這層的管理系統仍在運作嗎？」  
澤妮亞看著整潔明亮的房間嘖嘖稱奇。

「沒錯。第一百層的隔離魔物和管理系統都是特製的，是迴廊與奈落之間唯一的屏障，在設計之初就以永久機關為目標。」  
「唯一？不是唯二嗎？」  
「是唯一。隔離魔物就是管理系統，管理系統就是隔離魔物。  
古代工程學與仿生科技融合的結晶——魔導具ウィッカ・アラディア。」

聽見露米奈說出她的名字，坐在巨型環狀裝置上的獨眼少女把目光投向了我們。  
我們與她臉上的右眼——以及位於環狀裝置上，突然亮起的巨大左眼同時對上了視線。

「那.....那是魔物嗎？明明只是個小女孩.....」  
洛維詩還在端詳著坐在環狀機械上的少女，沒有意識到戰鬥已經開始。

「看扁她的話會吃苦頭的！來了！」  
我連忙把洛維詩拉到掩體後。  
跟之前的隔離層不同，作為管理系統，ウィッカ・アラディア掌握了整個戰場的局勢；沒法利用上下層的高低差壓制她。  
因此，待在上層並不能確保安全。

巨大的靈壓猶如擁有實體的牆壁，就像壓碎肉體一樣能壓垮人的精神。  
哪怕是我們這樣的冒險者，也被震懾了好幾秒才緩過神來。  
在恍神的期間，我們只能看著ウィッカ・アラディア巨大的身軀迅速接近。

「デイスペルフィールド！」  
洛維詩最快恢復了神智，迅速詠唱封魔結界。  
隨著ウィッカ・アラディア雙眼一閉一合，性質完全相反的魔法隨著她的視線襲來。

「ソウルプランダー和エンジェルリング……  
光與闇的融合嗎？」  
在ホルスの魔力增幅下，惡魔的尖嘯和天使的圓環都被封魔結界擋住。

「沒有那麼簡單！  
大家散開！」  
看見少女一雙眼睛同時閉合，我連忙向大家下達指示。

她之前發動攻擊時都只打開了一隻眼睛。  
人類的右眼司掌靈魂，屬於暗屬性。  
機械的左眼管控戒律，屬於光屬性。  
當她的雙眼同時打開——

「インバリデイトフレーム。」

在少女雙眼張開的下一刻，迴廊的一部分被蒸發了。  
不，被蒸發的僅僅是植根迴廊的異物。迴廊的構造本身毫髮無損，甚至連裂紋和瑕疵都不見了。  
管理系統的唯一目標，就是把所管理的層數永久維持下去。

「這是……新生魔法？！  
可是封魔結界沒有反應……」  
以傳送術躲過魔法的洛維詩驚叫道。

「分析顯示這是類似フォトンランチャー的魔法。  
雖以魔力發動，但屬於物理攻擊。結界不會生效。」  
ホルス仍在冷靜地解構戰況。

新生魔法以可塑性高聞名。六色元素各有其意志，唯有新生魔法如同自身鏡中的倒影。  
因此ウィッカ・アラディア選擇新生魔法作為履行管理系統意志的工具並不奇怪。  
奇怪的是——新生魔法的這種使用方式，我最近曾在什麼地方看過。

「她在召喚援軍！」  
澤妮亞向大家示警。  
少女落下的片片黑羽化成了一本本魔法書。  
書頁猶如飛鳥的翅膀般拍動，讓書本浮在半空。

「……你是不是也想到了我在想的東西？」  
「對。」

我跟洛維詩心有靈犀地對望了一眼。  
光是看見新生魔法還沒那麼深刻，但再加上這些書本就很明顯了。

「別打啞謎了！有戰術就說出來！  
黑薔薇之棘！」  
「ソリッドコーティング。」  
露米奈和ホルス各自鞏固著防線。

「我——」  
然而，說到一半的話被淹沒在新生魔法的共鳴中。  
八本魔法書呈圓形包圍了我們，並與ウィッカ・アラディア本體同時詠唱著フォトンランチャー。  
兩點般的光球猶如彈雨般撕裂了ホルスの金屬膜護罩——

睜開雙眼，視線所見的並不是滿目瘡痍的同伴——而是漫天飛舞的撲克牌。  
彈無虛發のフォトンランチャー居然大部分都打偏了。這並非少女手下留情，而是——

「.....看來運氣不錯嘛。」  
——澤妮亞以レトリック技能把強運分給了大家。

「機不可失！ヤドリギショット！」  
露米奈在魔法書進一步行動前搶先以斧柄重擊地面。  
數不清的寄生植物破土而出纏住了書本們，並把它們的魔力吸了過來。

「很好，長話短說！  
她的魔法依靠視線鎖定目標。我要隱身靠近她！」  
我朝同伴們叫道。

「.....以你目前的刀具分析，「剎那」並不足以一擊致勝。  
戰術建議：請於魔導具的眼部盡可能製造裂縫，再由我一擊貫穿。  
請繼續牽制旁邊的魔法書。」  
ホルス完全放棄飛行，把翅膀切換至雙管磁軌砲模式。

「那顆機械大眼睛對吧！給你們標記好了！  
可不要脫靶喔！」  
澤妮亞對少女那顆巨大的左眼使用了ダメージマーキング。

「等等等等，牽制雜魚是沒問題.....  
可是磁軌砲從瞄準到擊發的時間足夠她再來一次インバリデイトフレーム了。期間可是沒法閃躲的！  
妳也別指望黑薔薇之棘能挺過這招！」  
露米奈艱難地以寄生植物綁住不斷掙扎的魔法書。

「這個我有辦法！  
僅限一發インバリデイトフレーム的話，我有信心擋住！」  
雖然洛維詩的護盾在光暗魔法連擊下搖搖欲墜，但她仍胸有成竹。

「.....五人連攜行動啊。  
真是的，每次都玩得那麼極限.....」

我嘆了嘆氣，隱去自己的身影。

ウィッカ・アラディア變化多端的魔法使人目不暇給，但這邊洛維詩和ホルス多彩多姿的反射和屏障也不輸她。

眼見常規魔法難以取勝，少女毫不猶豫地緊閉雙眼——

「インバリデイトフレーム要來了！」  
洛維詩詠唱魔法，直跳到魔導具眼前。  
在少女睜眼的瞬間，制裁之光便吞沒了洛維詩。

「露米奈，請把吸到的魔力集中給我！  
就在下一招決勝負！」  
但洛維詩的聲音卻清楚地在耳邊響起。

原來洛維詩剛才詠唱的不是傳送術，而是誘餌術（デコイ）。  
洛維詩本人根本沒有移動過。少女似乎意識到被騙了，不再理會四散的誘餌，把視線轉了過來。  
可是她必須先閉上眼睛才能再次發動インバリデイトフレーム。這給了洛維詩聚集魔力的時間——

「ル・フェイ・アナザーブック開放——  
アヴァロン！」  
借助從魔法書奪來的大量魔力，洛維詩發動了她的殺手鐮。  
兩個大型魔法幾乎同時發動。一黑一白兩道光芒互相否定對方的存在——

——インバリデイトフレーム被完全擋了下來。  
在ウィッカ・アラディア初次使用這招時，我和洛維詩就覺得這跟之前在圖書館見過ル・フェイ・アナザー使用的アヴァロン十分相像。  
同為新生魔法，兩者的用途實際上都是製造一個排斥一切外物的結界。因此，兩者能互相抵消。

如今少女的眼睛仍在睜開狀態，是最脆弱的時候——

「剎那！」  
「二連裝クーデグラ。」

——但我和ホルス卻正處於最佳狀態。

短刀刺進了魔導具的眼睛。  
金屬與金屬的撕扯感從刀柄傳來。才割出不到數公分的裂縫，刀刃已幾乎斷折。  
我乾脆把直沒至柄的獵刀捨棄，全力側躍。

兩道雷光同時貫穿了我劃出的裂口。  
一顆超音速彈頭卡在了魔導具的中心，另一顆則從薄弱處打穿了ウィッカ・アラディア。  
直到此時，雷鳴般的響聲才傳到耳邊。

魔導具崩潰解體，少女展開雙翼，從半空平穩著地。  
但失去了如同半身的機械身軀，她的身影顯得單薄怯弱，也沒有進一步攻擊。

「就此算了吧。」

我們只是來鍛鍊，並不是來趕盡殺絕的。」  
露米奈放下了武器。  
少女對失去戰意的對手沒有任何感情波動，只是緩緩步行離去。

「.....看起來有點可憐啊。  
沒有了那個東西，她能在這地方生存嗎？」  
澤妮亞看著少女的背影問道。

「沒事，永久機關可沒有那麼容易損毀。  
用不了半小時，魔導具就能修復好自己。」  
露米奈看著正逐漸重組的機械部件說道。

「那就好了。  
說來，這就是無限迴廊的最深層嗎？  
那邊的電梯又是連到哪的？」  
洛維詩指著樓層深處的電梯問到。

「還差得遠呢。ウィッカ・アラディア只不過是地獄的看門人而已，真正的無序和混亂就在她身後的奈落階層。  
如果說無限迴廊首百層勉強還能說是人造建築的話，那百層以下的奈落階層則明顯是別次元的造物。

.....不過，這就跟我們今天的旅程無關了。  
現在的時間是十一時三十六分，我們達成了在中午前踏破迴廊下層的挑戰！」  
露米奈舉手歡呼道。

「剛才的，就是紙片的實際運用嗎？」  
ホルス對洛維詩問道。  
當初圖書館之旅就是為了ホルス而去的。那時候她看完了紙片就還給了我們，並沒有看過實戰。

「沒錯。雖然續航偏短，但爆發力可是一等一的。  
DEM也能使用喔。妳有興趣嗎？」  
聽見洛維詩的回答，ホルス死命點頭。  
.....看來沒多少人記得ホルス並不是DEM了。

「我還在想哪來的紙片.....原來是ホルス提的要求啊。  
.....如果我也說想要アルカード的紙片，會有人為我收集嗎？」  
一向直接的露米奈罕見地向我旁敲側擊。  
這個想要什麼通常都會自己搞到的女孩子原來也會露出期待的眼神啊。

「都交給我吧。我有空就會去圖書館收集有用的紙片。」  
反正我在團隊裡是生產力最低的一個。

在解鎖了第一百層的通行認證後，我們就急不及待地回到了阿高普路斯。  
上城區有一家澤妮亞慕名已久，但為了存錢而一直不敢去的高級餐廳。  
機會難得，就稍微奢侈一點，大家一起去吃自助午餐吧。

「嗚哇~~能暢快花錢的感覺真好！

告訴你們喔，金庫裡的錢快要足夠買下咖啡館了！這都多虧大家的幫助！  
到時候，大家都當合伙人領分紅！」  
回到下城區，澤妮亞一邊哼著歌，一邊打開了咖啡館的玻璃門。

出乎意料地，這個時間居然沒有坐滿人。  
坐在咖啡館裡的只有一位老人，和一名劍鬥士打扮的冒險者——

「……你來這裡幹什麼？」  
露米奈對劍鬥士毫不掩飾地表露敵意。  
我們幾個都認出來了，這人是在マイマイ島勸我們不要多管閒事的那個劍鬥士。

「……老闆？」  
然而，澤妮亞的目光卻在那位面帶歉疚之色的老人身上

## 第十一章——忘却の庭園

「.....老闆您好。

他們是.....支援我運營咖啡館的伙伴。

這個.....我們對咖啡館做了一些改動。如您所見，最近的營收很不錯.....」

澤妮亞有點心虛地向老人解釋。

在工作時間外出，擅自招收員工，甚至在地下室僭建了一座核融合爐.....需要解釋的事可能一下午都說不完。

「唉，最近生意紅火，我也有所耳聞。

我不在乎這些改動，妳別擔心。

可是.....你們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麼人？」

老人以眼角盯了盯坐在一旁的劍鬥士（グラディエーター）。

「.....你想怎麼樣？」

露米奈走到了劍鬥士面前，冰冷地問道。

「哎，別說得我不懷好意似的。

我們公司看這家店挺不錯，就想投資一下而已。

老闆已經同意了。業權已經轉到了我們名下。」

劍鬥士滿不在乎地喝了口咖啡。

「老，老闆！

這些人.....嗯，那個.....不是什麼好人。

能請您再三考慮一下嗎？」

澤妮亞急得快要哭出來了。

「.....

抱歉，澤妮亞。妳這次惹到的人.....有點來頭。

不過，他們並沒有說要把你們趕出去。相反，要是洽談順利，他們願意繼續聘請妳當店長；全權打理這家店。

我很清楚妳對咖啡館的熱誠。請謹慎判斷。」

老闆不無擔憂地看著澤妮亞的臉。

「那我再問一次。你想怎麼樣？」

露米奈對劍鬥士問道。

「沒什麼啦。那天我們在マイマイ島見過面對吧？

說也奇怪，那天之後一個DEM都沒再來マイマイ島搬東搬西了呢。

會不會是你們在マイマイ遺跡內部發現了什麼.....之類的呢？

此外，你們帶著的那個DEM也很令人在意。

我司的要求很簡單。要是你們願意跟我們分享你們找到的東西，以及把那個DEM借給我們研究，那你們就可以繼續經營咖啡館。

如果你們願意分享你們擁有的機械技術，那別說一家咖啡館；董事會甚至考慮邀請你們當合伙人。」



劍鬥士指著我們身後的ホルス說道。

「首先，她叫ホルス；不叫「那個DEM」。  
然後，ホルス不是物品；不能當作交換條件。  
至於其他條款.....只要我的朋友同意，我就同意。」  
露米奈的聲音冷靜清徹，但背對著劍鬥士握緊了拳頭。  
她肯定不想被逼服從，但為了澤妮亞，她決定咬牙忍了。

「不.....我不同意。  
我也是個冒險者，不能容許你們一再侵擾我們與其他冒險者的正當權益。  
這事不必再談了。」  
澤妮亞雖略帶哭腔，但語氣無比堅定。

「妳確定嗎，小姐？  
要是如此，這咖啡館目前就屬於本公司資產，我們有權勒令你們即時還原用地。  
而且既然你們不願合作，董事會有可能會對你們造成的損失提出索償。」  
劍鬥士並沒有很意外我們拒絕了他。

「別當我們軟柿子。  
你們的業務能見光嗎？適合在光天化日下執行索償程序嗎？」  
我毫不示弱地回應。

「哈哈.....我們處理過很多你們這樣的硬骨頭。  
告訴你，很少人能像你們一樣有跟公司對等談判的機會。  
我勸你們識相。不然到時候.....」  
劍鬥士說到一半，就被洛維詩打斷。

「到時候我會保護大家。  
現在該識相的是你。別以為只有你們敢無視冒險者守則。  
我的朋友們需要獨處一會，不要礙事。」  
想不到洛維詩向來溫婉可人，生起氣來卻是最可怕的。

「真是的，年輕人就是不聽勸。  
我可是為了你們好啊。」  
面對威脅，劍鬥士仍維持著一貫滿不在乎的態度離開了。

老闆在寒暄一會後也走了，咖啡館裡只剩下我們幾個。

「那個.....澤妮亞？想哭一會的話沒關係的.....」  
洛維詩向正在收拾東西的澤妮亞說道。

「不是婆婆媽媽的時候，我們可能只剩下一天收拾了。  
我們的心血，可不能便宜了他們。  
露米奈也是。妳也不想自己的冷融合爐落入他們手上吧？」  
澤妮亞態度堅決得讓我們無言以對。  
她把代表著自己夢想的咖啡館招牌取下，將其深深埋在包袱裡。

「抱歉打擾一下。  
當初佈置的武裝不就是為了防備外敵入侵嗎？為什麼不啟用？  
徹底抗戰的話，我們不一定會輸。」  
ホルス指著被拆下來的地雷和機槍問道。

「ホルス.....這些東西只能對付明刀明槍的敵人，但我們沒想過他們會用這種方式入侵。  
要是直接開火，我們就成為犯罪者了。咖啡館也無法在槍火之下營運下去。  
對初生的アルマ而言，要理解業權和社會規則也許太早了點.....」  
露米奈邊拆著東西邊嘆氣。

「ホルス.....妳也喜歡這兒對吧？  
我也很喜歡，但我們不得不離開了。

澤妮亞姐姐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但正確的決定往往要付出代價。  
我理解並支持她。妳呢？」  
ホルス對洛維詩的話點了點頭，也不知她懂不懂。

在活動木偶的幫助下，我們很快打包好所有東西。  
離開下城區時，澤妮亞始終還是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空蕩蕩的咖啡館。  
她拭了拭淚，隨後頭也不回地走了。

我們離開了阿高普路斯，一路來到了露米奈的果園。

「澤妮亞.....忍耐對身心不好。  
我們認識快二十年了。妳沒必要逞強下去。」  
露米奈朝走在最前頭的澤妮亞說道。

當年她懷揣著對大城市的憧憬離開家鄉，最後卻不得不離開。  
我實在不敢想像她現在的心情。

「.....別一個個都當我弱小女子看待啊。  
我自小就是孤兒。由東國到阿高普路斯這一路上，我放棄過很多夢想；但從來沒有一次向我討厭的人妥協過。  
這不過是其中一次罷了。」  
澤妮亞甩了甩頭髮。  
說來慚愧，我來下城區比她遲，但卻遠沒有她那麼灑脫。

「.....現在說放棄還太早了。  
這座果園底下，埋藏著正在建設的飛空城對吧？」  
大家都被我突然的話嚇了一跳。

「有是有.....可是，最近都在鍛鍊，沒有怎麼動工.....」  
「沒有業權問題吧？」  
「當，當然沒有了！  
誰敢說我不擁有它，我就拿溫壓彈炸碎他的狗頭！」  
露米奈氣憤地說道。

「那就好。那就在飛空城上再辦一家咖啡館吧。  
這次一定要造出真正屬於我們幾個的夢想結晶。  
大家可以自由添加自己的愛好。藝術品也好，新式飲品也好，哪怕某人想裝上熱核武器把東國農業行會炸上天，也不會再有人說三道四。」  
我拍著胸脯對眾人說道。

從離開咖啡館就一直沒讓眼淚掉下來的澤妮亞，臉上突然出現了兩行淚痕。  
她隨後哭泣不止，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露米奈和洛維詩花了很長時間才把她哄好。

「都，都怪你.....明知道我最容易被男人的花言巧語哄騙.....」  
好不容易止住眼淚的澤妮亞指著我的鼻子說道。

\* \* \*

飛空城落成前，大家就暫時居住在露米奈的果園裡。  
園裡只有一座給她自己住的小房子，擠不下那麼多人。  
於是大家便在空地又辦了一次野營，主題是現摘的新鮮蔬果。

逐漸濃厚的燉菜香氣傳進了鼻子。  
與先前熱情奔放的烤牛肉不同，這次的馬鈴薯燉肉柔嫩綿軟，是洛維詩拿手的北國佳餚。  
即使在冰冷的郊外，這碗搭配了辣椒和香料的新鮮濃湯依然讓人寒意全消。  
掃蕩迴廊的疲勞和逐出家門的委屈都被這道家常菜一掃而空。

飯後，大家在帳篷裡相繼入睡。  
雖然有點擔心那家公司會不會追到果園來，但所有人對露米奈的防衛設施都很有信心。  
畢竟她是個借宿咖啡館都帶了兩挺機槍入住的人。

也許是今天發生了太多事，我在天色未明之時便已醒來。  
澤妮亞和露米奈正抱著彼此酣睡，ホルス則與活動木偶一起巡邏著。  
然而，洛維詩不見了蹤影。

「ホルス！有沒有看到可疑份子？！」  
瞬間清醒過來的我向ホルス問道。

「沒有。洛維詩小姐深夜出門去了。她說很快會回來，想我向你們保密。」  
「.....那妳知不知道「保密」是什麼意思？」  
「我又沒答應她。」  
ホルス還真是個小機靈鬼。

沒過一會，處於隱身狀態的洛維詩躡手躡腳地溜了回來。  
她想躲回自己的帳篷裡，但沒注意到同樣處於隱身狀態的我。

「哇啊啊啊啊？！」  
「單獨行動很危險。」

我一把抓住洛維詩的肩膀。

「真，真是的！對心臟不好！」

「我起床時發現妳不見了對心臟也不太好。

幹嘛去了？」

洛維詩在我的氣勢下，本已嬌小的體型好像又縮了一圈。

「抱，抱歉啦。

只是去上城行會大樓打聽了一下情報而已，沒有幹什麼危險的事。」

洛維詩囁嚅著說道。

「關於什麼的情報？」

「敵人的情報啊。總不能一直這樣敵暗我明吧？」

「之前露米奈也查過，線索總是到一半就斷了。

這次妳查出什麼了嗎？」

聽見我的問話，洛維詩挺起了胸膛，形象好像又高大起來了。

「畢竟你們是新人冒險者，不知道的事情多著呢。

從發佈委託，到引薦工作，直至交接報酬，冒險者在行會留下的蛛絲馬跡，是沒辦法完全隱藏的。

首先由マイマイ島的DEM搬運委託開始……」

洛維詩打開了一本寫滿線索的筆記。

「這個我也查過。委託的資金總是不明不白就消失了，連一個名字都沒查出來。」

「追著錢跑就中計了喔？」

上城區是整個三界資金流動最快的地方。把一百億G丟進去，轉眼間就會連影子都看不見。

但有些東西是洗不乾淨的。比如說，委託的發佈者和聯絡人都會被紀錄在冊。

雖然他們都是沒什麼特徵的普通人，為他們的委託許可證簽擔保的也都是些不知名公司。這些公司的共通點就是，都只跟某家大型企業有業務聯繫。」

洛維詩像是在念誦咒文似的說著。

「那些東西不是保密的嗎？」

「嗯～這個嘛，姊姊我退休前有很多人欠過我的人情喔？」

反正再不用就要過期了。」

洛維詩攤著手說道。

「在鎖定目標之後，接下來就是這家名為「開拓者」顧問公司的情報了。

它的主要業務是作為冒險者與行會的橋樑，接洽各種委託。除此之外，它還跟多家小型公司有聯繫，其中一家公司昨天在下城區收購了一所咖啡館。」

在資金流向這方面他們還真是小心謹慎。

要是我們只追查是誰收購了咖啡館的話，估計線索又會在某處中斷。

「……我才睡了三個小時不到吧？」

撇開人脈不說，這些資料都是妳一個人整理的嗎？」

我看著筆記本上明顯不屬於洛維詩的字跡問道。

「嘿嘿……被發現了。」

搜證思路是屬於我的，但在數據深度分析上確實有請外援。對了，那個人你也認識哦？」  
洛維詩故作神秘地笑道。

「……………難道是下城清潔阿姨（下町の上品なおばさん）？」  
「怎麼可能！  
是我們和露米奈在道米尼界阿高普路斯地下通道遇見的DEM—ツヴァイウンギア啊！」

她這麼一說，那柄點綴著薔薇的斧槍馬上浮現在我的腦海裡。

「……她為什麼要幫妳？」  
「別看她平時愛理不理的態度，她很關心冒險者後輩的。  
尤其是同根同源的DEM。她也在追查最近DEM從マイマイ島解放的事件，於是就一拍即合啦。」

總之，在她的幫助下，我們查出了很多東西。  
比如說開拓者公司的安保人員——負責保障公司資產的專業戰士。」  
洛維詩遞出了三張照片。  
其中一人我不認識——但剩下兩人明顯就是那個劍鬥士和沒戴面罩的星術士。

「抱歉打擾一下。  
ツヴァイウンギア……指的是上位DEM的型號嗎？」  
ホルス突然靠了過來。  
她往往只有在聽見自己感興趣的東西時才會主動插話，我們也已習以為常。

「是的。不過，這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喔？  
只是她在脫離DEM管束後，沒有給自己取個新名字。  
為了與同型機做最低限度的區分，她容許別人稱她為ツヴァイウンギア04。  
我會將其簡稱為4chan，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她很不喜歡這叫法。」  
洛維詩向ホルス解釋道。

「這樣啊。  
確實，如果只是為了區分同型機的話，報上機體編號就足夠了。」  
ホルス一邊點頭一邊說道。

「……ホルス？不可以那麼隨便喔？  
凡事不是只看目的和結果就足夠的，過程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即使名字的本意只是為了把人與人區分出來，某些重要的名字依然是構成美好回憶的一環。  
這是不可以用一個個數字代替的！」  
對洛維詩的教訓，ホルス依然是似懂非懂的樣子。

陽光灑落，新的一天已在不知不覺中到來。  
澤妮亞和露米奈先後醒了過來，跟大家一起共進早餐。

「那麼，跟你們交代一下飛空城的進度。  
在我購置這片果園的時候，就已經為飛空城打好了地基。  
其後數年，耗費了無數鋼材和經費，在保證飛空城結構強度的同時，讓它的上半部成為了一個小型生態圈。」  
早餐過後，露米奈老師開始為我們講課。

腳下的這片土地不知道花了她多少錢。難怪明明是貴族千金兼老練冒險者，花錢時卻總是能省則省。

「飛空城的主動力源是一座冷融合反應爐。在大家和反抗軍軍需官早前的協助下，最近終於得以完工。」

之前我帶到咖啡館那一座測試用的反應爐就是這座的微縮版本。它的性能足以維持整座飛空城起飛後的日常運作。」

原來我們屁股底下早就是一顆未爆彈了。

「哎哎?! 那麼厲害嗎?

那豈不是說，飛空城現在就能飛起來了?」

澤妮亞吃驚地問道。

「.....僅限於「起飛後」的日常運作。

為了維持環境潔淨和可持續運作，反應爐會長期以低功率運行。

至於如何讓這麼一座龐然大物起飛，則是我們目前需要一起解決的課題。」

希望露米奈的解決方法不是引爆動力爐把整座果園又炸上天。

「這個.....我看埃米爾界運作中的飛空城也不少啊?

要是能參考他們的經驗，應該會有辦法。」

洛維詩提出了建議。

「說得沒錯。他們的解決方法就是以「魔翔石」為核心的浮力引擎。

魔翔石自身具有反重力特性。以此作為牽引，就能實現環保有效的無工質推進。

而魔翔石的原料.....則是塔妮亞界(タイタニア世界)的特產，需要前往當地搜集材料進行加工。」

看來下個目的地已經決定好了。

「抱歉，我有個問題。

據冒險者公會的記載，塔妮亞守護龍(タイタニアドラゴン)聲稱飛空城曾經是古代文明的避難方舟，具有次元傳送的能力。

這是真的嗎?」

ホルス舉手發問。

「北國圖書館也有這樣的記載。但目前不論是我們還是冒險者公會都只有二手資訊，很難據此作出定論.....

我承認，這確實是很有魅力的提議。但我們目前還是先關注怎麼讓飛空城飛起來吧。」

不不，ホルス只是問了個問題，並沒有要求妳把次元傳送功能也造出來。

目標確定後，大家便準備啟程前往塔妮亞界。

這次也是全員出動。為了避免開拓者公司派人前來騷擾，自動防衛系統警戒級別被調到了最高。

雖然主要目的是搜集材料，但考慮到塔妮亞世界也有著難得一見的美景，大家還是按照旅遊的標準準備行囊。

來到了熟悉的衝天塔(天まで続く塔)，這次大門已經被修好，能好好關上了。

露米奈吹著口哨，按下了往上的按鈕。

「這就是塔妮亞世界嗎。

原來如此。僅進行最低限的環境開發，與自然環境達成共生關係。

與DEM種族是兩個極端。」  
ホルス看著澄澈的大海感嘆道。

「沒錯。因此塔妮亞人往往受精靈眷顧，魔法天賦很高。  
不過他們也很抵觸機械文明。以前我的塔妮亞冒險者朋友老是說用抽水馬桶會被精靈嫌棄，然後都拉  
在野外.....」  
洛維詩聳著肩說道。

「這是他們對塔妮亞普羅大眾的說法。  
事實上，厭惡機械文明的原因是不想重蹈過去的覆轍。  
由於太過懼怕古代三族人遷移時發生的大災難以及DEM隨之而來的反叛，他們決定把頭埋在沙子裡  
裝駝鳥。  
為此，他們曾經不惜封閉衝天塔與機械科技，認為避免技術問題的最佳途徑就是不發展技術。」  
一直設法讓機械技術融入自然環境的露米奈不屑地說道。

「不過不管如何，從未經歷戰火的塔妮亞始終是保存了最多古代文獻的種族。  
但他們一直對此諱莫如深，從不肯向其他種族透露詳情。  
他們對DEM的敵意尤其執著。ホルス，在城市裡請保持無武裝狀態。」  
我向ホルス叮囑道。

從衝天塔前往塔妮亞界的奧克魯尼亞大陸需要渡海。  
在討厭機械文明的塔妮亞人面前開兩棲坦克實在過於挑釁，因此我們選擇向人魚原住民借船。  
洛維詩很奇怪為什麼人魚這次借船借得那麼爽快。也許是因為我早前曾經拔槍威脅過她們吧。

「好大的霧.....快要伸手不見五指了。  
這不是什麼風景都看不到嘛！」  
從未見識過塔妮亞海況的澤妮亞抱怨道。

「大霧彌天只是掩飾，實際上這是結界魔法。  
這是為了防止外來人進入他們不被批准的地方。」  
露米奈借助ホルスの導航系統穩穩地開著船。

船很快就駛到了塔妮亞界的東奧克魯尼亞台地（東アクロニア段丘）。  
跟埃米爾界不同，這兒有著亮麗的海水和無際的沙灘。這本該是美好的渡假場所——

「那，那個大空洞是什麼？！  
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就好像自己也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大口似的！」  
澤妮亞指著沙灘中突兀異常的裂隙說道。

「還記得遺落在異次元的ECO鎮嗎？  
這兒就是.....ECO鎮的遺址。  
如妳所見，與異次元隔絕並不能防止鯨魚光顧。」  
露米奈嘆著氣說道。

這道猶如毒瘡的裂縫不論對塔妮亞人還是塔妮亞界都是一道巨大的傷疤。  
除了防止遊客接近裂隙的警衛外，幾乎沒有本地人會再次到訪這片曾是旅遊勝地的地方。

「這個.....掉進去的話會怎麼樣？」  
澤妮亞凝視著深淵中的虛空，吞了吞口水。

「我想大概會在ECO鎮的鯨魚岩（くじら岩）摔出來吧，不過能不能完整出來就不知道了。  
道米尼反抗軍首領的弟弟和一個新世代DEM曾經在次元鯨魚騷動時掉進去一次，最後算是平安回來了。  
總之我可不會去試。」  
露米奈向澤妮亞答道。

越過蒼涼的ECO鎮遺址（ECOタウン跡），就到達了奧克魯尼亞東部平原。  
在看不見那片令人不適的空洞後，塔妮亞界令人屏息的美景才展露無遺。  
哪怕是對塔妮亞族頗有微言的露米奈，對這片富饒的平原也說不出半點批評話。

「好漂亮！啊，那是塔妮亞界的小豬嗎？！  
一點都不怕人，而且不像牛牛草原的豬一樣充滿攻擊性呢。」  
洛維詩指著粉紅色的小豬笑道。  
小豬也親暱地靠了過來，用牠的小臉磨蹭著她的小腿。

「每隻的色澤很不錯！粉紅色的軟毛，豐腴而不臃腫的體形.....  
不論煎炒煮炸都應該很好吃！」  
本想靠過來的小豬們聽見澤妮亞最後一句話，立刻飛也似的跑掉了。

「.....塔妮亞界的小豬確實是世間罕見的美食，在老饕口中風評極高。  
不過我們畢竟是塔妮亞界的外來者，盜獵會影響冒險者群體的聲譽。  
真要吃肉，請再等一下吧。」  
我朝有點失落的兩人說道。

沒走多久，就到達了塔妮亞界唯一對外開放的大城市エル・シエル。  
從地圖上看，此處與阿高普路斯一樣位於奧克魯尼亞大陸的最中心，也同樣是人口稠密的大城市。  
不同的是，阿高普路斯位於火山口上，但エル・シエル底下卻是無邊的雲層；是僅以橋樑連接陸地的空中樓閣。

「這座城市之所以能建成，估計跟我們要找的魔翔石脫不了干係。  
只需要一小塊，就能讓整座飛空城上浮；但至今為止的研究都無法解釋其原理.....  
哎，ホルス，不要這樣盯著人和儀器看。會引人懷疑的。  
雖然我不是不理解妳的心情.....」  
露米奈拉了拉ホルスの肩膀。

ホルス自從到了塔妮亞界，就一心紀錄著塔妮亞界的一切。  
從海上濃霧，到虛空遺址，直至城市風貌，她都求知若渴。

「.....雖然現在塔妮亞界並沒有那麼排斥其他次元的冒險者，但我們對他們來說終究只是外人。  
盡可能不要引起注意。我們來這兒只是為了取得探索許可。」  
我朝ホルス說道。

作為對外開放的城市，エル・シエル同樣有負責接洽任務的冒險者公會聯絡人。  
他長著三隻塔妮亞族的翅膀，似乎是曾到埃米爾界歷練過的前冒險者；對其他種族的態度也比同族友



善得多。

「探索忘卻的庭園？」

唉.....不是潑你們冷水，但話先講在前頭：

最近那邊的次元安定度又下降了一層。雖然還沒到要禁止出入的地步，但總歸又危險了一分。

我明白你們對於冒險的堅持，但千萬要注意安全啊。」

接洽人嘆著氣給我們簽發了探索許可。

我們謝過了接洽人，然後回頭折返到忘卻的庭園的所在地——被吞噬的ECO鎮遺址旁邊的山脈。製造魔翔石所需的原料就在庭園裡。這地方是次元鯨魚入侵塔妮亞界後才首次被發現；至於庭園是本來就存在，還是因為入侵後的時空異變才產生則不得而知。

聽接洽人的說法，庭園似乎最近又有異動。

「請大家再次檢查身上的時空之鍵。

萬一次元穩定性崩潰，我們只能指望它回去了。

探索別次元不能有絲毫大意。」

在庭園入口，露米奈對大家再三強調。

「我知道了！跟大家一起的話，怎麼樣的危險我都不怕！

為了我.....我們所有人的夢想！」

已經完全恢復元氣的澤妮亞充滿精神地說道。

忘卻的庭園內部比外面更美。

園內被參天大樹所包圍。仔細修剪過的枝葉只漏出一片縫隙任陽光灑落，地上的溪水也被精心設計的石渠分流，形成了一條條小澗。

即使不知多久沒有打理，但藤蔓和蘑菇都沒有侵蝕石磚構成的建築群。

彷彿就像此處的生命具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似的。

「好漂亮.....簡直讓人屏息。

一點點機械的氛圍都沒有，比無限迴廊差天共地。」

洛維詩掩著下半邊臉說道。

「不得不承認這地方的設計者有點本事.....

無限迴廊的管理系統都崩潰多少次了；這地方依舊光潔如新。

要是能掌握的話.....」

平時我們會取笑露米奈不懂浪漫，但這次我們是真的想她學下來。

「.....次元界線，不安定。

不建議採用過往經驗，請預料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敵人。」

ホルスは唯一一個沒有讚嘆此地的人。

她如臨大敵，左顧右盼，唯恐會有什麼事情突然發生。

在塔妮亞界外側的小豬在這邊也有出現。

這地方可沒有盜獵問題了，於是我們又打包了不少新食材。

順帶也採摘了不少野菇。好像有些菇菌會自行走動，但在露米奈斧刃揮下後就再也不會了。

雖然ホルス提心吊膽，但至今為止都沒有出現什麼問題。

「ホルス？太擔心的話會長皺紋喔？」  
澤妮亞向ホルス說道。

「這個.....如果很勉強的話，妳先回去吧？  
我們拿到想要的東西就會回家，妳不用擔心。」  
露米奈溫柔地安撫著她。

「.....不必。畢竟我也是你們的.....同伴。  
只是.....從沒想過，我居然會擁有像是人類一樣的「預感」.....」  
如果沒記錯，這好像是ホルス第一次對我們說那麼親近的話。

既然ホルス如此緊張，那即使忘卻的庭園魔物實力不強，我們也不能再以野餐的心態看待。  
我們以洛維詩作核心組成了一個四邊形，把活動木偶包在裡面；不論誰有危險都能得到結界魔法支援。

「.....這些材料跟魔翔石到底有什麼關係？」  
澤妮亞抱著厭惡的表情，以夾子鉗起了地上的真菌組織。

「誰知道。這些材料是交給塔妮亞科學者的，沒人知道他們要這些東西幹嘛。  
也許這些根本不是魔翔石的原料，而是他們的實驗素材；而魔翔石是他們給我們的任務報酬而已。」  
露米奈沒好氣地說道。

要是如此，那難怪忘卻庭園出現異常，官方也沒有封鎖出入口。  
畢竟出事的只會是外來冒險者。不過委託人與冒險者之間，大概本來就是這種關係吧？  
報酬的價碼，永遠建基於委託人不願承擔的風險之上。

那，足以達成我們夢想的魔翔石，價碼又是多少？

「大部分都搜集齊全了。剩下的就是忘卻的庭園特產，塔妮亞界的鑽石（ダイヤモンド）。  
鑽石需要深入庭園遺址才能發現。  
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需要大費周章地收集這些埃米爾界和道米尼界都能隨意製作的碳元素同素異形體...  
...但任務就是任務。」  
聽到露米奈的評價，本來對鑽石有點興趣的澤妮亞和洛維詩都選擇噤聲不言。

雖說是庭園遺址，但建築物內部絲毫沒有風化毀損的跡象；比某些下城區建築還乾淨多了。  
真是完美的自我維護——

「——檢測到次元界線異常！  
建議立即作戰鬥準備！」  
ホルス以前所未有的焦急語氣說道。

其實不用ホルス警告，我們自己已進入了高度戒備狀態。  
因為那股直透脊髓的惡寒已貫穿了在場每個人。

「原來ホルス早就感知到這個了嗎.....  
這種刻在基因裡的恐懼.....莫非這就是導致三族遷移的大崩壞？」  
快速恢復過來的露米奈給我們每人都附上了黑薔薇之棘。

「快看！入口.....出了什麼事？！」  
澤妮亞指著我們進來的大門，面容失色。  
如今門扉猶如被一片薄霧籠罩，絲毫沒法看見門後的一切。長廊的另一側也一樣。

「這是次元虹移現象。  
我們所在的這片空間正在時空中跳躍，我不認為如今還能通過物理方式離開。」  
ホルス緊張地看著傳感器的讀數。

「那，現在是使用時空之鍵的時候了吧？  
雖然功虧一簣，但大家的安全才是首要的！」  
洛維詩掏出了金色的鑰匙。

「很遺憾，得等到解決這些傢伙之後了.....！  
有敵人干擾的話，時空之鍵會無法運作！」  
我看著在走廊四角現身的魔物。  
長者之樹エルダーモーラン，暴風之鳥ストームバード，體型瘦長的牛頭人モロク，以及遺跡守護者  
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

「這.....  
雖然都是生活在忘卻庭園的魔物，但牠們的棲息地明明就互相隔絕.....  
為什麼會同時出現？！」  
露米奈認得每隻魔物，但牠們的現身方式卻違背了她的認知。

「次元都能虹移了，出現什麼都不奇怪了吧。  
趁著我們還有穩定立足點時解決牠們！」  
我毫不猶豫，朝魔物中最弱的エルダーモーラン使出剎那——

刀刃刺進了枝葉的縫隙裡，直沒至柄。  
然而感受不到劈裂樹幹的感覺，隨之而來的反擊更是差點把我震飛出去。

這些魔物的強度遠不是庭園魔物該有的水平。  
但就如ホルス所說，不能用既有認知去判斷未知次元的敵人。  
.....面對愈來愈艱苦的戰鬥，這把短獵刀也許也到了它的極限了。

「ディバインバリア！」  
「ミスティックシャイン。」  
ホルス與洛維詩兩人聯手，在破碎的次元裡錨定出一處庇護所。  
在護命結界和神聖光界組合下，不論是エルダーモーラン和ストームバード的風土雙屬性魔法和モロク  
の大斧都傷不了我們。

「小心，大的要來了！」  
然而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選擇了直接用鋼鐵之軀衝陣。  
不論是露米奈的藤蔓還是ホルスの結界都攔不住它，我們只得四散躲開。

「可惡，只有塊頭大的傢伙！」

澤妮亞用老千骰子連續釋放冰結氣體和鈍足煙霧，但都對巨大的機械體沒有效果。  
不只是她，我們大部分攻擊對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の巨軀都猶如刮痧，甚至連ホルスのアビス都沒法使其停步。  
估計還是只有ホルスの電磁砲，或者我的穿甲攻擊才能造成傷害。

「那個，走廊的光照是不是愈來愈紅了.....？」

洛維詩重新張開結界時向我們問道。  
這麼一說，這淡淡的紅光我也有些印象，但一時沒有頭緒。

「魔物的能量讀數正逐漸提升。

與現有資料比對後得出.....不，沒有相符紀錄。  
總之，魔物正慢慢變強。」  
現在連ホルスの機械式戰況播報都滲入了感情色彩。

晦暗的紅光，隨時間強化的魔物.....  
一個名詞猶如一道靈光鑽進我的腦海。

「這不就是奈落的特性嗎？！」

此言一出，大家都帶著疑惑的眼神回頭看我。  
想想也是，老練冒險者裡，洛維詩早早退休，露米奈是獨行俠；其他人就更加沒有穿梭奈落的經驗了。

「由於次元不穩定，奈落的魔物強度會隨著層數不講道理地增強。  
總之，妳們知道要速戰速決就行了！」  
我一邊艱辛閃躲著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の巨腕一邊說道。

「現在難道是我們想打成持久戰嗎？！  
你倒是給個辦法啊！」  
澤妮亞同樣手忙腳亂地回道。

「即使數據異常，魔物的本質仍沒有改變。  
請針對魔物的原生弱點攻擊！」  
ホルス吃力地以金屬膜接下愈來愈強的猛擊。

「原生弱點？難道說.....  
エナジーフリーク！」  
洛維詩靈機一觸，提起畫筆便朝正在施放魔法のストームバード臨空疾書。

幾筆過後，ストームバード便被籠罩於墨水形成的黑霧之中，行動遲緩；連本應肆意釋放的風屬性魔法都收回了。  
這是中毒和沉默的跡象。異常狀態雖不是魔法師的本職，但也是她們的選修課之一。

「沒錯，就是異常攻擊！  
奈落的魔物什麼都強，但該吃的異常狀態一個都躲不了！」

我朝洛維詩舉起大拇指。

「別講得是你的主意一樣，明明剛才什麼對策都沒說！  
給我躲好了！エニグマ！」  
澤妮亞朝エルダーモーラン扔出骰子。

我連忙躲閃，順便一腳絆住了エルダーモーラン的樹幹。  
噴發的液態氮轉瞬就在エルダーモーラン的枝葉上凝成一片薄霜，使它動彈不得。

我掏出火屬性香水在獵刀刀刃上抹了抹，隨即擺出架勢。

「リーン真傳奧義——火屬性剎那！」  
本來預想中的帥氣台詞喊出來之後似乎漏氣了，但威力可沒打折。  
利刃貫穿了エルダーモーラン的主幹，刀上的火花更是把它變成了一枚火炬。  
我輕輕抖下殘餘的香水氣息，擺出收刀的姿勢。

「耍什麼帥，打完了嗎？  
而且人家リーン女士可是冰結火攻都靠自己一氣呵成的，哪會像你一樣耍那麼多猴戲。」  
換來的是澤妮亞毫不留情的批評。

「エナジーフリーク！」  
洛維詩拋下已沒有威脅のストームバード，改為壓制正與露米奈拼力のモロク。  
モロク此時正以雙手握斧，朝著以植物固定自身，朝地面借力の露米奈接連劈下。  
不知不覺中，牠的手腕已被畫筆描繪的黑線纏住——

「來得正好！」  
露米奈雙斧併力，穩穩架住斧柄。  
受中毒影響，モロクの下劈已不如先前有力，露米奈已經不需要借力於紮根地面的植物才能擋住。  
也就是說，植物能騰出來幹別的事情。

モロク見一擊不成，索性把斧頭高舉過頭，準備奮力一擊。  
然而一串藤蔓無聲無息地從露米奈腳下游移，冷不防纏住了巨斧——

「プラントエッジ！」

露米奈毫不猶豫地對中門大開のモロク施以殺招。  
雙斧連同露米奈用於防禦的黑薔薇一起在モロク身上留下了無數劃痕。  
モロク接連使勁想要抽回被纏住的斧頭，但卻只能看著露米奈倒拖斧刃，以劈石開山の氣勢當胸砍下。

在我們掃蕩魔物的同時，ホルス在空中牽制著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不讓它打擾我方。  
遺跡的結構被巨像的鐵拳打得沙塵滾滾，但始終沒能碰到ホルス。

「ホルス！小心後方！」  
同樣具有飛行能力的ストームバード展翅高飛，想要撞下ホルス。

「不必擔心。」

ホルス臉上毫無波瀾，在空中關閉了飛行裝置，把雙翼轉為電磁砲模式。  
相對速度改變令ストームバード撲了個空。牠尚未回頭，就被正在自由落體的ホルス以散彈獵殺。  
看來牠之前已被洛維詩畫出來的毒霧重創，不過是垂死掙扎而已。

「二連裝クーデグラ！」  
ホルス足尖才剛著地，便以單手緊抓地面，直接發射電磁砲。  
巨像距離過近，目標又大，兩發砲擊僅經過了基本照準便已準確命中。

然而，這在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身上卻只打出了兩個凹痕。

「這.....  
這可是連ウィッカ・アラディア都能貫穿的肩砲啊！」  
露米奈瞪圓了眼睛，不可置信地說道。  
看來拖得太久，次元之力已經把巨像強化得難以想像了。

「它.....它還有什麼弱點嗎?!」  
澤妮亞手握撲克牌，卻不知道該怎麼使用。  
剛才她也試過了，機械身軀の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免疫一切異常狀態；加上體積龐大，一般的干擾手段難以奏效。

「雖然應該也沒有用，但也只能試試看了.....！」  
洛維詩集中魔力，ル・フェイアナザー的身影在她背後若隱若現。  
的確，紙片解放是目前我方的最強火力。可是，這能不能打動巨像還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不，請把紙片留待後用。  
如果我的猜想沒錯，那它應該有一個關鍵弱點。」  
ホルス擺手阻止了洛維詩。

雖然我當了那麼多年冒險者也沒聽說過機械系魔物有什麼特別弱點，但現在只能相信ホルス了。  
她召出了眾多數據分析用的全息界面。在半透明的報表後面，明顯能看見ホルス臉頰上淌下的汗水。  
即使做著機械才能做到的事，但此刻她更接近一個人類。

此時，我們只能像ホルス先前一樣拼命吸引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の注意力。  
但這難度很大。如今哪怕是刺客的剎那也無法對巨像之軀造成任何損傷，因此想強行阻止它是不可能的。

幸而，機械類魔物有一套判斷威脅度的機制。它們會優先進攻正在進行高威脅舉動的敵人——哪怕這些舉動並不能造成任何損傷。

「ソリッドオーラ！」  
洛維詩不斷為露米奈的活動木偶施以物質。  
而活動木偶們在隨機亂跑的同時互相釋放回復魔法，吸引巨像的注意。  
在判斷威脅度時，使用支援與回復魔法的對象往往是人工智能優先清除的目標。

「レトリック！」  
有種往這邊來啊！」  
澤妮亞展開撲克牌，並以貿易商(トレーダー)的技能不停挑撥巨像。

雖說成效有限.....可是撲克牌陣帶來的運氣加護使活動木偶能堅持得更久。

在眾多輔助技能之下，即使巨像的戰力已被強化至難以想像的程度，我們只要活下去還是不難——

「數據過載！」

突然，一直在後方的ホルス朝巨像發射了一根羽毛。

羽毛打中了巨像的左腕——但顯然沒有造成一絲損壞。

可是，巨像的左腕卻冒出了絲絲熱氣——隨即一拳砸在自己頭上！

「喔，使用數據過載的手段奪得控制權嗎？

真有妳的，ホル——妳怎麼了？！」

露米奈的喝采說到一半就變成了驚呼。

回頭看去，ホルス也同樣在過熱冒煙，狀態比正被駭入的巨像更差！

說起來，這種駭入方式好像在哪兒見過.....

「沒事的.....！只要再來一擊.....！」

ホルス雙腳勉力支撐著地面，手腕拼命抬高，與插在巨像臂上的羽毛連成一線。

這明顯對數據傳輸並沒有幫助——但卻是人類會做的無意識動作。

巨像再次抬起左腕，但動作愈來愈慢——直至羽毛承受不住過大的數據連接而焚毀。

同時ホルス也像斷線木偶一樣重重摔在地上。

「ホルス！」

我衝到她身邊扶起了她。

她的體溫比高燒不退的人類更熾熱，幾乎到了會燙手的程度。

「一根不足夠的話.....！」

ホルス把裝甲上剩下的七根羽毛同時亮出。

「ホルス！太勉強了！

我不知道妳アルマ前如何——但アルマ化的肉體承受不了這種數據量啊！」

露米奈也跑到了ホルス身邊，用身體發散著她的溫度。

「嘖，真是沒用的肉體.....

這樣的アルマ化真的算是進化嗎？！這到底有什麼意義？！」

ホルス低聲咒罵著。

之前從沒見過她對客觀環境有任何感情波動——但激盪的情緒和高漲的體溫使她幾乎變了一個人。

「小心！朝你們那邊來了！」

一直在拼命抵擋巨像的澤妮亞突然喊道。

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現在似乎把ホルス視為最高威脅對象——它無視了仍在使用支援技能的澤妮亞和洛維詩，直直朝這邊衝來！

露米奈操作眾多活動木偶擋在它的面前——但轉瞬就被踩扁，連一秒鐘都無法拖延。

「アナザーブック開放——アヴァロン！」

千鈞一髮之際，洛維詩瞬移到了我們面前，以紙片之力張開了結界。

新生魔法的屏障屬於對現實概念的干涉。哪怕物理力量再強，也無法突破——

「喂喂，開玩笑吧.....?!」  
然而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の力量並非純粹源自軀體——那未知來源的次元之力正逐步侵蝕結界，使巨像一步步踏了進來。

「ホルス！把數據接過來！」  
露米奈取出了一台平板電腦，指尖飛快地在觸控屏上滑動。

「便携終端??？」  
恕我直言，這屁用沒有——」  
ホルスの評價用詞帶有非常強烈的感情色彩。  
不過哪怕沒有ホルスの分析能力，我也能看出，加上區區一台電腦的算力，對駭入巨像而言也是杯水車薪。

「是，但這是連接著飛空城主控電腦的便携終端！  
飛空城除了缺少魔翔石不能起飛之外，已經是完好的狀態！  
假如飛空城真的具有接通次元的能力的話——」  
露米奈說到一半，就被巨像的重踏打斷。  
アヴァロン結界已被突破。巨像抬起單腳，正要朝我們重重踏下——

「洛維詩，別打偏了！  
ダメージマーキング！」  
隨著澤妮亞的呼喚，巨像支撐地面的單腳被魔法標記住了。

「那麼大的目標瞎子都不會打偏！モルガナハーツ！」  
同時，洛維詩以新生魔法喚出了六道天雷，不偏不倚地劈在被標記的位置上！  
足以撼動次元的全力一擊終於奏效，巨像失去平衡，單手支地——

「——那就來試試看吧！  
你們期待已久的飛空城到底有什麼能耐！」  
ホルス七根羽毛齊射，分別插在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各處關鍵位置——

每個人都屏息靜氣地看著。  
插在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巨軀上的羽毛一根根地掉落，但它也沒有進一步動作。

「你這.....舊世界的過時產物！」  
直至ホルス一聲大喝，雙手按住自己的胸口。  
巨像的雙臂也隨之捏住了自己的裝甲——並一把扯出內裡的核心！

轟的一聲，失去主控元件的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頹然倒地。

「ホルス！還好嗎?!」  
「.....沒事。」  
與之相對，ホルス雖因為駭入帶來的龐大數據而累倒在地大口喘氣，但至少還活著。  
我耐著高溫，迅速解除ホルスの外部裝甲，讓她能露出肌膚好好散熱。



「真不愧是ホルス！剛才的台詞又囂張又帥氣呢！  
比某個用別人的招式裝帥的人好多了！」  
澤妮亞從便攜冷藏庫裡拿出了自己特調的包裝果汁，遞到ホルス手裡。

「剛才.....我說了什麼很囂張的話嗎？  
抱歉，也許是機件過熱產生的故障.....」  
ホルス側著頭，好像有點害羞的樣子。

「不需要道歉喔。擁有屬於自己的個性也是アルマ化過程中重要的一環。  
雖然妳說不知道アルマ化有什麼意義.....但想要活用紙片之力的話，必需擁有獨一無二的心才辦得到。」  
洛維詩也靠了過來，以濕毛巾協助ホルス散熱。

「唉，還是我們實力不足，讓ホルス受苦了。  
飛空城落成後，全員列裝副職和紙片看來刻不容緩.....」  
露米奈嘆著氣說道。

「嗯？好漂亮的寶石.....  
啊，這難道就是我們此行要尋找のダイヤモンド？！」  
澤妮亞指著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核心機件底下閃閃發光的石頭說道。

「這就是所謂的ダイヤモンド？  
原來如此.....舊世界對鑽石的定義似乎跟如今只會閃閃發光的碳原子結晶不同。  
正八面體每一邊都精工雕刻了集成電路，從而能處理大量運算。  
古代人的科技真不得了啊。」  
露米奈撿起了地上的寶石，口中念念有辭。  
雖說我們實在看不出這跟上城珠寶店的鑽石有什麼分別就是了。

打掃戰場後，在其餘三隻魔物身上也發現了體積較小，但性質相同的鑽石。  
這下魔翔石技師要求的物品都搜集完成了，可以回去交差。

\* \* \*

雖說誤入了其他次元，但好在錨定了歸處的時空之鍵仍能運作。  
回到塔妮亞界，露米奈心有不甘地把包括四顆鑽石在內的委託品交給了技師，換取了飛空城拼圖最後的一塊碎片。

我們也因應庭園的異常給委託人做了報告。  
他沒有正面回應，只是暗著告訴我們——那一片混沌的時空，是我們三族人共同的噩夢。  
.....如果大崩壞就是無時無刻都可能冒出剛才那種強度的魔物，那我十分能理解為什麼三族拼了命都要轉移到穩定的次元裡去。

「唉，有機會的話真想偷偷藏起一顆鑽石作研究.....  
可是飛空城落成比較要緊，當時的情況也不容許我們去找第五顆鑽石.....」  
露米奈就這樣一路碎碎唸到衝天塔。

「.....妳家裡亂七八糟的東西還不夠妳研究嗎？」

我看妳的時間表啊，早就密密麻麻地排到往後十年了吧？」  
澤妮亞沒好氣地說道。

「是，是沒錯啦。還不是被突然收購打亂了陣腳.....  
比起這個，ホルス妳還好嗎？」  
露米奈轉頭對ホルス問道。  
她體溫已恢復到了正常水平，也回到了平時不愛說話的狀態。

不過剛才充滿自信又全力以赴的樣子很有魅力。難道是跟露米奈混久了，跟她的性格重疊起來了嗎？

「.....？」  
大家，趕緊回果園去！有入侵警報！」  
剛回到埃米爾界，ホルス就突然向大家示警。

「入侵.....?!」  
嘖，肯定是那家混蛋公司！」  
露米奈咬牙掏出了時空之鍵。  
我們也連忙隨著她一起傳送到了最接近的次元錨點——阿高普路斯東可動橋。

我們一路疾奔前往果園。哪怕在遠方，也能看見從園區冒出的濃煙。  
雖然我們知道露米奈的自動灑水器有著機槍模式，活動木偶也各自有不同的武裝；但在無人坐鎮的情況下，要攔住上次那個星術士級別的敵人還是太勉強了。

即使如此，我們仍毫無畏懼。  
決不能再次失去家園，即使不惜一戰！

一路上，盡是破碎木偶與自動炮塔的殘骸。  
焦黑的植物佈滿了園區大道。敵人看來還放了火，幸好自動滅火系統仍在運作，火勢才沒有肆意蔓延。  
按損傷痕跡看來，敵人也是從上城方向開始入侵的。

「手槍彈殼，刀傷，還有元素魔法.....  
按木偶的破壞痕跡看來，共有三個入侵者；當中必定有那個星術士（アストラリスト）和劍鬥士。  
剩下一個可能是刺客（イレイザー）或者鷹眼（ホークアイ）。大家小心！」  
我一邊奔跑，一邊根據各種蛛絲馬跡向大家示警。

「.....不，入侵者共有四人，不過有三個剛剛離開了我的結界。  
但還有一個人沒有離開！」  
洛維詩向大家補充。

果園的起居間已近在眼前。  
門框已空空如也，大門似乎被人粗暴踢飛了。  
我護住頭臉，飛步衝入客廳——

「終於來了啊。」

——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白髮紅瞳，穿著高筒長靴，背上掛著長柄薔薇斧槍的少女。

「DEM - ツヴァイウンギア.....?」

我不可置信地看著破碎零落的家園，與靜靜站立在廢墟中間的她。

## 第十二章——飛空城

「在你問任何問題之前——不，我跟眼前的慘狀無關。  
我是為了自動發出的求助訊號而來的。」

DEM - ツヴァイウンギア的回答讓我鬆了一大口氣。

畢竟不久前洛維詩才說在她的幫助下找出了公司露出的馬腳，又怎麼會突然幫助公司對付我們？

「4 Chan！妳有受傷嗎？！」

晚一步趕到的洛維詩衝上前握住了她的手。

「都說了不要這樣叫我……」

4 Chan嫌棄地縮回了剛伸出的手。

「感謝救援。

不知道妳是代表混成騎士團還是冒險者公會回應我們的求助？」

露米奈也上前以主人身份表示謝意。

果園落成時有著緊急聯繫混成騎士團的自動報警系統。雖然露米奈絲毫沒有指望過，但也沒有特地拆掉。

今天居然派上用場了。

「都不是。只是個愛管閒事的DEM而已。

本來打算留給妳剛才說的兩個組織處理求助訊號的——但發送源來自你們的果園，我直覺認為是公司的報復，所以特地前來。

……幸好沒猜錯。不然等騎士團或者公會前來，茶都要涼了。」

4 Chan看著半壞的房子說道。

露米奈疑惑地看著4 Chan，似乎不明白為什麼她會知道我們和公司的糾紛。

說明期間，混成騎士團的警官才姍姍來遲，又花了一點時間紀錄口供和提取物證。

露米奈作為業主正在打發他們；而我們則慢慢整理著亂成一團的果園。

幸好轉移到果園時，我們把洛維詩的畫作和咖啡館招牌等重要物品就搬到地下室裡的飛空城了；否則恐怕難逃一劫。

「妳是……ホルス……對吧？」

我在洛維詩那邊聽說過妳。」

等待時，4 Chan對ホルス問道。

「對。」

ホルス直直看著4 Chan的眼睛簡潔地答道。

「……真是短促的回答。

我直說吧……雖是初次見面，但我總覺得曾在哪兒見過妳。

妳有同樣的感覺嗎？」

4 Chan皺著眉盯著ホルス。

「有。」

ホルス依然簡潔地回道。

「ホルス.....她的意思是，希望你談談為什麼妳們會對彼此互相有所印象。」  
看著4 Chan仿生臉蛋上突然暴起的青筋，我只好在一旁解釋。  
ホルス雖然缺乏常識，但明明平時也不至於如此粗神經啊。

「因為我在冒險者公會每月之星裡常看見她的名字和肖像。  
而且洛維詩小姐也曾在我們面前談論過她。妳忘了嗎？」  
ホルス向我說道。  
.....明明4 Chan就在旁邊，她卻說得像是在討論一個不在場的第三者似的。

「.....那，為什麼她也覺得曾見過妳？」  
我只好一步步引導她回答。

「那，為什麼你問我，不問她？  
我怎麼知道她為什麼覺得曾經見過我？」  
ホルスの回應冷淡得讓人懷疑是不是剛才庭園一戰後散熱散得太過份了。  
不論如何，這兩人似乎天生就處不來的樣子。

「.....好了，不想談就別談吧。  
你們平時照顧她很辛苦吧。」  
4 Chan不快地別過了臉。

「不不，這孩子平時很乖，一定是有什麼誤會.....」  
在我打圓場時，露米奈正好回來。

「嘖，入侵時人影全無，事後錄口供和挑剔僭建物倒是勤快得很.....  
哇啊?!」  
露米奈剛牢騷到一半，就突然被從剛才起就一直一言不發的澤妮亞緊緊抱住。

「抱，抱歉.....都是因為我不肯跟他們合作，才把妳家弄成這樣.....」  
澤妮亞倚在露米奈胸口低聲啜泣。

「好，好了好了！  
人沒事不就好了嘛！更何況，我們真正的家一點問題都沒有呢！  
隨我來！」  
露米奈摟住澤妮亞，拉著她朝地下室方向前進。

穿過一道道的防盜門，我們正逐漸深入飛空城內部。  
賊人沒有注意到這個地方。不論是歸功於隱蔽工作完善，還是4 Chan的到來讓賊人提前撤退，對我們來說都值得慶幸。

「.....看起來是謝絕訪客的地方啊。  
我能進去嗎？」  
4 Chan看著走廊上一個個監視器和安保炮塔問道。

「沒關係，都是見過一次面的老熟人了。

「只要不向混成騎士團舉報僭建就好。」  
露米奈對熟人的定義似乎有些寬廣。  
說來，這兒只有澤妮亞和ホルス第一次跟4 Chan見面.....不，以4 Chan的反應看來，她們多半緣份不淺。

「而且，也不能在瓦礫上招待客人吧。  
機會難得，就請妳成為飛空城的第一位來賓吧！」  
4 Chan看著洛維詩的笑臉，也並未拒絕。

澤妮亞仍是沉默不語，但緊緊握著露米奈的手沒有放開。

「到啦！  
這兒才是屬於我們每個人的家園——飛空城！」  
打開了最後一道需要指紋解鎖的防盜門，露米奈引領我們進入了飛空城的主控室。

揭開重重面紗，飛空城今天第一次展現在外人眼前。  
這飛空城就跟露米奈一樣，在優雅外表底下，隱藏著金鐵凝成的堅強意志。  
飛空城外側看起來雖然無遮無掩，但分立在六個角落上的圓柱體能使用反應堆的能量形成屏障，阻擋外部入侵。  
防空機槍和空爆火箭炮也佈滿了城中各處，平時折疊起來，需要的時候隨時可以向外射擊。圓柱體側面是飛空城的六座主推進器。依賴魔翔石升空後，飛空城的日常移動就指望這些噴口了。

飛空城與外界的唯一接口是位於南側的停機坪，能容納飛空庭停泊。  
露米奈把自己的飛空庭撥作接待之用，讓沒有飛空庭的訪客也能登上城區。  
這個步驟也進一步隔絕了外來入侵者突然襲擊的可能性。畢竟訪客不可能未經同意就擅自把飛空庭泊進來。

「.....聽リーン說，反抗軍最近有個充滿天賦的工程師入伙了，看來傳言非虛啊。  
我好奇問問.....這個載重量，魔翔石吃得消嗎？」  
4 Chan看著廣大的城區問道。

「.....  
火箭動力學第一定律：到時再說吧！  
滿載了就加推進器，推力夠了就繼續塞東西；不都是這樣的嗎？  
大不了再來一顆魔翔石.....」  
露米奈沉默了一瞬間，便若無其事地說道。

直至現在，活動木偶仍在辛勤工作，為起飛搭建支架。  
露米奈領著我們前往飛空城的浮空裝置，同時也是主動力爐所在的位置。  
說是浮空裝置，實際上是專門容納魔翔石的真空室。露米奈取出魔翔石，把它送進了密封隔間。

在監視器傳來的影像中，魔翔石被看不見的磁場引導著，逐漸向圓形密室的中央飄去——直到彷彿被無形之手固定在中心部為止。

「成功啦！  
接下來，只要為魔翔石供能.....」  
露米奈調整操作面板，不斷輸入參數。

魔翔石雖然能產出與體積不成比例的浮力，但並非毫無代價。它需要一種名為マテリアルの物質供能。幸好這東西不難找，我之前在上城已採購了一些。把燃料棒塞滿了之後，介面顯示目前能維持四十週的飛行時間。

「四十週啊.....也就只有生個孩子的時間。」  
露米奈不太滿意地喃喃自語。

「哎哎？！露米奈妳懷上了那傢伙的孩子嗎？！」  
倒是一直黏著她的澤妮亞爆出了勁爆消息。

「才沒有！只是比喻而已！！  
而且為什麼我非要懷上他的孩子啊！！」  
露米奈惱羞成怒似的吼道。  
.....她們好像在談論一個共同朋友，似乎還是露米奈的心上人。  
難道是她在東國的青梅竹馬？想到這兒，不禁有些酸溜溜的感覺。

「.....咳咳。  
對了，之前都沒有問過.....我們的生活作息還有咖啡館的日常營運以後都在飛空城內部進行嗎？  
可是這兒似乎並沒有很多空間.....」  
半紅著臉的洛維詩好像不想繼續討論這個，連忙扯開話題。

「這個嘛.....與其用嘴巴說，不如跟我來見證歷史性的一刻吧。」  
露米奈故作神秘地說道。

走到室外，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  
地表露出裂紋，整座果園正在往天空升起！  
昇起的土地呈六角形形狀，其邊緣跟先前看見的六支圓柱體處於同一位置。

「露米奈，該不會.....」  
正隨著果園一同遠離地面的洛維詩冒著冷汗問道。

「對。  
果園就是飛空城的一部分。我花了那麼多功夫培育的植物，難道要丟在地表便宜別人嗎？  
地面的管線和土壤都是特意設計，能依靠飛空城基座在半空維持運作。」  
露米奈像是理所當然地答道。

「這個.....不會違反阿高普路斯建築條例嗎？」  
澤妮亞瞪大了眼睛。

「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他們只有權管轄我所購置的土地而已。  
要是違例的話，混成騎士團大可以把土地收回，我不介意。」  
露米奈看著地面上的大坑說道。  
.....難怪露米奈要設那麼多道防盜門。這要是在落成前被發現的話，收到的罰款單大概足夠把阿高普路斯買下來。

「……哼，男人就是靠不住。  
明明說過無論發生什麼事都會支持我完工飛空城的，現在卻擺出這種表情。  
這樣叫我以後怎麼相信你？」  
露米奈眼睛半閉，以十分複雜的眼神望了過來。  
……雖說在白色世界我說過不會再被她的奇思妙想嚇倒，但這次心臟實在是不夠大。

此時飛空城已到達魔翔石的高度上限，就此懸停不動。  
這個高度沒有飛空庭是上不來的。也就是說，沒有露米奈允許，任何人都別想上來。

「好了，雖說被公司走狗入侵了園區，但正好也幫我們拆掉了用不著的建築。  
現在沒有下城區多餘的租約和規範礙事，我們可以真正按自己的構想築起新的咖啡館啦！」  
露米奈笑著向我們說道。

先前看到的六根圓柱體也緩緩從基座升起，亮出能源障壁，構成拱衛飛空城的堅實屏障。  
同時平坦的果園地基也各自起伏，把飛空城的表面變得如同一座小丘。其整齊有序不禁讓人認為這才是果園真正的設計。

「好了，我的表演就到這兒為止。  
大家要是對飛空城的內外裝修有什麼意見的話，歡迎提出。」  
露米奈滿足地看著已經粗具規模的城區。

「有！  
首先，我們得為我們的新家取個名字！  
總不能整天就叫飛空城吧？」  
洛維詩舉手說道。

「……好。  
那這個重責大任就交給你們了。」  
露米奈冷汗直流，巴不得以調整為由躲到主控室，但被澤妮亞一把拉回。  
她很不擅長取名——其實我也一樣，幸好首當其衝的不是我。

雖然議論紛紛，但在包括4 Chan在內的眾人協助之下，總算是為飛空城取了個名字。  
而這個名字，來自於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的一顆——「熾心」。  
雖不知ホルス有何渴求，但アルマ化從來不會出於偶然。  
對各自理想的熾烈感情讓我們走到了一起，往後也必將如此。  
而熾心號將成為一切的搖籃，承載我們每個人的理想。

當晚，我們拿出了在塔妮亞界獵取的小豬，與忘卻的庭園摘取的菇類作為主菜，做了一大盤豬肉小炒。  
今天的主廚是我。塗滿了醬油的豬肉和香菇先是放進小鍋中短暫燉煮，水份蒸發後，再加上蔥花和香料翻炒，便成了一道在塔妮亞界冒險者間備受好評的料理。  
雖說很久沒下廚不太自信，但看ホルス和4 Chan都吃得津津有味，水平應該沒有丟下太多。

豬肉小炒鮮美異常。產自工業污染近乎為零的塔妮亞界小豬肉質細嫩，黏連在肉上的薄薄豬皮被高溫炒得半焦半脆；在脂肪和醬油裡熬出的醬汁更是讓人齒頰留香。  
蘑菇亦是出乎意料。一口咬下，其鮮美絕倫幾乎難以與真正的肉分辨。  
只要一片醇美的厚豬肉就能配半碗飯。我一邊享受著葡萄糖所帶來，源自本能的滿足感；一邊看著女



孩子們又想縱情大吃又要保持身材的複雜表情下飯。

「謝謝招待。我差不多要走了。」  
4 Chan放下飯碗，面無表情地站起。

「請問您對今天的體驗感覺如何呢？！  
您的意見對我們很重要！」  
澤妮亞擺出營業笑容笑著問道。  
.....不，這笑容也許是發自內心的吧。

「還行吧。再接再勵。」  
4 Chan冷冷的語氣讓人有點泄氣。

「嘿嘿.....告訴你們啊，4 Chan她可是大忙人，要是她對這兒不感興趣，肯定不會待到天都黑了。  
無論是飛空城的首航，還是這份晚餐，她都滿意得很。」  
洛維詩偷偷向我們說道。

「.....下次等我走遠了才說。  
另外，我不叫那個名字。」  
4 Chan的聲音從遠方傳了過來。

此後數天，我們足不出戶，就在飛空城上規劃我們的新居所。  
不出所料地，我們收到了海量法務信件。  
違反的條例太多，混成騎士團乾脆把整本建築條例寄了過來，並指出有哪些是我們沒有違反的。  
4 Chan則偶爾前來，一邊蹭飯，一邊分析公司最近的舉動，並傳授我們戰鬥技巧。

「.....綜合考慮，你們團隊雖然比在地下通道見面時強了很多很多，但距離頂級冒險者還有一段距離。  
你們碰見的那個名不見經傳的星術士似乎是新手，不足為懼；但剩下兩個安保高管都是狠角色。  
本來我是不會拔苗助長的，但公司威脅日盛，我也不能天天待在這給你們看門。  
你們的目標很明確——紙片，守護龍的認可，以及副職業。」  
4 Chan在考較過我們實力後作出總結。

「副職業？不是已經有了嗎？  
我們本職是經營咖啡館，副職業就是冒險者啊。」  
澤妮亞不解問道。

「並不是這個意思。副職業（デュアルジョブ）所指的是作為冒險者的副職業。  
本來冒險者的職業之間涇渭分明，各不相干；但若是能夠通過無限迴廊的試煉，就能開始涉獵其他職業的戰術技巧。  
不論是取長補短，還是窮究奧義，對隊伍的實力都有莫大幫助。」  
4 Chan老師取出了冒險者公會廣為流傳的職業指南供我們參考。

選擇副職業需要深思熟慮，而要兼顧實用性和個人愛好就更艱難了。  
我作為刺客，副職業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劍士（ソードマン）系。行雲流水的劍技加上刺客拿手的破甲，能有效緩解現在面對強敵力不從心的情況。  
洛維詩也沒有猶豫太久，選擇了巫師（シャーマン）系。操作元素屬性的能力能進一步強化新生魔法

· 而多采多姿的攻性輔助魔法也對團隊極有幫助。  
露米奈則沉思良久，選擇了暗法（ウォーロック）系。物魔兼修的她能發揮暗法系多種魔法的全部火力；有黑薔薇與活動木偶護身的她也可以放膽使用犧牲（ソウルサクリフェイス）進一步加強爆發力。

對職業之間沒有經驗的澤妮亞手足無措，但在我們幾個前輩的指點後，她選擇了神官（ウァテス）系作為副職業。自從在マイマイ島武器庫取得電子絃琴之後，她就一直很想在實戰中派上用場。至於ホルス.....很遺憾，不論作為アルマ還是DEM，副職業都與她無緣。

雖說選得興高采烈，但我們連試煉都沒開始。

「.....又是無限迴廊嗎？我開始有點厭倦了.....」  
前往步伐沙漠的路上，澤妮亞無奈地說道。

再次抵達無限迴廊第四十一樓，此地還是跟上次一樣熱鬧。

「啊，是寶箱鑑定師！  
說起來，上次踏破無限迴廊時得到的寶箱還沒打開呢.....」  
澤妮亞要是不提起，我也真想不起這件事來。  
真是辛苦了扛了好幾天寶箱的活動木偶們了。

在鑑定師精妙的手法之下，之前怎麼都打不開的寶箱應聲而開。  
只是裡面的東西都不怎麼樣。常見的強化結晶，用不上的武器，一點古代的錢幣，僅此而已。

「唔，就剩最後一次機會了.....  
不要緊！這個一定是大獎！」  
澤妮亞冒著冷汗，向表情也有些尷尬的鑑定師小姐遞出最後一個寶箱。  
鑑定師有點為難地打開了寶箱。蓋子剛揭起，刺眼的金芒就從縫隙中漏出——

「嗚哇，難道真被我說中了？！  
.....嗯？是根金色的羽毛啊。這個很珍貴嗎？」  
澤妮亞從寶箱中取出了一根羽毛。

「喔，這是屬於塔妮亞之主（ザ・ルーラー・オブ・タイタニア）的金色羽毛（黄金に輝く紫竜のたてがみ）。  
交給熟練職人的話，能造出相當實用的裝備喔。」  
這次的解說役居然是洛維詩。也就是說，這都是她那個時代的強力裝備了吧。

「我就知道是好東西！  
不過，你們怎麼一個個好像都不太興奮啊？」  
澤妮亞看著興致缺缺的我們問道。

「グロリアスマント雖然目前仍屬於冒險者之間公認的優秀裝備，但製作實在不易。  
此一羽毛的確有可能造出此裝備.....但成功機率只能說是聽天由命。」  
ホルス作出了解釋。

「.....也就是還要再賭一次對吧。  
哼，我們最近接連遇上了那麼多壞事，這次必定會轉運的！」

澤妮亞不服輸地握拳。

現在也不是跑去找職人的時候，還是先回到此行的目的。  
首位習得副職業的現代人是一名叫作フレイズ的女孩子，跟洛維詩一樣是個魔法師。  
現在她接受了冒險者公會的委託，協助其他冒險者通過考驗，順利習得副職業。

在確認了我們擁有習得資格後，フレイズ便引領我們進入了迴廊裡層。

「這就是迴廊裡層？  
跟之前的表層隱層也沒啥分別嘛。」  
洛維詩眼睛一挑，似乎已看清了該如何突破此地。

「既然是迴廊的話，那就先打開指南針（マジックコンパス）.....」  
露米奈剛掏出指南針，フレイズ突然就神色大亂。

「不可以！絕對不可以！！  
在裡層用指南針的話會被雷擊制裁的！」  
.....看這樣子，フレイズ看來初次來訪時已吃過苦頭了吧。  
雖然フレイズ已是冒險者公會的骨幹成員，但慌張和冒失似乎是她的天性。

要啟動試煉程序，我們必需收集裡層魔物持有的各色寶玉。  
在フレイズの指點下，我們一路掃蕩魔物，一路往深處邁進。  
魔物的實力雖然跟迴廊下層相仿，但此地管理系統運作正常；牠們也沒有了那種從絕境中磨練出的壓逼感。

「大家看來已對副職業有一定了解了啊。  
說來，大家是為什麼想要轉成副職業呢？」  
冒險期間，フレイズ親切地向我們問道。

「.....我們被強敵盯上了，非得盡快變強不可。  
妳有聽說過開拓者公司嗎？那就是我們的敵人。」  
露米奈恨恨地回道。

「嗯.....04一直在調查的那家公司嗎？  
聽她說，這公司似乎一直在幹不太好的事情，但冒險者公會一直揪不著他們的狐狸尾巴。  
我大部分時間都駐留在無限迴廊，就更不清楚了.....不過，就讓我來引領你們變強吧！」  
フレイズ和4 Chan同為冒險者公會的同僚，關係似乎很熟絡的樣子。

迴廊裡層並不如表層或隱層廣大，僅僅走了一層便已抵達終點。  
終點是一處被稱為秘術之間的廣場，中間有著一顆長長的水晶。

「好了，請大家用一路收集的寶玉啟動四個角落的雕像！  
.....不要看這枚水晶很特別就用魔法轟它喔？  
不，不過這種魯莽的行為，想必大家都跟我一樣不會做吧！啊哈哈。」  
フレイズ向我們叮囑道。  
我們各自意味深長地看了フレイズ一眼，便拿著寶玉啟動雕像去了。

在雕像全數活化的瞬間，廣場中心便捲起了一陣旋風。  
隨後，水晶墜地，化為了人型——

「最終測試程序啟動。

冒險者啊，你們——」

「這是オルトス，副職業最終測試的教官。

偏好近戰，偶爾會用包括アビス和メガダークブレイズ在內的魔法；如外表一樣是個擅長陰暗技倆的人。要做好暗屬性對策喔？」

水晶化形的男子尚未說完，就被フレイズ一串話打斷了。

「.....咳。

自從這女孩當上副職業導師之後，我的作用就愈來愈少了。

不過作為教官，我仍有義務考校每一位冒險者是否擁有習得副職業的技藝！」

オルトス緩得一刻，便又恢復了神威。

「教官，嗎。

每個通過你考驗的人，都如你所願地茁壯成長了嗎？都走上正確的道路了嗎？」

寡言少語のホルス突然向オルトス問道。

「這個只能看他們自己了。

教官與新生的緣份僅止於此。我能測定他們的實力，但心性只能靠個人修行得來。

究竟何謂正邪，也不能由教官強行灌輸。

你們也一樣。冒險者總有通過考驗的一天，我也無法跟在你們身邊叮囑你們；只希望你們不會被強大的力量迷亂本性。」

オルトス沉思片刻，便堅定地回道。

「.....不違背本性，就算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了嗎？」

ホルス反覆咀嚼著オルトス的話。

「.....ホルス？有困擾的事情的話，可以跟我們說喔？」

洛維詩見ホルス有點異樣，便走上去問道。

「不，我沒事。

我只是在想.....要是有些人像公司的催收專員一樣，本性從一開始就不怎麼好呢？

在罪惡的根莖中，能長出純潔的花朵嗎？

要是生來背負著罪孽，無論通過多少考驗，不也只會為害更深嗎？」

ホルス此話有理，我們一時間也不知如何回答。

「.....作為農夫，我明白總有長歪的作物，也總有夭折的花卉。

要照料好每一顆種子是不可能的。個體間天性有別，即使細心呵護，也總有不如意的時候。

但反過來說——堅韌不屈的個體同樣存在，即使在泥污之底，也可能發現靜待綻放的花苞。

人有自我修正的可能性。不要放棄能夠蛻變的機會，也不要放過需要修剪的雜草就行了。」

露米奈蓄力了一小會，便以幾句話解決了ホルスの疑問。

門第之家的教養就是不一樣。

見暫無它事，我們便開始準備起與オルトスの戰鬥。

考驗以一對一形式進行。我們每人都配置了暗屬性抗性防具，並討論著各自的應對方式。

擁有強力紙片和優秀輔助魔法的洛維詩不需要擔心。能驅使黑薔薇與活動木偶的露米奈只需要穩紮穩打就好。我嘛.....既沒有回復手段也沒有克制手段，只能發揮刺客的本事速戰速決了。

「澤妮亞，這些活動木偶給妳。魔法卡片也拿一些，危急時不要省著。」

「我們的錢都先交給妳，這能發揮好商人的各種技能。啊，妳背上的メダマー會自行釋放輔助魔法，記得好好利用。」

露米奈和洛維詩像是不需要錢地把好東西都交給了澤妮亞，看來光扔道具都能扔贏。

既然對策已定，我們便各自進入水晶之中，與オルトス交手。

オルトス單手倒持黑鎌，等候著我的挑戰。

「不必手下留情。我是迴廊的一部分，不管受多少致命傷都能復原。

你們所受的傷也會被迴廊的管理系統治癒，不會帶出這片區域。

所以，儘管來吧！」

オルトス充滿教官氣概地說道。

那麼，我可就不客氣了。

我沒有準備針對性的手段對付オルトス。所能倚仗的，就只有刺客的鉅額輸出手段。

起手的兩發子彈均被オルトス揮鎌擋開，但這只是前置的牽制射擊——

「剎那！」

我蓄起架勢，一刀便朝オルトス心窩刺去。

「目標太明顯了！」

然而オルトス空著的右手輕輕一抬，便把比子彈更快的刺擊撥開；左手鎌刀則毫不留情地劃開了我的腰間護甲。

雖未造成重傷，但看來此戰不能輕易解決了。

「你的裝備水平.....並不符合你的資歷。

剛才的作戰會議時你也沒有針對我的特點做準備。

雖說我欣賞自信的冒險者，但盲目過信自己的實力並不可取。」

黑鎌輪轉，把一連串子彈和刀鋒滴水不漏的擋住了。

「其實也不是特地不做準備啦.....只是覺得，自己當了那麼多年冒險者，應該磨鍊一下面對突發狀況的能力而已。」

為了習得副職業，我多少有磨鍊過自己本職的特長。

接下來，就看能發揮到什麼程度了。

「那希望你做得到。

雖說傷口會復原，但被亂刀斬殺的感覺依然不好受。」

在說話的同時，オルトスの刀鋒神速絲毫不減。

我跟オルトス愈打愈貼近，變成了至近距離的貼身肉搏。

接連三刀連刺都被躲開。鎌刀如同長蛇吐舌，從下而上襲向我的肋下——

獵刀尚未收回，勢必無法格檔。

在オルトス認為得手的瞬間，我倒持槍柄，一把砸在他持刀的左臂上。

「デッドリーアタック……？」

可圈可點，但這程度不足以造成硬直。」

オルトス手臂一震，但只緩得片刻，鎌刀便繼續如暴風般襲來。

槍彈耗盡，獵刀短小，面對刃長鋒銳的鎌刀本來只有後退一途。

但刺客的武器可不只有手上拿的東西！

「ワイルドダンス！」

我側頭閃過迎臉襲來的鎌刀，倒持手槍便回以一記上鉤拳。

オルトス堪堪閃過，但我腳步錯動，絆住他的足根；隨後雙手支地，頭下腳上地重重踹中了オルトス。

乘著勢頭，我手腕一翻，獵刀朝オルトス心窩揮出——

「不錯。好久沒看見使用體術的刺客了。」

——但オルトス只微微一笑，週身便爆發出一股巨大的魔力。

是メガダークブレイズ……這種級別的魔法居然能把詠唱壓縮到幾乎聽不見的地步。

幸好護甲上有特別提防暗屬性攻擊，否則便有身受重創的危險。

饒是如此，我仍被震出數米，失去了追擊機會。

「雖然實力未達頂尖，但我很欣賞你能活用本職業的技能。

不過，你應該很清楚刺客並不以續戰力見長。這樣打下去的話你早晚會被累積的損傷拖垮的。

我期待你的應對。」

オルトス再次逼近，這次是混雜了鎌刀和魔法的混合攻擊！

メガダークブレイズの詠唱雖然又快又準，但至少不是無需詠唱的魔法。

吃了一次虧之後，我好歹能在オルトス臉部肌肉的動作出判斷出攻擊的先兆。

但這一分心，便在近戰中落了下風。不過幾回合，臂上身上便都是深淺不一的刀傷。

再次躲過一記メガダークブレイズ之後，我繞到了オルトス背後。

オルトス頭也不回，反手一刀；卻落了個空。

「嗯？」

……硬化毒，豪腕毒，狂氣毒，三毒俱全啊。看來你已打算決勝負了吧——」

不等オルトス說完，我已飛身撲上，以先前無可比擬的速度進攻。

這次難以招架的是オルトス。

本來能從容架開的一擊，如今能把鎌刀震得搖晃不止；

本來能輕易閃開的快刀，如今成了躲也躲不完的刺突；

連偶爾作出的反擊，也在硬化藥的功效下連傷口都沒法留下。

然而，這些並非全無代價。

藥物的副作用正侵蝕全身。雖然平時能靠洛維詩的支援抵消，但如今孤身作戰，就只能用身體硬撐。

每進一步，傷勢就朝極限逼近一分。

幸好，這對オルトス亦然。

用命換來的優勢沒有浪費，オルトス片刻間已是傷痕累累，勉力支撐。

「惡鬼！」

行雲流水的四擊把オルトスの守禦盡數破開。在他破綻大露的同時，我已擺好了架勢——

「剎——」

「——但要是我不打算跟你近戰呢？」

刀刃尚未揮出，我已被一股巨力往後吸去，動彈不得。

黑暗的漩渦猶如大樹盤根，纏住了我的雙腳。這是——ホルス也很愛使用的黑魔法アビス！  
剛才オルトス並非狼狽得無法使用魔法，而是在暗暗詠唱アビス！

我奮力掙扎，雙足仍絲毫離不開アビス的漩渦。

オルトス雖滿身是傷，但臉上既沒有痛苦也沒有得意；只是面無表情地詠唱著メガダークブレイズ。

平時眨眼間便詠唱完成的魔法，至今將近三秒仍沒有結束的跡象。

オルトス所凝聚的強大魔力甚至已扭曲了光譜，使他的身影開始朦朧不清。

哪怕裝備了暗抗性裝備，也不可能撐過這渾身一擊。

「メガ——」

黑芒涌動，但腳下的暗流卻遲遲不散。

我伸手入袋，取出一物。

「——ダークブレイズ！」

以オルトス為中心，積蓄的魔力如洪水潰堤般奔騰。所觸之物，無一不煙消雲散。

不論是破壞力，精準度還是攻擊範圍都無可挑剔，足以寫進所有暗法師（ソウルテイカー）的教科書。

——也因此，針對メガダークブレイズの對策同樣有效。

「非目標指定類的魔法很容易打空。」

我站在オルトス身後，右手高舉手中的獵刀。

刺客間流傳著一種身法，能借物代形，在受擊的瞬間踏著形代飛身縱躍。

「.....幻視空蟬嗎。」

オルトス只來得及回頭，刀鋒已抵眉心。

然而，急轉的鐮刀也逼近了我的腰腹。

「剎那！」

但我毫不停頓，繼續突刺，直至刀刃貫穿オルトスの頭顱為止。

\* \* \*

「幹得不錯。」

你通過了考驗，有資格習得副職業了。」

回過神來，人已經回到了秘術之間；オルトス完好無缺地在我面前。

「嗯.....即使結果是兩敗俱傷？」

我搔著頭問道。

最後一擊時，哪怕一刀刺殺了オルトス，鎌刀仍會隨著慣性把我劈成兩段。

「秘藥「硬化毒」的效果尚在。那一刀頂多只能把你刺成重傷。  
是你贏了。」  
オルトス露出了微笑。

「恭喜！這樣就全員副職業達成了呢！」  
大喜之下，澤妮亞一把抱住了我。

「.....你們都打得比我快？」  
我冒著冷汗，朝露米奈和洛維詩問道。

「頂著暗魔法猛攻，幾下就贏了。  
剛才做準備的時候你又不好好聽，當然打得辛苦了。」  
露米奈似笑非笑地說道。

總之，結果好就一切都好。  
我們按照原有計劃，在オルトス那邊各自習得副職業。

\* \* \*

「謝謝兩位的指點！  
兩位可真是優秀的教官！」  
習得完畢後，洛維詩向オルトス和フレイズ致謝。

「沒，沒有啦。  
只不過是走的歪路多了，走出了一些經驗而已，嘿嘿。」  
フレイズ不好意思地笑道。  
的確，身為魔法師居然在選擇副職時選了騎士（フェンサー）系，這路是走得挺歪的。

「.....オルトス先生，我能問些問題嗎？  
我們在迴廊第一百層發現了名為ウィッカ・アラディア的個體，跟您的感覺很像。您也是這一層的管理系統嗎？」  
ホルス突然向オルトス問道。  
.....雖然以外型看，オルトス與那個小女孩幾乎沒有一絲相似之處，但ホルス多半也不是以貌取人的類型。

「.....真懷念的名字。  
是什麼讓妳有此感覺？」  
オルトス雖不回答，但似乎默認了ホルスの推測。

「因為您在保有人類特性的同時兼具機械般的精密處理能力。  
作為永久機關的管理者以及冒險者的教官，這是很重要的素養。  
如果可以，我希望了解您的創造者是如何辦到的。」  
ホルス就像是當初第一次見面時，向我們索求紙片般熱切。



「很遺憾.....我對於創造者的記憶已被歲月侵蝕殆盡，唯有使命長存心底。  
再說，這個無限迴廊也不過是過去的縮影而已，執著於復現過去的殘片沒有意義。人畢竟只能活在現在。」

オルトス似乎對自己的創造者及其失傳的技術不感興趣的樣子。  
ホルス頗為失望，但即使扁起了嘴，也挖不出更多情報了。

「啊，小ホルス.....能告訴我妳為什麼需要這些嗎？  
要是日後有空，我們也許能一起探尋妳想要的東西。」  
洛維詩見狀連忙安慰起ホルス。

「.....  
我們的飛空城還在初創階段，要面對的問題像山一樣多；要是我能成為像オルトス先生一樣優秀的管理系統，那露米奈和大家就不用為此煩惱了。」  
ホルス眼神跳動，然後一番話把女生們哄得心花怒放。  
露米奈更是感動落淚，彷彿像自己的孩子長大了似的；連今晚晚飯要給ホルス加多少雞腿都想好了。

\* \* \*

擾攘一輪之後，我們拜別兩位教官，準備離開秘術之間。

「.....臨走前有件事要提醒你們。  
剛才考驗期間，有人在秘術之間上層窺視著ホルス；但當時フレイズ在旁陪同，他沒有現身。  
本來以為是你們認識的人，但現在看來不像。  
以氣息看來，應該是個刺客。」  
オルトス嚴肅地向我們說道。

「啊？！怎麼我不知道？  
而且你剛才不是待在水晶裡面嗎？」  
フレイズ在旁驚呼。

「.....妳作為同樣有隱身技能的魔法師，理應有所注意。  
他看見フレイズ之後便離開了迴廊裡層。雖不知來意，但你們多加小心。」  
オルトス盯了一眼フレイズ，然後回頭朝我們說道。

\* \* \*

見形勢有異，フレイズ決定一路護送我們回阿高普路斯；順便去逛一下街。  
為表感激，我們決定也邀請她登上熾心號用餐聊作回禮。

「.....會在這時候跟蹤ホルスの刺客，果然就只有公司的安保專員了吧？  
不過他又為什麼放棄出手？」  
澤妮亞邊走邊討論著偷窺者的來歷。

「只有通過副職業試煉的人，才能自由進出秘術之間。  
而既然接受過試煉，那必定曾跟オルトス先生或者フレイズ女士相識。  
我猜，他怕被他們認出身份吧。」  
露米奈沉吟片刻後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這也很有道理。フレイズ女士是冒險者公會的要員，在她面前綁架ホルスの話後患無窮。加上我們又隨時可能回來，所以刺客權衡輕重，便選擇撤退了吧。只是這依然瞞不過オルトス先生的感知。」  
洛維詩一拍手掌，拼上了謎題的最後一個拼圖。

「直，直接叫フレイズ就好了啦。  
總之.....待在冒險者公會的人身邊，你們應該就安全了吧？」  
フレイズ紅著臉說道。

一路上並無異樣，很快就抵達了阿高普路斯。  
フレイズ工作時間都在無限迴廊值班，白天沒什麼機會在上城區逛街購物，對很多新商品都不認識的樣子。

「啊，這飾品好漂亮！  
要價多少.....嗚哇，這都夠在下城區買上一座房子了吧！」  
.....不僅フレイズ，長年節儉的澤妮亞似乎也不太清楚上城石像群的兇惡之處。  
機會難得，就陪她們逛逛好了。

上城區商販雖然狠辣，但仔細找找還是能找到物美價廉的好東西。  
紙片，二手家具，冒險的必備物資；只要肯貨比三家，就能找到物超所值的精品。

「嘿嘿，大滿足.....  
咦，這是什麼.....「得到守護龍加護的傳說武器」？  
哎哎，你們看！雖然有點貴，可是這些是不是就是4 Chan所說的武器？！」  
澤妮亞指著一家商販石像叫道。  
4 Chan的確說過想要迅速變強的話，就得找到含有守護龍之力的武器。可是.....

「別被騙了。  
我們就算買下這些武器，也不等於受到四方守護龍的認可。  
要變強，始終還是要直面祂們的考驗。」  
露米奈嘆著氣說道。

「咦.....他們在騙人嗎？  
可是這把斧頭明明就跟妳的斧頭一模一樣嘛。而且其他武器品質都很高，不像是假的啊.....」  
澤妮亞看著石像嘟囔著。

「武器倒不是假貨，只是守護龍的加護只認人，不認武器。  
有些人習得了副職業，或者獲得了更厲害的神器；有時就會把用不著的武器轉售出去。  
比如像我這樣的刺客，在選擇了劍士系副職業後，有可能會改用雙手劍而放棄原有的短刀。  
.....現在想想，那天在マイマイ島遇見的星術士明明拿著這些武器，卻不能引出守護龍之力，看來就是花錢買的.....」  
我向澤妮亞解說道。

「原來如此.....那這個石像專賣各種刀具，你有興趣嗎？  
現在沒有必要存錢買下咖啡館了，我們手上多了很多閒錢喔。」  
澤妮亞提起以前咖啡館的事情時，已經沒有多少傷感了。

我朝澤妮亞所說的石像看了看——グロワールブレイド・宝呪劍「骸殺し」・レーザーブレイド.....雖然也算不錯的裝備，但總覺得缺了什麼.....

「啊，快來看，這把刀好漂亮！  
刀身細長，刀刃鋒利，還隱隱透著紅光，一定是好武器。」  
在我猶豫不決之時，澤妮亞突然指著一把刀喊道。  
石像裡擺放的商品一般任買家試用。我握住刀柄，隨手揮灑——

「這是妖狐の靈刀。  
傳說是九尾狐玉藻・ロア故鄉流傳下來的名刀。鋒銳異常，還寄宿著妖狐之力.....  
但這把是阿高普路斯商家製作的複製品。不，玉藻・ロア本人壓根就不用刀，也許連這把刀的起源都是商家仿照玉藻的風格虛構的。」  
澤妮亞聽著聽著，閃亮的眼神逐漸黯淡下來。

「.....怎麼，又是虛假宣傳啊。  
唉，那我再找找——」

「不必了，就這把吧。  
雖然是複製品，但怎麼說呢.....總感覺這把刀跟我很投緣。  
反正守護龍的加護與武器強弱無關。」  
我拿著刀，走到石像面前結了帳。

「啊.....嗯，那個.....既然你喜歡，那我把錢給你，就算是我送給你的好了？  
自從登記成為冒險者，一直以來受大家諸多關照，也不知如何報答.....  
大，大家有想換的武器嗎？」  
澤妮亞不知為何突然臉紅起來。

「.....我已經有兩把閻葬鎌・タルタロス了，即使習得了副職業，我也沒有更換武器的必要。」  
露米奈莫名其妙地別過了臉，不讓人看見她的表情。  
洛維詩拿著我送給她的畫筆，也羞澀地搖了搖頭。

「那，澤妮亞妳呢？  
妳剛接觸神官系職業，又擅長演奏，要不要送妳新的弦樂器？」  
我繼續瀏覽著別的石像商販。

「不，不用了。  
我很喜歡那天在マイマイ島武器庫取得的那把光弦琴。只要插電就能彈，我已經回不去用需要維護的傳統弦琴了.....  
再說，那是我跟大家一起冒險所得的寶物啊。好想用它幫上大家的忙.....」  
見澤妮亞如此愛惜裝備，屢屢用壞獵刀的我實在有點慚愧。

「那就.....送別的禮物好了。  
人人有份。大家好好期待吧。」  
我故作神秘地說道。

採買完畢，在我們的熱情招待下，フレイズ成了第二個登上熾心號飛空城的客人。  
一路上平安無事。公司似乎不願在眾目睽睽動武，更別說有冒險者公會專員陪同的時候了。

「4 Chan，大家都順利習得副職業啦！  
沒有等得不耐煩吧？」  
洛維詩朝躺在草地上的4 Chan打招呼。

「.....你們把考官也拐來了啊。」  
4 Chan有點呆然地看著フレイズ。

「欸，4 Chan.....  
好，決定了！我以後也叫妳4 Chan好了！」  
フレイズ掩嘴笑道。  
4 Chan白了我們一眼，似乎已不想再糾纏於這個稱呼。

「妳的.....待機模式有點奇怪。ツヴァイウンギア型DEM都是以半蹲姿勢待機的。  
如果妳希望有效散熱，應該讓更多部位接觸大氣，才能達到風冷的效果。」  
ホルス向躺在草地上的4 Chan說道。  
這好像是她們見面以來，ホルス首次向她主動說出超過十個字的句子。

「因為我並非在散熱，而只是想看看天空。  
.....上一次離天空那麼近，已經是在DEM浮空要塞上等待進攻西軍本部的時候了。」  
4 Chan臉色柔和，看著漫無邊際的天空。

在ホルス和4 Chan對話時，澤妮亞扛著剛買的麵粉雞蛋偷偷溜進了廚房。  
今天是澤妮亞大顯身手的日子。除了不會做飯的ホルス外，就只有她還沒操刀過所有人的晚餐。  
從材料看來，多半是烘焙類的料理。

「.....聽說離開道米尼界，投身冒險者行列的DEM都是從母體主動脫離的。  
請問.....妳不惜違背出廠自帶的服從協議，選擇中止滅絕任務的理由是什麼？」  
ホルス向4 Chan問道。  
除了像リン這種因頭部缺損而被重新編程的特例外，絕大部分DEM都是像4 Chan一樣自願叛逃的。

「中止任務的理由？沒有這種東西。  
應該說，我找不到繼續任務的理由。  
污染道米尼族賴以維生的土地，用作生產滅絕人類的機器？  
我寧願像這樣躺著看看天空。妳看，只要伸出手，就能觸碰雲朵。」  
4 Chan的手雖然離雲朵仍距離極遠，但在她的角度看，手就跟雲朵一樣大。

「.....生而服從，這是機器的原則。」  
ホルス仍固執地說道。

「那在我看來，我並非機器。  
我無比確信這一點——因為此刻風正撫摸著我的靈魂，告訴我即使犯下無數罪孽，仍被世界所愛。  
妳是アルマ對吧？受世界恩惠最深的妳，沒有這種感覺嗎？」

4 Chan側了側頭，朝半蹲在地的ホルス問道。

「.....我不清楚。  
我連自己為什麼會得到肉身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擁有肉身之前，是生而服從的機器。」  
ホルス搖了搖頭。

「生而為機器的アルマ也不少啊。RX1，オートメディック，フォックストロット.....  
世界一視同仁，即使是無心之物的請求也會回應。妳必定是先有請求，然後才得到回應的。  
試著躺下來吧。就算妳已遺忘，世界也不會忘記妳許的願。」  
ホルス雖默然不答，但仍躺了下來，盯著廣闊的天空。

「.....抱歉打擾一下。  
被妳這麼一說，我才發現.....機械化形的アルマ本體好像都是無思考力的基礎機型。  
好像.....從來沒有DEM變成的アルマ對吧？」  
我向兩人發問。

「確實如此。上位DEM在設計起始就有容納心靈的空間，不必重新塑形。  
而下位DEM的確從未有過アルマ化的記錄。唯一比較接近的，就只有曾經隸屬DEM軍備庫，但實際屬於古代遺物的オートメディック。  
你問這個幹什麼？」  
4 Chan向我回道。

「只是在想ホルスの身世而已。  
她偏好使用軍事用語，對測繪地形充滿興趣，我曾經想過她會不會是一台偵察型DEM或者裝甲DEM.....」  
話沒說完，後腦就吃了一記手刀。

「怎麼能說女孩子是坦克！！」  
回頭一看，是怒氣沖沖的露米奈。  
.....那說是耕耘機行不行？

「.....有趣的推斷。  
雖然沒有先例，但不應否定此一可能性。  
只是，アルマ化後往往會保留本體的一定特徵。但ホルス.....與世上已知的任何DEM型號均無顯著關聯。」  
4 Chan沉吟著說道。

正自思考，掩不住的陣陣香氣便從建築內飄來。  
那是東國小麥烘烤之後的味道。除此之外，尚有奶油與水果交織出的陣陣甜香，連躺著的4 Chan都忍不住坐起看看怎麼回事。  
回頭一看，澤妮亞戴著手套，捧著金黃焦脆的酥皮蘋果派向我們走來。

「來，大家都餓了吧？  
我們來玩一個小遊戲——這些派裡有一個是特別製作的。你們各拿一份，看看誰會那麼幸運？」  
澤妮亞把熱氣騰騰的派放到野營桌子上。

「那就不客氣了！」

フレイズ和露米奈先後用小盤子取走了一份派。  
澤妮亞笑吟吟地看著，臉上笑容沒有絲毫波動。

「那我.....」  
我裝作猶豫不決，手指在半空轉來轉去。

「.....要這個。」  
窺見澤妮亞嘴角的異動，我迅速取走了指尖所向的那一份蘋果派。

分發完畢，大家取過刀叉大快朵頤。  
派皮酥脆可口，用上了塔妮亞界小豬所煉的豬油，層次分明，在齒頰間留下陣陣香氣。  
蘋果餡鬆軟如綿，清新脫俗，只是咀嚼時舌頭有股微微的辛辣感覺.....

「不對！  
這派是不是咬了我一口？！」  
我盯著正在竊笑的澤妮亞。

「嘿嘿，被發現了？  
你的派裡用的是特殊的蘋果，並非東國所產，而是來自魔界的活蘋果マリユス。  
把它們做進派裡可是花了一點功夫呢。可別怪我，這是你自己選的喔？」  
澤妮亞笑得像個孩子一樣，這個當上得也算是值得了。  
我連咬幾口，等蘋果餡再也沒有活性後才一口吞下。  
在烤箱待了那麼久還能咬人，魔界生物不可小看。

「好了，這遊戲雖說只是個惡作劇，但也準備了小獎品喔。  
過來領獎吧，幸運兒！」  
我接過澤妮亞遞來的禮物盒，輕輕拆開——是一大包棉花糖，大小不一，像是手製之物。

「喔喔，是奧克魯尼亞東海岸產出的紫ゼリコ打成漿混入砂糖做成的棉花糖！  
我以前也有個朋友擅長做這種ゼリコ料理呢。」  
洛維詩看著淡紫色的棉花糖一眼就認了出來。

我也並非偏愛獨享之人，便把棉花糖串在竹尖上，分給大家在營火邊上烤著吃。  
洛維詩偷偷看了我幾眼。當初第一次跟她在冰結坑道冒險後，也是像現在這樣分享著烤棉花糖。

「我也有一些禮物給大家。  
我可比不上澤妮亞多才多藝，只懂買現成的東西，別取笑我啊。」  
我用手掌遮著禮物，保持神秘。

「アルカード・アナザーの紙片.....你還記得啊。」  
露米奈接過禮物，裝作若無其事地說道。  
她之前在無限迴廊點名說過想要這一套兼具物理與魔法火力的アルカード紙片。

澤妮亞對紙片認知不深，便選擇了契合商人和神官職業的強力輔助型紙片ローレイ。  
當然也不能漏掉天天唸著想要體驗紙片的ホルス。給她準備的是適合新手的イリス・アナザー紙片——兼顧進攻，回復和輔助的萬金油，跟她的定位也很搭。

「連我們也有份嗎？！」

「受兩位前輩關照，這點回禮不成敬意。

要是派禮物環節把兩位晾在一旁，也太失禮數了。」

給フレイズの禮物是女性向的小飾品。DEM無法自由調整外觀，因此特地為4 Chan準備了一件漂亮的飛空庭家具。

「最後嘛.....說來慚愧，並不是什麼很有創意的小禮物。」

還沒收到禮物的只剩下洛維詩。

走到她面前時，甚至都能聽見怦怦的心跳聲。

「沒，沒關係的！只要是你給我的東西.....

這是.....一整套R3武器屬性卡片！？

這還能算小禮物嗎？！已經是大禮了吧！」

洛維詩發出了像是小動物受驚的尖叫。

「畢竟上一次換裝R2卡片已經是參加魔界攻防戰前的事了，再不送的話太對不起妳的辛勞啦。

尤其是妳又要到前台服務客人，又要犧牲色相拍宣傳照，還不領工資.....

我也算是半個老闆，必須得自掏腰包回報妳啊。」

我笑著對洛維詩說道。

「不，不行的！實在太破費了！！

買，買了的話也不能退貨.....這樣的話，我也自掏腰包送你些什麼好了！」

洛維詩像是小鳥似的連連搖頭。

「你也自掏腰包，她也自掏腰包，一個個都從腰包裡掏錢，是看不起咖啡館這些時候的營收嗎？！」

今天買東西的開支一律開公帳！」

澤妮亞在旁早已看不下去，大筆一揮便把帳記下來了。

\* \* \*

今天的營火晚會也在吵吵嚷嚷中結束。

我們聚到飛空庭港口上，送別兩位冒險者公會的貴客。

「你們的服務實在太棒了！下次假期我必定會再來！」

フレイズ興奮地說道。

「這個.....因為被公司盯上的關係，我們短時間內未必能開張.....

不，不過是妳的話，只要向我們說一聲，一定會特別接待！」

澤妮亞有點尷尬地回道。

「ホルス，妳雖然拒絕承認自己已經從機械蛻變為擁有心的個體.....

但妳如今待在這飛空城上，必定並非偶然；而是相互選擇的結果。

擁有那麼優秀的伙伴和朋友，我相信妳總有一天會接納自己的心靈。」

4 Chan與ホルスの關係也不如初時緊繃了。

「.....

要是那麼簡單，就好了。」

然而，ホルスの回應似乎有一點悲傷。



## 第十三章——命宿せし武器

送別冒險者公會的前輩後，我們就在熾心號上習練新掌握的副職業，以及鍛鍊紙片的開放時機與技能配搭的默契。

如此一過數天，只管鍛鍊，渾然不知時日過去。

「哎，各位，我有一個新想法.....」

聽見露米奈又有「好主意」，我們擦了擦額上的冷汗，深呼吸一口之後才靠攏在她身邊。

「我說.....副職業有了，紙片有了，下一步就是去突破各守護龍的試煉了吧？」

然後啊，作為通過他們考驗的回報之一，各守護龍會把力量注入「竜玉」之中，供我們隨意使用。

而此一「竜玉」可以被加工成強大的裝備，我現在用的闇葬鎌・タルタロス就是此類武器。

可是，現在大家沒有更換武器的念頭，那竜玉豈不是浪費了？

我想，不如就為ホルス造把新武器，彌補她不能習得副職業的遺憾吧？」

露米奈興奮地向我們說道。

「這個.....DEM族只有在擬態（ノーマルフォーム）時才能使用三族的武器，戰鬥模式時（マシンフォーム）便沒法再使用擬態時的裝備了。

即使把武器給小ホルス也.....啊。」

洛維詩說到一半，忽然發現了一個漏洞。

「哼哼，妳也想到了吧？」

ホルス本來就不是DEM，只是驅使仿DEM裝甲戰鬥のアルマ；也沒有擬態常態的區別。

那她用自己的雙手再拿一把受守護龍加護的武器又有什麼問題？」

露米奈自信滿滿地笑道。

「ホルス，妳覺得如何？」

我徵詢著ホルスの意見。

「沒有拒絕的理由。所謂宿有生命的武器（命宿せし武器），我也想親自見識一下。」

ホルス不出所料地同意了。

目標已定，我們便收拾行李準備出發前往接受試煉。

「守護龍的試煉」往往被視為冒險者修練路上的一大瓶頸。試煉直接明瞭，便是以實力取得三界守護龍——埃米爾龍（エミルドラゴン）、DEM龍（DEM-ドラゴン，魔界守護龍代理）以及塔妮亞龍（タイタニアドラゴン）的認可，難度逐步遞增。

不過獎勵也是十分豐厚：除了露米奈所說的頂級裝備素材，此後的冒險旅途上將受到守護龍的注視——也就是能自由使用被稱為「竜眼開放」的力量。

第一個目的地便是之前跟澤妮亞到訪過的鯨魚岩深淵。憑藉經驗，這次輕易就抵達了埃米爾龍面前。我們四個在轉生時均已通過了埃米爾龍的考驗，因此現在受驗的只有ホルス一人。

以ホルス如今的實力，她只進去了三十秒就出來了。

「ホルス好厲害！我當初可是陷入苦戰呢！」

澤妮亞在旁鼓掌。

「.....不，守護龍的力量遠不只這等程度.....只是他有意留手。」

ホルス謙虛地回道。

埃米爾龍本來就有放水給未轉生冒險者的習慣。在次元鯨魚事件期間，為了讓新手冒險者快速形成戰力，他更是進一步放水；人稱「放水放水龍」。

試煉已過，我們掏出了早已準備好的材料，開始尋找技藝足以打造出頂尖武器的匠人。

那位匠人名為ハガン。其技術足以復現上古時代三族的神器，但不知為何身陷鯨魚岩深淵。

他也不太在乎，便在深淵中尋覓珍貴素材磨練鍛造技術，自得其樂。

.....不過聽說他是有妻女家室的人。至於他如此瀟灑是否意味著忽略了家庭責任，旁人也不便置評。

「啊，忘了最重要的事.....

ホルス，妳想用什麼類型的武器？」

露米奈整理材料時突然問道。

「果然.....還是步槍吧？」

我本體的戰鬥力說不上高，也沒有技能可用；不適合使用近戰武器。

要是有一把步槍的話，也許可以試著模仿ホークアイ的技能ミラージュショット.....」

ミラージュショット是射手的終極技能，能夠幻化出兩具分身與本體同時射擊，形成交叉火網。

ホルス雖然無法分身，但雙翼砲擊模式加上本體的步槍，也許能夠打出類似的三連裝クーデグラ也說不定。

「好啊。

要是武器不好使，再換一把就是了。不用太在意。」

露米奈把材料交給了ハガン。

沒過多久，他便把一柄步槍交給了我們。雖是新槍，但以上古技術復現，樣式相當古老。

有還原上古武器經驗的露米奈輕車熟路地又回到了埃米爾龍那邊，付錢讓他親口為武器注入力量。

.....這老東西居然還收費不菲，平時肯定沒少化成人型到E C O鎮鬼混。

「好了，接下來先去唐卡島（トンカシティ），再到魔界走一趟。

雖說唐卡算不上人跡罕至的地方，但為了避開公司的跟蹤狂，我們就用飛空庭過去吧。」

露米奈把煥然一新的步槍——光砲・エンジェルハイロウ交給了ホルス。

\* \* \*

露米奈領著我們抵達了唐卡島的活動木偶研究所（マリオネット研究所）。

她有熟悉的研究員。在他的介紹下，我們得知接下來需要從DEM龍處取得其龍玉，並以各色性質互斥的「靈玉」作媒介，才能造出宿有生命的武器。

既然如此，那就再前往一趟魔界，順便探望一下反抗軍的夥伴們吧。

\* \* \*

魔界的赤色天空似乎比以往更黯淡了。雖烈陽當空，但仍令外來者分不清這是黑夜還是白晝。

雖然如此，道米尼反抗軍們卻正彈冠相慶，興高采烈地討論又收復了多少故土。

聽他們說，DEM最近攻勢疲弱，也似乎無力掌控阿高普路斯核心區之外的眾多領土。

雖說這次並不是去打攻防戰；但ホルス從沒看過我們停泊在魔界的水陸兩棲耕耘機，便讓她也體驗一下。

奇怪的是，平素對精密科技極有興趣のホルス這次卻只稍微讚賞了一下；讓設計者露米奈有點受傷。

不管如何，我們把耕耘機泊在了軍艦島，便朝地下通道進發。

要跟DEM龍會面，目前只有經由地底潛入阿高普路斯指令室一個辦法。我們必需由軍艦島地底的反抗軍地下基地一路殺進去。

「哇啊.....好威風的陣容！

好多二足步行機械人。要是它們一起啟動，會不會把這個山洞震垮啊？」

澤妮亞看著反抗軍的嚴整軍容驚嘆道。

上次攻防戰時我們乘耕耘機從水路進攻南國，並沒有經過這兒。

「比起二足機械，那邊一堆戰損上位DEM才更令人驚訝.....反抗軍的實力那麼強了嗎？

啊，是リーン！我們快過去打招呼！」

露米奈向著反抗軍維修站叫道。

「請注意輕放，他們雖然目前失去意識，但也是擁有生命的.....

啊，各位！真是稀客。來參加遊擊作戰嗎？」

綠髮藍衣のDEM少女リーン熱情地把我們拉到一旁叙舊。

「對了，這位新朋友是.....？」

リーン有些疑惑地看著ホルス。

「她是ホルス。是擁有心の魔物化為人形のアルマ哦。

她無處可去，有一天她來到了下城咖啡館，我們便收留她了。

現在她是我們團隊不可或缺的伙伴喔。」

洛維詩向リーン答道。

「是.....是這樣嗎，哈哈。

應該只是我多疑吧.....抱歉！小ホルス，是我失禮了。

我們來聊聊近況吧！」

リーン略帶尷尬地扯開話題。

說來，不論是リーン還是4

Chan，上位DEM好像都表示對ホルス似曾相識；但均說找不到相關識別碼而不了了之。

聽リーン說，最近幾次攻防戰中，DEM投放的力量明顯減少。

反抗軍勢如破竹，基本上每次都大獲全勝；搜括到的珍貴物資更是堆滿了整個回收站。

反抗軍領袖也不吝嗇，把這些戰利品慷慨分給了埃米爾界來的冒險者；於是全軍士氣比當年戰歌之大地作戰時還高。

此消彼長之下，反抗軍の胃口已不局限於反攻南國，把東國與北國也納入了作戰計劃。

於是目前除了每週六の攻防戰之外，還多出了無限期的遊擊作戰。

雖然只是小規模作戰，但這是自從撤退到西軍本部以來，道米尼族首次重新踏上諾頓（ノーザンシティ）和法斯特市（ファーイースト）の土地。

而回報也極其豐厚。從未見過の高端晶片，大型機床，稀有材料以及俘獲の上位DEM——反抗軍和冒險者各取所需，大家都十分滿意。

這些補給加強了戰力，而戰力強了便能搶更多補給，形成了良性循環。

隨著俘獲的上位DEM逐漸增加，リン也從一線退了下來；選擇幫助這些跟她一樣處境的同胞們融入道米尼界。

在她的主持下，修復上位DEM的工作得以規範化；並引入了人道主義準則，防止在過程中對DEM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喲，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了！」

一男一女兩道聲線在身後響起。

「啊，是反抗軍的兩位前輩！」

那天在圖書館承蒙兩位關照了！」

洛維詩一回頭，就認出了是誰。

那天他們取走的海賊旗還掛在男子背上。

「他們就是先前提過的兩位前輩。」

那天我們為ホルス收集紙片，要不是有他們幫忙，可能就要兩手空空回來了。」

我向其他同伴介紹。

聽兩位前輩說，他們被反抗軍重新徵募入伍了。

「收到邀請信的時候還以為家鄉陷入危機，結果是因為新兵蛋子太多，教官不夠用了.....

想不到我廝殺十年才守護住的孩子，現在居然如此踴躍參軍。

有幹勁是好事，但這些未經戰火的新兵很多事情要從頭教起。」

道米尼男性軍人——盧卡斯（ukasz）感慨道。

「這邊也是啊。材料太豐富了，二足機械編隊比以前擴編了十倍有多；

現在沒有道米尼鋼強化外裝的二足機械都不配上戰場了，只能在後勤部門搬貨。

可是這些東西修起來真的費勁.....」

穿著機械師裝束的少女——瑪蓮娜（Malina）同樣在抱怨。

「雖，雖然很辛苦.....但大家加把勁擊潰DEM，那和平就來臨啦！」

欸，你學學人家，前輩他們退休了依然在發揮所長，哪像你一樣無所事事！」

澤妮亞鼓勵前輩同時不忘對我嘲諷。

「嘿，擊潰DEM？阿高普路斯的能量讀數可是一點都沒消退呢。

人家只是收縮戰線，反而我們的人都四散各地，追著DEM丟下的一點甜頭東奔西跑呢。」

盧卡斯笑著回道。

「.....盧卡斯先生也這樣認為嗎？」

我們推進太快了，冒險者和反抗軍之間的默契也有待磨合，各戰線只能說是各自為戰。

要是DEM並非衰弱無力，而是在積蓄力量的話，恐怕.....」

リン憂心忡忡地說道。

「恐怕會被一鍋端掉，吃下去的全都得吐出來吧。」

唉，新一輩沒有吃過苦頭，不知道DEM深不可測的生產力啊。

幸好我們的領袖不是打贏一兩場仗就昏頭的人，留了一支退伍軍人為骨幹的預備隊隨時準備接應前線。

要是有什麼萬一，年輕人們可就指望我們救場了。」  
雖然遠離前線，但盧卡斯對年輕一代的關心仍一如往日。

「抱歉，都在談我們道米尼界的內務.....  
今天是為了什麼而來軍艦島地下水路呢？該不會是要收集物資？」  
リーン友善地向我們問道。

「我們在埃米爾界也遇到了一些麻煩，急需變強。  
於是我們便打算前往阿高普路斯指令室，尋求DEM龍的加護。」  
我向リーン回道。

「原來如此。那我也不妨礙大家辦事了。  
有什麼疑難，隨時可以找我們。戰友的事就是反抗軍的事！」  
雖然很感謝リーン的好意，但她才跟我們聊了一會，維修站的待處理事務便已堆積如山；還是不要拿自己的事麻煩她好了。

拜別了三位前輩，我們進入軍艦島地下水道，朝阿高普路斯進發。

「好討厭的味道.....鐵鏽，污染物和工業廢氣混在一起，聞起來就像我最討厭的雞尾酒吧.....  
啊，該不會那家破店的原料就是從這下水道來的吧？！」  
首次前來這兒的澤妮亞掩著鼻子，厭惡地看著地下水道的污水渠。

「下城人對這味道應該見怪不怪了吧？  
下城底下的火山口湖泊連水流都沒有，嗅起來也許比這兒更臭呢。」  
我沒好氣地回道。

「DEM的工業體系與埃米爾界有著無可逾越的鴻溝。  
然而，對生存環境沒有需求的DEM對生態災害毫不講究；結果就是什麼都丟到下水道裡.....  
於是這兒滋養著各種吞嚥廢料的蜈蚣以及生於污水的惡蚊。  
大家多注意一點，牠們倒沒有多強，可是沾上了分泌物的話洗上一整天仍會覺得噁心。」  
露米奈雖然不是首次前來，但對此地的厭惡也溢於言表。

以阿高普路斯為核心，魔界東南北國的原料都被運到中央加工；形成了巨大的地下網絡。  
不過也正因如此，反抗軍才能從地下朝各地反攻。

突破了地下水道，我們從反抗軍爆破出的坑道潛入阿高普路斯地下通道。  
沒走多久便回到了以前跟4  
Chan首次戰鬥的場所。露米奈盯了盯當時被她破開的通風管道——此時已完全修復，看不出一絲被植物侵蝕的痕跡。

此地仍然只有過時的舊式DEM駐守。以我們現在的實力，它們連障礙物都算不上。  
很快，阿高普路斯指令室就在眼前。

「想要我賜福你們.....？  
哼哼，看起來有點實力啊.....看看你們能讓我拿出多少成本事！」

準備好了就來吧！」

指令室的DEM龍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們的挑戰。

「.....跟其他守護龍不同，DEM龍相當好戰，而且性格暴烈。

雖然在次元鯨魚事件中，在道米尼龍的勸導下開始會對新人冒險者放水；但本性難移，真要打得興起，多半就不會管那麼多。

聽說她打起兒子來也毫不手軟，差點就打成一團鐵屑了.....」

露米奈握著雙斧，充滿戒備地說道。

「反過來說，只要不使全力，讓她覺得沒趣她就不會用盡全力？

要是這樣的話，我們不如敷衍了事，減低不必要的消耗。」

機靈のホルス馬上就想到逃課。

說來這一路上，她對任何工業設備和機械都沒有任何感想。是太古老了沒興趣嗎？

「太避重就輕的話也許通不過考驗.....再說，這也是鍛鍊實力和默契的機會。

我當年也跟DEM龍戰鬥過。她再怎麼樣都是守護龍，不會隨便取人性命的。

我們大可全力以赴，看看自己的極限在哪兒。」

洛維詩的話充滿了體育精神。

\* \* \*

「唔.....！」

這就是守護龍的真本事嗎.....！」

DEM龍的前臂砸在洛維詩的結界上，火花四散。

「還遠遠遠不到極限呢！！

難得碰到一群不是新手的冒險者.....可要讓我盡興一回啊！」

龍爪隨著DEM龍激昂的喊叫不停揮下。就在音調拉到最高的一刻，DEM龍隨性地揮出龍尾，把結界拍成碎片。

「比跟我上次戰鬥時更強.....！」

露米奈試圖以藤蔓壓制DEM龍的行動。

DEM龍的戰鬥方式跟性格悠閒的埃米爾龍完全不同。

她雖然懂得魔法，但為了享受戰鬥的樂趣，她更常使用自己的雙爪和龍尾近身戰鬥。

她的招式平平無奇，甚至有些簡陋；但她狂熱的猛攻一招比一招更快，哪怕破綻再大也無機可乘。

與外觀相反的是，她非常擅於閃避；我和ホルス的反擊不是每次都能命中她。

她彷彿無所顧忌，有時只是為了躲開我的一劍就一個大跳震得地動山搖；有時雙爪拍得興起就連ホルス的電磁砲都不閃不避。

不論是進攻還是防守，都滲著瘋狂的底色。

「這.....這該怎麼打啊.....」

團隊當中戰鬥經驗最低的澤妮亞已不太能保持冷靜，動作慌亂。

「澤妮亞姊！

ソリッドコーティング！」

ホルス連忙上前以釋出金屬膜抵禦DEM龍的巨爪。

「妳膽敢用我的魔法對付我？！」  
DEM龍一爪抓中了鐵板。但哪怕澤妮亞和ホルス都退開了，DEM龍仍充滿狂氣地一爪又一爪劈在金屬膜上！  
金屬膜幾下就被撕成了碎片。雖然無人受傷，但我們均被她的舉動震懾住了。  
她這種打法有放水的可能嗎？！

「這守護龍平時都守護了什麼啊……」  
洛維詩勉力支撐的同時不禁吐槽。

DEM龍不論進攻還是迴避，都把指令室的牆壁地板撞得連連晃動。  
受震撼的不僅是地形。衝擊的餘波順著身體，一直蔓延進我們的內心。

「大家，別被她的三板斧嚇著了！  
設法穩住，用紙片一口氣逆轉！」  
我試圖無視內心的恐懼，放聲叫道。

「沒錯，只要不慌的話，我們還撐得下去……！」  
露米奈又釋放了一次黑薔薇之棘。  
荊棘在金屬膜之間纏得密密麻麻的，形成了堅固的蜂巢狀結構。而在這蜂巢之上，還加上了洛維詩的神聖光界。

在ホルス，露米奈與洛維詩三人合力組成的防禦網面前，哪怕是DEM龍也無法一舉突破。  
見此法有效，我們把金屬膜猶如城牆一樣延伸，逐步限制DEM龍的移動空間。  
DEM龍不停手撕圍牆，但棘刺堅韌，延伸性強；不論是撕扯還是拍擊都收效甚微。

「很好！アナザーブック……」  
「別以為堆砌小動作能幫到你們——ゼーレゲリヒト！！」  
DEM龍的咆哮讓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上的動作。  
不，不僅僅是動作——露米奈的黑薔薇，ホルス的金屬膜，以及洛維詩百忙中為我們幾個附上的輔助魔法——全都在DEM龍的號令下化為烏有。

植物化為塵埃，魔力四散而去；懾人的龍爪與我們之間——已再無阻隔。

「只有純粹的力量才匹配強者的舞台！」  
「咦……？」  
DEM龍朝澤妮亞揮出鋼尾。  
之前在城牆保護下，澤妮亞還能勉強維持著脆弱的神智。  
陡然失去一切屏障，她甚至連恐懼都來不及，呆然站在原地——

「澤妮亞！！」  
我舉著她送給我的靈刀，擋在少女的身前。

我硬著頭皮，揮刀斬向龍尾。  
刀身反彈，一股巨力在我的胸膛翻江搗海——然而不論是我的腕骨還是這把仿冒的靈刀，居然均未折斷。

「.....想不到還有能並肩作戰的一天。」  
身後傳來熟悉的聲音。  
略微回頭，一片朦朧的黑影靜立於骸骨之中。  
那是誰.....？此人我必然認識，可是倉促之間——

「嘿，紙片開得挺快的嘛——那我也要展出相應的力量了！」  
DEM龍以不知是嘲諷還是讚許的笑聲說道。  
我說，這還不是妳的全力嗎？！

即使有紙片加護，如同狂風暴雨的利爪還是使我難以招架。  
只要再接得幾招，DEM龍馬上又要甩出尾巴了。她的攻擊十分容易預測，毫無奧妙可言。  
但我光是擋下龍爪已經用盡全力，哪裡顧得上幾招之後的事情.....！

「哦.....？」  
毫無閃躲，也無力招架，我就像是剛才的澤妮亞一樣站在橫掃的龍尾面前。  
然而，龍尾居然揮空了；連我的一根毛都沒有掃到。  
這是運氣嗎？還是——

「——レトリック！  
趕，趕上了.....！」  
——果然是澤妮亞的援護！  
商人有著「運氣」的眷顧。這份恩賜，偶爾也能分給別人。

龍尾落空。從收回到再次揮擊，需要兩個動作。  
機不可失，我必須趁著DEM龍無法反擊的時機賭上一切。  
我最強的一擊.....本來應該是剎那才對，但在背後黑影的指引下，我卻擺出了完全不同的架式——

「——コンチェルトート！」

紅光飛舞。我正以自己都看不清的速度揮劍。  
七刀過去，以迴避敏捷見長的DEM龍一刀都沒能躲開，鋼鐵之軀上滿是傷痕。

「算是勇氣可嘉.....！」  
然而相對她的巨軀，這些刀傷還是太淺了。  
即使有著紙片和澤妮亞的傷害標記，要憑一招打倒DEM龍還是不太現實。  
DEM龍雙爪分別從左右襲來，眼見躲無可躲——

「テレポート！」  
危急關頭，洛維詩一如既往地可靠，以傳送術把我們送到安全地帶。

「白想劍——イリス！」  
就在DEM龍揮空的同時，ホルス與她身後的イリス・アナザー如同一支光箭，從半空俯衝而下。  
活用自身的飛行能力，ホルス隨著白想劍一同飛翔，多次修正軌道成功刺中了DEM龍！

「唔唔？！  
哼.....比那個小子厲害一點！」



D E M龍以爪子擦了擦嘴，似乎受損甚大。  
.....受傷就受傷，不要乘機踩一下我好嗎？

「澤妮亞，害怕的話.....」

「你這樣突然擋在我面前比龍尾可怕多了！笨蛋！！」

我本想提出讓澤妮亞退出戰鬥，但她如今中氣十足，似乎已經不再恐懼的樣子。

我再仔細看了看背後的黑影——無疑是ルチフェロ・アナザー，是我在上城石像買來的紙片。  
但我明明沒有參與過她的故事，為何她表現得像是跟我相識已久？  
我試著發問，但她已不再言語。

再說，現在也不是多問的時候。

回到戰局，目前洛維詩和露米奈正全力輔助，由ホルス以紙片猛攻，每一記攻擊都附上了光屬性——D E M龍的弱點。

.....我說ホルス什麼時候連近戰都比我強了，原來是作弊了啊。

雖然ホルスの第一擊打得D E M龍措手不及，但隨著D E M龍重整架勢，勝負仍遲遲未決。  
諸如白想劍，コンチェルタート等需要借助紙片之力使用的強力技能消耗巨大，難以連發；長期周旋時大多數時候還是要依靠本身的技藝。  
連發兩記電磁砲均被閃開。D E M龍趁機欺近ホルス，探出龍爪——

「インテルメッツォ！」

眼見事急，我衝前舉劍揮下，強大的震波便如怒濤般衝向D E M龍。

D E M龍身軀微微一晃，雖未造成多少損傷，但總算是救下了ホルス。

「手動裝填模式——クーデグラ！」

ホルス見機極快，見D E M龍攻擊中斷，便馬上原地上彈。

她把電磁砲彈裝進了手上的光砲・エンジェルハイロウ，代替正在冷卻中的肩砲射擊。  
被我牽制住的D E M龍無力閃避這至近距離的射擊，光屬性的砲擊直接命中了軀幹！

「.....可惜啊，要是白想劍已經充填完成的話，也許就能決出勝負了。」

然而D E M龍仍有餘力，又一個大跳跳出了我和ホルスの攻擊範圍。

我們連忙追擊，但再也沒有像剛才那麼完美的合擊機會。

接連釋放了數次紙片技能，最早解放紙片的我已經快要用光ルチフェロ・アナザー的力量了。

「我們的紙片之力均已見底，需要更改戰術。

記得與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の戰鬥嗎？我的羽毛.....對機械類敵人有特效。

雖然對D E M龍此一高智能.....大概是高智能吧.....的個體作用存疑，但應該能製造出一點空隙。」

ホルス以一記白想劍逼退了D E M龍，隨後向我說道。

事已至此，也沒有別的好辦法了.....但連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都差點制不住的羽毛，真的能駭進守護龍級的機械生命嗎？

「支援就交給我們吧！」

聽見ホルスの戰術，洛維詩，露米奈，澤妮亞三人同時開放紙片，全力穩住重新撲來的D E M龍。

洛維詩佈下守護結界アヴァロン；澤妮亞藉紙片之力奏出了能夠強化生命力的樂曲「ラヴ・マイ・フレンズ」；露米奈則種植了大量吸血植物嚴陣以待。

ルチフェロ・アナザー已在不知不覺間一聲不響地走掉了。失去紙片支援，我也只能充當牽制角色。ホルス一氣召出了八枚羽毛。光羽縱橫來去，只待時機一到便將蜂擁襲向DEM龍。

「哼……剛才難道還沒有讓你們明白，消極防守沒有意義嗎？別以為有了紙片就不一樣了！」  
DEM龍冷笑一聲，飛身撲擊。

事實上有了紙片真的不一樣，因為即使是能驅散常規魔法のゼーレグリヒト都消不掉紙片之力。DEM龍無論從哪個方向攻擊，在アヴァロンの全方位鐵桶陣面前都無法突破。只要踏進結界，就會遭遇洛維詩新生魔法の雷擊以及吸血植物的糾纏。這套陣法の應對策其實十分簡單：只要不進攻，拖到紙片持續時間結束，那這些結界都將煙消雲散。但我們都知道，DEM龍決不會如此示弱。

「真是被看扁了啊……  
那就來試試我的全力一擊吧！」  
DEM龍俯身蓄力，一向動作豪邁的她彷彿變成了一尊石雕，沒有絲毫多餘的動作。這一擊定然非同小可。但主動出陣迎擊也是死路一條，除了相信同伴也沒有別的路走了。ホルス聚攏光羽，等待著絕境中唯一的勝機——

DEM龍猶如一枚流星，飛身撞向アヴァロン結界。如同先前ガーディアンゴーレム一戰，結界被守護龍之力徐徐突破，破口逐漸增大。雷擊不斷打在龍軀身上，然而滿身瘡痍の巨龍臉上仍帶著狂氣的笑。

不同於智能有限的巨像，DEM龍把龍爪從破口伸進了結界，在內部撕開了一條大裂縫。她無視吸血植物的滋擾，直接闖到了我們面前！

「還以為能多擋一會……！」  
洛維詩咬牙說道。

「已經爭取到機會了！ホルス！」  
露米奈押上所有藤蔓，纏了上去。

「有膽子就接下這招吧！  
グロリアスフェザー！」  
ホルス刻意挑釁了一下，才把八枚羽毛齊射出去。  
DEM龍的四肢分別被兩根羽毛擊中，大量數據隨著接口灌進了DEM龍の處理器——

「就這樣？這就是你們籌備已久的殺招？  
還不如直接用紙片放手一搏呢！」  
然後她巨軀一晃，便把所有羽毛甩了下來。  
隨後龍尾所到之處，沒有一株吸血植物能夠幸存。

「妳說得對——  
對付妳這樣的強敵，怎能放著紙片不用呢？」  
突然，露米奈露出了不遜於DEM龍の狂氣笑容。  
不，不僅是她，她身後的アルカード・アナザー也同樣在笑。

從露米奈開放紙片開始，她一直沒有使用過紙片技能，而只是用農夫系的各種植物作出牽制。然而吸血植物一直都在把吸收到的養分傳回主人身上。即使DEM龍沒有「血」，其莫大的能量也足以為吸血姬アルカード・アナザー徹底充能。

把DEM龍誘進結界之後，ホルスの羽毛只是障眼法，真正的佈局在於其腳下的吸血植物！

「ヴァン・スピアニア！！」  
露米奈舞起手上紅黑相間的雙斧，化成一道旋風。

DEM龍被絞在腥風血雨中，眼見已是強弩之末。  
アルカード・アナザー雙翼展翅，所有人的視線均被一片血色覆蓋。

回過神來，每個人的紙片之力均已褪去。  
露米奈仍維持著揮下雙斧的架勢，然而豆大的汗珠已順著她清秀的長髮滑下。  
血色漩渦散去，現出了令人絕望的身影。

「看來勝負已定。」  
DEM龍回復到了人型狀態。但那懾人的氣勢比巨龍形態有增無減！  
紙片的力量已經耗盡，想要重新充能至少得等待半小時。  
而就算我們全力以赴，最多也就能堅持五秒鐘。

即使如此，我們仍手執兵器圍住DEM龍，哪怕是最膽小的澤妮亞都沒有退縮。  
DEM龍半眯著眼睛打量了一下我們每個人的狀態——

「好吧，合格了。  
即使失去了倚仗的力量，你們仍然沒有選擇放棄。看來，你們的心性比實力更為強悍。  
那就這樣吧。這是我的「白銀の竜玉」——好好使用它啊。」  
DEM龍以出乎意料的平靜語氣說道。

「咦.....？但，但我們還沒有戰勝妳.....」  
洛維詩睜大了眼睛問道。

「要是必需勝過拿出全力的四方守護龍才能取得龍玉，那所有人都別想了。  
再說，要是真打出人命，我會被道米尼龍嚙死的。」  
DEM龍彷彿跟戰鬥時變了一個人。  
剛才明明走錯一步就要粉身碎骨，她卻說得似乎是想停就能停似的。

「總之，打得不錯——雖然現在還比不上當年擺平次元鯨魚的冒險者們，但早晚能達到他們的高度。  
我也算是盡興了。沒別的事，就可以回去了。」  
DEM龍對我們笑了笑。

我們接過閃閃發光的龍玉，一時說不出話來。  
仔細看看，雖然打得筋疲力盡，但每個人身上都沒有正經傷口。  
同時，嚴重受損的指令室正漸漸復原，便如一切從未發生似的。

「那個，我有一個問題.....

我聽說，妳從誕生的一刻起便接收到一個任務：作為「母親」，創造新世代的DEM種族以及保障機械種族的繁榮。

不過，妳目前的行動卻似乎跟此事並沒有太大關聯.....請問這是為什麼呢？」

ホルス躊躇了一會，鼓起勇氣向DEM龍問道。

「哪有什麼為什麼.....我在這個指令室培育了ルクス和リリ，已經算是交差了吧。剩下的事情就交給新生代好了。

後來我接受了道米尼龍的委託，代她管理這個世界以及考驗後來的冒險者。

雖說是麻煩的事情.....但畢竟我接收了她的力量，那就沒辦法了。」

DEM龍輕描淡寫地帶過。

「.....比起創造者的指令，妳更重視道米尼龍的委託是嗎？」

那麼，Dem - LUX - Fer和Dem - LYL - Xth.....也就是被妳稱作ルクス和リリの強大個體.....他們是如何成長的？」

ホルス接著發問。

現在看來，比起指揮室，這個指令室更像是用於孕育新世代的母體。

難道說，「指令室」並不是發施號令的意思，而是讓DEM龍執行指令的地方？」

「嗯.....回嘴就打，不聽話就打，總之照三頓打。打完便讓他們執行創造者的任務。

從資料庫看，這就是所謂「母親」的職責吧。我自覺完成得不錯。」

不不，妳的資料庫絕對是有問題的。

「姑，姑且不論過程.....兩位新生代DEM確實成為了冒險者的表率。

那，最後一個問題.....妳認為「機械種族的繁榮」究竟是什麼？」

ホルス擦著冷汗問道。

「.....妳話挺多啊。要我說，我不關心——

反正創造者也沒來找我算帳，我在意這個幹什麼？」

DEM龍撇了一眼ホルス，似乎已沒有回答的興趣。

「.....以現狀推論，「機械種族的繁榮」無疑會威脅到道米尼族，以至於其餘兩界的安全。

DEM的繁榮很可能意味著道米尼族的衰亡。視乎情況，這有可能與道米尼龍「管理世界」的委託衝突。

這也許值得妳多加思考。」

ホルス不卑不亢地回道。

「哼。拿這個擠兌我.....

算了。跟妳說了也沒差——

ルクス，リリ，以及曾經前來接受我考驗的新世代DEM們——他們所代表的，正是「機械種族的繁榮」。那麼，我也會站在他們的那一邊。

至於妳說的舊世代DEM，壓根就算不上一個種族，不過是顆驅使著無人機的鐵皮腦袋而已。要是DEM主腦敢越界威脅道米尼界的存續，我就把頭上的阿高普路斯拆了。

夠清楚了嗎？」

DEM龍不屑地說道。

「.....我瞭解了。感謝妳的回答。」

ホルス點了點頭，隨我們一起退出指令室。

\* \* \*

「.....ホルス？最近.....妳似乎很熱衷於打聽關於DEM和培育新世代的話題。是發生了什麼嗎？」

回唐卡島的路上，露米奈向ホルス問道。

不論是對オルトス・4Chan還是DEM龍，她都問了一堆意味深長的話。

「呃.....那個.....」

作為前無機體，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機械生命成長的竅要.....而已。」

ホルス慌慌張張地答道。

「嗯.....」

沒關係，ホルス。可以等想說的時候才說。畢竟，女孩子都有各自的秘密嘛。

我們都相信妳。」

洛維詩以充滿親和力的笑容說道。

一路聊著，便回到了唐卡島研究所。

「啊，收集到龍玉之後.....」

「要跟三色異端の靈玉合成對吧？當年我還有剩，給你。」

不等研究員說完，露米奈便已輕車熟路地掏出靈玉。

研究員訕訕地取過合計四顆寶珠，轉身合成去了。

「這個.....當年我聽說龍玉合成的失敗率不低。

只準備各一顆真的夠嗎？」

洛維詩有點擔心地問道。

「以前技術不成熟時確實如此，但每年那麼多的冒險者合成龍玉，就算腦子被門夾過都該學懂了。現在靈玉合成不應該還有失敗的可能性。」

果不其然，露米奈話音剛落，研究員就拿著已被染成漆黑的龍玉回來了。

\* \* \*

接下來，最後一步就是回到阿高普路斯指令室，借助道米尼龍與DEM龍的協力，把寄宿於武器與龍玉融合。

「欸，我有個問題.....」

鍛造武器時取得了埃米爾龍的助力，合成龍玉時取得了道米尼龍與DEM龍的助力，那塔妮亞龍呢？明明是四方守護龍，該不會三缺一吧？」

澤妮亞數著手指，突然向露米奈問道。

「很敏銳嘛。沒錯，在把龍玉與武器融合後，接下來就是前往拜訪塔妮亞龍重鑄神器了。

不過此一步驟我也沒有經驗.....只能按照相關人士的建議，走一步算一步了。」

露米奈沉思片刻後回道。

「這不是很好嗎？憑藉已知資訊，與值得信賴的同伴一起完成探索，不就是冒險的真諦嘛！

說實話，像剛才一樣照著課本一步步走還真的有點無聊呢。」  
熱衷於冒險的洛維詩說道。

\* \* \*

「喂——出來幹活啦！」  
回到了阿高普路斯指令室，DEM龍剛看見我們就對天喊道。  
正當疑惑她在對誰說話時，一位黑衣赤翼的成熟女子便即從天而降。  
.....指令室天花板明明是密封的，她是從哪兒出來的啊？

「事情我聽說了。  
融合武器跟龍玉需要先使寄宿於武器內的靈魂安定下來。為此，需要向此一「未完の魂」展示自己的實力。  
那，誰能承擔此任呢？」  
赤翼女子——道米尼龍向我們說道。  
ホルス有點膽怯地舉了舉手。

「嗯？竟是個無魂之人.....不，是我失言了。雖說仍然稚嫩，但靈魂確實存在於妳的心底。  
抱歉說了多餘的話。武器的靈魂尚未定形，也許會化成妳記憶中熟悉之人的影子，可不要被迷惑了。  
準備好的話，就跟我說一聲吧。」  
道米尼龍似乎對ホルス感到意外的樣子。

ホルス看了看手中的步槍，又轉頭向我們看了一眼，似乎有點害怕。  
雖不知向來冷靜的ホルス在害怕什麼，但在我們的鼓勵下，她終於借道米尼龍的力量，把靈魂憑依在武器中接受考驗。

「展示實力.....類似轉生時與武神打一架那種形式嗎？  
ホルス好像有些猶豫.....難道說這一架非同小可？！我們要幫忙嗎？」  
澤妮亞思考片刻後驚呼。

「嗯.....畢竟是未成形的靈魂，我看也就雜兵水平吧，還沒有武神厲害呢.....  
以ホルスの實力，三兩下就.....啊，出來了。」  
露米奈還沒說完，戰鬥便已結束。

「ホルス辛苦了！  
道米尼龍說，武器裡的靈魂會以妳記憶中熟悉之人的形象出現。  
我以前聽別的冒險者說，那些靈魂往往會以埃米爾（エミル）和瑪莎（マーシャ）的姿態現身.....那妳又看見了什麼呢？  
這也許是妳找尋記憶的線索哦。」  
洛維詩取過毛巾飲料遞給了ホルス。  
埃米爾和瑪莎都是次元鯨魚事件中的核心人物，許多人冒險的第一步就是受他們指導而起。

「.....也許是我記憶模糊的緣故吧，只看見一個朦朧的人形。  
那個.....我很感謝大家對我的事那麼重視，可惜我不中用.....」  
ホルス含糊其辭地回答。

「不需要勉強哦。畢竟把握現在，總比癡戀過去要好。」

洛維詩也不追問，只是笑著點了點頭。

「嗯，武器的靈魂安定下來了。  
接下來.....也許會有些刺激，請大家先閉上眼睛。」  
道米尼龍微笑著說道，我們依言闔眼。

「又.....又要來了嗎？」  
「哼哼.....妳的協力は必要的喔？」  
四下無聲，只聽見DEM龍和道米尼龍說著一些意味不明的話。

「噫.....不，不行.....  
這樣會.....」  
「乖，我也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是DEM龍令人暇想的喘氣與道米尼龍淡定的聲音。

「.....好了，可以睜開眼睛了喔。  
武器與龍玉已融合完成，收下吧。」  
剛睜眼，煥然一新的步槍「穿竜砲・ヤタガラス」便已出現在道米尼龍的手中。  
不過，包括ホルス在內，完全沒人在意步槍，眼光都瞄著站在一旁低聲喘氣的DEM龍.....

「.....想不到，她們也是澤妮亞姊和露米奈姊那種關係？」  
ホルス目不轉睛地瞧著。

「我，我跟澤妮亞才不是她們那種關係呢！！」  
露米奈臉紅耳赤，大聲駁斥。

「咦.....不是嗎...？  
我還以為.....」  
澤妮亞倒是楚楚可憐地偷偷盯著露米奈，像個剛被甩的小女孩。

「呃.....那個.....也不是說不是啦.....  
就是.....妳知道的.....只是有點微妙的不同，但大致也差不多.....」  
露米奈越慌越辯，越描越黑。

「.....好了，別管別人的私事。  
我們既已達到目的，就別打擾她們纏綿了。」  
我牽走ホルス，以免事態進一步惡化。

\* \* \*

「其實.....我有一事想問。  
剛才大家都用過紙片了對吧？有沒有聽到紙片主角的聲音，好像跟你很熟的樣子？」  
乘兩棲耕耘機回衝天塔的路上，我向大家問道。

「一直有啊，怎麼了？  
ル・フェイ女士向來會指導我如何活用紙片的力量，是個十分溫柔優雅的人呢。  
雖說說話時常充滿謎語和隱喻，讓人一頭霧水就是了.....」

洛維詩苦笑著回道。

「ル・フェイ不算。我們在圖書館跟她實際見過面了，她認識我們也是當然的事。.....雖然在書中世界說「實際見面」是有點荒唐，但既然我們記得這事，她應該也一樣吧。」我搖了搖頭。

「啊，又是這種只有你們兩個知道的小秘密！我不管，下次我也要，要不然唯你是問！」別人還沒回話，澤妮亞便指著我的鼻子叫道。.....明明洛維詩也有去，為什麼只是指著我？

「別心急，為了製作神器，接下來多半要去好幾遍圖書館.....回到正題吧。我並沒有對アルカード・アナザー產生熟悉的感覺，但我覺得我們挺合得來的。」露米奈及時救了我一命。

「.....イリス小姐並沒有對我說任何話。我也對她沒有任何印象。」ホルス平靜地說道。

「ローレイ・アナザー她教會了我很多新樂曲呢！不過，我和她都沒有曾經會面的感覺。說來，你既然這樣問.....也就是說ルチフェロ・アナザー非但跟你說話了，還是個自來熟？」澤妮亞向我問道。

「確實如此。她的身影，以及她背上以骸骨堆成的雙翼，我都似曾相識.....真是奇怪。但她除了感慨重逢之外，便一句話都沒有說。」我搔著腦袋說道。

「啊——我懂了。ルチフェロ小姐也是女生，肯定是你不知何時又去勾搭人家了吧？男人真是的，偷腥不說，還天天裝傻！幸好人家不像我一樣好騙，洞悉了你的本性，對你不假辭色.....」澤妮亞咯咯笑著，引得其他女生都在掩嘴低笑。

\* \* \*

奔波兩界一整天，剛回到飛空城大家便攤倒在床，久久不能動彈。休養一晚，再吃了一頓豐盛的牛牛漢堡作早餐，才算是活了過來。

「出門三件事，防火防盜防公司。今天我們去阿高普路斯上城區。雖說是公眾場所，但也要小心被公司爪牙跟蹤。知道了嗎？」露米奈向我們叮囑。

「因為神器製作的事情我們也不熟悉，所以這次我們要去冒險者公會尋求4 Chan老師跟其他冒險者前輩的引導。但據說神器製作的難度和成本都是跟之前無可比擬的.....大家做好心理準備喔？」洛維詩邊清點補給品邊說道。

乘坐著露米奈的飛空庭，我們一路飛進了阿高普路斯。心血來潮之下，我們回到下城區咖啡館舊址看了一眼——我們曾經的家已經變成了一家奶茶店，彌



漫著工業糖料與香精的味道。

澤妮亞之前每天都在盡心打掃的桌椅已被飲料和食物沾染得污穢不堪。唯一的店員才剛用毛巾抹了幾下，就得招待下一名客人。

「.....公司還真狠，一整家店的重壓就這樣壓在一個小姑娘的肩上。

我看冒險者客人也不會有機會跟漂亮的店員小姐聊天了。」

我隨口感嘆，順便奉承了一下澤妮亞。

「嘿嘿，別給我油嘴滑舌。

有空心疼人家，不心疼一下我嗎？

你猜在洛維詩來之前，是誰在一個人顧一整家店？」

澤妮亞雖然說著責怪的話，但笑容甜美，似乎並沒有真的生氣。

.....雖說以前的咖啡館是供人一杯飲料坐一下午的，不需要像現在一樣快速換桌——不過這些小事就不必特別提了。

已經沒什麼可看的了，我們靜靜地離開了下城區，前往行會大樓找4 Chan請教。

「已經取得三位守護龍的認可了？進度挺快嘛.....

不過，可別小覷最後的塔妮亞龍。他雖溫文和善，但考驗卻是最狠的。

雖說也有次元鯨魚事件的因素影響.....」

4 Chan 取出冒險者手帳，給我們紀錄流程和建議。

「這些萬年筆我以前當店員時也聽說過，好像是很貴的東西.....

.....然後又是寶玉？還要收集四顆？」

澤妮亞看著待辦清單苦著臉說道。

「在次元鯨魚事件時，因為事態緊急，所以塔妮亞龍和一群武器化形的冒險者「御魂」們都有提供物資和援助，但現在可沒有那麼便宜的事了。

一步一步來吧。首先由面見塔妮亞龍開始.....」

4 Chan無視了澤妮亞的嘟囔。

短暫的會議後，我們便先行前往エル・シエル。

4 Chan 本想陪同，但見她雜務纏身，我們便婉拒了她的好意。

來到塔妮亞界，我們乘船疾行，抵達了ECO鎮遺址。

一路上我們高度戒備，唯恐公司催收專員滋擾；但所幸平安無事。

「最近公司完全沒有異動.....真奇怪。

此地沒有冒險者公會的眼線，塔妮亞族又對外界事務不感興趣；要下手的話，這個海灘是十分完美的場所。

完事後，把人推進大空洞就好，連毀屍滅跡的工事都省去了。」

洛維詩說著比眼前的大空洞更令人毛骨悚然的話。

「哼，就怕他們不來。

誰把誰扔進去還不一定呢？」

露米奈冷笑一聲。

「哎呀，妳們想太多了吧？  
這幾天又是迴廊，又是地下水道，又是揚帆出海……  
我都快把自己晃暈了，哪有人能跟得上我們的行程？  
要我看啊，我們擔心一下公司會不會憋出一根大炮仗把我們的飛空城打下來更合理。」  
樂天派的澤妮亞笑著說道。

「……雖說光看行程很抽象，但老練冒險者應該能猜出我們的目標是收集神器。  
洛維詩姊和澤妮亞姊說得都有道理。既然公司沒有在這最佳場合下手，那就是另有圖謀。  
雖說我不認為公司能弄出能擊落飛空城的陸基炮台……」  
ホルス一本正經地思量著她們的玩笑話。

轉眼間便到了エル・シエル。塔妮亞守衛沒有攔阻，我們得以直接進入塔妮亞龍所在的高塔。

雖然跟塔妮亞龍是初次見面，但他語氣柔和，舉止親近；只隔了一片牆，已跟外面的塔妮亞人彷彿兩個世界。

「笑死，終於碰到一位正常的守護龍大人了！  
跟你說啊，埃米爾龍不負責任，道米尼龍神出鬼沒，DEM龍狂躁好戰，而且想見他們一面就要跋山涉水！  
就只有你，會待在自己的領民找得著的地方。」  
澤妮亞見塔妮亞龍平易近人，便毫不避諱地說起其他龍的壞話。

「呵呵，以前想見我可也沒有那麼簡單喔？  
次元鯨魚事件前，塔妮亞人可是把這座塔當是機密要地守著的，還差點耽誤了冒險者們的正事……  
此後我就明令要求，不要攔阻前來拜訪我的冒險者啦。」  
塔妮亞龍聽得掩嘴低笑。

「原來如此！我還擔心你家門外的衛兵刁難我們呢。  
以為那群塔妮亞古董轉性了，原來是闖了禍被訓話過啊。」  
才見面幾分鐘，澤妮亞與塔妮亞龍便如同多年好姊妹……或者好姊弟一樣了。

閒話已畢，我們交代了此程來意。  
塔妮亞龍點了點頭，似乎早已猜出八九成。

「我了解了。為了製作神器，你們想要取得我的龍玉「ワールドオーブ」。  
雖說也可以現在就接受考驗……可是，你們的「思念之力（想いの力）」好像還差了那麼一點啊。  
好吧，直接一點說——比起當年解放神器的冒險者，你們走過的路還不夠寬，見過的人還不夠多。  
想要活用神器，非要強大的思念之力不可——不如先跟所屬的「武神」會面，尋求他們的指引吧？」  
塔妮亞龍說了一通空話，把我們打發出去了。  
看來刁難外人始終是塔妮亞界一脈相承的傳統。

「武神……就是轉生時交手過的強者對吧？  
「思念之力」又是什麼？」  
澤妮亞在回程路上問道。

「據冒險者公會記載，那是一種未解明的能源。

其用途十分廣泛，聽說包括神器，紙片開放，飛空城的魔翔石，以至於能讓魔物得到形態不定的實體……也就是アルマ化。」

ホルス向我們解釋。

「聽不懂但好像很厲害……」

哎，等等，也就是說小ホルスの身體也是這東西捏出來的？！

皮膚那麼軟，我看不太像啊……」

澤妮亞聚精匯神地捏著ホルス的小臉頰。

ホルス雖然表情困擾，但並未退讓；似乎也不太反感的樣子。

\* \* \*

一路嬉鬧，很快又到了北國。

走過海濱長廊，便抵達了女王謁見之間——雖說ホルス沒有經歷轉生，但憑著塔妮亞龍與其他守護龍的認可，還是成功進入了白色世界。

一共十二位武神的身影在書中顯現。雖然大部分從未會面，但在這白色世界，會面的標準早就超越了「面對面」的範疇。

「跟隨我走過的道路，展示你們的力量……」

即使並非出於我的口中，但這句話想必你們已經聽過了。

不過這次並非向我們，而是向你們自身展示力量。要是準備好的話，就前往戰場吧。」

劍之武神——カムイ代表武神們向我們說道。

「喔，打自己對吧！

轉生時我也打過，輕鬆！」

澤妮亞自信滿滿地笑道。

「……不要想當然地代入以前的經驗喔？

我們比轉生時強了那麼多。我們的倒影想必也不會毫無長進。

請準備好包括紙片在內的一切準備。」

洛維詩朝得意忘形的澤妮亞說道。

「我準備好了，先進去囉？」

在檢查完武器狀態，紙片和補給品後，我率先打開書本，直面自己的倒影。

\* \* \*

在一片空白的世界，我猶如對照鏡子，看著眼前這個與我一模一樣的人。真是懷念啊。當年我轉生時，也曾與鏡中的自己苦戰——

「等你好久了。」

突然，面前的自己嘴角一揚，伸手拔劍。

「怎麼……你會說話？」

我嚇了一跳。

雖然跟我長著一樣的臉，但影子就是影子，應該沒有自我意識才對。

「我才想問呢。  
你不僅會說話，還有自己的生活，甚至與我分庭抗禮……  
唉，恐怕你還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吧？」  
另一個「自己」笑著說道。  
……不對勁。他拿的並不是跟我一樣的妖狐の靈刀，而是一柄鮮紅色的大劍……

「怕你死得不明不白，給你個提示好了。  
黃泉路上，你可以好好想想是甚麼一回事……  
如果像你這樣的冒牌貨也有靈魂的話！」  
只見「自己」緩緩戴了一個面具——那是在マイマイ島見過，與我們激戰的星術士所戴的面具！  
他戴上面具之後的模樣……跟洛維詩查到的第三個公司催收專員的照片一模一樣！